

觀海觀（湖海驚魂錄） 西門丁・著

三個青年夜遊觀海古觀，因多管閑事，竟然屢遇鬼怪，事後又被追殺，幸爲乘雲道長所救。

不愛管人閑事的大俠傅雨生，這次又被迫管起閑事，大破觀海觀，而觀海觀之內的狐狸口吐人言，野鬼出沒，屍體能移動，又是怎麼的一回事？喜愛閱讀詭異、懸疑小說的讀者，請勿錯過。

$4.00

第25年 12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西門丁撰寫的第四個湖海驚魂錄故事——「觀海觀」。內容詭異恐怖，曲折離奇，叙述三個青年聯袂夜遊觀海觀，因為多管閑事，引起了一連串的麻煩和怪事，屢次遇到鬼怪，又被追殺……事情經過，耐人尋味。大俠傅雨生有鑑于此，又再次被迫出來多管一次閑事，且看他怎樣大破觀海觀？怎樣揭破觀內的狐狸口吐人言，野鬼出沒，屍體又能移動……等等的荒唐怪事。喜愛閱讀詭異、懸疑小說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吧！

** ** **

睽別已久的東南亞名武俠小說作家臥龍生先生，下期將有一部簇新的作品與各位見面，「飛花逐月」是一部中篇連載性故事，每一情節都加上配圖表達書中人物動態，栩栩如生，活躍紙上，誠屬一部圖文並茂的武俠小說，請留意下期的刊出。

** ** **

下期除了刊出王一龍的中篇「蝙蝠·烏鴉·鷹」外，巨型小說是奇情哀感頑艷故事：「鐵漢嬌花」。內容充滿恩怨情仇氣氛，蕩氣迴腸，保証滿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12期
（總號124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驚魂錄 /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觀海觀

夜探觀海觀　月下現銀狐

碣石山在冀東昌黎之北，山雖不高，但自北東望，一片平坦，渤海就在眼底。若從海中遠望，宛如在海邊，實際上碣石山至渤海尚有四五十里旱路。

昔秦始皇與漢武帝曾東巡到此，刻石觀海，曹操更在此處寫下了「碣石篇」。碣石山雖經帝皇光臨，但尋常百姓至此憑吊或遊玩的人並不多。

多少年來，山上只有一座道觀，名觀海觀，建時雖然宏偉壯觀，但經歲月的侵蝕，已逐漸荒涼，遊人更少。經常來此的，反而是附近的漁民，因為觀海觀之後有一片墓地，家內有點積蓄的漁民，若因家人遇海難而歿，多葬於此處，偶爾也有遇魚獲不豐之年，漁民一齊來上香祈福，或是豐收之年，來祭奉還神。平日觀海觀則人烟稀少，觀內也只有幾個年老的道士，和一個小道童，過着與世無爭的日子。

剛交酉牌，初春時分，晝短夜長，已經暮色四合，碣石山上一片寂靜，彷似海外仙山，遠絕繁囂。

就在此刻，忽見三個青年慢慢上山，這三人，一個身着灰衣，一個身着普藍色便服，另一個則穿藏青色勁裝。三人長相雖甚斯文，但腰上却懸着兵器，似乎都學過幾年武藝。

三人沿途談笑，狀甚愉快，來至一碑前，灰衣青年道：「傳說這石碑是當時秦始皇駕臨時留下來的！可惜經歲月的摧殘，碑文已不能辨認！」

穿藏青色衣衫的青年道：「衞兄到底多讀了幾年書，在小弟眼中，這有什麼可惜的？像此種碑文，不外是些歌功頌德之讕言，看不到反倒眼淨！」

穿普藍色衣衫的青年笑道：「鍾兄幾年不見，這憤世嫉俗的性情依然沒變！」

姓鍾的青年道：「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看岳兄仍是那副吊兒郎當的性子！」

姓岳的笑道：「咱們三個數衞兄最規矩，長年在家讀書練劍，侍奉雙親！」

灰衣青年衞靖道：「小弟是獨子，雙親膝下再無別人，如今雙親年老多病，難道小弟能拋下他們？」

岳文高道：「鍾兄何嘗不是獨子？」

「鍾兄雙親尚在壯年，自然不同。」

鍾堅忽然問道：「衞兄，咱們三年前在開封禹王台邂逅而成朋友，可是只知令尊及令堂年事已老，却不知貴庚若何？」

衞靖道：「家父剛過古稀，家慈亦已六十五矣！」

岳文高訝然道：「上次聽衞兄謂剛滿十八，如今也不過二十一歲，令堂生你時，豈不已四十四歲？」

衞靖點點頭。「不錯，家父晚年得子，所以特別疼惜小弟，如今他倆年老，小弟自該服侍他倆！」

岳文高忽然一笑。「請恕小弟冒昧問一句，衞兄成親沒有？」

衞靖微有窘態，道：「小弟一無所成，豈敢言及婚娶，誤人女兒？」

「小弟不信，你既是獨子，如今年紀又不少，令尊斷無不催促你成親之理！」

「小弟家貧……」

「不成理由！」岳文高道：「天下間貧寒之士，舉目皆是，難道他們都不能成親乎？何況小弟猜衞家即使家貧，也不致於連成親的費用也籌措不到！」

鍾堅不耐煩地說道：「衞兄絕不會騙你……」

岳文高雙眼一睜，問道：「你如何知道？」

「三年來，小弟跟他通了幾次信，他信中都沒提到成親之事！而且，他騙你作甚！你妹子又出閣了！」

岳文高有點不悅，却也沒有發作，倒是衞靖不好意思。「鍾兄為何扯到岳兄的妹子身上？趁天色未全黑，咱們繼續上山吧！」

岳文高問道：「衞兄，今夜你不回家，令尊及令堂會否見怪？」

「家內尚有一個使女，一兩天不回家自沒問題，何況小弟臨出門時，已留下話，說可能要過幾天才回去！」

鍾堅喜道：「咱們與你三年不見，好歹也得多聚幾天！」

岳文高道：「聽說山上有座觀海觀，咱們今夜大可以去那裏借宿！」

衞靖道：「觀內的道士不大好說話，只怕未必肯讓咱們借宿。」

鍾堅笑道：「那些牛鼻子是最勢利！不必担心，只要咱們岳公子大解慳囊，斷無不允之理！」

岳文高微微一笑，也不為忤，三人繼續上山，到了山頂，那裏有一塊石坪，觀海觀便聳立在那裏，只見觀門緊閉，不見人烟。

暮色蒼茫中，居高臨遠，似有漁火閃動，房舍阡陌全在脚底，岳文高嘆息道：「此處已是如此，難怪古人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語！」

鍾堅道：「別再酸了，咱們走了半天，小弟早已累了，還是先入觀借宿吧！」

三人轉身走向觀海觀，登上七級石階，伸手在觀門上擂打起來，打了一陣，仍不見有人應門，鍾堅道：「觀內的牛鼻子莫非都下山了？」

岳文高道：「有事下山，也不會去個淨光，再擂吧，也許他們上床了！」

鍾堅瞪眼道：「怪事！現在才酉牌，上什麼床？也許是飯後去做功課！」

岳文高大窘，反脣相稽。「那你又說他們都下山了？」

衞靖怕他們爭執，忙道：「岳兄與鍾

兄勿爭，待小弟到觀後拍門！」

鍾堅道：「何必如此麻煩？乾脆越牆而入吧！」

衞靖說道：「觀內老道士不好相與，若非萬不得已，千萬勿失禮！兩位在此相候……」

岳文高忙道：「咱們一齊去吧！」

「不！」衞靖堅決地道：「兩位在此等，小弟怕等下有人來開門，再者，千萬不可魯莽，更不可踰牆而入，以免惹怒觀內的道士！」

鍾堅望着衞靖的背影道：「他爲何這般怕觀內的道士？」

岳文高道：「衞兄家居附近，也許他父母是這道觀的善信，自然不希望得罪裏面的道士，咱們等一下就是！」

過了好一陣，衞靖才回來，鍾堅急不及待地問道：「如何？」

衞靖點點頭，道：「他們說觀內客房久沒打掃，而且……出家人喜歡清靜，所以只准借咱們過一宿，明早便得下山！」

「這些牛鼻子眞是可惡！」

鍾堅話音剛落，觀門便「呀」的一聲打開，一個老道士冷冷地道：「「三位施主要進來便請快一點！」

「是。」衞靖道：「麻煩道長了！」

入了觀門便是大殿，樑上垂下兩盞昏暗的蓮花燈，火光忽明忽暗的，映在神像及神龕上，不知怎地，鍾堅忽有一個陰森的感覺。

大殿頗爲寬闊，燈光照不到之處，甚是黑暗，那老道士大概走熟了，大步在前帶路；閃入一道暗廊，衞靖三人急忙跟在後面。

暗廊之後，是一排廂房，廂房之後是一堵矮牆，老道士來至一間廂房外，便停了下來，推開房門，道：「三位就請在此屈就一夜吧，觀內失修已久，一切簡陋，失禮之處，請施主原諒！」

衞靖道：「豈敢，豈敢！」

「房內有燭台，床鋪，三位請稍待，待貧道去搬取被子！嗯，對啦，三位尚未吃晚飯吧？」

岳文高道：「正是，道長若有齋菜冷飯的，請行個方便，明早香油錢自然少不了！」

老道士沉聲道：「施主以爲敝觀貪你銀子麼？此處可不是客棧！三位請坐一下，貧道稍後即來，不過請勿四處走動！」

鍾堅心頭甚是不悅，道：「在下內急，請問茅廁去不去得？」

「床旁便有馬桶！」老道說罷帶上門便走了。

鍾堅恨恨地道：「這牛鼻子好生可惡！也不知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這般神秘兮兮的！」

岳文高笑道：「你多管閑事的脾氣又發作了？」

鍾堅道：「你何嘗不愛多管閑事？」

衞靖輕咳一聲，道：「兩位兄長不遠來訪，小弟十分感激，不過在此觀內，請聽小弟一言！」

鍾堅一怔，道：「衞兄有話請說，不必文縐縐的！」

「請兩位尊重觀內的道士，人家肯借宿，咱們便不該去究其原因！」

岳文高道：「衞兄你放心，咱們也只是說說而已，豈會眞的去多管閑事？」

鍾堅却問：「衞兄經常來此，與觀內的道士很熟？」

衞靖沉吟道：「小弟只來過兩次，跟他們說不上熟，鍾兄因何問此？」

鍾堅聳聳肩道：「小弟見你如此害怕他們，覺得有點奇怪，順便問問而已！」

「小弟怎會怕他們？只是咱們是客，理該尊重人家，何況出家人喜歡清靜！」

鍾堅道：「你錯了，出家人應該與人方便才是！」

話音剛落，房門被敲響，剛才那老道士帶着小道童把被子拿了進來。老道道：「施主認爲貧道不與人方便？若不與人方便，又怎會讓三位借宿？」

岳文高輕咳一聲，道：「既然如此，道長爲何不讓咱們四處走走？」

道士道：「若貧道到府上，施主肯讓貧道四處走走麼？」

岳文高正色道：「假如道長肯賞臉，在下無任歡迎！」

老道輕哼一聲，鍾堅立即道：「在下等素聞貴觀歷史悠長，想在觀內瀏覽一番，未知道長能否應允？」

老道長略一沉吟，道：「諸位稍候，待吃過晚飯再說！」言畢又把門關起。過了一陣，老道再度回來，帶了一壺茶，有十來個饅頭。「對不起，敝觀已無飯菜，這幾個饅頭，料可充飢！」

鍾堅三人也不打話，謝了一聲，便拿起饅頭吃了起來。老道道：「貧道已請示過敝觀主持人，他答應諸位所求，等下貧道便帶三位施主去參觀！」

三人吃了饅頭之後，老道取了一盞燈，帶他們到大殿參觀，看了一回，鍾堅意興闌珊地道：「道長，咱們想到後殿參觀，請帶路！」

老道搖頭道：「對不起，後殿在做法事，這兩天謝絕探訪！」

「就算做法事，看看也不打緊吧？」

「此是敝觀的規矩，請施主勿爲難貧道！」

鍾堅冷笑一聲：「貴觀規矩眞多！好啦，咱們回房睡覺就是！」

老道也一聲不響，帶他們返回客房。「請三位早點歇息，貧道也要回去做功課了！」

老道去後，岳文高把門閂上，房內有四張床鋪，衞靖挑最靠房門的睡下，岳文高與鍾堅睡在裏面。

「兩位兄長請睡吧，明早小弟再帶你們到別處遊玩。」衞靖道：「小弟平日習慣早睡，不陪你們聊啦！」

鍾堅還待出聲，岳文高已道：「小弟也累了，咱們明早見吧！」言畢脫下鞋襪，拉上被子蓋上。

鍾堅道：「你們兩個眞是奇怪！只怕觀內的道士也沒這般早睡！」

可是三人之中，最先入睡的竟是鍾堅，岳文高心頭一動，也打起鼻鼾來。一忽，忽聞衞靖床鋪有吱吱之聲，岳文高甚是奇怪：「衞靖又說習慣早睡，怎地又輾轉難眠？還有，這次見面他好像滿懷心事，跟上次大不相同，他表面上歡迎咱們來探訪他，但心中却有不樂之意，莫非他有什麼事瞞着咱們？」

心念一動，悄悄睜開一點眼縫望將過去，只見衞靖擁被而坐，他心中更是詫異，正想下床問他，可是剛一動，衞靖又睡下，鼻鼾聲盈耳！

岳文高更覺自己所疑有據，當下也臥着不動，靜觀其變。過了一陣，他發覺衞靖又「醒」了，更引起他的好奇心，決心探個究竟。

他雖然生長在大富之家，自小便是家內的寵兒，平日雖然有點吊兒郎當，但人本聰明，細想一下，覺得毛病一定是出在這座觀內，因爲衞青對觀內的道士一直甚是畏懼！

他沉思了一陣，決定冒險，當下裝作翻身而滾出床鋪，自言自語地道：「哎，睡慣大床，睡這種床鋪實在不慣！」伸了一個懶腰，摸出火摺子來，把蠟燭點亮，然後到馬桶前撒了一泡尿。

紮好褲帶，岳文高看了鍾堅一眼，喃喃道：「想不到鍾兄連睡覺也這般頑劣！」當下走前替他拉好被子，然後又走至衞靖床前，「原來衞兄睡覺這般不安寧！」

岳文高說這句話時，雙眼一直瞪着衞靖，衞靖就像睡「死」了一樣，一動不動。他心頭更加奇怪：「衞兄爲何要在我面前裝睡？」更加打定主意，趁拉被時，悄沒聲息地點了衞靖的睡穴！

「對不起！委屈衞兄一下了！」岳文高回頭拍醒鍾堅，「鍾兄，快醒醒，你有沒有興趣到後殿探一探？」

鍾堅剛睡下不久便被拍醒，心中頗不高興，「誰說沒興趣，小弟未睡之前，爲何不去？」

「輕聲一點，勿讓觀內道士聽見！」

鍾堅跳下床來，掛上鋼刀，道：「衞兄怎地還在睡？」

岳文高這才把剛才所見告訴鍾堅！鍾堅道：「衞兄跟他們一定有甚麼瓜葛，我也讚成你封了他的穴道，否則他一定不讓咱們出去！」

「小心一點，咱們最好不要驚動觀內的牛鼻子！」岳文高吹熄蠟燭，輕輕地把門拉開，閃身出去，向四圍看了一下！

鍾堅忽然「咦」了一聲，岳文高忙問：「什麼事？」

「剛才小弟好像看見屋頂上有一個黑影……」

「你說是便是，不是便不是，什麼好像的！」

鍾堅結結巴巴地道：「也許小弟眼花看錯了！管他，既然出來了，好歹也得去看個究竟！」

兩人躡手躡脚向後殿走去，矮垣有個月洞門，岳文高探頭向內裏看了幾眼，發覺門內是個小花圃，不過現在什麼花草也沒種，只有一棵老槐樹在風中婆娑，垣後堆了一些雜物，不見一人，當下兩人立即走了進去。

走了幾步才見花圃之後仍有幾排房舍，料以前香火鼎盛，觀內道士必多，此即是道士們的雲房。

岳文高輕聲在鍾堅耳畔道：「鍾兄，咱們先到後殿，找不到什麼再來此處！」

鍾堅點點頭，兩人立即自空處竄向後殿，後殿殿門緊閉，黑燈瞎火，不聞一絲聲息。

岳文高忖道：「老道說後殿在做法事，爲何不見一人，又沒香火？」當下伏耳在門上聽了一陣，估計裏面沒人，於是輕輕用力一推，不料殿門竟被人自內閂上。

鍾堅道：「讓小弟來！」抽出鋼刀插入門縫輕輕撬動橫閂，岳文高轉身戒備。

夜風吹打着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音，樹葉搖動聲又夾雜着夜梟的叫聲，氣氛有點恐怖。

過了好一陣，鍾堅才把門弄開，輕輕推開殿門，走了進去。「岳兄，拿個火摺子用用！」

岳文高轉身把火摺子遞上，鍾堅把火摺子幌亮，道：「裏面沒人！」

岳文高立即躍了進去，隨即把門掩上，目光循着火光望去，只見正中放着一張長長的神案，上面供着不少靈牌，神案旁邊放着好幾具棺材。那些棺材一眼望去，便知不是新的，但又不太舊，只能說經已用過。

長案之後尚有一排白帳，微微發黃，案前放着好幾張蒲團，除此之外，什麼也不見。

鍾堅道：「岳兄，你可有聞到一股異味？」

岳文高道：「這是屍臭味！」

「奇怪，既然屍體已經發臭，如何還不下葬，又不用石灰密封？」

岳文高道：「過去看看！」

兩人走近棺材，耳中又聽到一個極輕微的絲絲聲，那聲音說不出的難聽，饒得鍾堅向來大胆，也忍不住打了個寒噤，不由自主地抽出鋼刀來。

岳文高忍不住笑道：「鍾兄想跟死人大戰三百回合乎？」

鍾堅臉上發熱，幸而黑暗中不易發現，他乾笑一聲，道：「這是預防萬一！」

來到棺材處，那絲絲聲音更響，岳文高也禁不住打了個冷顫。「聲音由裏面……發出來……」

這刹那，他聲音全變了，鍾堅却沒發覺，也顫聲道：「那些牛鼻子在攪什麼鬼？咦……這棺蓋上恁地有團泥巴……」

「是的，棺蓋也沒上釘……」

鍾堅吸了一口氣，道：「要不要打開來看看？」

岳文高牙關發麻，犯了口吃病似的道：「不……死人，有，有……什麼，什麼好看的？」

話音未落，鍾堅忽道：「那白帳怎會動？」

「你沒看錯吧？」

「這次絕對沒有看錯！」

岳文高抬頭向四週看了一下，道：「這殿四周沒窗，殿門以及天窗都關得死死的，你，你莫非見鬼吧！」鬼字一出口，他不由自主又打了個冷顫！

鍾堅大聲道：「你見過鬼沒有？」雙眼却不敢再望向那白帳。

岳文高笑道：「小弟若見過鬼，此刻也早已變成鬼了！鍾兄怕不怕鬼？」

「笑話！小弟正想見識一下！」

「好！」岳文高似下了莫大的決心，道：「咱們便扳開棺蓋看看如何？」

「只怕你沒這個胆量……」鍾堅忽見

岳文高雙眼發直地望着白帳，忍不住道：「你，你看到什麼？」

「小弟看見……白帳在飄動……不是現在……是剛才……」岳文高呼吸忽然急促起來，也把劍抽了出來。

鍾堅道：「小弟以爲自己眼花，原來你眼睛也有問題！」

岳文高苦笑一聲：「小弟不是跟你開玩笑！」

鍾堅轉頭向四周看了一下，大殿極大，火摺子光芒又不亮，只能照到身前丈餘處，黑暗之中也不知藏着什麼東西，只有那白帳格外顯眼。

岳文高道：「這道觀甚是古怪，咱們是人客，還是……」

「你想回去睡覺？」鍾堅到底胆子比較大，道：「那你先回去吧！」言畢舉着火摺子，向白帳走去。

岳文高雖然心中發毛，但到底是少年心性，豈肯在同伴面前露出熊相，當下也跟了過去。

來得帳前，鍾堅住脚道：「小心，小弟要揭帳了！」他再吸了一口氣，猛地把白帳揭起！

只見帳後直挺挺地立着一個身着前朝衣裳的人！那人口鼻貼着一張棉紙，眼窩深陷，死氣沉沉！

當兩人目光一及時，都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驚叫聲未了，同時揮動手中的兵器擊出！

「噹！」的一聲，刀劍未曾劈及那人，却已在空中相撞了，發出了一蓬火星子來！由於他倆拚力而發，力量奇大，震得虎口發麻，五指一鬆兵器一齊跌落地上。

這刹那，兩人又同時驚呼一聲，一同彎腰伸臂，向地上的兵器抓去！

這實是一種震驚至極的潛意識行動，完全失却平日的冷靜，按說在此情景之下，理該後退，否則對方一出掌，猛擊兩人的後背，要取其性命，實在易如反掌！也由於這純粹是一種潛意識的行動，所以當他們五指鬆開後，立即伸臂一撈，結果鍾堅撈着了岳文高的劍，而岳文高則抓着鍾堅的刀！

學武之人，對自己的兵器，愛逾生命，瞭如指掌，而刀劍重量又有分別，但此刻兩人竟然毫無感覺，當他們手掌撈到兵器，立即長身而起！

就在此時，頭頂忽然風聲一响，似有一股力量迎頭壓下！

他兩人反應也够快，舉起兵器向上一撩！可是這一次，刀劍又在半空相撞！鍾堅怒哼一聲，正想滾開，已被一物撞倒落地！

當他落地之時，手中長劍再次脫手，他心中大叫道：「我要完了，我這次一定會完了！」

鼻孔突然嗅到一股中人欲嘔的臭味，鍾堅心中一動，暗道：「莫非這是具屍體……」略一想，覺得大有理由，手掌一翻，觸到一片肌膚，冰冷而堅硬，正想把屍體推開，忽然一隻冰冷發顫的手掌按在他掌背上！

刹那之間，後殿又响起兩道滿含驚悸的呼叫聲！

驚呼聲在後殿飄盪了好一陣，鍾堅雙耳仍聽不到任何聲音，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聽到一個喘息聲，接着有人道：「剛才那隻手是你的？」

鍾堅轉頭望去，便見到岳文高那張驚恐的面龐，五官都幾乎扭在一起，他嘆了一口氣。「原來那隻手是你的！」

兩人喘了幾口氣，還是鍾堅首先爬了起來，這時白帳又再飄飛，鍾堅心頭又一沉，岳文高尖叫道：「原來帳後有窗！」

刹那間，兩人都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暗罵自己膿包：「眞是活見鬼！我平日的胆子那裏去了？」

岳文高道：「鍾兄，咱們自窗口爬出去吧！」

鍾堅道：「小弟先出去！」他快步走至窗前，探首外望，殿後是座稀疏的小林子，月色朦朧，景物若隱若現。但鍾堅却有脫離鬼域的感覺，叫道：「外面沒人！」左掌在窗台上一按，身子射了出去！

岳文高二話不說，也跟着躍了出去，道：「咱們繞回客房吧！」

此刻鍾堅也不敢再逞勇氣，轉向左首欲行，目光一及，心頭又是一沉！

岳文高忙道：「什麼事？」

鍾堅語音似來自九重天外。「你看，那是什麼？」

岳文高順手望去，只見林外一字排開七隻白茸茸的東西直立而起，不斷聳動。

做了一場夢

「銀狐！」鍾堅喘着氣道：「今夕何夕？」

「正月十五……」岳文高似呻吟地道：「莫非傳說眞有其事？」他忽然想起有關狐狸成精的傳說來。

鍾堅道：「不必怕，牠們可能還未成精，咱們在旁邊悄悄繞過去！」他說不怕，却連聲音也變了。

岳文高道：「不，待他們離開後才去！」抬頭一望，月光雖圓，却有薄霧，是以銀光朦朧，那些銀白色的狐狸，後肢立地，前肢交搭，直起身來，不斷搖動前肢，就像是虔誠的教徒在膜拜！

那些銀狐拜了一陣，也許是月光不足，更可能是「吸」飽月亮精華，都放下前肢四脚立地。可是牠們並不急着離開，反而轉過身來，望鍾堅與岳文高走了過來。

岳文高見牠們瞪着一對火紅色的眼睛，心頭發毛，伸手一摸，這才醒起兵器尙留在後殿內，只得解下劍鞘，暗暗提防。

那七隻銀狐在他倆身外一丈處，不斷繞着圈子，鍾堅也解下刀鞘，道：「岳兄小心！」

岳文高忙道：「牠們若無傷人意，咱們不可妄動，沒的惹來橫禍！」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飄來一道如訴如泣的尖嘯聲，帶頭那頭銀狐忽然張開大嘴，口吐人言：「二妹，這高的長得俊，心地也較好，你嫁與他吧！」

岳文高與鍾堅如置夢中，雙脚像生了根似的，動也不能動，這幾句話雖然說得嘔啞嘲哳，但的確是人語，而且略一回想，也逐字能辨！

第二隻銀狐瞪着眼睛向岳文高看了一

下，也張口道：「此人生性風流，不能託付終生，若嫁給那個矮的，又全無樂趣可言！」牠大概「道行」不如伊大姐，話語更加難聽。

大姐嘻嘻一笑：「就是他生性風流，愚姐才勸你嫁他！他雖然喜歡拈花惹草，但尚未成親，而且憑你的本領，還怕不能把他鎖在房內？」

二姐忽然幽幽一嘆，道：「可惜那也得再過三年……」

第三隻銀狐也張口道：「咱們自成帝咸和五年至今，已經多少歲月？三年不過彈指間的事罷了！」

大姐斥道：「三弟，不要你多事，喂，你聽見沒有？三年後，我二妹便來找你，你最好規矩一點，少去拈花惹草，三年內若敢成親，包叫你妻子無疾而終！」

岳文高那裏還說得出話來。「在下……你們到底是什麼……」

「狐仙！」大姐道：「快留下劍鞘作個表記，我二妹三年後才與你相見！」

二妹低着頭，一副羞不可仰的神態，媚態撩人，就在此刻，尖嘯聲越來越响，大姐道：「來不及，明夜再來！同府！」

七隻銀狐立即放足奔去，經過一棵大樹，忽然一齊隱去不見！

鍾堅與岳文高如同發了一場夢般，良久，岳文高才道：「快跑快跑！」

兩人撒腿而跑，幾次都幾乎踉蹌跌倒，尖嘯聲忽然自他們頭頂越過，接着嘯聲便戛然而止。

兩人同時舉起頭來，目光一及，心頭怦怦亂跳，原來小林的左首是座墓地，月色朦朧間，只見黑影幢幢，在墓間飄飛，這刹那，鍾堅與岳文高同時想到一件事：「鬼！」只覺後背汗出如漿，登時動彈不得！

墳場內忽然現出一個黑影，吱吱地道：「那七隻妖狐跟咱們爭地盤，今夜怎地一早便不見了？」

又見墳後傳出一個全身滴水的黑影，應道：「也許牠們知道咱們請了帮手來收拾牠們，所以一早便跑得無影無踪了！」

先前那個道：「這兩個小子剛才跟牠們說話，他們一定知道那些妖狐去了那裏！」言畢忽然向岳文高及鍾堅飛了過來。

岳文高忙道：「咱們不知道！」他邊說邊退，鍾堅也大聲叫道：「咱們眞的不知道，牠們跑到樹後便不見了！」

一句話未曾說畢，四周全是幢幢的黑影，忽然一具白皚皚的骷髏越衆而出，月色更加黯淡了，氣氛也更加恐怖。

「牠們自那一棵樹跑去？」

岳文高與鍾堅早已魂飛魄散，忙不迭伸手一指。

全身滴水的溺死鬼道：「咱們過去看看！」

白骷髏道：「不，那七隻妖狐道行甚高，再過三年便功德圓滿，而且狐性奸狡，說不定那裏有什麼陷阱！」

溺死鬼嘿嘿笑道：「咱們已是鬼，還怕什麼？」

另一個道：「只怕裏面佈下了什麼妖術，把咱們陷住，退身不得，要受那烈日煎熬的痛苦！」

白骷髏道：「叫這兩個小子過去看一看！」

溺死鬼道：「聽見沒有？你們若乖乖過去，咱們便放你倆同去，否則便教你們留下來與咱爲伴！」

鍾堅與岳文高全身似虛脫般，雖然他們跑過不少地方，但像這種場面，幾時經歷過？兩人都覺得五體全不受控制，那裏走得動？

就在此刻，岳文高忽覺後衣領一緊，一隻濕濡冰冷而又僵硬的手掌捉着他，如騰雲駕霧般向前飛去，到得那樹後，身子一虛，已被拋進樹後，這刹那，他但覺褲襠一涼，一泡隔夜尿都撒在褲內。

一忽，他才發現鍾堅也躺在自己身旁，一對眼睛隱隱發着青光，失魂落魄似地道：「不見不見……」

岳文高魂魄稍定，只聽外面鬼聲啾啾。「快找一下，找不到便攝你的魂魄！」

鍾堅與岳文高欲哭無淚，兩人相扶而起向內走去，哭道：「什麼也看不見！」

外面忽然傳來了溺死鬼的叫聲：「咦，這兩個小子跑到那裏去了，倏地不見踪影！」

岳文高悄悄回頭，也不見那些鬼物，胆子稍壯，在鍾堅耳邊道：「鍾兄，咱們只往前走，不要作聲！」

鍾堅點點頭，兩人躡手躡脚携手而行，走了好一陣，估計已遠離諸鬼，鍾堅道：「咱們同觀內去吧！」

話音剛落，溺死鬼又喝道：「你倆想偷偷溜掉，可沒這般容易！」

鍾堅與岳文高這一驚非同小可，登時站立不動，岳文高哭道：「咱們什麼也看不到！」

溺死鬼道：「那麼出來吧！」

鍾堅輕聲在岳文高耳邊道：「咱們怎辦？」

「不要理他們！」

溺死鬼道：「這兩個小子仗着有妖狐撐腰，胆子倒大！」

白骷髏道：「咱們在四周守着，不怕他們溜得掉！」

溺死鬼道：「何必如此麻煩，待我進去抓他們，否則他們天亮躲入觀內，咱們奈何他們不得了！」

白骷髏急道：「不！若我沒有猜錯，樹後已給那幾隻妖狐做了手脚，否則他倆走了這許久，爲何仍未能出來？」

另一個道：「不錯，我聽說那七隻妖狐學會了一座什麼『九轉迷魂陣』，任何神鬼進去也辨不出路來，這兩個小子必是陷在『九轉迷魂陣』內了！」

白骷髏道：「不錯不錯，幸好如此，否則咱們可慘了，這樣說來，咱們豈不是奈何不了那隻妖狐？」

「聽說雲霧山的赤髮大仙，能破此陣，咱們便去求他吧！」

白骷髏道：「好！去吧！」

過了一陣，四周已無聲息，月兒也隱在雲層後，鍾堅道：「岳兄，這到底是一同什麼事？」

岳文高苦笑道：「小弟怎知道？都是我多管閒事才惹來的……」

鍾堅道：「現在還後悔什麼？幸而那些鬼怪都已跑了，咱們還是同去吧！」

兩人牽手而跑，跑了好一陣，四周仍

然一片漆黑，那座觀海觀也不知在何處，岳文高叫道：「不好，莫非咱們眞的陷在『九轉迷魂陣』內？」

鍾堅幾乎哭了起來：「快叫觀內的老道來救咱們！」

「不要叫！」黑暗中忽然傳來狐大姐的聲音：「念在我二妹看上你之情，我送你們回去吧！不過今夜的事，你們不准對人透露一個字，否則……」

岳文高忙不迭道：「在下兩人明早便立刻下山……」

「下山也不行，只要你們把話說出去，咱們還能靜修麽？快發下重誓來！」

岳文高與鍾堅那裏還敢說個不字？立即跪地發下毒誓。

狐大姐道：「我記住了，一個是違誓的便被火燒死，一個是死於萬蛇鑽心，好，我現在便送你們回去！疾！」

話音一落，岳文高與鍾堅忽覺一陣天旋地轉，岳文高在不省人事之前，忽然聽到遠處飄來一道鷄啼聲……

× × ×

「兩位兄長快醒醒！」

鍾堅與岳文高霍然而醒，一醒來，耳畔又聽到那道鷄啼聲，稍一定神才發現自己已睡在客房內！

「咦，怎地咱們會睡在此地？」兩人同時傻乎乎地驚叫起來！

衛靖滿臉驚愕地道：「兩位不睡在這裏，到那裏去？對啦，剛才兩位在夢中大叫，到底做了什麽惡夢？」

鍾堅大聲道：「誰說咱們做夢？」

衛靖奇道：「若非做夢，爲何你倆都同時大叫起來？」

岳文高吸了一口氣，道：「你聽見咱們叫什麽？」

衛靖略一沉思，皺眉道：「對不起，兩位兄長叫聲雖亮，但聲音甚是模糊，小弟根本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麽！不過，既然沒事便好了！」

岳文高道：「且慢！衛兄，咱們大叫之前，你是否看到咱們？」

衛靖搖搖頭，道：「小弟在沉睡中，還是讓兩位兄長的夢囈驚醒的！」

鍾堅苦着臉道：「莫非我眞的是在做夢？咦，我的佩刀仍壓在枕下！」

岳文高道：「小弟的佩劍也在枕下！衛兄，現在是什麽時候？」

「鷄剛啼過二遍。」

岳文高轉頭問鍾堅。「鍾堅，你發了什麽夢？」

鍾堅一怔，道：「咱們一齊去後殿，那裏有幾具棺材……白帳飄動，咱們出殿，然後……」

「好，別說下去了！」岳文高連忙制止他。「小弟發的夢與你一般……」

鍾堅快口道：「這便證明咱們不是做夢！」

岳文高澀聲道：「自然不是，小弟褲檔還濕哩！」

衛靖道：「褲檔濕又能證明什麽？夢中尿在褲內並不太奇怪！」

「假如尿在褲內，床鋪一定會濕，但枕子還很乾，證明尿褲時，不在床上！」

衛靖皺眉道：「兩位兄長說去後殿，爲何小弟不知道？請恕小弟冒昧問一句，鍾兄與岳兄你倆是否有夢遊症？」

「胡說！」鍾堅道：「咱們絕對不是做夢，而且腦袋清醒得很！」

衛靖忙道：「是小弟失言，請問你們看到什麽奇怪的事，爲何會在床上大叫起來，又是何時回來的？」

聽他的語氣，分明不相信，岳文高沉吟了一下才道：「衛兄，請恕小弟無禮，剛才我封住了你的睡穴，然後與鍾兄悄悄出房，到後殿去……」

「原來如此，難怪我睡得這般死！」衛靖道：「觀內的道士已勸咱們不要亂走，你爲何不聽勸告？」

鍾堅道：「算咱們愛管閒事！不過小弟覺得衛兄你好像有些事瞞着咱們！」

衛靖一怔，道：「咱們相識雖已有三年，但只見過兩次面，小弟有些事，你們不知道也不奇怪！」

岳文高道：「不是別的事，小弟認爲你一定知道此觀的一些秘密，却不告訴咱們，是不是觀內的道士警告你，不許讓咱們知道？」

「那有這等事，兩位兄長疑心太大了，小弟只是覺得不該隨便麻煩別人，而且他們都是出家人！」

岳文高雙眼瞪在他臉上，淡淡地道：「眞的如此？」

衛靖聳了聳肩道：「兩位不信，小弟也無辦法！」

鍾堅道：「小弟自然不信！」

衛靖不悅地道：「既然如此，鍾兄認爲如何？」

「我認爲你一定知道觀內的秘密。」

「此觀有秘密？」衛靖哈哈大笑起來。「就算有秘密又與小弟何關？何況誰沒有秘密？你們兩位難道便沒有一絲秘密？小弟誠心聽你們說說剛才的經歷！」

鍾堅轉頭望向岳文高，岳文高道：「可惜小弟等已答應別人，不能把昨夜的事洩漏一句出來！」

衛靖道：「小弟自然不敢勉強岳兄說！天快亮了，咱們下山去吧！」

鍾堅見窗外仍甚黑暗，忙道：「別急，昨夜小弟一夜沒睡，歇息一陣再走！」當下便與岳文高坐在床上打起坐來。

轉了幾個周天，天色已亮，房門忽然敲響，衛靖忙問：「誰？」

門外有人應道：「是貧道！」

衛靖忙把房門拉開，只見昨夜那個老道在門外稽首道：「施主早，早齋已弄好，請三位出去用膳！」

鍾堅與岳文高躍下床來，衛靖看了他們一眼，道：「請道長帶路！」

老道向月洞門處走去，鍾堅與岳文高心頭忽地一緊，可是大白天胆子到底較壯，穿過月洞門，岳文高便忍不住問道：「請問道長法號如何稱呼？」

「貧道修石！」

鍾堅接問：「昨夜道長不是不讓咱們到這裏來麽？」

修石道：「昨夜貧道們在做法事，自然不希望施主們到處亂闖！」

「如今功德已完滿？」

修石道：「敝觀幾乎每夜都要做，唉，距離完滿的境地尚遠哩！」

岳文高急行幾步，問道：「道長此話

怎說？」

「說了施主們也不明白。」

鍾堅道：「也許咱們明白也不定。」

語音剛落，修石已帶他們走進一座齋堂，齋堂內只有幾張四方形的桌子，却不見有一人，正中那張桌子則已擺上齋菜及稀飯。「請三位施主用膳。」

岳文高道：「道長何不一齊來？」

「不，貧道等早已用過了。」

「貴觀共有多少人！」

修石微笑問道：「施主問這個有何貴幹？」

岳文高眼珠子一轉，道：「在下想捐點香油錢，假如貴觀人多，自然得多捐一點！」

「敝觀上下共有八個人。」

「請問貴主持法號！」

修石截口道：「敝主持幾乎已脫離紅塵，不想讓人知道，三位快用膳！」

鍾堅與岳文高折騰了一夜，肚子早已餓了，也不客氣，坐下就吃，鍾堅更是連吃三大碗稀飯。

飯後，岳文高取出一錠五両重的銀子，道：「小小心意，請道長收下！」

修石謝了一番才收下銀子，岳文高又問道：「請問貴觀做法事是不是後殿？」

修石一怔，反問：「施主怎知敝觀有座後殿？」

岳文高心想若承認，對方必迫自己說下去，如此便少不免要提及狐仙的事來，而昨夜的經歷又實在太過稀奇及使人心驚，當下笑道：「在下想當然哩！」

「施主眞聰明，貧道送你們出觀！」

三人只得跟在修石背後，走向前殿，到得觀門，修石道：「三位慢行，下次有空再來。」

三人剛走下石階，背後的殿門便「砰」的一聲關上，外面陽光滿地，清風徐來，令人心曠神怡，也使人增添信心。

衛靖道：「兩位兄長想立即下山，還是繞去西山觀賞？」

岳文高忽然道：「且慢！」言畢便向鍾堅走去。

疑幻疑真

鍾堅見岳文高向自己走來，訝然問道：「岳兄你有何打算？」

岳文高在他耳邊輕語一陣，鍾堅面色一變，道：「你眞的要再去看看？」

「是的，小弟不再去看看，實在不能心息！」

「但咱們答應……不向人提及。」

「咱們只去看，又不向人提及，並無違背誓言。」岳文高道：「現在是大白天，難道你還會害怕？」

鍾堅臉色一變，道：「誰說我會怕？去就去！我跟你一齊去！」

衛靖問道：「兩位商量什麽要事，可否讓小弟知道？」

岳文高道：「小弟與鍾兄想再入觀內觀賞一下，否則別人問起，對此古觀竟毫無所知，豈不讓人笑語！」

衛靖皺眉道：「岳兄又不是不知道他們不大歡迎外人打擾的呢！」

「不，小弟覺得那老道今早跟昨夜的態度有莫大的轉變，何況他剛才還叫咱有空再去，現在豈不是有空，衛兄可曾到過他們的後殿？」

衛靖搖搖頭：「後殿好像是他們的禁地，他們一定不答應讓咱們去參觀，何況昨夜你們已偷偷去過！」

鍾堅道：「衛兄既然不去，請在此稍候，咱倆去看一下便出來。」說畢向前拍門。拍了一陣，殿門打開，開門的仍是修石老道，他詫異地問道：「施主有東西未取乎？」

「不是不是，道長剛才說歡迎咱們以後再來遊玩是不是？」

修石臉色一沉，道：「施主有話便請直說，不必套貧道！」

岳文高忙道：「在下忽然想起，到貴觀只在幾個地方走過，聽說貴觀後殿建造宏偉，在下想到那裏看看！」他怕對方不答應，忙又道：「道長，咱們看後立即離開，最多躭誤你們一頓飯的工夫！」

修石沉吟一下，抬頭道：「衛施主去不去看看？」

衛靖忙說道：「在下對寺觀並無興趣，今早有點氣悶，想在這裏舒舒氣，不去了！」

修石眉頭一揚，說道：「既然兩位施主對敝觀有此興趣，貧道也不好拒人於千里！」

岳文高道：「多謝，在下可以再捐一筆香油錢！」

修石哼了一聲，道：「等下到後殿，只准看不准亂動！」

「爲什麽？」

「天機不可洩露，」修石突然冒出一句令人莫名其妙的話來，「你們答應了，貧道才帶你們進去。」

鍾堅與岳文高相互望了一眼，同時點頭答應，修石轉身道：「如此請進。」

兩人跟在修石背後，仍走昨夜所經的道途，由大殿轉暗廊，出客舍，入月洞門，過花圃，岳文高忽然發覺修石所走之路，跟昨夜自己暗探後殿所走的路徑一模一樣，忍不住問道：「道長，到後殿只此一條路麽？」

修石忽然轉首厲聲問道：「施主爲何有此一問，莫非你們偷偷去過？」

岳文高吃了一驚，忙道：「在下豈敢，隨口問問而已！」

鍾堅却問：「道長，您剛才說天機不可洩漏，那是什麽意思？」

修石冷哼一聲，不再答話，眨眼間便至後殿，只見後殿殿門半掩着，修石叫道：「有兩位小施主要參觀後殿！」

殿內並沒有人應話，修石推開殿門，道：「兩位施主請記住，眼看手勿動！」

後殿光綫頗暗，鍾堅與岳文高涉步其中，立即感到一股陰森恐怖的氣息，後殿正中一張長案上，供着幾塊靈牌，長案兩旁放着幾具棺材，一切情景與昨夜的「夢境」相同。

鍾堅與岳文高互望了一眼，兩人同時向棺材走去。修石忽道：「兩位施主請記住諾言，千萬勿移動殿內的一切物件，貧道去茅厠一下，一忽便回來帶兩位出去！」言畢出殿。

鍾堅心中暗暗高興，走到一具棺材前

，仔細打量起來，只見那棺材仍有一團泥巴，不過昨夜棺蓋沒有上釘，今日則有十多顆木釘釘實。鍾堅蹲低身子，凝神靜聽，聽不到昨夜那令人毛骨聳然的絲絲聲。

岳文高顯然與他心意相通，輕聲問道：「鍾兄，這幾具棺材是不是就是昨夜那幾具？」

鍾堅道：「小弟也分不出。」抬頭一望，殿內不見一人，那幅白帳似乎比昨夜「夢境」中的較黃。「岳兄，你有胆量跟小弟去看看麼？」

岳文高想起昨夜情景，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半晌才道：「你打算再出去？」

「不，小弟只想看看帳後，是否仍有那具屍體而已！」

「好吧！」岳文高與鍾堅雙雙走着，鍾堅道：「小心！」輕輕揭開白帳，兩人隨即向後一退，他們預料那具屍體仍會「撲」出來，可是帳後空空如也毫無一物。

岳文高輕呼一聲：「怎地沒了那個窓子？」

鍾堅仔細一瞧，見白牆一片平滑，勿說窓子，連隙縫也不見一道！

鍾堅愕愕地道：「莫非昨夜小弟眞的是在做夢？」

岳文高苦笑一聲，道：「若是夢境，爲何你我會同發一個夢境？這種事連傳說也沒有！」

鍾堅放下帳子，連聲稱怪，岳文高道：「此處鬼氣陰森，咱們還是離開吧！」

兩人走近殿門，忽聽一個急促的步履聲傳來：「修石，你去那裏？」聲音頗爲蒼老，看來年紀比修石還大。

只聽修石的聲音自遠處傳來，道：「弟子去茅廁！」

蒼老的聲音又道：「昨夜那三個施主是不是偷偷進入後殿？」

修石惶恐地道：「弟子已對他們千叮萬囑，看他們又不像是無禮之人，料不會偷偷來過！不過剛才弟子帶其中兩個進去，現在他們料尚在裏面！」

蒼老聲音道：「爲師不問現在，只問昨夜！」

鍾堅與岳文高心中暗道：「原來此人是修石的師父，料是這怪觀的主持了！」

修石惶恐地道：「弟子不知道……不知有何不對？」

「哼，前朝那具青面古屍有損毀的跡象，鎭不住那些孤魂野鬼啦！昨夜一定又鬧了一夜！」

修石吃驚地說道：「師父，不能修補麼？」

他師父厲聲道：「自然不能，現在到那裏再去找一具這樣的屍體？你該知道爲師秉承你師祖的遺志，一定要把這些野鬼鎭住，不讓他們到山下爲禍百姓，你爲何仍如此粗心，讓人偷偷闖進去？」

鍾堅與岳文高又驚又詫又悔，本想悄悄出去看看那主持的容貌，聽了這些話却再也不敢了。假如昨夜因自己的孟浪，而使山下百姓受害，這罪孽實在太大了！

剎那間，兩人心中同時忖道：「原來這古觀如此古怪，却是爲了昨夜那些野鬼！難怪難怪！」想到此，更是後悔不已！

只聽修石又道：「師父，弟子的確不知……」

蒼老聲音的忽然一嘆：「你們跟爲師數十年，無日不去防患鬼蜮，也眞難爲你們了……唉，你自明日開始，到後山面壁三個月便罷！」

修石喜道：「多謝師父開恩！」

鍾堅又忖道：「他受師父懲罰，竟仍滿懷高興，想來他師父平日必定十分嚴厲了！」

修石又道：「那七隻銀狐……」

蒼老聲音亦道：「輕聲一點，牠們功德已將完滿，爲師道行有限，已無法尅制牠們，只望牠們不多害衆生便已經心滿意足！」

岳文高又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想起三年後，銀狐「二姐」要來找自己，不由憂心如焚。

蒼老聲音的又道：「快帶他們離開，爲師要再進去佈置了！」

「是！」修石恭聲應道：「弟子立即帶他們離開！」

岳文高向鍾堅打了個手勢，兩人立即悄悄退後，走到長案前觀賞，這次走近了才發現那些靈牌上，都釘了一些銀光閃閃的長針。

岳文高心頭怦怦亂跳，只見其中一塊靈牌上刻着一行矚目驚心的字：「銀狐大姐月心，咸和初年戊寅月癸酉日乙卯時」！再看第二塊，上面又刻着一行字：「銀狐二姐月如，咸和初年辛巳月乙亥日丁丑時」！

「月如月如……咸和初年辛巳月……」岳文高心中不斷地叨唸着，魂魄都似已脫竅而出。

忽聞背後有人道：「兩位施主看畢了沒有？頓飯工夫早過，請出去吧！」

岳文高與鍾堅一轉頭，便看到了修石道長，只見他臉色十分複雜，既有憤恨也有懊喪。兩人自知累他受罰，對他的態度大爲改變，同時恭聲道：「咱們已看畢了，請道長帶路！」

修石一聲不響，轉身出去，兩人默默跟在他背後，到了前殿，修石語氣森嚴地道：「兩位年少無知，貧道這次也不與你們計較，不過有二件事要請你們記住！」

岳文高忙道：「道長請吩咐！」

「第一，以後不准再來！若是再來……」修石看看他們腰上的刀劍，冷冷地道：「敝觀之人雖不懂武功，但若要施點小法術，料兩位也討不到好的去！」

鍾堅忙問：「第二件呢？」

「在本觀所見所聞只能放在心內，不准傳出去！」修石聲音更是冷峻。「萬一有些好事之徒跑來搗亂，敝觀將永無寧日！不過，敝觀的氣數又算得了甚麼？只怕苦了百姓，則罪孽深矣！至於無法多欵待兩位施主！實是敝觀有不得已的苦衷，請兩位原諒！」

岳文高道：「在下不怪貴觀！道長，在下見貴觀已甚破舊，這是在下的一點心意，請僱人來修葺一番！」說畢掏出了一張三百兩銀子的銀票來，雙手奉上。

修石看了一眼，搖頭道：「敝觀受不了這大禮，兩位請吧！」

岳文高見他語氣堅決，知道多說無益，當下收下銀票，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放在神案上，然後與修石告辭離去。

出觀之後，兩人都是心頭沉重，默默地想着心事，半晌，鍾堅才抬起頭來，咦地叫了一聲。「衛兄爲何不見了？」

岳文高忙呼衛靖的名字，可是石坪一望無際，那裏有衛靖的影子？

鍾堅道：「也許他先下山了，咱們依原路下山去吧！」

岳文高想起衛靖對自己與鍾堅再次入觀，頗有不滿之意，也認爲他必是先下山去了，於是兩人匆匆找路下去，可是到了山脚，仍不見衛靖的影子，鍾堅道：「衛兄必是回家去了！岳兄，咱們進城，買套衣衫換換吧！」

× × ×

兩人到了昌黎，先到成衣店買了幾套衣服，然後投店。昌黎縣城人口不多，不過過路之客旅尚不少，城內有兩家客棧，岳文高找了一家較乾凈的，開了間上房，吩咐小二送水進房。

小二見岳文高出手闊綽，辦事格外勤快，只一忽便備好洗澡湯。兩人洗了澡，又吩咐小二送酒食到岳文高房內。

衛靖、鍾堅和岳文高雖一見投緣，但彼此之間，並不太熟絡。衛靖家居昌黎，鍾堅家居濟南，而岳文高則在河南許昌。

自三年前，三人在禹王台邂逅而結成朋友，衛靖便與鍾堅和岳文高沒有來往，而鍾岳兩位則在事後，尚約伴到洛陽遊玩，因此，三人之間，鍾岳二人之間比較熟絡，但這三年期間，兩人也只是來往幾次書信。由於鍾堅家居與衛靖較近，所以曾寫過兩次信給他，最近一次是去年十月，鍾堅謂要去碣石山遊玩，順便與衛靖相見，但因爲他想約岳文高同往，所以把日子訂在六個月之後，當時衛靖回信歡迎。

他們訂定在昌黎的九記雜貨店門口相見，見面後把盞言歡，先在城內溜了一下，到次日（正月十五日）才同登碣石山。

不一忽，小二便把酒菜送了進來，岳文高邀鍾堅過來，兩人默默喝着悶酒，半晌，岳文高才道：「小弟認爲衛兄一定知道後殿的秘密，可能他得到同樣的告誡，所以才不告訴咱們！」

鍾堅道：「一定是如此，他怕再被觀內的道士誤會，所以才會不辭而別！」

岳文高長嘆道：「這件事說出去也沒人敢相信，鍾兄，你以前見過鬼怪嗎？」

「眞是活見鬼！」鍾堅喝了一口酒。「以前人家說，小弟嗤之以鼻，如今親眼所見，那還能不信！」

岳文高苦思道：「這到底是不是一個夢境？說不像又像，說像又不像！」

鍾堅有同感地道：「眞是疑幻疑眞，令人難以想像！」

岳文高道：「咱們同時把夢境說出來，看看是否相同，若是相同的，便不是做夢了！」

鍾堅自無異議，可是他們只說了一半，便都住口不言，深信兩人昨夜一直在一起，而所見所聞都非夢境。

「這樣說來，今早那兩個牛鼻子的對話也都能入信了！」岳文高苦着臉道：「小弟實在担心！」

鍾堅笑道：「岳兄有何可担心的？三年後便有艷福自天降，聞說狐仙都是麗質天生，千嬌百媚，更擅媚功，岳兄將來可有一番享受！」

岳文高不悅地道：「鍾兄，你還有心情取笑小弟？衛兄對觀內的事可能比較清楚，小弟想再去找他！」

「理該如此才合，不過衛兄不辭而別，好像不大够朋友！而且，小弟也不知他住在那裏！」

岳文高一怔，大感驚詫地道：「鍾兄，你說甚麼？你不知他的住址，又怎能與他通信及聯絡？」

「上次在開封他給小弟的住址是在本城，但據送信的家丁說，那裏只是一個聯絡站，衛兄並非住在那裏的！」

「貴价可有問他住在那裏否？」

鍾堅抓抓頭皮。「小弟忘記叫他問衛兄，不過既然有那個聯絡站，也不怕找不到他！」

岳文高點點頭，兩人吃飽立即出房，依址找去，那是一家紙紮店，岳文高向掌櫃的道明來意，掌櫃的道：「咱們替人收信，每封只收三文錢，可不知道他住在那裏！」

鍾堅道：「若有信，你如何通知收信人？」

掌櫃道：「收信人若住在城外，咱們倒不通知，不過若與本號有聯絡的，他們每次進城，必會來查問！」

「但上次在下派人送信，衛靖爲何能立即回信？」

「大概湊巧他來本店吧！」

岳文高道：「這樣說來，您大概不知道他住在那裏的了！」

掌櫃點點頭。「你們若要找他，也不太困難，衛公子大概半個月便入城一次，屆時在小號自然能見到他！」

岳文高與鍾堅面面相覷，忽聞一個小厮道：「掌櫃，我知道他住在那裏！」

掌櫃斥道：「我都不知道，你又怎能知道，小孩子不要胡說！」

小厮抗聲道：「眞的！那次我跟劉師傅送紙橋紙人去張家莊，看見他入莊！」

「胡說，張家莊的人全部姓張，怎會跑出一個姓衛的來？也許他去探親戚！」

「那時已黃昏，探親戚不會那麼晚吧，何況他手上沒有拿禮物！」

掌櫃道：「這也不能證明他是張家莊的人！兩位還有甚麼事？」

岳文高道：「在下想請問一下，託貴店收信的人多不多？」

掌櫃猶疑了一下才道：「大約只三十戶，多數是本城的居民。」

「住在城內的人，也要你們代收？」

「因爲有些人家的住所甚難找，城外的人則只有六七戶而已，這衛公子是其中一個。」

「咱們暫時住在昌黎客棧，假如衛公子來了，請掌櫃派人通知一下，在下自有重賞！」兩人返回客棧，考慮了一陣，決定到張家莊碰碰運氣，也好過守株待兔。

神秘的衛靖

次日一早，兩人取了馬匹，帶了乾糧，出城東行，由昌黎城到張家莊只有二十里左右的路途，馬行頗快，未至午時，便

巳到了張家莊。

張家莊頗大，住了百多戶人家，莊口有座酒寮及賣米醬油的小店，岳文高下馬入酒寮，問掌櫃：「請問掌櫃，貴莊一個叫衞靖的住在那裏？」

掌櫃闔上帳簿，問道：「小哥要找的人是姓衞的，還是他名字叫衞靖？」

「姓衞名靖。」

「小哥肯定他住在本莊？這就奇怪了，小莊素來不讓外姓人入住，怎會住了一戶姓衞的！」

岳文高忙道：「那麽貴莊有沒有一個姓張？名衞靖的人！」

「這倒有，他是本莊的敎書先生，喏，小哥由此進去，第七間屋子便是，門口有對對聯的，這時候，他大概回家了。」

岳文高心想衞靖談吐斯文，極有可能爲人師表，料沒有錯，於是謝了一聲，與鍾堅率馬入莊，莊內的小童見來了兩個陌生的騎客，甚是奇怪，都跟在後面看熱鬧，一個小童自告奮勇帶路。

到了那座土屋前，果見門口貼了一對聯子，小童拍門，叫道：「夫子，有客造訪！」

木門「呀」的一聲打開，探出一個布荊衣的少婦來，問道：「什麽事？」

小童道：「這兩位官爺要找夫子！」

少婦看了鍾堅及岳文高一眼，問道「兩位大哥貴姓？」

岳文高道：「敝姓岳，與衞兄是舊友，請問他回家了沒有。」

「剛回來。」少婦詫異地自語道：「奇怪，我怎不知他有兩位這般的朋友，請問兩位在何處認識外子的！」

「三年前在開封禹王台？」

少婦失笑道：「兩位一定找錯人了，外子最遠只去到昌黎縣城，幾時去開封？何況他三年前患了一場病，在榻上躺了好幾個月！」

鍾堅與岳文高相互望了一眼，忽聞屋內有人問道：「是誰找區區？」說着走出一個高瘦的壯年漢子來。

少婦道：「這兩位說是你的朋友。」

那位漢子十分詫異，問道：「兩位貴姓？」

岳文高把姓名報了一次，然後問：「夫子是張衞靖？」

「正是，閣下有何指敎？」

「不敢，在下有個朋友叫衞靖，聽說住在貴莊，所以……不想找錯了，失禮之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何失禮也，可惜區區不是兩位要找之人！」

鍾堅接問道：「請問夫子，貴莊尚有人叫衞靖的否？」

張衞靖搖頭道：「區區世居于此，却不聞有人與區區同名的，兩位必是找錯地方了，也許他住在別村！」

少婦在後面接口道：「酸丁，他們說與那個衞靖是在開封禹王台認識的，時間是三年前。」

張衞靖臉色忽地一變，問道：「他向閣下說他是住在本莊？」

鍾堅搖搖頭，道：「他給在下的地址是昌黎城的王斗紙紮店，可是那裏却有人謂他是貴莊人氏。」

張衞靖沉吟不語，岳文高心頭一動，忙問：「莫非夫子知道有這麽一個人？」

張衞靖迭聲道：「不不，區區不認識這樣的人，你們到別處去問吧！」

少婦忽然道：「酸丁，莫非是……」

張衞靖斥道：「你一個婦道人家，懂得什麽，胡言亂語，不怕失禮乎？」言畢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鍾堅苦笑道：「岳兄，咱們如何？」

岳文高覺得剛才張衞靖態度轉變極快，疑心頓起，又上前拍門，剛拍了一下門，門又被拉開，張衞靖怒道：「兩位還待怎地，莫非要動武乎？」

岳文高忙道：「夫子誤會，在下覺得夫子似乎知道在下要找之人……」

「哼！笑話！區區又不是閣下肚內的蛔虫。」

「那麽再請敎一個問題，貴莊是否有人在三年前到開封遊玩的？」

「不知道！」張衞靖又大力關上門。

這次連鍾堅也看出疑點來了，輕聲道：「這酸丁一定知道！」

岳文高大聲道：「他是一個足不出戶的人，怎會知道？咱們到別處問吧！」

張衞靖忽然在門內道：「兩位既然知他與城內的王斗紙紮店有來往，何不到那裏等他？」

「是極是極，多謝夫子提醒，告辭了。」岳文高拉着鍾堅離開。

鍾堅道：「岳兄，你到底在攪什麽鬼，你相信他的話？」

岳文高笑而不答，出了莊才悄悄地道：「他既然不說，咱們又奈何他麽？」

「他分明知道，我不信不能令他吐出眞相。」

岳文高道：「小弟也覺得他頗爲可疑，說不定衞兄是他的一個摯友……不過他既然不說，咱們不會暗訪麽？」

「對對！今夜咱們再去找他，在刀下不怕他不說！」鍾堅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岳兄，你認爲衞兄的姓名是假的？」

「衞靖這兩個字可能是他的化名！」

兩人並轡慢馳，鍾堅道：「衞兄爲何要騙咱們？他若不想與咱們爲友，這次爲何又肯答應咱們見面的要求？」

「小弟也百思不得其解，也許他另有苦衷！」岳文高嘆了口氣，道：「其實他一早便不大想跟咱們來往，否則這張家莊又不難找，何必要王斗紙紮店代收信？」

「你認爲他住在張家莊？」

「有七成可能。」岳文高沉吟道：「鍾兄，小弟有個問題不能决定，咱們該不該再找他？」

鍾堅道：「怎能半途而廢？說不定他有什麽困難，咱們正好替他解决一下！你不覺得他的行動頗有矛盾之處？既想與咱們來往，又怕讓咱們知道他的底細！」

岳文高脫口道：「莫非他加入了一個什麽邪惡的組織？」

鍾堅大聲道：「這樣咱們更該帮助他脫離苦海！」

岳文高嘆息道：「但願這次不是多管閒事！」

× × ×

剛起更，張家莊巳是一片死寂，春寒料峭，很多人都巳縮入被窩了，只偶爾傳

來的狗吠聲才有一點生氣。

鍾堅與岳文高悄沒聲息竄入張家莊，直奔張衞靖家。兩人也不拍門，躍上屋頂，跳落天井。

這土房不大，天井一旁是炊堂，裏面一座小廳，兩旁各有一間寢室，左首那間門縫下露出燈光，兩人立即竄了過去。

鍾堅輕輕推門，門上了門，向岳文高打了個手勢，叫他出去守在窗外。

岳文高去後，鍾堅便拍起門來，裏面有人問道：「誰呀？」

「是在下鍾堅！」

「區區不認識誰是鍾堅！」

「今早來拜訪夫子的！」

「你半夜入屋，非奸即盜，再不離開，區區便要大聲張叫了！」

鍾堅忙道：「請夫子放心，咱們並無惡意，你若敢亂叫，便勿怪咱們要對尊夫人不敬了！」

張衞靖霍地把門打開，道：「區區什麽也不知道，你要殺便殺我，是好漢的，便不要動婦孺！」

鍾堅急道：「在下豈會殺你，請裏面談，免得尊夫人受驚！」

張衞靖輕哼一聲，走了進去，鍾堅這才知道這是一間書房，桌上及櫃上亂七八糟地堆滿了書籍，他打開窗子，叫岳文高進去。

張衞靖冷冷地道：「區區什麽也不知道，就算你打死區區，區區也不知道！」

岳文高把臉一沉。「夫子是聰明人，豈會做出此等愚蠢的事來？咱們與衞兄是朋友，對他又是一片好意，夫子還怕什麽？難道眞的想吃些苦頭？」

「大丈夫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愚蠢乎？」

鍾堅厲聲道：「你莫以爲咱們眞的不敢動你！」

「區區早巳準備了，所謂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何況是遇着賊乎？」

「你敢罵我是賊，簡直豈有此理！」

張衞靖嘿嘿笑道：「不是賊，難道是君子乎？兩位若是君子的，請出去！」

鍾堅雙掌一落，抓住他雙肩，沉聲道：「你到底說不說？」

張衞靖索性不理不睬，鍾堅再加了幾成力，只見張衞靖額角汗珠汩汩淌下，滿臉痛苦之色，却仍不求饒，岳文高暗暗佩服，忙叫鍾堅鬆手，道：「夫子的骨氣在下甚感佩服！咱們也不再難爲你，不過在下自信能找到他，告辭了！」

鍾堅道：「你若見到他，請你叫他到城內昌黎客棧找咱！剛才情急冒犯，請夫子原諒！」說罷兩人都跳出窗外。

張衞靖忽走至窗前道：「兩位也不用找他了，他早巳離開本莊……」

岳文高急問：「他是何時離開的？」

張衞靖沉吟道：「很久了……總之，你們若是當他朋友，便請離開，否則只會害了他，言盡于此，這話不能傳出去！」砰的一聲，把窗子閉起。

岳文高與鍾堅發了一會怔才離開。「岳兄，你說有辦法找到他，到底是什麽辦法？」

「看來衞兄跟這個酸丁關係不淺，否則他也不會借用他的名字，酸丁不說，咱們不會問別人？」

鍾堅道：「不錯，但現在夜深，去那裏問人？」

岳文高道：「到酒寮內去！」

兩人到了酒寮前，見門窗都巳關起，又推之不開，只道無人在內，正想離開，忽見大門並無鎖，心頭大喜，便悄悄躍上屋頂。

酒寮下面是木造的，屋頂則是以竹架鋪上麥稈，兩人揭開一角，鑽了下去，驚醒了裏面的人，問道：「誰？」

鍾堅道：「不用怕，咱們只想問你幾句話！」

那人叫道：「有賊，快來人呀！」

鍾堅道：「你再叫一聲，便殺你！」

岳文高幌亮火摺子，認得那人是酒寮的小廝，那小廝也認得他，登時不叫了。

岳文高抛了一塊碎銀給他，道：「你乖乖答我幾個問題，咱們絕不難爲你！」

小廝結結巴巴地說道：「你要問咱什麽？」

「張夫子在本莊有那幾個親戚？來往較密的？」

小廝道：「親戚倒不多，有幾個喜愛讀書的，跟他來往倒頗密。」

岳文高把衞靖的面貌身裁年紀描述了一番。「這個人你知道是誰麽？他跟張夫子關係一定很密切！」

小廝想一下，道：「一定是孝子張習禮了，他經常到夫子那裏聊天及看書。」

鍾堅大喜，道：「他家在那裏，你快帶咱們去找他！」

小廝搖搖頭，道：「這個不行……」

鍾堅沉聲道：「爲何不成？」

「一來掌櫃不許我離開，二來我不知道你們與張孝子是什麽關係？」

「咱們是他的朋友，昨早還跟他在一起，後來忽然不見他了，咱們怕他發生了什麽事，現在沒人你帶咱們去，掌櫃也不知道！」

小廝仍有猶疑，岳文高連忙道：「你不帶咱們去也行，只須把方位及路徑告訴咱們！」

小廝沉吟了一下，道：「你們可不得告訴別人，說是小的說的，另外你們得替我弄好屋頂！」

岳文高連聲可以，小廝才把張習禮（衞靖）家的方位仔細說了，岳文高謝了他，開門出去，果然先躍上屋頂，重新把麥稈鋪好，然後依址找去。

張習禮的家居離張衞靖頗有一段路，房子也較大，不過看來巳甚舊。

鍾堅道：「咱們越牆進去吧！」

岳文高點點頭，兩人翻進屋內，亮着火摺子，輕聲呼叫起來，裏面共有四五間房子，他們走前細看，但見門窗全部用鋼鎖鎖住，看屋內的情況，裏面的人，分明離開不久。

岳文高訝然道：「他爲何要避開咱們，眞是奇怪之至！」

鍾堅嘆了一口氣，道：「看來咱們想再多管閒事也不行了！」

岳文高道：「趁天黑離開吧！」兩人重新出屋，向村口走去，經過酒寮，岳文高心頭一動，拐了過去敲門，小廝問道：

「誰呀？」

「是咱們兩個，請開門，我再問你幾句話！」

小廝打開門，岳文高與鍾堅閃了進去，立即問道：「請問張孝子平日做什麽工作？是不是經常離家外出？」

小廝道：「他是做商販的生意，倒是經常離家的！」

鍾堅一怔，忙又問：「他做什麽生意？每次離家多久？」

「聽說他做的是雜貨布匹，却不用挑担，是做中人，若是生意好的，三四個月都在家內，生意不好的，便多跑幾趟，每次時間長短都不一樣，詳細情況小的也不知道！」

岳文高問道：「他家內是不是尚有雙親？成親了沒有？他雙親可會出遠門？」

「他雙親體弱多病，怎會出遠門？張孝子倒還未成親，他這人沉默寡言，也很少與人來往，回家若非侍候雙親，便是看書，又不見他去考取功名！」

「是否一向如此？」

小廝想了一下，道：「以前好像比較活躍，後來才逐漸變得沉默！」

「他家內一個人也沒有你知道麽？」

小廝吃了一驚，道：「眞的？這個小的倒不知道！」

岳文高見他不像說謊，便與鍾堅離開，到林子內取馬匹，漏夜回昌黎城。

神秘人物

岳文高與鍾堅默默奔馳，星月雖然黯淡，幸而路上並無行人。

看看已將到昌黎，而天色也將亮，忽然路旁「颼颼」幾聲怪响傳來。

岳文高叫道：「有暗器！」甩蹬離鞍倒飛！只聽希聿聿的一陣馬嘶聲，馬兒砰的一聲倒地！

鍾堅喝道：「是什麽鼠輩，還不滾出來！」

只見路中已多了一個黑衣幪面人，岳文高道：「閣下與咱們有何怨隙？」

那人不發一言，抽劍刺來，鍾堅喝道：「待小弟來會他！」抽出鋼刀欺前，把對方的劍截住！

那人劍招連變，鍾堅突遇強敵，精神大振，施出看家本領，只見刀光霍霍，虎虎生風。

不料蒙面人劍法極是詭異多變，恰好是鍾堅那套剛猛刀法的尅星，只過了二三十招，鍾堅的刀光已逐漸黯淡，同時遇了幾次險。

岳文高心頭暗吃一驚：「咱們何時惹下了這種厲害的仇家？」但見鍾堅形勢危殆，不敢多想，也抽出劍來，加上戰團。

「閣下到底是誰？」鍾堅得到岳文高之助，喘過一口氣，厲聲問道：「是不是剪徑毛賊！」

幪面人「嗤」的一聲冷笑。「憑老夫手中這口劍，還須做剪徑毛賊，簡直是呆子！」

岳文高連擋他三劍，也問道：「這樣說來，閣下是咱們的仇家了？」

「不必多廢話！老夫是催命使者！」

幪面人出劍更快，招招狠辣，岳文高與鍾堅以二敵一，竟然佔不了一絲便宜。

過了一陣，蒙面人摸熟了岳文高的劍法，又佔了上風：「你們有沒有遺言？」他聲音十分粗啞難聽。

鍾堅大怒：「放你屁！」

岳文高却道：「咱們只希望見到你的廬山眞面目！」

「那要等死後再去求閻羅王告訴你們吧！」

岳文高見套不出對方的底細，只得與鍾堅咬牙苦拚。蒙面人越鬥越勇，招式神出鬼沒，往往令人防不勝防。

激戰中，鍾堅一刀橫劈，岳文高也及時配合，刺出一劍，蒙面人長劍一擋，格開鋼刀，身子一側，堪堪避過岳文高的劍尖！

岳文高正想變招，不料那人比他更快，手腕一翻，長劍斜刺他脅下，岳文高大驚，不求有功先求自保，立即向後一退。

幪面人上身暴長，劍尖如影隨形，疾如閃電！幸而鍾堅伸刀一攔，把劍截住，不料蒙面人眞有過人之處，只見他雙脚微縮，劍刄不知如何一轉，劍尖已刺在鍾堅的手腕上！

「嗆」的一聲，鋼刀落地，蒙面人如離弦之箭般射出，長劍扎向其心窩！

岳文高大叫一聲：「休傷吾友！」拚命撲了過去，劍招全是進手式！

幪面人見他一副不要命的打法，輕嘆一聲，連擋三劍之後，已覓到一個空隙，長劍貼臂劈下！

岳文高大叫一聲，倉惶而退　幪面人不肯放過他．欺身直進，劍尖不離其要害。鍾堅大喝一聲，滾落地上，雙臂向其小腿抱去！

幪面人冷笑一聲，左脚一抬，蹬在他肩上，鍾堅登時被踢落草叢中！

岳文高雖然暫時解危，但幪面人行動如風，眨眼又已追上！此刻他已如驚弓之鳥，鬥志全失，更加不是敵手，只幾招，長劍已脫手飛去，他長嘆一聲，挺立閉眼，道：「要殺便殺吧！」

幪面人粗着聲問道：「你尚有什麽遺言或遺志否？」

岳文高慘然一笑，正想拒絕，忽然心頭一動，道：「在下只記掛着一個朋友的安危……」

「他叫什麽名字？」

岳文高幾經考慮，還是不敢貿貿然說出來。不料幪面人冷冷地道：「是不是化名衛靖的張習禮？」

鍾堅與岳文高却是大吃一驚，鍾堅自草叢中跳了出來，大聲道：「咱們敗在你手中，死了也就算了！但他是個孝子，家內又有年老的雙親，你若尚有一點人性的，便不許殺他！」

「這個遺志，老夫辦不到！」

岳文高叫道：「你爲什麽要殺他？」

「他不是老夫殺死的！」

「你胡說，咱們前天早上還跟他在一起！」

「前天你又何曾知道今夜會死在老夫劍下？」幪面人道：「老夫早已得到消息，昨日入夜，他便死了，連他的雙親，外帶一個使女！」

岳文高怒道：「你們連老人婦女也不放過，還是不是人？到底爲了什麽要殺咱們？」

幪面人身子一抖，緩緩擧起劍來，道：「你們死後，大概他會告訴你！」言畢挺劍而刺！

就在此刻，只聞「噹」的一聲，一塊石頭擊在劍刄上，竟把長劍彈開三尺！

幪面人大驚，轉身道：「是誰破壞老夫的好事！」

話音未落，又一塊石頭飛來，幪面人不敢用劍擋格，飛身閃避！也不知那石頭射至何處，過了一陣才傳來落地的聲音。

幪面人顯然知道來了強敵，顧不得殺人，轉身急馳，幾個起落，已隱沒在黑暗中。

岳文高鍾堅險死還生，過了半晌才定下神來，齊聲道：「那一位高人拯救在下，請出來受咱一拜！」

他們連叫三遍，都沒回音，鍾堅道：「咱們找一找！」

岳文高急道：「也許救咱們的是一位隱世高人，他不想咱們見到他也未定！」說罷望空拜了幾拜。

鍾堅見他說得有理，也息了找尋的念頭，兩人拾起兵器，把臂而行，一路上提心吊胆．幸而過了一忽，天色便亮了，估計對方不敢於光天化日下，在官道上出現，這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七八里路一眨眼即至，兩人灰頭土臉返回昌黎客棧取衣物，那小二仍然過來吹捧，岳文高沒好氣，道：「替咱買兩匹快馬來，貴廉不論，總要是好馬！」

小二道：「對不起客官，敝城沒馬市，不過有一間車行，那裏有幾匹馬，也許客官親自去求他們，他們肯出讓，小的却帮不上您啦！」

岳文高與鍾堅問了車行的地址，便結帳離開。到了車行，只見掌櫃跟兩個伙計在聊天，岳文高道明來意，那掌櫃道：「對不起，小號的車馬全都租出了，請客官待會再來，老朽給你倆留下二匹就是！」

岳文高抛下一塊碎銀作訂金，與鍾堅離開。「鍾兄，咱們先找個地方塡飽肚子吧！」

鍾堅自無異議，兩人見遠處有一家酒樓便信步走去，酒樓門口人來人往，甚是熱鬧，一個乞丐與他倆擦肩而過，岳文高忽覺小腹上一緊，連忙低頭閃身一看，只見那乞丐手上抓着一把精光閃閃的匕首！

那乞丐在岳文高小腹捅了一記，又揮臂向鍾堅刺去！

岳文高大聲叫道：「鍾兄快閃！」

鍾堅聞聲擰身，但依然慢了一步，左臂被劃開一道血槽，鮮血橫溢。

岳文高抽出長劍欺前，那乞丐見事敗，轉身急跑。鍾堅大怒，喝道：「那裏跑！」抽刀急追！

那乞丐輕身功夫甚好，幾個閃身已不知去向，鍾堅仍不心息，岳文高却道：「鍾兄，有道窮寇莫追，還是裹傷要緊！」

鍾堅恨恨地道：「下次讓小弟遇到他，便一刀劈了他！」

岳文高見附近都是看熱鬧的人，不欲多言，拉着他走進酒樓。

小二們見來了一個血漬斑斑的食客，臉上都不大高興。岳文高在櫃台上放下一錠銀子，道：「拿些乾淨的棉花紗布來！」扶着鍾堅坐下，撕開袖管，又自身上取出一包應用的金創止血藥來。

鍾堅道：「剛才你好像也吃了他一刀，怎地沒事？」

岳文高解開英雄氅，讓鍾堅看，只見他腰上繫着一塊碗口般大的玉珮，玉珮左道衣衫裂開一道平整的口子，岳文高道：「幸得這塊玉珮救了小弟一命！好險！」

鍾堅笑道：「幾時待小弟有錢，也去買塊大玉珮戴戴！」

岳文高苦笑一聲。「鍾兄還有心說笑？只怕咱們逃得了今日，躲不了明天！」

鍾堅道：「下次見到乞丐，便小心一點！」

「今日是乞丐，也許明日是富家子弟，如何防範？」

鍾堅一怔道：「你知道他的底細？」

「請問鍾兄江湖上可有什麽仇家？」

「什麽剪徑毛賊，鷄鳴狗盜的仇家倒有不少，厲害的却未曾有之！」

「這就是了！這乞丐一定是今晨那個幪面人的同黨！」

鍾堅恍然大悟道：「不錯不錯！直娘賊的，就不知他們是什麽來路！莫非是衛兄的仇人，咱們只是城門失火，被殃及的池魚？」說着小二已送上紗布及棉花，岳文高一邊替他上藥一邊道：「這事難明之極，以張兄爲人不會與人結怨才對……」

鍾堅道：「眞是倒楣之至！這一趟咱們眞是自惹麻煩！」

「今後咱們可得小心一點，萬萬大意不得！」

鍾堅憂心地道：「小弟死不足惜，就怕連累了家人！假如對方是個兇殘的人，小弟可不敢回家，免得把災星帶回去！」

「你說今晨救咱們的是誰？」

「小弟怎會知道？奇怪，他武功既然這般高，爲何不取他性命？」

「你又怎知那幪面人不被恩人殺死？也許他已經死了，所以才由乞丐下手！」

「直娘賊的！咱們好像瞎子一般，一切均看不到！」

「說眞的，小弟對此行甚是後悔。」

鍾堅瞪眼道：「你怕死？還是怪我約你同來？」

「也許咱們不來，張兄一家也不會因此而喪命！」

鍾堅登時不言，良久才長嘆一聲。「有時愛管閑事，也沒好處！」

說着岳文高已替他包好傷患，便吩咐小二送些小菜以及饅頭來。兩人坐在靠內的一角，四隻眼睛不斷飄動，生怕又有人來行刺。過了一陣，小二便捧着一個木盤，向鍾堅及岳文高的座頭走來，經過一張桌子時，一個黃衣食客忽然長身而起，走去櫃台結帳。

小二把三碟小菜放下，鍾堅抓起饅頭便要醮菜而吃，忽然有人喝道：「菜裏有毒，吃不得！」

鍾堅與岳文高已是驚弓之鳥，聞言即欺身把小二抓住：「你爲什麽要下毒！」

與此同時，那個去結帳的黃衣食客，忽然轉身自窗子躍下！

鍾堅與岳文高一怔，又見樓上灰影一閃，一個人也自窗子躍下！當眞急如驚鴻一瞥！兩人放下小二，來至窗前望下，這才見到那灰衣人是個道士！

那道人兩個起落已飛至那黃衣食客背後，伸手便抓。

黃衣食客聞聲轉身，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劍，向道士刺去！道人冷笑一聲，手掌不知如何一抓，已抓住黃衣食客的腕脈！

黃衣食客吃他一抓，半邊身子痲木，連身子也側了。短劍「噹」的一聲落地。

道人喝道：「回去！」扯着黃衣食客，走回酒樓。可是黃衣食客剛走上酒樓，身子便軟軟地垂着，食客們叫道：「血，血！」

鍾堅見他七孔流血，滿臉佈着綠氣，便道：「是中毒死的！」

道人不慌不忙地把黃衣食客的屍體拋在樓板上，掌櫃哭喪着臉，道：「道長請把他帶走吧，免得官府查將起來，影响小號生意！」

道人淡淡地道：「你不用怕，他是自己服毒自殺的，與人無尤！何況他還先下毒害人！」

岳文高抱拳道：「多謝道長提點，在下感激不盡！」

掌櫃却大聲道：「他下毒沒人看見，但他死在這裏却是衆人所見，這，這叫老朽如何分說！」

道人道：「把菜拿去餵貓餵狗，便知他有沒有下毒！」

岳文高連聲催促，一個小二又抓着一頭貓過來，鍾堅用竹筷夾了幾樣菜餵給貓食，那貓兒吃了之後，走了幾步便臥在地上不能動彈，口鼻却滲出血來，刹那間，食客們都驚呼起來。

鍾堅大怒。「該死！」在黃衣食客身上踢了一脚。

道人皺眉道：「他已死了，你還踢他作甚？有沒有人認得這個人？」

掌櫃道：「他是本城人氏，喚黃雀兒，就住在這附近！」

「平日爲人如何？」

「甚是精靈，還能賺錢，家內剛娶了老婆不久！」

岳文高問道：「他做什麽買賣的？」

「以前在城內賣五香炒生花，後來不幹了，經常出城，也不知幹什麽，衣服却比前光鮮了，娶老婆時，還風光得很！」

道人轉頭問岳文高。「兩位施主不想調查他下毒的原因麽？」

鍾堅道：「可惜他已死了！」

「他還有家人！」

岳文高謝了一聲，問道：「道長怎看到他下毒？」

道人笑而不答，長身道：「還不快會帳？再遲去，也許他家人也死了！」

岳文高瞿然一醒，拋下一錠銀子給掌櫃，匆匆交代了兩句便與道人下樓。

出了酒樓，三人轉入小巷，鍾堅忍不住讚道：「道長功夫好俊，敢情是武當派的高手，在下有緣相識，眞是榮幸之至，尚未請敬道長的道號……」

道人道：「名字只是一個記號，門派却是一堵高牆，都提它作甚？你們仍稱貧道道長吧！」

岳文高讚道：「道長做了好事不肯亮名，更使人敬佩！」

說着已至黃雀兒家，道人道：「快去拍門！」

鍾堅用力拍起門來，一忽，門開了，是個有幾分姿色的少婦，眉眼間帶着幾絲媚意，嬌聲嚦嚦地道：「三位找誰？」

岳文高道：「你是黃雀兒的妻子？」

少婦道：「是的，雀兒去街口那酒樓了，到那裏去找他吧！」

鍾堅道：「他已經死了！咱們要問你幾件事……」

少婦大驚：「你們是官府的？」

岳文高尚不答。「黃雀兒是做什麽買賣的？」

「我也不知道……」

鍾堅推門而入，少婦見他兇神惡煞的，身子直打抖，縮在牆角，喃喃地道：「那死人做什麽賺錢的，我眞的不知道，我問他，他一向不說……」

鍾堅沉聲道：「我不相信！他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眞的！他很兇，動不動便打我……他賺多少錢，我也不知道，總之家內不愁吃用的！」

岳文高問道：「他平日跟什麽人來往的？」

「以前都跟海鯊帮的人來往，最近便不知道了！」

「海鯊帮？在那裏？」

「就在昌黎客棧背後那座大屋，聽說他們帮主姓何，叫什麽『浪裏白鯊』的，你們去問他吧！」

岳文高三人立即離開，奔往海鯊帮，岳文高道：「鍾兒，聽這名字便知道海鯊帮也不是什麽好東西，你身上帶傷，等下小心一點！」

道人在後面說道：「有貧道在，你們不必顧慮，但無貧道的命令，不得隨便動手！」

鍾堅與岳文高唯唯。到了那座大屋，只見門外立着兩個粗壯漢子，粗布衣裳，兩隻褲脚都捋起來。岳文高抱拳問道：「請問此處可是海鯊帮？何帮主可在麽？」

那兩個壯漢問道：「諸位找咱們帮主有什麽事？」

「有幾句話要請教他！」鍾堅粗聲地道。

那兩個漢子仍然溫聲地問道：「請報個名來，咱們好去通報！」

岳文高把名報了，又指着道人道：「這位道人是武當派的高手！」

那兩個漢子臉色微微一變，其中一個道：「三位請稍候！」說罷，轉身奔了進去。

過了一陣，只見裏面走出一羣人來，爲首那人身裁高大，臉皮白皙，年紀約在五十間，估計便是「浪裏白鯊」何帮主，當下岳文高問道：「閣下便是何帮主？」

「不敢，老朽單名一個安字，帮主是兄弟們錯愛推出來的，請問三位有何指教？若是手下弟兄們有所得罪的話，尚請原諒一二！」

岳文高見他衣着樸素，與事前的想像全然不同，有點驚奇，沉吟了一下才道：「請問黃雀兒是否貴帮的弟兄？」

何安道：「以前是的，後來他已退出了！」

「哦？什麽事退出的？」

何安道：「本帮弟兄一切都是自願的，只要不幹壞事，可以隨時加入，不高興時，又可以隨時退出 老朽也無權干涉！三位找他作甚？」

「他剛才死在酒樓上，帮主是否知道呢？」

何安驚詫地道：「他是怎樣死的，老朽可不知道！」一頓又道：「三位若不嫌本帮簡陋的，請進來喝杯酒吧！」

岳文高見道人沒有反對便答應了，衆人入廳分頭坐下。岳文高見大廳佈置十分簡單，椅桌也都是粗木所製，心頭更是奇怪。

道人輕咳一聲，道：「何帮主，貧道可否知道貴帮的宗旨？」

何安笑道：「附近的人無人不知，本帮開創是爲了對付魚牙子的欺壓才團結起來的，由於衆志一心，魚牙子立即改變態度，本帮也有互助的性質，後來逐漸發展，連城內的一些小商小販，跑堂小厮的也自願加入本帮了，人數超過千人，所以本帮才由劉台莊遷來本城！」

「這樣說來，貴帮的弟兄大都是漁民了？」

何安點頭道：「十個有八個是以捕魚爲生的！三位是黃雀兒的朋友？」

鍾堅提高聲調道：「他要毒害咱們，咱們怎配做他的朋友？幸好道長提點，否則在下兩個早已死在酒樓上了！」

何安吃了一驚，問道：「此話怎說？莫非黃雀兒讓三位打死了？」

鍾堅怒氣未息地道：「在下的確想打他，可惜他不讓我打！」

道人斥道：「別胡鬧，把經過說與帮主聽！」

岳文高這才開腔，他先把半路被蒙面人襲擊說起，再被乞丐偷襲，最後才說到黃雀兒。「在下連番遭殺，却不知所爲何事，所以希望在黃雀兒身上找到綫索！」

「老朽能予你們什麽帮助？」

岳文高問道：「黃雀兒是何時退出貴帮的？」

「大約兩年前吧！當時他並無說出原因，他本來是本城的小販，後來幹什麽活，咱們也不知道！」

「這人性情如何？」

何安道：「人有點小聰明，好高騖遠，也不怎樣老實，却很會討好兄弟朋友，不過並無大惡！」

「聽說他經常出城，可知去那裏？」

何安沉吟道：「老朽聽過兄弟們說過，曾經有幾次在海上遇到他！」

道人精神一振，問道：「如今他改行捕魚？」

「不是！這一點老朽可以肯定，聽說當時船上還有一個漢子，那漢子甚是陌生，據看過的人說，那漢子的臉目死死板板，好像是具殭屍！」

道人神情一動，又問道：「帮主的手下一共在海上遇見過他幾次？都在什麽海面？」

何安道：「老朽只是聽見兩三次，一次是在牛官營對開的海面，離岸只百多丈，一次在勃海，另一次便更遠了！」

「他所乘的是什麽船？」

「單桅小船，所以弟兄們才能看得到他！」

道人暗暗思量了一陣，又問：「黃雀兒的渾家是正經人家的女兒？」

「這個咱們便不知道了，不過肯定她不是本城人氏！」

道人長身稽首道：「騷擾了帮主，貧道告辭了，不過貧道有一句話希望帮主能聽進耳。」

何安抱拳道：「道長有話請說！咳咳，老朽糊塗，還未請敎道長的道號？」

道人道：「貧道名號早已不用，請諒之！貧道生怕黃雀兒背後的人，會遷怒於貴帮……」

何安旁邊一個壯漢問道：「咱們與黃雀兒又沒有怨隙，他們又怎麽會遷怒於咱們？」

「也許他們怕你們知道黃雀兒的一些秘密！」道人稽首道：「希望這是杞人憂天，告辭了！」

三人出了海鯊帮，鍾堅問道：「道長，咱們如今去那裏？」

道人道：「再回黃雀兒家！」

「他婆娘什麽也不知道，去了也是白問！」

「那婆娘很可能說謊，只怕她武功不比你們差！」

鍾堅不服氣地道：「道長武功雖然超絕，但咱們又未在您面前顯露過，你怎知道……」

道人笑道：「今晨已看過了！」

鍾堅一怔，岳文高已叫道：「原來救咱們的便是道長，請道長受咱一拜！」

道人忙攔住他倆，道：「貧道見你們不顧安危，拚命保護朋友，不覺動了惻隱之心，所以才伸手管一管！可惜讓那蒙面人逃掉！」

「道長曾追他？」

道人臉色沉重地點點頭。「那人很狡猾，來到城中便讓他溜掉，那乞丐及黃雀兒很可能是聽令於他！」

鍾堅道：「眞奇怪，咱們又沒什麽厲害的仇家，也不知什麽原因要制在下等於死命！」

說着已至黃雀兒室外，道人忽然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身子 掠，飛至門前，伸出一掌，震開大門！

門板尚未落地，道人的身子已射了進去！只見廳上飛起一條黑影，道人大喝一聲，隔空發出一掌！

那人不敢攖其鋒，手掌在橫樑上一拍，身子向內倒飛！

道人的掌風把廳內的椅桌全部掃倒！黑影落地再一退，竄入寢室。道人喝道：「往那裏逃！」尚未入房，已聽到一個窗櫺的碎裂聲！

道人目光一及，黑影已不在房內，道人雙脚一頓，也穿窗而出，外面房舍櫛次鱗比，却已失去那人的踪影！

道人跳上屋頂，放眼望去，就是不見那人的影子，他頓了一頓脚，跳回地面，重新入屋。

岳文高道：「道長，這婆娘還未斷氣呢！」

道人連忙走前，只見黃雀兒的老婆背

後插着一柄七首，鮮血紅中帶綠，知道七首有毒，只要毒氣攻心，便是大羅神仙也難救。當下立即抓起她一手，自腕眼處，迫進一股內力，一忽，那婆娘便緩緩睜開雙眼。

道人忙問：「殺你的人是誰，你知不知道？你丈夫是替誰工作的？」

那婆娘喘着氣，艱辛地說道：「千蛇島……」

「千蛇島？」岳文高忙問道：「千蛇島在那裏？」

「由……由勃海出……黃海……長山……」說至此，那婆娘一張臉早變成綠色。

鍾堅急問：「那個蒙面人是誰？」

婆娘搖搖頭。道人却問：「島主是誰？」婆娘經已斷氣。

道人吸了一口氣，說道：「快回海鯊帮！」

三人快步到海鯊帮，只見立在門外的漢子已多了好幾個，而且都抓着兵器，道人問道：「是不是發生事了？」

其中一個漢子認得他們，忙道：「咱們正想找道長，請道長進來！」

何安見到道人，連忙拿出一封信來，道：「道長，剛才有人以飛刀留柬，留下一封警告信！」

道人接過信問道：「人呢？」

何安老臉微微發熱，道：「弟兄們只見一道黑影一閃，便什麽也看不到了！」

道人低頭看信。「字諭海鯊帮何帮主，貴帮素來不涉足江湖，希望保持這個傳統，若敢多管閑事者，勿怪咱們以後見一個殺一個，下署：催命使者。」

岳文高輕呼一聲：「就是今晨半途截殺咱們的那個蒙面人！」

何安又問道：「這人到底是什麽來路的？」

鍾堅道：「咱們也不知道！」

道人却問道：「貴帮的兄弟都在海上討生活，請問是否知道有一個島叫做千蛇島的？位置在黃海！」

何安想了一下，轉頭問背後的手下：「你們聽過沒有？」

衆人面面相覷，半晌才有一個中年漢子道：「請問道長可有聽錯？在下知道有一個叫千葉島的，但却在渤海內……」

岳文高忽然醒起：「黃海有沒有一個叫長山什麽的？」

何安脫口道：「長山羣島？有有！就在遼東半島之東！」

剛才說話的那個中年漢子接道：「屬下記起了，長山羣島的獐子島之南十二里水路處，有一個小荒島，上面有很多蛇！十多年前，屬下駕船經過，因船上食水不多，本想上島找尋水源，但見到島上全是各種各樣的毒蛇，船還未泊岸，島上的怪蛇已自四周遊了過來，只得連忙開船離開！至於那個小島是不是叫千蛇島，屬下便不知道了！」

道人大喜，問道：「由此乘船出海到那裏大概要多少天？」

中年漢子想了一想才道：「這時候沒什麽風浪，一般情況，日夜行駛，大約五六天便能到達！」

道人想了一下，道：「請問施主可否替貧道駕船？」

中年漢子望着何安，何安沉吟道：「不是咱們不帮道長，而本帮兄弟絕大多數都是無拳無勇之輩，萬一讓他們知道，來此殺人放火，老朽可担當不起！」

這問題的確嚴重，連鍾堅這般愛管閑事的，也不敢勸一句。道人却道：「貧道有辦法讓他們不知道！」

何安問道：「道長有何善法？」

「貧道給他這個藏在臉上，便無人知道！」道人自身上取出一張人皮面具給那中年漢子戴上，果然立時面貌大變。「再者，咱們不在這附近上船，料他們不會知道！」

何安沉吟了一下，道：「既然如此，馬昌你辛苦一趟吧！」

中年漢子馬昌道：「這樣咱們後天黃昏在灤河口處相見！」

道人取出一錠銀子給他。「你準備食物食水，貧道還得去準備一些治蛇的藥物，後天黃昏見！」

當下雙方又交代了一番，然後告別。出了海鯊帮，鍾堅道：「道長，咱們也跟您去！」

道人搖搖頭，道：「你倆武功太低，而島上住着的很可能是個老魔頭，武功十分厲害，你們去了反倒累了一條生命！」

岳文高道：「咱們不跟道長，早晚也會死在他們暗襲之下，反正要死，不如死得轟烈一點！」

道人想了一想，道：「不過你們一切得聽貧道的吩咐！」

岳文高與鍾堅聽了大喜道：「這個自然！」

千蛇島

正月二十日黃昏，一艘結實的單桅漁船自灤河口駛出。這船雖是單桅，還有一個小船艙，可以遮風雨。

道人、岳文高與鍾堅下船前都先換了裝束，馬昌亦帶備了足够的糧食，馬昌在後艙把舵，鍾堅與岳文高在船上無事，便跟他學些航海的知識。

太陽逐漸西沉，船離岸已頗遠，馬昌忽然大叫一聲。「哎呀，我忘記道長是不吃葷菜的！」

道人哈哈笑道：「貧道葷素都吃！」

馬昌輕聲道：「奇怪！」

他聲音較輕，但仍被道人聽見，笑道：「施主認爲吃素好，還是治惡人，救人較好？」

馬昌毫不思索地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嘛！自然是救人比吃素好！」

道人道：「到了那千蛇島，你把船停在岸邊五六丈遠，不要太過接近。」

馬昌一怔道：「那道長如何上岸？」

「貧道自有辦法！」

「太近了只怕要累你丟了一條命！」

「但島上那些蛇好不嚇人……」

道人臉色沉重地道：「希望貧道帶來的藥物能尅制牠們！你兩個過來一下！」

鍾堅與岳文高走前問道：「道長有何見教？」

道人道：「你倆各把自己的武功使一遍給貧道看看！」

岳文高大喜，口呼師父，便待跪下，

却讓道人拂袖攔住。「憑你倆的資質，連貧道的徒孫也不配！貧道只是點撥你們一下，免得上島之後，連幾條蛇兒也應付不了！」

岳文高與鍾堅雖有點失望，但轉念一想也已大爲高興。當下由鍾堅先把刀法使了一遍，接着岳文高也把劍法使了一遍。

道人立即分別指出其不足之處，還有幾招着他們或改變一下出手方位，或稍加變化，威力果然增加不少。當下兩人便在船上演習起來。

道人在船尾把舵，也同樣叫馬昌把他的看家本領使一遍。馬昌紅着臉說道：「在下只學過幾套不成樣的拳法，可不敢獻醜！」

道人道：「天下間也不知有多少人想讓貧道點撥一下，貧道都沒把他們看在眼內！你即管在貧道面前使出來，不必多顧慮！」

馬昌應了一聲，略一沉腰，連使幾套拳術來，道人輕咦一聲，道：「你並不錯嘛！」

馬昌大窘，道：「在下經常打輸，道長不要再取笑了！」

「若貧道沒有猜錯的話，你平日一定很用功練習，所以根基頗穩，你所以打輸給別人，不是你的錯，錯的是教你的人，這幾套拳殘缺不全，又錯漏百出，好幾招等於是挺上去挨打，那能不輸？你放心，等下貧道替你琢磨一下，明早重新教你一套適合你的拳法，只要你勤加苦練，一年後便大不相同了，回去之後，把這套拳再教給貴帮主算是貧道答謝他相助之情！」

馬昌轉窘爲喜，他不善詞令，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道人一笑叫他去煮飯。

飯後，馬昌見夜空明朗，星月燦爛，便不停船，繼續行駛。道人閉目沉思，鍾堅與岳文高則不斷反復練習新招，到了三更，道人詢問了方位，馬昌教他以星定位之法，道人接手之後便叫他們去睡。

次日早上，馬昌煮了早飯繼續把舵，道人各教三招予鍾堅與岳文高，鍾堅那三招刀法是以快爲主，配合他的急性子；岳文高那三招劍法則配合他聰明機智的特點，盡量多變。

兩人學了半日才學會了一招，道人叫他們去把舵，便教馬昌一套只有十八招的拳法，又點撥了他原本所學之不足處。

閑話休提，到二十五日早上，海上有霧，馬昌連忙叫鍾堅收帆，道人道：「前面有礁石麽？」

馬昌道：「不是！那千蛇島就在此附近，詳細地點在下已忘記，待霧散後看清楚再前進！」

四人便靜坐下來，等待霧散，無聊中馬昌問道：「道長，在下看你只三十左右，怎地武功如此了得，看了一遍便知道破洞？道長今年到底幾歲？」

鍾堅與岳文高也想知道，七口八舌地問起來。這幾天的相處，雙方已頗熟絡，言談比較無忌。道人哈哈大笑：「貧道也忘記自己的確實年齡，不過一定不少過八十歲！」

此言一出，三人都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道人不悅地說道：「你們不相信麽？」

岳文高忙道：「信信！道長武功了得，一定是練得到返老還童了！」

道人笑容一歛，道：「實與你們說了，貧道懷疑這島上住着一個大魔頭，等下你們三個都在船上等我！」

岳文高道：「晚輩願爲前輩效勞！」

道人厲聲喝道：「你們三個上去，反要我分神，同時，貧道相信等貧道上島之後，他們必有人來破壞船隻，你們可得小心，否則沒了船，大海茫茫，可是一條死路！」

三人見他說得嚴重，都唯唯喏喏不敢再逞英雄。過了一陣 春霧漸散，視野清晰起來，馬昌歡呼一聲：「就在那裏！」

道人抬眼望去，果見半里外有座饅頭似的小島，遂忙吩咐扯帆駛去。

到得近前，但見這座小島都是些大小不一的石頭，草木稀疏，絕大多數的大樹，都是光禿禿的。海風吹來，滿是腥臭味，道人連忙叫馬昌把船停住。

馬昌道：「道長，你如何上去？」

「貧道自有辦法，貧道上島之後，你們再把船退後，小心水底！」

馬昌道：「這潛水的本領，晚輩不敢自誇，三兩個人也對付得了！」

道人自船艙內提出一隻痲包袋，把扎口的繩子解開，取出一柄佛塵插在後衣領內，再抓起兩塊木板，脫手抛出一塊，身子一縱，如痲鷹般飛起，落足時剛好在木板上，借力再縱，同時把第二塊木板抛出。再一縱，已至岸邊，只見石後湧出無數的蛇兒來，或黑或赤或斑斕、或黑白相間！蛇行雖然無聲，但千萬條蛇一起遊動，發出一陣沙沙的聲音，令人毛管聳立！

道人雖然功力超凡入聖，但乍見萬蛇鑽動的場面，也是心中發毛，只一怔間，一條青竹蛇已越衆竄了過來，道人不敢怠慢，身子一閃，掠開二丈，可是他一動，其他的蛇兒也立即發動攻勢！

道人忙不迭伸手往痲包裏抓了，把硫磺，劈掌一撒，再縱身躍起，抛出幾塊雄黃。硫磺與雄黃是蛇兒的天然尅物，那些蛇兒登時向後滑退！

道人身子落在四丈之外，右掌不斷把硫磺撒出，那些毒蛇伏在兩丈之外，不敢迫近。道人見馬昌已開始駛船退開，便大喝一聲，如同平地响了個焦雷！

這一喝，震得山石搖幌，毒蛇急退！「翁八靈！乘雲在此，三十年前那一戰勝負未分，有種的，便出來與貧道再決一雌雄！」

原來道人便是「僧道俗三神」之一的乘雲道長！他用內力把話送去，估計島上任何一個地方都聽得到他聲音，便縱眼四望。

回答他的不是人語，而是一陣尖銳的竹哨聲，竹哨聲忽高忽低，忽長忽短，那些毒蛇竟敢拚死越出硫磺，向乘雲道長游去。

乘雲大吃一驚，急發幾掌，那些毒蛇被他掌風掃及立即斷爲數截。剎那間，其他毒蛇氣勢大挫，登時蟄伏不動。

竹哨聲忽然一變，變得急促起來，羣蛇如遭催眠般，再度游前，有好幾條蛇，竟然凌空彈起，向乘雲噬去！

乘雲見毒蛇不再害怕硫磺，便放下痲

包，左掌右拂塵，展開一場人蛇大戰！

他內功渾厚如同瀚海，掌風過處，羣蛇辟易，可是這島雖喚千蛇島，其實島上的毒蛇也不知有多少萬條，乘雲頗有殺不勝殺之感，何況等下尚有一場惡戰，假如島上住的是翁八靈，那麽他更加不能妄用眞力！但那些蛇兒一望便知都是劇毒之物。只要被牠咬上一口，焉還有命？

乘雲心頭越來越是沉重，忽然心頭一動，覺得這些蛇兒全是受了竹哨的影响，才會前仆後繼地游過來，當下靈光一閃，立即氣納丹田，發出一道裂帛似的長嘯。

嘯聲如同奔雷，把竹哨聲完全蓋住，果然那些蛇兒聽不到竹哨聲，登時陣脚大亂，紛紛後避。

乘雲心頭大喜，一邊繼續發嘯，一邊在四周撒了一圈硫磺及雄黃。

就在他將要把圈子合攏之時，竹哨聲也忽然响亮起來，在嘯聲中脫穎而出，那些毒蛇便如潮水般，自缺口處湧入！

乘雲大吃一驚，也把嘯聲激高，重新把竹哨聲蓋住。可是吹竹哨之人的內功也十分渾厚，忽高忽隱，不時找到空隙脫困拔起！

乘雲心頭更是忐忑，表面上兩人的內功互有長短，但他因要防範游近的毒蛇，內功消耗比較對方爲大，長此下去難免一敗。

他把利害想通後，心頭更急，暗道：「莫非我乘雲畢生縱橫江湖，未嘗敗績，今日竟要把這身老骨頭丟在這荒島上！」

他稍一分神，嘯聲微弱，竹哨聲乘機而起，幾條毒蛇在硫磺圈外，凌空射入，

乘雲大吃一驚，拂塵急揮，如此，嘯聲越弱，射入硫磺圈內的毒蛇，越來越多！

乘雲略一分神，一條金脚帶巳自拂塵空隙中竄入，一口向乘雲噬去！

乘雲身子後退不及，只覺衣襟一緊，左手五指急落，抓住蛇尾，用力一甩，把蛇拋出！低頭一望，道袍上已多了兩個破洞！

「吾命休矣！」乘雲暗叫一聲，但又不覺有甚麽異狀，不由伸手往懷內一摸，却摸到一根火摺子來，心頭狂喜，暗叫僥倖！剎那間，他腦中靈光又是一閃，摸出火摺子來，迎風幌着，竄過來的毒蛇兒到火光，立即慌亂起來。

乘雲更是大喜，走前把火摺子移向硫磺圈。只聞「蓬」的一聲，周圍巳多了一個火圈，圈內的蛇兒四處奔突，乘雲輕輕易易便把其解決，圈外的蛇兒任由竹哨聲如何催促，只退不進。

乘雲又撒出兩把硫磺，硫磺粉經過火圈時，帶火飛出，落在蛇堆中，立即傳來一陣焦臭！

乘雲見此法有效，立即發出一陣大笑。「翁老魔，你再不把蛇驅退，貧道便要迫牠們下火海了！」他撕下一角道袍，插好拂塵，把道袍燃着，提起麻包，躍出火圈外，不斷撒出硫磺．那些毒蛇被迫堆在一起，乘雲把麻包舉起一散，把火摺子拋下，立即拍拍手大笑退開。

竹哨聲巳不復聞，乘雲便四處找尋起來，島上怪石密佈，找尋起來甚費周章，足足過了近半個時辰，才把全島踏遍，可是却找不到一個人！

他知道島上必有密室地道之類的設備，但要找尋入口，可不容易，唯一的辦法也是個笨法子，便是把石頭移開。

他累了半天，只把較小的岩石移開，有十來塊巨大的却不是人力能够推動得了，乘雲不由有點氣餒，登高一望，只見漁船巳在二十丈外，而附近再無其他的船隻，他心念一轉：「翁老魔若住在島上，不可能沒有船隻，那麽他的食物即使有人送來，他若要離開，又有什麽辦法？」

想了一下，覺得出口在岸邊的可能性較大，當下便走到海邊仔細觀察起來，發覺有幾處山壁有大塊的岩石嵌着，便集中在那幾處研究起來。

其中有一塊岩石下面有幾寸高的縫隙，海水能够通過，而最低之處，入水數尺深，心想翁八靈匿在此處的可能最高，可是却無辦法推得動岩石。

正在不耐間，忽聞上面有道嘯聲响起：「乘雲老牛鼻子，你不是誇下海口要與老夫決一雌雄麽？恁地不戰而退？」

乘雲長嘯一聲，拔空而起，幾個起落，巳立在山上，只見山上立着一個中年漢子，手上執着一根不知名的棒子，棒子長約八尺，頭端嵌着一顆碗口般大的骷髏頭，全根棒子爲精鋼所製，在日光下閃閃生輝。

乘雲怒哼一聲，問道：「你是誰？」

「家師是翁神仙！」

「翁神仙？哈哈，他那種惡魔也做得神仙，貧道豈不是玉皇大帝的老子？」乘雲厲聲道：「快叫你師父出來！」

「家府謂三十年前你們雖然不分勝負，但三十年後家師武功大進，他老人家認爲道長巳非其對手，所以派晚輩應戰，假如你能贏得了晚輩手中這根骷髏棒，家師自會出來接戰。」

乘雲冷笑道：「這是車輪戰法，還是要在暗中窺看貧道的武功？翁八靈，貧道一發現你的『碧沙香霧』的獨門毒藥，便立即乘舟搦戰，想不到你做了縮頭烏龜，眞教貧道失望。」

「道長不必廢話，你若贏不了晚輩，他老人家是不會出來的！」

乘雲大怒：「打了小，不怕大的不出來，今日是你要自找苦吃，可別怪貧道以大欺小。」

「怎會，家師也非無名之輩，晚輩再不肖，也不會有這種想法。」

「報上名來。」

「晚輩冼天星！」

「貧道不願落人話柄，先讓你三招，你好自爲之！」

冼天星臉上閃出一絲喜色，却一本正經地道：「道長愛惜羽毛，不肯自弱名頭，晚輩承讓了，請道長小心，晚輩第一招來了！」

乘雲冷哼一聲。「不必裝模作樣，你師父那一套，貧道何不請……」

一語未畢，冼天星的骷髏棒如毒蛇出洞般，向乘雲胸膛撞去。

乘雲輕哼一聲。「眞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翁老魔那一套他倒學足了。」心念未了，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巳橫閃三尺。脚跟未定，冼天星第二招巳由直撞化爲橫掃，這一招變換之速，連乘雲也不敢大

意，當下雙脚微頓，拔高而起！

這一招似乎是落在冼天星的意料中，只見他雙肩一聳，幾乎緊貼着乘雲飛起，骷髏棒由下向上撩去。

乘雲凌空由腰向後倒翻，忽見骷髏棒上的骷髏頭噴出一股毒烟，五彩繽紛，瀰漫半空。

這一着更加大出乘雲意外，要想拂袖拍開毒烟，只聽冼天星叫道：「道長不要忘記諾言，晚輩第四招未發，你便要抵擋了？」

「哼，老夫可不是……」語至此，乘雲巳嗅到一絲甜香的氣味，知道中計，連忙把下半句話嚥下去，同時閉氣運功護住心房，避免毒氣攻心。

霎時間，兩人同時落地，冼天星骷髏棒急使三招，泛起一片棒影，如山如嶽，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乘雲只敢使三成內力，用拂塵招架。

冼天星笑道：「前輩功力不但沒有進步，反比三十年前大倒退了，大概這些年來只顧養尊處優，吃點苦繼續苦修吧，須知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也！」

乘雲心頭暗怒，幸而他久歷風浪，知道這時候，萬萬發怒不得，當下分出一半功力迫毒，只以四成功力應戰！

冼天星則毫無顧忌，此長彼消之下，反讓小人得志，佔了上風，冼天星更加得意，笑道：「道長眞的越老越不成了，難怪家師不肯與你決鬥，不是他老人家不敢，而是你不配呀！」

乘雲一味啞鬥，戰了五六十個回合，冼天星雖然佔盡上風，要想傷他分毫却也絕不容易。

眨眼間又過了四五十個回合，乘雲巳把毒氣迫在一處，雖然仍不敢放手施爲，但手上的拂塵威力逐漸顯露。

冼天星暗吃一驚，暗道：「這牛鼻子果然名不虛傳，難怪師父說神功未能功德圓滿，便無把握取勝。」當下收起輕視之心，全力以赴。

乘雲一柄拂塵忽柔忽剛，冼天星攻勢強時，他便防守，冼天星攻勢稍弱，他便窺機反攻。

就在此刻，海上忽然傳來一道嘯聲，接着有人道：「星兒，你陪道長玩了這許多招，料他巳沒興趣，改日再領教吧！」

冼天星應了一聲，抽身欲退，可是乘雲忽然加強攻勢，一柄拂塵如游龍一般，把他緊緊圍住，要想脫身巳經太遲。

冼天星心中暗暗叫苦，却又不敢求救於師父，但翁八靈不愧是當今武林正邪兩方的十大高手之一，目光如炬，隔遠也看出，形勢逐漸對愛徒不利，當下傳音道：「星兒，你平日的聰明那裏去了，這老傢伙身上有毒，不能妄動眞力，你不會發掌硬攻麽？」

冼天星暗罵自己呆子，當下覓到一個良機，單手握棒，左掌自拂塵之下擊出，一股凌厲的掌風立即湧向乘雲。

這眨眼間，乘雲巳把形勢看清楚，冼天星地處崖邊，只要自己向後一退，他便可縱身入海，他長年居在島上，水性必精，落了水，自己要想殺他更是難上加難。

心念如電光石火般在他心頭上掠過，立即抵出左掌，也發出一股掌風。

「蓬」的一聲，兩人同時退了一步，乘雲雙肩聳聳再度欺前，拂塵攻勢更急。

冼天星暗暗吃驚，忖道：「這牛鼻子莫非巳沒事了！」但形勢迫他需要速戰速決，第二掌立卽拍出。

這一次他運上九成眞力，氣勢更加不凡，乘雲忖道：「貧道今日若不能收拾他，這張老臉那還掛得住。」當下也運上六成眞力，拍出一掌！

「蓬」的又一道巨响，這次兩人各自退了三步，三步之後，乘雲巳經立定，冼天星上身晃了幾下，脚下一虛，自山崖上滑落。乘雲脚尖一點，也飛了下去，在冼天星落海之前把他截住！

冼天星猜不出乘雲的眞實情況，不敢再硬拚，而乘雲拚了兩掌之後，不及喘息再度動用眞力，毒氣又逐漸上升，更加不敢再發掌。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乘雲三十年前便名列十大高手之列，冼天星越鬥越是心驚，忍不住叫道：「師父，牛鼻子好生厲害！」

翁八靈怒哼一聲，自船上抓起幾塊木板，縱身落海。他使的法子與乘雲上島一樣，眨眼間，巳橫跨二十丈水面，飛身躍上馬昌的漁船。馬昌等三人，視他如同鬼魅，大驚之餘，只見翁八靈身子一陣游動，巳制住了他們的痳穴，當下發聲道：「老道，咱們來做一筆買賣如何？老夫以三條人命來換取小徒一條人命如何？」

乘雲見毒氣接近心房，正在焦急，當下裝作大怒：「翁老魔，算你毒，這筆買賣做成了，大家同時放人！」

翁八靈見他中了自己的獨門毒烟，仍敢開口，心頭亦甚是震動。「這牛鼻子當眞不能小覷！」當下道：「你先放小徒，他離岸十丈，老夫便返回自己的船隻。」

乘雲道：「貧道相信你以一個宗師的身份，不會因三個後生小子而自墜名頭，不過，你臨走時，不能毀船！」

「這個自然！」翁八靈見徒弟越來越不行，忙道：「快放。」

乘雲果然抽身後退，暗暗運功抵毒，冼天星急不及待地跳入海內，向翁八靈那隻黑色的單桅船遊去。眼看巳超過十丈，乘雲見翁八靈仍無離開之意，只得再度妄提眞氣發音：「老魔，你要食言麽？信不信貧道還可以追上令徒！」

翁八靈乾笑一聲，裝作轉身去解開馬昌等人的穴道。袍袖在桅杆上拂了一下，然後長嘯越空返回自己的船隻。「老道！老夫神功未曾圓滿，今日且讓你幾分，三個月之後，老夫自會去找你，報却今日之仇！」

乘雲道：「只怕到時你仍要使詭計求脫身！」

「嘿嘿，你也太小視老夫了！」

一忽，冼天星巳爬上船，翁八靈下令揚帆起航，遠處傳來他的聲音：「牛鼻子，你好自爲之，咱們後會有期。」

乘雲再一次提氣道：「把船開過來！」語音一落，巳跌坐在地上，此刻毒氣離心房只有三寸，要想把它迫出去，比剛才也不知難上多少倍！

過了兩盞茶功夫，才把毒氣迫降二分，巳累得他額角見汗。

偏偏在此危險萬分之際，石後忽然爬出一條七寸長短的蛇兒來，乘雲目光一掠，臉色登時大變，須知他此刻不用說移動，連換氣也得小心翼翼，分次進行。

那蛇兒如同鐵班一般，毫不起眼，但神情兇悍之至，前身豎起，嘶嘶一叫，只見石後湧出三條同樣的毒蛇。

乘雲暗叫一聲：「吾命休矣！」他若是移動身子閃開毒蛇，體內毒氣放心，便得一命嗚呼，若不移動，讓蛇兒咬着，毒上加毒，更是大羅神仙難救，而馬昌的船離岸尚有十餘丈，所謂遠水救不了近火。

心念未了，那四條毒蛇見他一動不動，再無顧忌，同時嘶的一叫，一齊跳了起來，疾如閃電，張口把乘雲咬住！

乘雲冷汗汨汨而流，一切聽天由命，只覺身上被蛇所咬之處，先是一痲，繼而變得冰冷起來，正在驚詫間，又覺那四條毒蛇越咬越緊，冰冷之處範圍逐漸擴大，四肢也漸痲木。

過了一陣，身上冷意更盛，那四條毒蛇仍然緊咬不放，身體却逐漸變粗，乘雲無暇多想，依然運功不已，俄頃，身子如同結冰，冷得他牙關格格而響，忽然大叫一聲，仰天倒下。此時，馬昌等三人才跳下船，涉水而來。

命不該絕

洗天星上了船之後，忙不迭向師父請罪，翁八靈冷哼一聲，吩咐手下開船。

半晌，洗天星見他臉色稍霽，才敢再開腔：「師父，那牛鼻子難道不怕毒？」

翁八靈道：「除非他有爲師的獨門解藥，或者碰巧遇上『冰魄閃電蛇』……但牛鼻子不懂蛇性，見到蛇便會打，豈會他又……」

「可是他爲何還敢動用眞氣，以他的經歷，自無不知之理。」

翁八靈也有點想不透，洗天星看了千蛇島一眼，道：「師父剛才應該將船擊穿，免得讓他們追上來才對！」

翁八靈哈哈一笑。「這便是你不如爲師之處了，在此處擊穿他的船，他尚有活命之可能……」

洗天星道：「此處罕有船隻經過。」

「嘿嘿，島上有蛇才無人經過，若無蛇說不定便有船隻經過了，就算無船經過，咱們洞內尚有個多月的食糧，這段時間大可以想到離島的辦法。」

洗天星諂媚地道：「弟子資質不如師父極多，若是弟子被困在島上，便想不到什麼辦法可以離開了！」

翁八靈輕哼一聲：「你當然不能了！牛鼻子內力精純，使的又是童子功，內力格外悠長，他可把聲音凝成一綫，送出海面，十里之內的船隻聽說，疑爲神仙，自然會去看個究竟，屆時……」

洗天星豎起姆指，讚道：「師父果然天縱奇才！但，咱們就這樣放手，豈不便宜了他？」

翁八靈縱聲大笑，道：「你放心，你師父不會像你這般膿包，我有個方法，包他死無葬身之地，那才顯得爲師的手段，你們看這雲層，一兩日內，必有雷雨暴風，屆時他們……哈哈！」

× × ×

乘雲醒來時，神智仍有點模模糊糊，喃喃地道：「貧道尚在人間乎？」

岳文高笑道：「道長功力超凡入聖，區區幾條小蛇，又怎奈得了你！」

乘雲抬頭一望，才見地上已躺着四條小蛇，都是漲腹而亡，地上多了一灘灘碧綠色的汁液，甜香中帶着一絲腥臭，雙眉一皺，問道：「這蛇是你們殺死的麽？」

鍾堅道：「晚輩上岸時，牠們都自道長身上跌落，在地上蠕動，不久腹腔噴出一股綠色的汁液來，咱們便把道長搬開一旁！」

「你們不要去觸摸那些汁液，有毒！」乘雲盤膝調息運功，除了稍覺體虛之外，一切無異，不由大感奇怪，忖道：「我體內之毒，怎地解了？」

他那裏知道他所中之毒：「碧沙香霧」是取自一種喚「碧玉怪蟒」的罕見毒蛇身上，而那四條「冰魄閃電蛇」恰好是「碧玉怪蟒」的天然尅星，一嗅到「碧玉怪蟒」毒液的氣息，便非把之吸盡不快，結果乘雲身上之毒雖被吸盡，但牠們也因腹張而亡！

乘雲運行了三個周天，長身而起，道：「上船吧，看看那老魔去了那裏！」

當下四人立即返回漁船，升帆啓碇。

這晚，乘雲考察他們的新練武功，見他們都有進步，頗覺安慰，由於日間消耗眞力頗多，他一早便睡了！

次日海上有風，船行極快，可是却也追不上翁八靈的黑色快艇，甚至連踪影也不見，便一心望早點返回灤河。

下午，風漸大，船兒乘風去勢更快，估計可提前返回大陸。

馬昌親自把舵，叫岳文高準備晚飯，乘雲看看天色一片灰暗，問道：「會不會有暴風雨？」

馬昌道：「這時候雨雖大，風不會太大，不打緊！」

乘雲吃了飯後，便替他掌舵，過了一忽，天上忽然下起雨來，雨勢越來越大，海上波濤洶湧，馬昌匆匆放下飯碗，收帆接替乘雲把舵，豈知剛解下繩子，便聽「喀嗤」一聲，桅杆自中而斷，向後倒下，馬昌收勢不及，連人帶帆被吹入海中。

黑暗中，也不知他漂去何處，乘雲大吃一驚，大叫道：「馬昌，你在那裏？」

海上傳來一道短短的叫聲，乘雲騰空躍起，向發聲處飛去！

一飛四丈，落下時，踩着浮在水面的帆布上，借力再微升三尺，再跨步立在桅杆上！此刻馬昌亦已爬上桅杆。「道長，晚輩在這裏！」

乘雲道：「岳文高，把船駛過來！」只聽遠處傳來鍾堅的聲音：「不行，船艙入水了！」

乘雲忙問：「馬昌，你這船怎麼如此不結實！」

「不，這船剛修理過才下水，絕不會漏水！」

他們那知道，桅杆倒下時，馬昌用力過猛，把甲板弄鬆，加上波浪的冲擊，甲板斷了幾處，海水濺上時，全都流入船艙內去了。

風雨中，船在海中打旋，艙內積水漸



乘雲道長見對方棒頭噴出毒烟，連忙強忍着氣運功。

多，船身慢慢下沉，但打旋之勢已稍止，岳文高大聲叫道：「道長，船快沉了！」

馬昌說道：「道長，快弄斷紮帆的繩子。」

乘雲不理三七二十一，見桅杆上有繩子的，便一一把其弄斷，桅杆沒了帆布，去勢極快，乘雲氣納丹田呼道：「你們在那裏？」

海風送來了鍾堅的叫聲，馬昌道：「他們在後面！」

「抓穩！」乘雲鼓袖拍水，桅杆逆流而上，與大船漸漸接近，雙方不斷呼叫調整方向，逐漸接上了，乘雲便叫他們跳下海，抓住桅杆。

經過一番搏鬥，鍾堅與岳文高才抱住桅杆，而乘雲氣力亦已不繼，便任由桅杆隨波而流，也不知要飄去何方。

雨越來越大，似倒水一般，四人連開口說話也困難，只得緊握桅杆聽天由命。

這一夜，似有十年八年般長久，身子都被海水泡得發痲，飢寒交迫，而氣力亦漸漸使盡，幸而黎明前，風雨已止，四人才可以騎坐在杆上喘息。

不久，天便亮了，只見大海茫茫，不但不見陸地，而且連船影也沒一個！

乘雲問道：「馬昌，這是什麽地方？離岸尚有多遠？」

馬昌苦着臉道：「晚輩也不知道！」

鍾堅道：「再找不到陸地，晚輩不餓死也累死啦！」

乘雲道：「這場風又不是很大，爲何桅杆會被吹斷？」

岳文高道：「晚輩記起了，昨日那老魔臨行時，用袖拂一拂桅杆，莫非這是他做的手脚？」

鍾堅道：「這樣說來，甲板也是事先讓他震壞的了！」

乘雲恨恨地道：「必是如此！憑此老魔的功力，要把木質震壞，而表面上不露一絲痕跡，可也不難！哼，不收拾他，貧道死不瞑目！」

岳文高道：「希望能遇上漁船，否則咱們……」言畢長長一嘆，這一嘆其他人都是心頭沉重，不再言語。

近午，天空經風雨的洗禮後，出奇地晴朗，和煦的陽光照在海面上，視野極清，遠處忽然現出一個黑點，鍾堅喜道：「那是不是船？」便呼叫起來。

乘雲皺眉道：「你毛躁什麽？他們聽不見！」

過了一陣，黑點漸大，已可看出是條大船，四人正在暗暗慶幸，不料船頭一拐，不再前來，駛向另一邊了，四人大是失望。

岳文高道：「看來咱們今日都得葬身魚腹了！」

馬昌道：「我有一個辦法，咱們都跳進海裏推杆而游，只要向定一個方向游去，一定可以游到岸邊！」

乘雲道：「現在咱們連方向也不辨，假如向東游，岸在何處？」

鍾堅道：「這也可以找到船隻……」

乘雲冷哼一聲：「爲了找船隻而游，何不在此等？你知道何處有船麽？」

鍾堅登時閉嘴，岳文高道：「但這樣到底也算盡了最後的力量，假如因此而死，也可無怨……」

乘雲嘆了一口氣，道：「好吧，只怕你們支持不了多久！你們在桅杆周圍游，由貧道推動桅杆！」

於是四人重新下水，游動起來，馬昌游得最快，鍾堅與岳文高只是略懂泗術，只游了一陣便氣力不繼了，四人沒奈何，只得重行爬上桅杆。

就在此刻，岳文高忽然歡呼起來：「又有船來了！」遠處果然又出現了一個黑點。

一忽，黑影漸大，看出是一艘單桅的帆船，船身不大，速度却頗快。

漸漸連船上的人影也已看到，乘雲深深吸了一口氣，氣納丹田發出一道長嘯，嘯聲如同裂帛，轟轟發發，連海水也泛起波紋，馬昌三人被嘯聲震得臉色青白，連忙伸手掩住雙耳，這才稍覺好過。

嘯聲中，船兒仍向這邊駛來，不過，遠處也隱隱傳來一道嘯聲。

乘雲止嘯忖道：「此人是誰，內力好像不比我弱？千萬別遇上翁老魔！此刻氣力不繼，可非他的敵手！」

心念未了，那道嘯聲也止，却傳來一個人聲，可惜距離太遠，聽不到說些什麽。再過兩盞茶工夫，才聽到那個人聲是在發問：「是誰發嘯？」

乘雲揮動雙手，道：「來者何人？」

那人道：「閣下不敢亮號，區區可要掉頭走啦！」

乘雲只得硬着頭皮，道：「貧道乘雲，請……」請字剛出口，便閉住了。他畢生未遇敵手，身份崇高，何時曾求過人，此刻雖在危境，也開不了口！

那知那人哈哈一陣大笑。「牛鼻子，你怎會變成落湯鷄啦？哈哈，幸虧區區早有此料！」

乘雲也認出他的聲音，心頭大喜，嘴上却喝道：「老酸丁，還不快過來！」

馬昌問道：「道長，這人是誰？」

乘雲道：「是貧道的一位好友！」

「牛鼻子，你別生氣，區區正是來救你的！」

乘雲心頭不服，怒道：「你少自誇你那一套閱人之術！」

「嘿嘿，你若不信，可問問小傅！」

「那小子也在船上麽？」

刹那，船上又傳來一個年輕的聲音：「前輩，晚輩在此！」

說話間，船已更近，船上之人面目可辨，果然正是想像中之人，乘雲鼓袖拍水，催杆前進，由於杆上共有四個人，去勢極慢！

船上一個書生打扮的壯年人說道：「牛鼻子，你還逞什麽強，多等一會也不行麽？」

乘雲臉上發熱，只得停手，一忽，船至跟前，乘雲首先躍上去，接着拋下繩索，把馬昌、岳文高和鍾堅吊上去。

「牛鼻子，你幾時有此雅興來乘波逐浪？」那書生含笑而問，一臉幸災樂禍之色！

乘雲輕哼一聲，喟然道：「貧道着了翁老魔的道兒！」

書生吃了一驚，脫口問道：「那老魔眞有這般厲害？他現在何處？」

「此事說來話長……」

書生後面一個壯漢道：「道長先進艙換件衣服，吃點東西再說吧！」

乘雲四人自然不推辭，立即鑽入艙內，只見艙內又走出兩個女子來，老的四十許，少的未屆二十，乘雲暗暗奇怪，放下竹簾，把道袍解下，也不理什麽，隨便拿了一套俗家衣服披上。

艙內放着些饅頭，四人如見珍饈，抓起就吃，一忽，甲板上的兩男兩女也走了進來，原來這四人便是「俗道俗三神」之一的軒轅子、「半劍震中州」的傅雨生及史三娘和施小小母女。

乘雲抹一抹嘴，道：「酸丁，你說你是專程來救貧道的，此話怎說？難道你知道貧道會遇險？」

軒轅子道：「你既不肯把八字告訴區區，又不肯告訴區區眞實年紀，區區又非神仙，怎能知道？」

「那你又胡謅什麽？」

軒轅子嘆息道：「你右耳輪上有一痣，主有水險，可惜看不出險生于何年。」

乘雲不悅地道：「那就別說罷了！」

傅雨生道：「晚輩等本想由陸路入關，軒轅前輩却謂久未乘船，所以咱們便買棹南下，本來已可上岸，軒轅前輩又謂心神不安必然有事發生，所以着舟子在附近打圈，昨夜風雨突起，軒轅前輩更堅信有友落難，所以咱們繼續找尋，果然……」

軒轅子道：「可是區區也不敢肯定是你！」

乘雲感激地望了一眼，道：「你們若再遲來一天，貧道便得葬身魚腹了！」

軒轅子笑道：「不打緊，你臉上沒有死氣，陽壽未盡。區區不來，你最多多吃一點苦而已，我不來，也有別人來救！嗯，你們怎會遇上翁八靈那老魔？」

乘雲便把經過說了一遍，問道：「你們又怎會到關外去，這兩位是誰？」

傅雨生忙爲他介紹了史三娘母女，接着把自己出關的事說了一遍（事詳本故事集「水晶宮」）。

軒轅子道：「翁老魔藏在荒島上苦練武功，必有所圖，這次出去，只怕武林又有一場腥風血雨！」

「貧道正想趁他神功未練成之前，把他除掉！有你們爲助，更不怕他能飛上天去！」

軒轅子皺眉道：「他神功既未練成，必會找個不易爲人所知的地方躲藏，只怕要找他可不容易！」

「貧道聽說翁八靈還有一個師弟，不過此人到底是誰却是個秘密！」

「他這次出來，必會去找他師弟！」

乘雲搖搖頭，道：「這可未必，貧道聽說他兩師兄弟，自小感情便不佳，且在三十多年前打過一場，至此之後，兩人便再無來往！」

軒轅子道：「如此便更難找他了！」

乘雲心頭忽然一動，忖道：「那個自稱『催命使者』的蒙面人是不是翁八靈的手下？假如是的話，那麽翁八靈很可能在岸上另有巢穴！」心念電閃，轉頭問道：「岳文高，你倆眞的不知道爲何被人追殺嗎？」

岳文高與鍾堅道：「晚輩等的確不知道！」

「那麽張習禮又爲何被殺？」

岳文高搖搖頭，乘雲道：「他也學武？師出何門？」

「晚輩從未見過他出手，而且咱們與他只見過兩次面，對於他的事情並太不了解！」

軒轅子說道：「不必傷腦筋，翁老魔既然神功未曾功德圓滿，他必躲在岸邊附近……」

乘雲笑道：「你知道岸邊有多長？咱們又不知道他在何處上岸！」

軒轅子閉嘴不語，乘雲又道：「現在船在何處？」

傅雨生道：「現在渤海灣，咱們打算在長江口附近上岸！」

乘雲道：「叫船家駛去張家莊！」

軒轅子問道：「你認爲老魔在那裏上

岸？」

「不，貧道打算到那裏調查一個與老魔有關的人！」

軒轅子道：「小傅，你要送她們到江南……」

史三娘忙道：「妾身無所謂，上了岸再乘馬也行！小傅，你去吩咐船家駛去張家莊吧！」

馬昌忙道：「若在渤海灣，晚輩可說瞭如指掌，待我去把舵吧！」

過了兩日，已見到陸地，只見碣石山如擘天巨柱般，屹立於岸邊，甚是雄渾。衆人連日只見到水，乍見陸地都是精神一振，站在甲板上觀賞風景。

由於已近岸邊，船隻較多，馬昌便將帆收了一半，減低速度。剛縛好繩子，忽然「咦」地一聲，叫船夫轉舵，繞着一隻小船打轉。

乘雲問道：「什麽事不再前進？」

馬昌指着小船上的一個孝子道：「他是僦帮的兄弟！」

乘雲依頭望去，只見那孝子跪在船頭，對天禱告，船頭擺着香燭金銀紙衣，孝子禱告之後，抓起一把金紙，放在燭上燃燒。金紙冒烟，孝子把手上的金紙向大海一撒，呼道：「請爹爹劉成上來！劉成，劉成，劉成！」

他連呼三遍劉成，傅雨生等人都不知他在做什麽，忽然「嘩啦」一聲，船側丈餘處，冒出一物來！

那物先是直升，繼而橫臥在水上，仔細一瞧，却是一具發脹的屍體！

只聽那孝子輕呼一聲，又跪下禱告一番，然後把船駛過去！衆人甚是詫異，不知爲何會冒上一具屍體來！

孝子用竹竿把屍體撈起，馬昌問道：「劉秋兄弟，你爹爹幾時掉在海內的？」

孝子抬頭問道：「你是誰？」

馬昌抹下臉上的人皮面具，孝子劉秋叫道：「原來是馬三哥，我爹的船已沉了好幾天，只道屍體被冲去下面。我駕舟找了幾天，都找不到，昨夜却夢見他來告訴我，沉在出事處的海底，被石夾住，浮不上來，所以小弟今日只好請海神相助了，果然一呼便靈！」

馬昌安慰了他幾句，便叫船夫開船靠岸。傅雨生忍不住問道：「馬兄，他所說可是眞的？」

馬昌斂容道：「這事還會假的麽？」

岳文高忍不住接腔問道：「這樣叫一叫，屍體便會浮上來？」

「這是海神帮助的結果！」馬昌道：「總之咱們捕魚的兄弟若有親人遇溺，找不到屍體，都會用這種方法『召屍』！不過若屍體被冲往別處，那自然找不到了，因此一定要先知道屍體沉在何處！」

史三娘道：「咱們江南河道縱橫，常有遇溺之人，由於河內或水蕩，常有水草淤泥，屍體常有被纏住而昇不上水面的事發生，也有人採用此法，聽說十分有效！」

（西門丁按：此事非筆者杜撰，家兄有友業敎師，十多年前便在洞庭湖親眼見過，可惜當時格於時勢，漁民不肯告之爲何屍體在經過焚香燒金之後，連呼死者之名三遍，便會浮上水面。）

軒轅子聽後長嘆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區區所知實在有限之至！」

談笑間，船已泊岸，衆人正想下船，，乘雲忽然道：「你們且在船上等我，待貧道與岳文高先上去。」言畢又叫馬昌把人皮面具交給岳文高戴上。

下了船，乘雲道：「你帶貧道到張習禮家內看看！」

撲朔迷離

張家莊岸邊住的是漁民，忽見來了兩個陌生人都有點奇怪，幸而這兩人低頭疾走，很快便走遠了。

時在黃昏，炊烟四起，岳文高忽然喜道：「張兄家內有人，道長請看，烟囪正在冒烟哩！」

乘雲略一沉吟，輕聲道：「你由前門進去，貧道由後門去，不要驚動屋內的人，最好是越牆進去！」

岳文高點點頭，向前門走去，忽然有人道：「張伯伯，有客人來啦！」

岳文高連忙回頭，只見對面一座土屋門外坐着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忙喝道：「別叫，否則打你！」

那小童叫道：「強盜來啦！」轉身奔入屋內。

岳文高急忙吸氣越牆跳進去，剛站直身子，只見廳上走下一個手提拐杖的老翁。老翁見狀顯然吃了一驚：「你……你是幹什麽的……」

岳文高忙道：「請問老伯可是張習禮兄之爹爹？」

老翁不答反問：「你到底是誰？」

「小侄是習禮兄之朋友！」

「請問貴姓大名！」

「小侄岳文高！」

「可是住在許昌的？」

「正是，老伯便是張世伯？」

老翁看了他一眼道：「老夫曾聽犬子提過你，可是岳賢侄並非這副容貌的！」

岳文高一笑抹下人皮面具，老翁道：「原來如此，請賢侄上廳喝茶！咳，你來得正好，老夫也要派人去找你！」

雙方坐下，老翁喚道：「秋菊，快送一壺茶來！」

岳文高道：「世伯何事要詢小侄？」

「月中禮兒曾謂與賢侄相約在許昌城內見面……不知是否如此？」

岳文高點頭道：「確是如此，當時尚有鍾堅兄！」

……老翁急問：「如今鍾堅侄何去？」

岳文高正想答他，忽然心念一動，改口道：「鍾兄因另有要事，已去江南了！世伯尚未說出找尋小侄的事……」

老翁嘆了一口氣，道：「老夫已在風燭之年，如今尚有何事値得我記掛？便是要問賢侄，爲何犬子至今尚未回來？」

岳文高一怔，脫口道：「習禮兄尚未……回家麽？」他本想問張習禮是否尚未死，但話至嘴角，又連忙改口。

老翁訝然道：「犬子既然與你相約去遊玩，你不是與他一道？」

「他在十六日早便離開小侄了！」

「犬子可有說他要去那裏？」

「當時小侄、鍾兄以及張兄在觀海觀過了一夜，次日早上小侄與鍾兄決定到觀

觀內後殿遊玩，張兄說不想去，要在觀外等候咱們，豈知待小侄出來，已不見他了！小侄還以爲他已……回家來，所以才來此找他！」

「他沒有回家……你，你胡說，他一定是被你害死的！」

岳文高吃了一驚，道：「世伯怎會懷疑小侄害死他？」

「若非你害死他的，便是那姓鍾的下手的，否則他爲何不回來！」老翁臉色大變，大聲道：「禮兒最是孝順，他若未死，怎地事隔半個月還不回來？何況碣石山離此才數十里路！」

岳文高沉聲道：「世伯眞的未見過令郎？」

老翁一頓拐杖，怒道：「老夫騙你作甚！」

「這就奇怪了……嗯，小侄在十六日夜曾來府上探過，當時府上不見一人。」

老翁道：「老夫心想犬子不在，便與老伴帶着使女去親戚家住了幾天！」

岳文高忙道：「世伯，小侄和鍾兄雖然與令郎只見過兩次面，但彼此投機，視爲良友，咱們怎會害他！也許，也許他臨時有事，去了別處，過幾天便會回來！」

「胡說，他的脾氣，難道你比老夫還清楚嗎！」老翁忽然乾號起來：「犬子若有不測，你叫老夫如何能活？都是你們不好……」

岳文高頗有點手足無措，忖道：「道長怎地至今還不見，他在攪什麼鬼？」嘴上却安慰他道：「世伯請放心……」

「放屁！難道你肯服伺老夫？就算你辦得到，但我張家自此絕後，你又怎能賠償？哼，老夫知道了，一定是你們同時愛上一個女子，你因妒生恨，所以把他殺死了！你快賠我一個兒子！」

岳文高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忙道：「世伯的確誤會了，那有此事！小侄有幾個問題想請問您，習禮兄的師父是誰？」

「什麼師父？」

「習禮兄曾經學過劍，諒世伯不會不知！」

「他整天在外面跑，老夫怎知道？」

「世伯肯讓他在外面跑？」

「他不去賺錢，叫老夫吃什麼？」

就在此刻，一個二十多歲的俠女提着一壺茶出來，老翁道：「你先喝一杯茶再說吧！」

忽然，內堂閃出乘雲來，老翁怒道：「你便是那姓鍾的麼？」

乘雲道：「是！岳文高咱們走吧！」

岳文高不敢違命，連忙起身告辭道：「小侄告辭了，請世伯放心，料習禮兄再過幾天便回來！」

老翁輕聲罵了幾句，岳文高自顧跟乘雲出去，走了十餘丈，乘雲忽道：「這老頭習過武功！咱們先在附近看看！」

岳文高頗爲驚詫，不敢多問，跟乘雲伏在一棟平房屋頂監視，一會兒天黑，張習禮家那棟古屋仍然毫無動靜。

乘雲輕聲道：「現在咱們再進去看一看！」

岳文高問道：「道長剛才爲何這般久才出來？」

「貧道在內面悄悄看了一下，除了這老頭及使女之外，尚有一個老婦，躺在床上，房內有藥味，也許是病了！」

兩人重新入屋，不見一人，也無燈火，氣氛有點陰森，便躡手躡脚向內堂走去，可是七間寢室，一間灶房全部查過，剛才那三個人全部不見！就好像已在空氣中消失。

乘雲道：「後頭尚有一間放雜物的柴房，你去看看，貧道在此查一查！」他推開剛才老婦所睡的房門，走了進去。

三個活生生的人，突然不見，除非是房內另有地道或密室，因此乘雲便用手掌在地上敲打起來。

剛拍了幾下，忽然聽見後面傳來岳文高的驚呼聲，乘雲如豹子般縱起，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已飛出寢室，奔至後室，喝道：「岳文高，你叫什麼？」

「道長快來看！」

乘雲奔入那間放雜物的房子，只見裏面整整齊齊地放着一張几子，與其他凌亂的物品大異奇趣。几子上放着一對燭台，一個香爐，香爐之後是三個靈牌！

岳文高顫聲道：「原來習禮兄一家眞的死了！」

乘雲走前一步，只見燭台上的白蠟尚未熄滅，第一塊靈牌，上面刻着張公家陞之位六個字，第二塊却是張門楊氏之位，第三牌赫然是張習禮的靈位。

乘雲喃喃地道：「他們眞的死了？那麼剛才那個老頭……」

岳文高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道：「莫非他是鬼？」

乘雲輕罵道：「眞是活見鬼！那老頭爲何要冒認是張習禮的父親？嘿，這件事越來越奇怪了，那人若是張家之親友，便不可能會隱瞞眞相，向你求賠償兒子……」話未說畢，忽然張口把燭光吹熄，道：「有人來！」

兩人竄至門後，自縫隙中窺出去，一忽，只見來了六個男女，乘雲噓了一口氣，把門拉開。「貧道在此，你們爲何來了？」原來來的正是軒轅子及傅雨生等人。

「區區見你倆久未回船，生恐是遇上翁老魔，所以帶人過來看看。」軒轅子道：「如何？找到人沒有？」

乘雲搖搖頭，把剛才所見扼要地述了一遍。軒轅子忍不住道：「這件事，果然透着奇怪，唔，會不會與翁老魔有關？」

乘雲道：「先不要討論這個問題，咱們分開來搜查，看看有沒有地窖密室？」

衆人齊覺有理，便分了開來，仔細檢查起來。過了一陣，只聽施小小叫道：「傅大哥，你過來看看！」

傅雨生就在她隣房檢查，聞聲連忙走過去，只見施小小提着火摺子，立在一具大衣櫥前。櫥門洞開，施小小道：「裏面有暗門。」

傅雨生走前一看，果見衣櫥底板可以拉開，底板之後的牆壁，有一道口字形的縫隙，一望便知可以推動，他不知道後面是什麼地方，更怕有埋伏，便轉頭道：「你退後一點。」

「你要小心！」施小小深情款款地道，同時退後一步。

傅雨生氣貫雙臂，猛力向外一吐，牆壁「蓬」地一聲打開，一股冷風貫了進來

，傅雨生微吃一驚，連忙閃了開去。

過了一下，除了呼呼的風聲之外，並無其他異狀。傅雨生道：「小小，去請軒轅前輩過來。」

施小小把火摺子交給傅雨生，出房而去。傅雨生舉着火摺子走進衣櫥觀看，火光下只見裏面的地上都鋪着青石板，稍遠之處，竟有一棵樹，樹後赫然有棟土屋。

傅雨生先是一怔，繼而啞然失笑，便自暗門跳了「進」去。

夜風冰涼，星月稀疏。原來這裏竟是一條小巷，換而言之，張家衣櫥後的暗門，並不是通往密室，而是通往屋外。

不久，軒轅子、乘雲道長等人都來了，岳文高失聲道：「那個假冒習禮兄父親的老頭，一定是由此偷偷離開的。」

鍾堅道：「不是說你跟道長在附近監視麼？」

岳文高道：「咱們是在另一端的屋頂監視的，他這家大屋較高，所以他們從這邊出去，咱們便看不到了。」

鍾堅道：「張習禮家內的情況，那個張夫子一定知道，咱們到他那裏找他。」

岳文高道：「那夫子倔強得很，不一定肯告訴咱們。」

軒轅子道：「區區跟你們去，只要曉以大義，不怕他不說，除非他是冥頑不靈之人。」

乘雲道：「那就一齊去吧！」

施小小忽然道：「我娘呢？怎樣不見了？」

衆人一找，果然不見了史三娘，傅雨生道：「也許她在屋內，咱們去找找！」

軒轅子道：「老道，你留下來，區區跟鍾堅和岳文高去找那夫子，我看這屋子一定有問題，可能還有什麼機關設施也未定。」

乘雲點點頭，帶馬昌鑽了入去，軒轅子與鍾堅、岳文高到了張衛靖家門外，軒轅子傳音道：「悄悄地進去，不要驚動別人！」

三人跳落天井，分開找尋。屋子內一片漆黑，軒轅子伏耳在門板上聽了一陣，傳音道：「裏面有三個呼吸聲，你們來拍門，老夫到外面守着。」言畢躍了出去。

岳文高拍了好一陣門，才聽一個女人問道：「誰呀？三更半夜的。」

「咱們要找張夫子！」

「你們到底是誰？」

「張習禮派來的，再不開門，便要撞門進去了！」鍾堅也上前拍門，門板砰砰亂響。

房內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衣服聲，過了不久，房門打開，正是張衛靖。「區區早知是你們了，上次區區要說的話，已說清楚了，今日再問，也只是那幾句。」

岳文高一邊叫鍾堅去通知軒轅子，一邊請張衛靖到書房。「夫子息怒，咱們的確有要緊的事問你，這件事關係極大，夫子又是讀書人，自然明道理，請您以大局爲重。」

張衛靖悻悻然地道：「區區自然是個明理人，但我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好說的？」

「在下爲你介紹一位高人，請稍候。」一忽，軒轅子便跟着鍾堅進來，岳文高忙爲他們介紹，「這位是張夫子，這位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軒轅子軒轅前輩，武功超凡入聖，天下無敵。」

軒轅子道：「天下無敵乃愚昧之言，須知山外有山，天上有天，不過當今武林能與區區匹配的已沒有多少個了。」

張衛靖淡淡地道：「區區只懂詩云子曰，不懂什麼刀劍拳棒。」

「不管懂得什麼，夫子總也是人，是人便都懂得道理，張習禮與武林中一個大魔頭有關，此魔頭窮兇極惡，擅用毒物，經過三十年的苦練，更加不能輕侮，此次重出江湖，欲雄霸天下，是則生靈塗炭，善良遭殃，夫子讀聖賢書，難道不知其利弊乎？」

「先生欲區區何以自處？」

「請問公與私，何者爲重？」

「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先生要區區不忠不信？」

「古人云：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又云：君子不亮，惡乎執（君子作事不拘小節小信，最討厭固執一事而不肯融通的作法）。」

張衛靖沉吟了一陣，道：「其實區區對張習禮弟的事也不甚了了。」

「盡夫子所知而言之，區區已感激不盡。」

「習禮弟因與區區同好書中物，固時有來往。有時他出去營商，便託區區代爲照料其家人。有次區區詢他爲何尚不成家立室，彼謂不想累及他人，區區問他何解，彼不答。看來他心事重重，君子不探人隱私，區區亦不敢多問，其後他又謂予，若有人找他，千萬不可洩露其家事及地址，予唯唯。」

岳文高插腔問道：「如此說來，夫子必知他曾去開封。」

「不錯，他回來後謂予到開封做買賣，認識了兩個熱血的朋友，但他並無告知予，曾冒區區之名一事，是故那天區區也頗爲愕然。」

「後來是你去通知他，說咱們來找他的乎？」

「不錯，區區吩咐內子去他家通風，他求予不可洩露半個字，否則他一家無存。並謂內子，立即搬家他遁。」

軒轅子問道：「他家尚有親戚在附近否？」

「他父親性格古怪，少與人來往，區區也不甚清楚。但估計親友不多，即使有也在外鄉。」

「張家也該有同宗在本鄉。」

「他家那一系人丁稀薄，也沒有什麼人。」

「習禮之母的外家在何處？」

「好像是劉台莊人氏。」

軒轅子沉吟了一下，道：「自此之後，你便未再見過他們？」

「是的，區區也怕惹禍上門，不敢去找他，他家沒一人，還是聽人說的。」

「可是黃昏時刻，咱們到他家，不但烟囱冒烟，而且尚有一個自稱是習禮父親的老頭，另外有一個使女，一個臥床的老婦。」

張衛靖一怔，詫異地道：「莫非他們回來了？不過區區的確不知。」

「但後來咱們再去找他，家內又無一人，而且在柴房內，找到三塊靈牌，靈牌上刻着張家陞，楊氏及張習禮的名字，這又如何解釋？」

張衛靖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軒轅子見他不像是假裝出來，便又問：「除此之外，夫子對他家尚知道些什麽？張習禮的師父是誰？」

張衛靖道：「區區自小便很少與他家來往……他自稱佩劍只是爲了防身。」

「夫子是否覺得他受到什麽威脅？」

「平日沒這個感覺，現在想來倒有點像。」

「張習禮平常行動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除了比較孤獨之外，他倒沒有什麽不正常的地方，不過最近三年却明顯地變了，除了出外經商之外，都呆在家內，甚至連區區這裏也少來了。」

岳文高想起一事，忽然問道：「張習禮家對面那棟土屋，是否有個八九歲的孩子？」

張衛靖想了一下，道：「那家的孩子最小的也已超過十五歲了。」

軒轅子見問不出什麽來，便道：「咱們來此之事，不要告訴任何人，免得夫子受害，你去睡吧。」

× × ×

三人重返張習禮家，只見乘雲等人都坐在大廳裏，愁眉不展。軒轅子心頭一沉，問道：「找不到人？」

傅雨生點點頭，施小小含淚道：「前輩，你看我娘……」

軒轅子忙道：「你放心，令堂不是短命相，有驚無險，若區區估計不錯的話，他們把令堂抓去，只是爲了威脅咱們少管閒事。」

乘雲道：「此事若與翁老魔有關，便非閒事，你們又查到什麽沒有？」

軒轅子把剛才的事簡單說了一遍，道：「區區認爲張習禮父子必尚未死，不過張家陞夫婦必是被人控制，他們知道張習禮是個孝子，所以以此脅持張習禮，要他爲他們辦事。」

乘雲點點頭，道：「這樣說來，張習禮極可能便是一個催命使者，只不知他是受令於何人。」

岳文高道：「咱們說的『他們』，可能是兩個組織，一個是控制習禮兄的，另一個則是要殺咱們三人。」

軒轅子道：「這倒也有可能。」

傅雨生道：「我本來不想多管閒事，但如今他們捉了伯母，在下可也不能坐視了。」

軒轅子笑道：「當然啦，她是你未來的岳母大人嘛。」

傅雨生及施小小都是滿臉通紅，連聲道：「前輩莫說笑。」

軒轅子知道他們的感情剛在開始的階段，也不便多說，轉口道：「大家休息一下吧，天亮後再調查。」

眾人便席地坐下調息，不一會，遠處便傳來了雞啼聲，軒轅子自地上跳了起來，飛上屋頂，天色朦朧，但莊內已有人聲了。

他估計史三娘被人捉去，今日對方一定會來下書，不過却看不到人。

一忽，乘雲他們也都「醒」來了，軒轅子跳了下來，道：「昨日你們來時有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在對面那裏大聲呼叫，這孩子一定有古怪，咱們便把調查的方面落在他身上，還有，這屋子你們都查遍了嗎？」

乘雲道：「查遍了，沒有密室地窖，但在另一間房間也發覺一道通往外面的暗門，估計史氏必是被人由那裏帶走的。」

「岳文高，你到對面那家土屋問一問吧。」

岳文高應了一聲，立即過去，土屋面積不大，門窗緊閉，他拍了一陣門，裏面有人問道：「找誰？」

「在下有件事問問你們，請開門！」

屋內道：「不開門！」

岳文高返回張習禮家，把馬昌及鍾堅叫去，馬昌站在屋後，岳文高與鍾堅把門撞開。

屋內的幾個漢子拿着鋤頭衝了出來：「狗強盜，咱們跟你拚了！」

岳文高與鍾堅抽出兵刃，喝道：「你們不要命了麽？」

那四個漢子雖然不諳武藝，但恃着力大，十分勇猛，鍾堅與岳文高又怕誤傷了他們，一時之間竟然沒法得手，後來軒轅子聽到聲音，趕了過來，如穿花蝴蝶般，在他們中間走了一遍，四柄鋤頭全都在他手中，那四個漢子如遇鬼魅般不能動彈。

「區區只問你們幾句話，快從實招來，否則，哼！」軒轅子的目光在他們臉上掃過，那四個漢子都低下頭。

「昨日黃昏，有個八九歲的孩子坐在你們家門口，後來又跑進你們家，這孩子是誰？」

年長的漢子道：「咱們不知道！」

「區區知道他不是你們家的人，快說！以免惹怒了我！」軒轅子左臂一抬，掌中劈出一股猛烈的罡風，門外的一棵棗樹，「喀嚓」一聲，自中而斷，倒在門口！

那四個漢子臉無人色，以爲遇到神鬼，身子如篩米般亂抖起來。

「你們說不說？」鍾堅道：「就算你們不怕死，難道不怕屋內的女人遭殃？」

那年長的漢子說道：「請……饒命，那孩子是大牛的兒子，他經常來我家中玩耍……」

「大牛是誰？住在那裏？」

「大牛是我堂弟，就住在附近！」

軒轅子道：「快帶咱們去，你放心，咱們絕不會難爲一個孩子。」

那年長的對一個年輕的道：「黃魚，你帶他們去！」

年輕漢子沒奈何地點點頭，帶他們向屋後走去，經過幾棟房舍，便到了。黃魚道：「大牛哥就住在裏面……」

「去拍門！」軒轅子挾着他走前。

黃魚拍開了門，只見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滿臉腮鬍，睜着惺忪的眼睛道：「黃魚，你這麽早來幹什麽？」

「他們要找小帆子！」

軒轅子走了進去，道：「咱們有事要問問你兒子，快叫他出來，咱們不會難爲他！」

黃魚連忙走前，向大牛耳語了一陣，

大牛臉色大變，連忙道：「有事問我就是，不要嚇壞孩子！」

軒轅子放下臉，道：「我知道他不懂事，不會難爲他，既然你肯答那更好，他爲什麽跑到張家陞屋外，而且大呼大叫，莫非有人指使他？」

「前幾天，有人來找咱們，說要找小兒子到黃魚家外看守，只要有人來便大聲呼叫，一日的工錢是五百文，我見這錢好賺，便讓他去了！」

「那人是誰？」

「不知道，咱從未見過，大約是五十多歲的模樣。」

「他可有告訴你們，屋內有人？」

「他沒有說，不過屋內經常有炊烟，當然有人！」

「什麽人？」

「應該是家陞大叔吧了？不過咱們沒進去，他只叫小帆子呼叫便行！」

「如何取工錢？」

「他先放下十天的工錢，說過了十天再來付第二次的！」

「那人長得如何？」

大牛想了想，道：「普普通通的人，皮膚較白，其他，咱們倒說不上！」

「你爲什麽不進去家陞家內看看？」

「他吩咐咱們不要進去的，何況家陞大叔脾氣不好，我以前跟他吵過一場架，本就沒來往！」

「那個人有沒有威脅你？」

「沒有沒有！」

軒轅子實在想不出對方的目的，當下便與黃魚等離開，剛到黃魚家，只見他三個兄長立在門外，身子直發抖。

黃魚吃驚地道：「大哥，發生了什麽事？」

「你們看，剛才你們剛離開，『颼』的一聲，也不知從那裏射來一柄小刀，釘在門板上！」

軒轅子轉頭望去，果見門板上釘着一柄飛刀，還嵌着一張白紙，連忙走前把飛刀拔起，低頭看信。

「史三娘已經在我手中，若要救她生命的，請立即趕去滄州城隍廟，三日之內不到，便莫怪我心狠手辣了！又及，七個人全部得離開，一個不留，下署：催命使者。」

軒轅子怒哼一聲，道：「沒你們的事，不用驚慌！」回頭叫馬昌返回昌黎城，帶着岳文高和鍾堅返回張習禮家。

識破詭計

乘雲見到軒轅子，不悅地道：「酸丁，怎地去了這許久？」

「不必多問，先看看這張信！」軒轅子把催命使者的信遞了上去。

乘雲看了一下，把信遞與傅雨生，施小小伸頭過來，看後立即叫了起來：「娘在他們手中，咱們快去救她！」

傅雨生道：「前輩認爲如何？」

軒轅子道：「他們的目的主要是要咱們離開這裏而已……由此去滄州，快馬來回，六七日便可到達……老道，你認爲如何？」

乘雲道：「救人要緊，咱們立即到滄州走一趟吧！」

眾人立即出張家莊，也顧不得驚俗，展開輕功望昌黎馳去。岳文高、鍾堅和施小小武功難望乘雲三人之項背，只好一人提着一個，一口氣馳了十里才停下來，略爲喘息一下。到了昌黎，還是巳牌，乘雲叫岳文高與鍾堅去看馬，不久，岳文高與鍾堅回來，報說城內無馬。

乘雲道：「城內不是有一家車行麽？怎會無馬？」

「他們說剛才已被人用高價全部買下了！」

軒轅子怒道：「你不會出更高的價錢麽？」

岳文高苦笑一聲，道：「問題是那些馬剛才已運走了！」

傅雨生道：「追上去，跟那人說說情，也許他肯轉讓給咱們！」

眾人都認爲有理，於是問明那些馬匹是由南城門出去的，便追了下去。

馳了四五里，放眼望去，那裏有馬匹的踪影？軒轅子皺眉道：「會否那人看錯方向？」

忽然施小小驚呼一聲：「你們看，這裏有血！」

眾人順她的手望去，便見到路旁草叢中，倒了一匹馬，那馬渾身是血，早已死去。軒轅子飛了過去，便見不遠之處也倒了一堆馬匹，估計外面那一匹是臨死前奔了出去的，可惜到了路旁便已血盡氣絕！

這剎那，軒轅子心頭一震，脫口道：「一定是那些人幹的，他們不想咱們在預定的日期內趕去滄州！」

傅雨生道：「憑咱們幾個的功夫，單靠一對腿三日內也可以到達！」

乘雲道：「不錯，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要消耗咱們的體力，說不定滄州那裏有一場大戰！」

傅雨生恨恨地道：「我就不信附近的馬匹都被他們買去！」

乘雲道：「不要緊，咱們由水路南下，在趙家口上岸，再轉陸路到滄州，諒還趕得及！」

軒轅子道：「妙極，翁老魔可不是省油燈，咱們可不能未戰先消耗內力！」

乘雲道：「那麽立即回城求海鯊帮協助！」

眾人重返昌黎城，到海鯊帮求助，馬昌雖然抄小路回來，又先走一步，但亦是此刻才到，他聽了軒轅子的話後，立即道：「大哥，小弟再走一趟吧！」

何安道：「你小心一點，用快艇送他們去！」

乘雲拱手道：「帮主仗義，貧道等十分感激！」

何安笑道：「剛才馬三弟已把道長投武之事告訴老朽，敝帮上下都十分感激道長的隆情呢！」

當下一面去採辦食物食水，一面又去找人備船，到了午後才到牛官營上船。

這艘船比上次那艘小得多，便却更輕巧，船速也較快，眾人都估計可於三日後到達滄州，略爲放心。

坐船果然比較舒服，速度雖然比乘馬略慢，但次日黃昏也已泊在趙家堡了，由此到滄州尚有百多里路，眾人買了兩輛馬

車，連夜趕路，馬昌則留在船上等候。

天還未亮，衆人已來至滄州城外，乘雲道：「咱們在這裏休息一下，天亮才進城！」

衆人自無異議，便在城外找了一塊地方停了下來，不久天亮，岳文高與鍾堅駕着馬車入城。

滄州城的城隍廟很易找，馬車很快便停在廟外，軒轅子叫鍾堅與岳文高留在車上，與乘雲、傅雨生及施小小入廟。

由於天剛亮，廟內尚未有香客，廟祝正在掃地，見到軒轅子有點奇怪，乘雲稽首問道：「請問道兄，不知有沒有人送一個女施主來此！」

廟祝不悅地道：「道兄此話是什麽意思？」

「道兄誤會了，有一個人把一位女施主抓去，臨行時說會把她交來貴廟，所以貧道等特地來此找她！」

廟祝搖搖頭：「沒這種事，道兄九成是受人愚弄了！」

「事關人命，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道兄若是不反對的，貧道等想在此等他！」

廟祝聳聳肩，繼續掃地。「道兄請隨便，也許等下會來。」

傅雨生便與施小小出去，上了馬車，吩咐鍾堅與岳文高把馬車駛到附近去，靜候催命使者。可是等到中午，仍不見對方派人送史三娘來，施小小心懸母親安危，急得坐立不安。

傅雨生爲使佳人安心，便帶她下車到附近的酒樓進膳。兩人點了幾樣小菜，剛吃了一半，忽然掌櫃大聲呼道：「那一位女客官是姓施的？」

傅雨生與施小小互望了一眼，不敢貿貿然應他，那掌櫃連呼兩遍，又道：「有人要送一封信給施姑娘，施姑娘的母親是姓史的！」

施小小心頭一跳，傅雨生道：「我陪你去！」兩人走前向掌櫃表明身份，掌櫃交了一封信給她，傅雨生忙問：「送信之人呢？」

「跑啦，是一位小乞丐，本城的耍飯！老朽問他，他說是有人叫他送來的，那人他從未見過！」

「多大年紀？」

「老朽沒問他！」

傅雨生謝了一聲，與施小小返回座位，施小小要把信封撕開，傅雨生忙道：「且慢，翁老魔擅於用毒，不可用手！」言畢取出一柄小刀來，把信封割開，再用竹筷將信挾出來，小心翼翼地弄開。

「閣下等眞信人也，是故史氏至今仍甚安全，諸位大可以放心，昨夜在下忽然醒起一件事來，一時之間，沒法到滄州放人，只得煩諸位移玉，再到邯鄲城，地點仍是城隍廟，限二月初七日到達，逾時則請爲史氏備棺材，知名不具。」

傅雨生怒哼道：「好狡猾的傢伙！」

「傅大哥，那麽咱們快去邯鄲吧，今日已是初三了！」

「不必緊張，還來得及，咱們先吃飽飯，順便買些東西回去給他們……」

施小小忽然驚呼起來：「不要吃，你看！」她用手上的竹筷，撥開傅雨生要挾菜的筷！

傅雨生低頭一看，臉色登時變了，只見那對淡黃色的竹筷，尖端一寸已變成墨綠色了：「信箋上有毒！好險，幸虧我沒用手！」連忙取出火摺子來，用筷夾起信箋，把其焚掉。

施小小立即把小二叫來，要他另取兩隻筷子來，傅雨生又叫了一些饅頭燒餅。

兩人吃飽之後，帶了饅頭返回城隍廟，把收到毒信的事告訴乘雲與軒轅子，軒轅子眉頭一掀，喃喃地道：「老魔不斷引咱們南下到底是何用意？」

「莫非是……」乘雲道：「翁老魔可能就藏在張家莊附近，他因神功未成，深恐不是咱們的對手，所以把咱們引開。」

軒轅子大聲說道：「不錯，咱們中計了！」

施小小道：「但我娘仍在他們手中，這如何是好？」

乘雲搓搓手，道：「這件事果然甚是棘手，這樣吧，憑咱們的人手，也不用怕他們，不如分成兩批，一批到邯鄲城，另一批重返牛官營吧！」

軒轅子沉吟道：「這方法本來不錯，但咱們的行動又落在其監視中，萬一激怒了對方，下手殺害史氏……」

乘雲冷笑一聲，道：「你不是說她不是短命相麽？」

軒轅子尷尬地一笑。「區區是爲了小傅呀！」

傅雨生道：「先召了馬車再說吧！」

四人重上馬車商量了一陣，結果乃因投鼠忌器，只得依言赴約，馳向邯鄲城。

二月七日，天未亮，他們便藏身在邯鄲城內的城隍廟內，足足等了一日，一個廟祝才交來一封信。「道兄，剛才有個乞丐交來一封信，說是要給施姑娘的！」

這次仍由傅雨生拆信，信中內容與上次大致相同，又限他們在十日到商丘城的城隍廟接人。

軒轅子大怒。「可恨，區區等都是有頭有面的人，却像小孩子般被玩弄於股掌間！」

施小小垂淚道：「晚輩不敢再勞煩兩位前輩，傅大哥陪晚輩去便行了。」

乘雲道：「咱們不去，又去那裏？」

施小小與傅雨生上了車後，鍾堅問道：「如何，又要咱們奔波？」

施小小道：「請鍾兄再辛苦一趟……啊……不，鍾兄離家日久，你還是回家去吧，讓小妹來駕車！」

鍾堅哈哈笑道：「莫說在下以能與諸位爲伴爲榮，而且我還是個出了名的愛管閑事的人，施姑娘不必客氣，到那裏請說一聲！」他見岳文高的馬車已開動，便緩緩跟在後面。

施小小說道：「這次是商丘城的城隍廟！」

「商丘城的城隍廟？」鍾堅驚訝地道，「商丘城幾時有城隍廟？」

傅雨生吃驚地道：「商丘城眞的沒有城隍廟？」

「以前是有，但後來遭祝融光顧，波及附近數十戶人家，自此之後，商丘城便不再建城隍廟，去年夏天，小弟曾去那裏，也沒聽說要重建。」

傅雨生忙探頭出車廂，叫道：「岳兄弟請停停！」

岳文高把車停住，鍾堅則催車停在他旁邊。「岳兄，你知道商丘城重建城隍廟了？」

岳文高「啊」地叫了一聲。「小弟差點忘記了，商丘並無城隍廟呀！」

軒轅子道：「眞有此事？」

「是的，因爲……」鍾堅又把祝融光顧的事說了一遍。

軒轅子道：「咱們繞了幾天路，也該休息一下了，把車馳去客棧，商量好後，明天才出發！」

施小小雖然心頭焦急，却也不敢反對，馬車停在邯鄲城最大的安隆客棧，六人開了三間毗隣的大房，乘雲與軒轅子住在第一間，施小小單獨住在第二間，傅雨生，鍾堅與岳文高則住在最後一間。

六人洗了澡之後，便去傅雨生房內吃飯，乘雲喝了一杯酒，問道：「酸丁，你素來足智多謀，難道不如翁老魔？」

「咳咳，咱們現在是投鼠忌器呀！」

「若不是投鼠忌器，還用問你？」

此話一落，衆人都默然，良久，軒轅子忽然問道：「岳文高，這次你們到昌黎城，與張習禮相處了幾天？」

鍾堅道：「不足二天。」

「這次見面，他跟上次有何不同？」

「好像鬱鬱寡歡，滿懷心事。」

「除此之外，還有什麽特別的表現沒有？」

鍾堅與岳文高互望了一眼，沉吟不語，乘雲怒道：「你兩個小子，在貧道面前，還有什麽話不敢說的？」

鍾堅囁嚅地道：「也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不過……」

乘雲斥道：「何事吞吞吐吐，不說，便給貧道滾回家吧！」

鍾堅忽然問道：「道長，您懂不懂得法術？」

乘雲先是一怔，繼而大怒：「你以爲貧道是什麽人，是妖道麽？」

「道長息怒，」岳文高道。「請問道長一事，你知道世上有法術……之事？」

「騙人哄人的就有，眞正的法術却未曾見之，你們兩個莫非撞了邪？」

軒轅子道：「不要罵他，他們一定見過什麽奇怪的事，兩位先決定一下，假如信得過咱們，不妨說出來研究一下。」

岳文高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其實習禮兄的行動也不太奇怪，他……」

乘雲瞪眼道：「那就是你們兩個奇怪了！」

岳文高與鍾堅實在不捨得離開這三位名滿天下的高人，又怕洩露了觀海觀的事，日後有報應，是以心中猶疑難決，過了半晌，鍾堅道：「張兄只是反對咱們在觀海觀內到處亂走而已。」

軒轅子問道：「觀海觀是什麽地方，又在那裏？」

「觀海觀是座古觀，在昌黎城北的碣石山上……」岳文高道：「正月十五日咱們去遊觀海觀，在那裏過了一夜……」

軒轅子笑道：「區區知道了，你們在那裏一定見到什麽怪事，且先說張習禮，他爲何反對你們到處亂走？」

「他，他反對咱們到後殿，後來咱們便悄悄點了他的睡穴，鍾兄，你說吧？」

鍾堅猶疑了一下，道：「後來咱們便夜探後殿，那後殿放着幾具棺材……第二天咱們再回觀海觀……張兄便不見了。」那一夜的情景，使他這二十多天來，每次想起都毛骨悚然，難以入眠，是故仍然把最重要的隱瞞起來。

傅雨生皺眉道：「這有什麽奇怪之處，張習禮爲何會突然失踪？」

軒轅子瞪了他倆一眼，道：「如今區區要你倆再去觀海觀，你們去不去。」

兩人立即齊聲道：「不去不去！」

「那麽，你們明早便回家去吧。」

岳文高臉色一變，道：「前輩不去商丘救人了麽？」

「區區認爲這觀海觀必有古怪，準備去看看，反正商丘城又沒城隍廟！」

鍾堅看了岳文高一眼，道：「晚輩說就是！那天晚上，咱們到了後殿，便聽見棺材內有沙沙的聲音，於是走前……」

他滿臉驚恐地把經過仔細說了一遍，足足說了半個時辰才說畢，乘雲等人都聽得詫異萬分，又頗難以入信。施小小則顫聲問道：「鍾兄，你……你眞的見到狐狸說話？」

岳文高道：「眞的，當時晚輩就在他身邊，那幾隻狐狸都能說話！」

傅雨生冷笑一聲。「這不外是些騙人的小把戲罷了！」

奇怪的是乘雲與軒轅子聽後竟然一言不發，閉目沉思，施小小忍不住問道：「兩位前輩也相信？」

軒轅子問道：「你們確定那不是在發夢？」

岳文高道：「發夢也不可能兩個人都發同樣的夢，何況……何況事後咱們都發現……」由於施小小在場，他不敢說下去，悄悄走到軒轅子耳邊說下去：「褲襠內都濕了。」

乘雲道：「這事果然奇怪，難怪你們兩個不敢說。」

傅雨生道：「不過晚輩依然難以相信，世間上難道眞的有神鬼妖精？」

乘雲道：「那些野鬼還可說是小把戲，但狐狸能口吐人言，這把戲如何耍，你想得出來麽？」

傅雨生登時閉嘴，施小小急道：「這樣說來，道長也相信世上有妖精鬼怪？」

乘雲皺眉道：「貧道並無這樣說過，只是……只是不能解釋而已。」

軒轅子輕咳一聲。「咱們先不要討論此事眞偽，還是研究張習禮的學止吧。」

傅雨生點頭道：「不錯，此人好像已知後殿藏着什麽怪事般，也許他也見過那些狐狸精！」

軒轅子搖搖頭，道：「假如他見過又相信的，便沒理由帶他們去觀海觀，如果他不相信的話，也不會反對他倆四處走動！」

鍾堅道：「去觀海觀是晚輩與岳兄的主意！」

「你不是說你在信中已寫明約他一齊去觀海觀的麽？他大可以反對，或者另約地點相見，相信你倆也不會反對吧。」

鍾堅答不出來，乘雲道：「到底張習

禮是否便是催命使者？」

軒轅子道：「也許是，不過無論如何這座古觀都值得咱們去探一探！」

「但家母……」

軒轅子道：「你不必担心，令堂一定是在張家莊附近，也許就在觀海觀內。」

施小小問道：「前輩如何知道？」

「他們抓去令堂，目的只爲暫時要引開咱們而已，最後一定要咱們返回張家莊，與咱們決戰，當然，那時候，翁老魔的神功，已然大功告成。」

乘雲點點頭，道：「酸丁的猜測頗有可能，當時他曾經揚言三個月後，貧道不去找他，他也要來找我。」

軒轅子笑道：「三個月可能是個幌子，也許他在一個月內便功德圓滿了。」

乘雲吃驚地道：「如此咱們可得立即趕回去。」

軒轅子道：「不忙，咱們明日依然駕車南下，在車篷上寫上『商丘無城隍廟』幾個字，假如對方眞的有心放人，必然會再來派信，否則到商丘仍會撲一個空！」

鍾堅連聲道：「好辦法，這樣便證明他們事先計劃不周，若眞的要在那裏放人或決鬥，斷無理由不先調查清楚的！」

軒轅子笑道：「想不到你這小子，這次還靈光！」

乘雲說道：「且慢，你還未把話說清楚！」

「馬車過黃河時，咱們便悄悄溜掉，乘船由黃河出海，再轉到趙家堡，乘馬昌的船返回牛官營，當然，馬車過了黃河依然得去商丘……」

鍾堅急道：「晚輩也要去觀海觀。」

「那麽明早你們便去僱兩個車夫來駕車，你們可以在車內休息了。」

乘雲忽然道：「酸丁，貧道醒起，翁老魔的師弟可能匿在觀海觀內。」

軒轅子皺眉道：「你不是說他們師兄弟不合麽？」

「是呀，但也許如今已有了轉變也未定！」

× × ×

次日早上，兩輛雙套大馬車駛出邯鄲城，一直向南馳去，駕車的是兩個中年漢子，而車篷上果然寫上「商丘無城隍廟」的白字，十分刺目，惹得路人轉頭而視。

由邯鄲到商丘路途並不近，是以馬車沿途除了換馬之外，幾乎没停，晚上則由鍾堅與岳文高駕車！

他們算準時間，馬車剛好在暮色蒼茫中到達黃河渡口，等了很久才等到兩艘大船，把馬車送到對岸。

過了岸，天色已黑，馬車停在路旁，乘雲等人躍下馬車，又搬上幾塊大石，最後吩咐車夫繼續駕車去商丘。

「到了商丘，你們把馬車停在城中心，若有人送信來，便鑽入車廂內看信，信上叫你們下一站去那裏，你們便依日期去，記住咱們會跟在你們車後，可不要想偸偸溜掉，否則……」軒轅子說至此，便走到一塊大石旁，輕輕一掌按下，道：「你們過來摸摸這塊大石！」

一個車夫依言走前，伸手在石上一摸，那塊大石倏地散開，變成一堆石粉，車夫大吃一驚，一張嘴闔不攏來。

軒轅子用了「硬」的，又施「軟」功，取出兩錠黃金來。「這兩錠黃金每錠是五兩，你們一人一塊，到了月底你們的任務便完成了，對方再寫什麽信來，都不用理他，把車賣掉，回家去吧，我所說的話，你們一個字都不能記漏，也不能做錯，除非你們自信腦袋比石頭還硬。」

那兩個車夫唯唯喏喏，接過黃金，乘雲道：「現在你們駕車去吧，不要回頭，過了一陣，咱們便會追上去。」

車夫問道：「大爺，您們這樣做，到底有何用意？」

「不必多問，除非你們不想要命，這五兩黃金，你道是這般容易的麽？」

車夫不敢再多言，忙不迭駕車去了。

當他們重回趙家堡時，已是二月十二日晨，馬昌等得不耐煩，正想駕船起航同去，見到他們自海上來，十分詫異，連忙問之，軒轅子不肯告之眞相，用話搪塞過去。船到了牛官營時，軒轅子叫馬昌上岸買些衣服，又開了一張藥方給他，叫他辦妥。

馬昌去後，乘雲問道：「酸丁，你叫他買藥作甚？」

軒轅子笑道：「區區已多年未用過易容藥了，這次爲了對付翁老魔，只得重操舊業。」

過了幾個時辰，馬昌才把東西辦妥，那是一些衣服、鞋襪，還有一大包藥物。軒轅子便在船上煉起藥來，直煉到半夜才把易容藥煉好。

「牛鼻子，這次要委屈你一下了。」

「什麽事？」

「要你扮成鍾堅，而區區則扮成岳文高。」

乘雲笑道：「妙極，這樣他們戒備便不嚴了。」

當下由軒轅子動手，他先爲乘雲易容，再爲自己易容，鍾堅與岳文高看得驚嘆不已，笑道：「前輩妙技，當眞巧奪天工，只怕晚輩家人也分辨不出來了。」

軒轅子又替他們四個易過容，却是漁民裝束，施小小則是女扮男裝。

六人又商量了一陣，然後趁天未亮下船，火速離開牛官營。軒轅子道：「小傅，你們去昌黎城等咱們。」便與乘雲道長拐去張家莊了。爲恐翁老魔會對海鯊帮下殺手，軒轅子又叫馬昌獨自回城。

兩人趁天色未明，快步趕了一陣，不久，張家莊便已在望。

前因後果

乘雲道長與軒轅子入了張家莊，立即直奔張習禮家。他們自然不敲門，越牆而入。屋內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乘雲傳聲道：「似乎没人。」

軒轅子道：「不一定，你看，几上有一個掌印。」

乘雲走前，果見茶几上滿佈塵埃，當中却有一個掌印清晰地現了出來。兩人互相打了個眼色，向內走去。

軒轅子傳音說：「咱們分開來找，但未推門之前，先默查一下，看看裏面是否有人。」

乘雲點點頭，先伏耳在房門上聽了一陣，裏面並無呼吸聲，他也不忙着推門查看，走到第二間房門處，正想依法施爲，冷不提防，房門忽然拉開，露出一個蒙面人來，看情況正是當日在半路截殺鍾堅與岳文高的那個「催命使者」。

刹那，兩人都是一怔，催命使者冷笑一聲：「老夫正在四處找你，上次那壺茶，没有毒死你，算你命大，不想你又送上門來。」言畢已抽出長劍來。

乘雲腰上雖有鍾堅的佩刀，但他並没有拔刀，而是裝作一臉的驚恐，後退兩步，捏聲道：「你，你怎會在此？原來張家陞是你假扮的。」眼睛自他身旁望進去，床上的蚊帳放下，不知是否有人。

催命使者聲音更加冷峻。「老夫在此等你來送死。」

「你是不是張習禮兄？咱們可是朋友啊。」

催命使者不置可否，哈哈一笑，長劍如毒蛇出洞般刺出。

乘雲偏身一讓，軒轅子已聽見聲音，趕了過來，催命使者更喜。「兩人都在，更妙！」長劍更緊，泛起一片光芒，分襲兩人。

軒轅子哈哈一笑。「習禮兄，你在攪什麽鬼？」左掌五指倏地一翻，如鬼魅似的夾住劍脊，

催命使者一拉不能動彈，猛吃一驚，連忙蹬起一腿，踢向乘雲的胸膛。

他那知道對手並非昔日的手下敗將，而是他的剋星，只見乘雲也是五指一夾，抓住他的足踝，右指一落，戳在他的痲穴上。

催命使者猛地大叫一聲，軒轅子反應極快，抵出一指，封了他的啞穴，同時轉身一望，只見一間房門一動，隨即靜止。

軒轅子傳音道：「老道還有一個。」

「讓給你吧。」乘雲也傳音道：「貧道得先迫供。」抓起催命使者走進房內。

一入房，他便聽到一個呼吸聲，當下拋下催命使者，冷冷地道：「乖乖的給我滾出來。」

帳內呼吸聲如舊，却不見其有何反應。乘雲抓起催命使者的長劍，運勁一揮，只聞「嗤」的一聲，劍尖離蚊帳半尺，但劍氣已把蚊帳絞落。

帳子一落，他便看見床上躺着一人，臉上帶着羞喜之色，披頭散髮，只着一件肚兜，正是史三娘。

乘雲微微一怔，轉頭問道：「史施主穴道受制？」

史三娘眼珠子轉了一下，乘雲隔空連點數指，史三娘一骨碌跳下床，伸脚在催命使者身上蹬了一脚。「惡賊，你也有今日。」

乘雲忙道：「別殺他，貧道還有話問他。」

史三娘連忙轉過身去，道：「這惡賊可惡之至，怕我逃走，把老娘的外衣剝掉，幸而他還……還守規矩……請道長替晚輩找件衣服。」

乘雲暗暗好笑，抓起催命使者，走到隣房去，不久找到一套衣裙，便拋進史三娘的房間。然後扯下催命使者的蒙面布，目光一落，臉色登時大變。

那是一張清癯的臉龐，看情況已過五旬，此刻滿臉碧綠，七孔正在滲血。，

乘雲知道他是咬碎事先含在口中的毒藥，忙解開他的痲穴，送出一股內力進入催命使者體內，問道：「你是誰？」

催命使者臉上浮起一絲笑意，沙着聲道：「你……你不會知道……的……」言畢頭一歪，經已氣絕。

乘雲懊喪地踩踩脚，不過催命使者還是告訴他一件事：他臉上的氣色，顯示中的是「碧沙香霧」之毒，那麽他必與翁八靈有關！

× × ×

軒轅子立即竄前，一掌震開房門，只見房內空無一人，窗戶却是洞開着。他想也不想，立即自窗子穿了出去。

窗外是一座小小的天井，對面便是那間放雜物的柴房。軒轅子心念一動，飛身掠前，再一掌把房門震開，目光一掃，房內並無一人。

就在此刻，軒轅子忽覺後背有一道冷風襲至，連忙偏身一閃，再轉身過去。只見來人臉上也蒙着一塊黑布，後背揹着一個老婦。

說時遲，那時快，軒轅子身子剛定，那人手腕一翻，一指戳軒轅子的暈穴。

這刹那，軒轅子心頭一動，猛地運氣，把穴道移開一寸。

「噗！」手指一落，軒轅子應聲癱倒，那人忽然輕嘆一聲：「對不起岳兄，以後再向你陪罪吧。」

軒轅子心頭一跳，暗道：「他是誰？怎地認得岳文高？」忽覺後衣一緊，原來被那人提起走進柴房，隨即被輕輕放落地上。

「岳兄，兩個時辰後，你穴道便會自動解開……」那人喃喃地說到此，忽然停住。軒轅子睁開一絲眼縫偸窺，只見那人拿了一塊木炭彎腰在地上書寫，仔細一瞧，却是「速離此處，以後勿來」八個字。

軒轅子身子突地暴長，右臂一伸，食指已戳住其暈穴，隨即疾如閃電般，扶住他背後那個老婦。

那老婦一動不動，顯然是被人制住暈穴，正想把他倆抱去找乘雲，乘雲與史三娘已來了。

「老道這兩人交給你。」一語未畢，軒轅子已經躍上屋頂，只見對面房舍，屋脊後也躺着一個人，當下吸氣飄飛，落足那棟房舍屋頂，只見躺倒的那人，是個古稀老頭。

軒轅子毫不猶疑，抱起他，重新返回張習禮屋內。

乘雲道：「這是個後生小子。」

軒轅子道：「若區區没有猜錯，他必是張習禮，這兩個老的，便是他父母，不信便解開他暈穴問問。」

「不可，貧道怕他口中含有毒藥。」

軒轅子眉頭一軒，道：「那麽先移到房內再問吧。」

於是一人提起一個，走入催命使者伏屍的那個寢室，軒轅子目光一及，皺眉道：「死啦？」

「他咬碎事先含在口中的毒藥。」

史三娘把油燈點亮，乘雲撬開那青年的牙關，伸指進去一攪，找不到毒藥，軒

轅子道：「先捏住他的牙關，然後解開他的穴道。」

乘雲依法施爲，那青年醒來，先是一怔，繼而閉起雙眼，軒轅子道：「你是不是張習禮？」

青年用力地點點頭，乘雲道：「你口中是否有毒藥？」

青年又點點頭。軒轅子說道：「咱們受鍾堅與岳文高之託來找你，對你毫無惡意，你父母都在此，你不可服毒，聽見沒有？」

青年又點點頭，乘雲道：「是先把毒藥吐出來。」言畢鬆了他的牙關。

張習禮吸了一口氣，道：「兩位到底是誰？」

軒轅子道：「假若不把毒藥吐出來，咱們便要殺死你父母了。」

張習禮臉色大變，急道：「且慢。」伸手入嘴，挖出一杪牙齒來，「毒藥便在裏面。」他生恐對方加害父母，隨手把假牙拋開。

軒轅子道：「你受命於翁八靈？」

張習禮苦笑一聲。「對不起，請兩位先把名頭見告！」

乘雲道：「貧道等的名頭，你也未必知道，總之咱們是翁八靈的對手，三十年前，他贏不了我，我却傷了他！」

張習禮目光一亮，道：「晚輩確是張習禮……我不是翁八靈的人……不過我知道他現在何處！」

乘雲大喜，急問：「他躲在那裏？」

「昌黎城北碣石山！」

「觀海觀內？」

張習禮一怔，問道：「前輩已經知道了？」

軒轅子問道：「你受命於海觀海內的妖道？裏面是不是有一個老道是翁八靈的師弟？」

張習禮點點頭。「那人便是觀海觀的實際主持，道號白玉，聽說武功十分高強，又懂法術！」

「你跟他是什麽關係？」

張習禮嘆了一口氣，道：「此事說來話長……」

軒轅子道：「老夫有的是時間，你慢慢說來！」

「這件事得追溯至五年前……」張習禮潤一潤喉才道：「那時晚輩剛成長，平日又愛讀書，知道有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之句，於是經常到附近的名勝遊玩，有一天，晚輩忽然遇到一個道士……」

軒轅子問道：「可是在觀海觀內？」

「不是，那是在山海關附近！」張習禮嘆道：「那老道也讀過一些書，咱們年紀雖相差懸殊，但一見投緣，他自稱雲遊四海，於是咱們一老一少便結伴漫遊山海關。

「去山海關，咱們單靠一對腿走路，那道士健步如飛，晚輩雖正在少年，但竟然追不及他，他詫異地問晚輩是否未曾學過武，晚輩答是，他道無一技傍身，怎可去遊歷，晚輩道惜無名師，那知老道便拿出一本薄薄的册子給我，說那是一套劍法，叫晚輩好好學習，兩年後在山海關見面，再交給他！

「晚輩驚喜之餘，問他道號，道人說兩年後假如我劍法有成，屆時才告訴我，事後他又教晚輩一些吐納的功夫。自此之後，晚輩有空便偷偷在家內練習。

「三年前，晚輩想起山海關之約，便辭別父母出門，但心中一直很心儀開封的文物，又見時間充裕，所以便買了一匹快馬，先到開封……」

軒轅子道：「便是在那時候認識鍾堅與岳文高的？」

張習禮又點點頭。「晚輩記掛着與道人之約，所以鍾兄與岳兄去洛陽遊玩，晚輩便推辭了，直奔山海關。晚輩平素甚少與人來往，自從習武以後，性格比較開放，遇見鍾兄與岳兄，極是投緣，很想再與之來往，不料到了山海關，那道人却告訴晚輩，他是觀海觀內的道人，道號修木。

「觀海觀離晚輩家鄉不遠，晚輩大喜，正想行拜師之禮，他却道要入他門，須替他辦幾年事，若有成就才准晚輩列入門牆，晚輩一口答應，他要晚輩每年替他們賺一百兩銀子，而做生意的本錢則由他付。晚輩聽後，大失所望，便謂家內有年老的父母，不能離家。道人說不妨，他會派人暗中照顧家父母。

「晚輩仍是放心不下，那知他臉色一變，叫晚輩把武功交還與他，晚輩說劍法已印在腦子內，如何能交够回給他？便答應以後絕不使用他教的武功。

「修木冷笑一聲，說他不能相信，除非我把雙手切下！晚輩要侍奉父母，自然不答應。他又以家父母的生命威脅晚輩，晚輩大怒，揮劍刺他，那知只十多個回合便被他制服，後來……」

張習禮說至此便低下頭去，軒轅子問道：「自此你便屈服於他們？而一直替他們效力？」

張習禮痛苦地嘆了一口氣。「晚輩替他工作了三年，問修木何時可以脫離這種生涯，他說若要入他門牆也可以，若想離開，則尚需替他們賺三年錢才行！晚輩當然不想做他的徒弟，但這三年來，晚輩如生活在地獄中，心中之痛苦，實在不足爲外人所道，又恐父母担心，不敢透露半個字，因此當鍾兄來信相約時，晚輩便一口答應了！」

乘雲問道：「你每次跟他們見面都在觀海觀內？」

張習禮道：「晚輩只去了兩趟，其餘都是在昌黎城內！」

「那兩次他爲何肯讓你去？」

「目的是爲了威嚇晚輩！第一次是由修木及修石表演驚人的武功……」張習禮忽然指一指催命使者，道：「他便是修木的師弟修石！」

「另外一次呢？」

「另外一次便是由主持白玉道長表演妖術……」

軒轅子口一動，忽又改口道：「你先再說下去。」

「晚輩與鍾兄相見，本想求他們代晚輩照顧雙親，好讓晚輩心無牽掛跟他們公然決絕！可是，又不知如何開口，同時事到臨頭，又怕會連累了兩位兄長，所以遲遲未決……後來岳兄建議去觀海觀，晚輩雖然不大願意，但一來無藉口推却，二來也想讓他們略知觀內情況一二，屆時相求

也較易開口，所以便答應了！

「到了觀海觀，晚輩先自後牆翻了進去，求見修木，把鍾兄與岳兄來遊，自己無法推却的事說了，他大概怕拒絕反會讓人懷疑，便警告晚輩一番，嚴禁晚輩多言，更不准晚輩讓他們到處亂走，後來鍾兄與岳兄便進去了，晚輩爲防他倆出去，所以徹夜未寐，不料却讓岳兄點了睡穴……」

乘雲問道：「他倆天亮又返回房內，到底是在什麽情況下回去的？」

「晚輩也不知道，晚輩醒來時，只聽他們在夢中驚呼……」

「後來你爲何又會不辭而別？」

「當鍾兄與岳兄入觀之內，修木便出來了，制住了晚輩，又警告了晚輩一番，不准再與鍾岳兩兄來往，否則便殺死他倆！晚輩只得答應他，並求他不要加害他倆。「修木便令我立即下山回家聽令，晚輩無奈，只得立即回家！」

乘雲問道：「後來又如何？」

「後來修木派人通知晚輩，絕不能與鍾兄及岳兄相見，所以晚輩便佈下一個假死之局！」

「修石去追殺鍾堅與岳文高，你知道麽？」

張習禮臉有怒色，道：「他答應晚輩，不追究鍾兄及岳兄誤闖後殿之事，想不到，晚輩對他們言聽計從，他們還不放過他倆！」

軒轅子問道：「鍾堅曾來這裏找過你，屋內却不見一人，你們去了那裏？」

「晚輩不敢讓家父知道，只好說想出去看看表妹，家母一向希望晚輩能與表妹結合，只因晚輩揹上這件事，還那裏有心情？家母聽後，果然立即答應晚輩所求，學家去表妹家居住，前幾天才回來，不料，一進來，家父母便被修石控制，他迫晚輩爲他做飯及聯絡……」

乘雲截口問道：「他留在此處，有何作用？」

「一是誘殺鍾兄及岳兄，二是萬一你們回來，可以在此交易，而不想把諸位引上碣石山！」

軒轅子道：「老夫尚有一事不明，你爲何要假冒衞靖之名，欺騙朋友？」

張習禮臉上發熱，道：「晚輩因爲朋友很少，又少與人接觸，見到岳兄及鍾兄意氣風發，不覺有點自慚形穢，所以不敢告以眞名……實在無心要騙他們。」

軒轅子點頭道：「好，老夫也不與你計較。你剛才說白玉道長在你面前表演法術，那到底是什麽法術你倒說來聽聽！」

「他在晚輩身邊念了一串咒語，接着大喝一聲，然後叫晚輩向他走去，晚輩明明看見他，可是不論我如何奔馳，都無法接近他！」

乘雲道：「你武功太低，自然追不上他！」

「不！問題是他並沒有動！」張習禮道：「後來他又大喝一聲，一下子便走到他面前！」

乘雲與軒轅子互望一眼，心中都忖道：「這是什麽妖術？」當下問道：「除此之外，尚有什麽？」

張習禮道：「躺在棺材內的屍體，他唸了一陣咒，屍體便可以坐起來，又打了一陣手勢，屍體又躺下！」

史三娘聽得毛骨悚然，問道：「眞的如此？你沒看錯？」

「他連做三次，晚輩怎會看錯？」

乘雲問道：「山上尚有什麽埋伏？」

「這個晚輩便不知道了！甚至連觀內有多少人也不清楚！不過晚輩估計後殿之內，可能另有秘密！」

「甚麽秘密？」

「密室或地窖之類的設施！」

軒轅子略一沉吟，道：「如今你可以帶你父母離開了，待老夫破了觀海觀之後，你們才回來吧！」

張習禮期期艾艾地道：「前輩眞的要去觀海觀？你能破他那驅屍的法術？」

軒轅子道：「老夫正想見識一下！」

× × ×

軒轅子替史三娘易成男裝，三人立即離開張家莊，直奔昌黎城，入了城找到傅雨生他們，已經是午後。

施小小見母親無恙回來，喜不自勝。

岳文高道：「諸位尚未進食，請先到客棧內吧！」

岳文高已在一家小客棧包下幾間房，當下衆人到軒轅子房內，陪他們吃飯。

傅雨生問道：「兩位前輩既然已知道了翁八靈的落脚處，準備如何？」

乘雲道：「貧道不殺翁老魔，這口氣如何能消，當然是上碣石山找他？」

軒轅子道：「咦，剛才咱們忘記問問張習禮，他是如何知道翁老魔住在觀海觀內！」

「諒那小子不敢騙咱們！」

軒轅子道：「區區想在夜內入觀，老道，你認爲如何？」

乘雲點頭道：「有夜色掩護，比較容易接近，貧道讚成！咱們分開上去吧，一個山前，一個山後，到觀內再碰頭！」

傅雨生笑道：「兩位似乎已忘記了晚輩！」

軒轅子笑道：「你現在怎地像變了個人似的？」

傅雨生也笑道：「莫忘記晚輩一向都是好平不打，何况我也想見識見識翁老魔的手段！」

岳文高道：「晚輩兩個也想去！」

軒轅子考慮了一下，道：「也好，你倆與小傅由前山上去，區區與老道自山後爬上去。史氏母女則請留在客棧內！」

妖孽

碣石山在黑夜中如同一頭不知名的怪獸，顯得無比的猙獰及兇狠，山路雖崎嶇，幸而天上有月。

月下有薄霧，月色朦朧，但這對軒轅子與乘雲來說，光綫已經太過足够了，是以他們毫不費勁便爬上觀海觀的後山。

後山是一片墓地，沒有鬼火，却有幢幢的黑影。軒轅子藝高人胆大，傳音道：「老道，有沒有胆量去跟鬼打交道？」

乘雲也傳音道：「嘿嘿，你豈不知道士專捉妖魔鬼怪的！只怕老道人未到，他們便已落荒而逃！」

「所以咱們要出其不意！」

乘雲道：「好，貧道喊一二三，咱們

便一齊轉身掠過去！一，二，三！」

三字之音尚未落，兩人如豹子般一個倒掀，接着又如瀧鷹般向墳場飛射過去！

兩人都是宇內有數的高手，這次蓄勢施爲，當眞疾如閃電，似離弦之矢般，射至墳場中！

當他們一踏足墳場，那些黑影突然消失，就像全部躲入墳堆內！

軒轅子與乘雲都是心房一沉，但他們又不相信，世間上眞的有鬼，因此互相打了個手勢，分左右走去。

就在此刻，忽然聽到一個難聽之至的聲音：「老古，眞是奇聞，今夜竟然有人來拜訪……」

話音未落，軒轅子已查出聲音的來源，向一座大墳飛去！

人未到，他雙眼便不斷瞪着那裏，可是待到墳後，却什麼也不見！

忽然又傳來一個尖銳的聲音：「蘇兄，他去找你呢！」

話音未落，軒轅子又射了過去，但依然不見人影，他怒喝一聲：「有種的便滾出來，裝神扮鬼能嚇得了老夫麼！」

那姓蘇的桀地一聲笑了出來。「眞是好笑，他以爲咱們是人！唉，地獄內凄凄清清，又黑又冷，我也不知多麼希望能重新做人，可惜還得再等三年才能轉生！」

老古道：「你三年又算得了什麼？小弟還得等七年呢！」

軒轅子暗暗吃驚，因爲聲音就發自自己面前的這堆土墳之前，但那裏明明無人，若不承認這是「鬼」話，又絕無可能！

夜風吹來，帶着了一道夜梟的啼叫聲，氣氛更覺凄清恐怖，饒得軒轅子有一身神功，但此刻亦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只要區區抓到你們，也許不用再等七年！」

老蘇長長一嘆：「可惜你們陽壽未盡，否則咱們倒樂意與你結伴聊解寂寞！」

「若是區區自個尋死呢？」

老古的聲音又在軒轅子面前的土墳响起。「你自個尋死，與咱們無關，閻王怪不得咱們，咱們自然歡迎！」

「這樣說來，人根本不用怕鬼！」

老蘇道：「也不是如此，若是生前結下怨仇，而要來報復的，或是屈死冤死的，他們便不會有這許多顧忌了，凡人遇之，只好投去枉死城報到了！」

軒轅子哈哈一笑。「既然你我無仇，兩位好兄弟何不出來見個面！」

老古道：「不行，你陽氣太盛，咱們不能在你面前現身！」

軒轅子抬頭一望，見乘雲在向他打手勢，於是退後道：「好，區區便信你們一次，我退後，你們現身吧！」

乘雲傳音道：「整座墳場之中，並無一物！」

剎那間，只見那兩座土墳，又現出兩道黑影，黑影無脚，在半空飄飛，可惜看不到他們的臉孔。

「看到了沒有？」一個黑影道：「你現在信不信？」

乘雲與軒轅子都覺得後背一陣寒冷，說不出的恐懼。黑影桀桀大笑，隨即又隱了身。

老古笑道：「兩位陽壽雖然未盡，但沾了鬼氣之後，嘿嘿，以後可得要小心一點！」

軒轅子忍不住問道：「小心什麼？」

「小心會減少陽壽，更須防備那些狐狸精，她們現在可近得身啦！去吧去吧，趁早下山吧！」

軒轅子與乘雲又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兩人對望一眼，目光都帶着驚恐之色，心頭更是怦怦亂跳。

「喂，你們再現身一次，區區才能相信！」

可是這次老古與老蘇却沒有再現身，甚至也不答話！

夜風中吹來，軒轅子與乘雲抬起頭來，只見附近一棵大樹一動，兩人立即飛了過去，一到樹下，便見樹後有七隻狐狸在對月膜拜，情景正與鍾岳兩人所描述的一樣！

帶頭那一隻狐狸轉過頭來，口一張，道：「有人來了！咦，二妹，有人假冒你的未婚夫！」

狐狸老二也轉過身來，紅彤彤的眼睛上下一轉，道：「另外一個也是假的！哈，原來是兩個老頭，大姐，你素來喜歡老的，這兩個送給你吧！」

大姐道：「可惜他倆不懷好意！」

軒轅子再也忍不住，暴喝一聲，雙掌一揚，發出兩股強勁無匹的掌風，直望兩隻狐狸擊去！

那兩隻狐狸吱地一聲尖叫，身子被拋飛過去，其他三隻也夾着尾巴逃了，慌亂中有人大叫道：「三弟四妹，你們覺得如何？」

軒轅子與乘雲立即吸氣飄身，掠了過去，可是這剎那間，那七隻狐狸已不見踪影，就似眞的成了精般，學會了隱身術。

乘雲道：「貧道便不相信，天下間竟有這等事！」

兩人一齊走前，光綫忽然一暗，月亮似已躲入在烏雲之內，周圍黑漆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乘雲道：「酸丁，咱們分開來找，你左我右，兩盞茶後再在此會合！」

軒轅子應了一聲，大步向左走去，他一口氣奔了十餘丈，肩頭忽然碰及了一物，右掌一翻，立即拍出一掌！

「蓬」的一聲，只覺一股氣流湧了過來，震得他五內氣血翻騰，忍不住蹬退了半步。這剎那，他心頭反而定了下來，因爲自己發掌時，對方顯然也拍出一掌，既然如此，證明是人，人對他來說，自無可怕之處，當下喝問道：「你是翁老魔？」

那人咦地一聲：「酸丁是你？」聲音說不出的詫異。

軒轅子一怔，脫口叫道：「老道是你！你怎地也向左邊跑來？」

乘雲不悅地道：「你才跑錯方向，貧道明明向右跑去！」

軒轅子心頭一沉，道：「不用爭，咱們再來一次，現在背貼背，然後各向前面跑去，兩盞茶後再回來！」

乘雲應了一聲，首先奔出，跑了一陣，估計已經去遠，忽然又聽見一個脚步聲，連忙問道：「誰？」

黑暗中傳來軒轅子的聲音道：「老道是我！」

乘雲還未開口，軒轅子已急道：「別慌，這是一座陣！」

「什麼陣？」

「天下間各種各式的陣，都由太極圖衍變出來，仔細一點沒有看不出之理！」

乘雲立即亮起火摺子來，軒轅子立即躍上一塊大石，可是眼前的景色忽然大變，一邊是汪洋大海。一邊是峻嶺崇山，那裏有路可通？他嘆了一口氣，躍回地上，眼前景物又恢復原狀！

乘雲道：「酸丁，你可有辦法？」

「老道，你可曾學過陣式？」

「略有涉獵。」

軒轅子道：「先找出八門的方位來，再慢慢找尋出路！」

×　×　×

傅雨生、岳文高與鍾堅雖然走前山，路程較短，奈何岳鍾兩個武功較弱，速度大受影响，是故直至軒轅子與乘雲被困在林內，他們才到達。

傅雨生凝神聽了一陣，輕聲道：「四周無聲，也許兩位老前輩尚未到達，咱們稍候一下！」

可是過了頓飯工夫，觀內仍一片死寂，傅雨生不由奇怪起來：「憑軒轅子及乘雲兩位前輩之能，絕無理由仍未到達，若說遇到強敵，但此處寂靜，怎地又聽不到打鬥聲？莫非他們陷入……」

想至此，他心頭一動，輕聲道：「你們兩個在此等候　待傅某進去看看！」

「傅大哥，咱們也要去！」

傅雨生正色地道：「兩位不要逞強，裏面龍潭虎穴，在下一人勉強還可自保，却無力保護兩位，何況現在兩位前輩又無消息！」

岳文高道：「但軒轅前輩答應……」

傅雨生忽然低頭輕聲對他們說了幾句話，岳文高與鍾堅才點頭答應在外面等待！傅雨生問明了後殿的方向，便展開輕身功夫，躍上觀殿，向內馳去！

月色朦朧，只見一道淡淡的人影，一掠即隱，當眞是點塵不驚，傅雨生來至後殿之外，四周仍不聞一絲聲息，這出奇的死靜，反引起他的警惕。不過所謂騎虎難下，到此刻，自無後退之理，當下輕輕吸了一口氣，把眞力佈滿全身，再轉頭向四周查看了一下，然後走上台階，伸手在殿門上一按！

殿門輕「伊」一聲彈開，裏面撲出一股陰森的氣息。傅雨生心頭無端端地一沉，再吸了一口氣，才跨步入殿。

他雙眼在黑暗中閃閃發光，殿內的情景，與鍾堅所述一模一樣！

他摸出火摺子，迎風幌亮，火光一起，殿內的景物更加清晰，長案兩房仍各放着四具棺材，傅雨生抬步向白帳走去。

就在此刻，他耳畔忽然聽到一絲尖銳的斯斯聲，那斯斯聲，發自棺內，傅雨生立即偏身向横樑掠去。嘶嘶聲越來越响，八具棺材幾乎都發出這種聲音。

傅雨生毛管直豎，目光一落，棺蓋上都沒有釘子，他輕吸一口氣，鼻端立即嗅到一股惡臭！

剎那，遠處飄來一道尖銳的絲絲聲，這聲音與棺內之聲有點相似，又有點不同，可是却更令人汗毛直豎！

與此同時，棺材忽然震動起來，傅雨生怦怦亂跳，猛地踏前一步，擧起左掌正擬擊下，倏地絲絲聲更响，棺蓋忽地彈起，砰砰幾聲，八個棺蓋全都跌在地上！

傅雨生如受傷的豹子般，向後倒退，後殿撞及另一具棺材，只見棺內的屍體，猛地坐直了起來！

那具屍體衣衫齊整，但肌肉已經腐爛，臭氣薰天，說不出的恐怖！

這剎那，傅雨生只覺手脚冰冷，不知身在何處！目光一掠，其他七具棺材的屍體也都直起身來，硬梆梆地挺着。

傅雨生喝道：「裝神扮鬼，算得什麼手段？」

聲音在大殿內飄動，那八具屍體仍然一動不動，傅雨生後背淌汗，不由自主又退了兩步。

遠處的絲絲聲，忽然一變，屍體便微微地顫動着，傅雨生大喝一聲，凌空拍出一掌，掌風擊在一具屍體的胸膛上，那具屍體登時沉下，後腦撞及棺緣，隨即又彈了起來！

這剎那，傅雨生心房再度一沉，假如這些屍體是人扮的，他那一掌力是開碑裂石，只怕世間沒人敢硬接之，即使有人敢以身試之，此刻也早已氣絕，怎還能動？

「呼」的一聲，那八具屍體，忽然直立而起，站在棺內，作勢欲撲！

傅雨生再也沒法支持，轉身奪路而逃，可是殿門已不知在何時讓人關上了。

「絲絲……絲……」屍體的口鼻忽然噴出一股綠烟，大殿之內，充滿了甜香之味。

火摺子已快燒盡，軒轅子與乘雲終於把八門的方位確定下來，他們所發現之所，正在傷門口上，假如不知就裏，胡奔亂跑，爲幻象所迷，將因神智傷損太過而瘋狂！當下軒轅子暗叫一聲僥倖，道：「現在咱們先轉到休門，再由休門到生門，便可出去了！」

乘雲道：「貧道跟着你就是！」

軒轅子先向左跨出三步，道：「拉着老夫，不要看旁邊的景物。」

乘雲拉着他的衣袖向左跨出二步，再向右走四步，然後向前跨出兩步。軒轅子的步伐有大有小，左右前後的次序不時變化着，乘雲有點頭暈，也記不得那許多！

驀地，月色滿地，虫聲啾啾，軒轅子道：「成了！」乘雲轉頭一望，剛才那些樹木山石已不知去向，而立足之處，距離觀海觀後殿只有數丈！

忽然後殿上現出一行綠幽幽的字來：

請君入甕！

軒轅子冷笑道：「咱們行踪已露！」

乘雲冷哼道：「這只是騙人的把戲而已，一座八卦迷踪陣，誑言是什麼狐仙九轉迷魂陣，看來那些野鬼，也是觀內的妖道弄出來的把戲！」

軒轅子苦笑道：「就算是把戲，也眞够嚇人的！狐狸開口你見過沒有？」

乘雲笑道：「把戲終究是把戲，拆穿了便不值一文！」

「問題是這把戲不好折！」

「酸丁，你恁地如此迂腐，既是把戲，無論拆得開還是拆不開，它都是把戲而已！咱們進去吧！」

話音一落，牆壁上那行綠色的字，忽然隱沒，現出一個三尺見方的白洞來！

軒轅子道：「裏面不知是什麼地方，咱們分開進去，以免全軍覆沒！何況小傅現在也不知怎樣！」

乘雲道：「貧道由這裏進去，你另找路吧！」他知道翁八靈的毒藥厲害，鱉住呼吸，才自洞口躍了進去！

一進去，他才知道洞後有一幅白帳，那腳剛落地，一柄鋼刀挾風劈頭砍過來。

乘雲刀勢來得猛，便氣沉雙腿，曲腰沉身閃避。右手抽出拂塵，正想反擊，倏地腳下一虛，身子向下陷落！

變生肘腋，乘雲來不及應變，全身經已陷下，幸而他不愧是武林有數的高手，拂塵向上一勾，勾住上面的地面，身子和柳葉兒般掛住！

下面一片漆黑，看不到什麼東西，乘雲有點心虛，正想扳臂升回地面，驀地，頭頂上「蓬」的一聲輕響，活板已經合上，把拂塵的馬尾也夾住！

乘雲右手握住拂塵，左手摸出火摺子，把其幌亮，只見下面是一排鋼床，鋼床之上，滿是尺餘長短的尖刺，廣及五六丈，他不由魂飛魄散，須知任他武功雖然高超，但在這種情況下，都不可能斜越五六丈，而不落在鋼床上！

剎那間，他剛才的雄心壯志，都化為烏有，也不知過了多久，頭頂上那塊活板，忽然打開，他猝不及防，來不及運勁，連人帶着拂塵，尖呼一聲，跌了下去！

× × ×

大殿內的綠烟越來越盛，傅雨生閉住呼吸，雖然不怕吸入毒氣，但長此下去，終究難免支持不住，急切間，他一掌拍向殿門！只聽「蓬」的一聲，木板碎裂，但木板之後，尚有一層鐵板！

他心頭一沉，橫掠六尺，再一掌拍破窗口，但窗後的情形與門後一樣，都被人以鐵板隔住！

這時候，他顧不得這許多，再運勁一掌拍在鐵板上！

「砰！」掌風擊在鐵板上，力量囘震，使得他手臂發麻，那鐵板竟不動分毫。

就在此刻，他忽覺體內的眞氣，逐漸變濁，只要他再發兩掌，便鱉不住氣，要張口換氣！

這剎那，他魂飛魄散，實在不敢再妄動眞力，只好盤膝坐下，一邊注着視那些屍體，一邊慢慢平復體內翻騰的氣血！

大殿之內，綠氣大盛，使那八具屍體看來更加詭異恐怖，幸而他們只挺立着，並沒跳下來。

過了一陣，屍體的口鼻已經不再噴烟，便慢慢坐下，傅雨生心頭稍鬆，可是，眨眼間，手中的火摺子已經熄滅，而體內的眞氣亦更加渾濁，心頭怦怦亂跳，心中暗罵：「那兩個老東西，怎地還未來！」

× × ×

乘雲進去之後，軒轅子雙腳一頓，躍上殿頂，雙腳剛落，便聽見下面傳來乘雲的一聲大叫，他忙不迭跳出地面，摸出火摺子來，迎風幌亮，拿進洞內一照，只見地上有一叢馬尾，認得是乘雲之物，却不見有人，他經驗老到，想也不用想便知道乘雲必是陷在裏面，當下輕輕跳了進來，小心翼翼。

驀地他聽到一個嘶嘶的聲音，心頭一動，氣貫雙臂，雙掌發出罡風，望白帳捲去！「嗤」的一聲，白帳跌落，大殿內的情景立即呈現眼前。綠烟瀰漫之中，他彷彿見到一個人影！

這剎那，傅雨生眞氣已濁，正在焦急萬分之際，倏見白帳跌落，另有出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快步衝了過去。

軒轅子驟見傅雨生，心頭大喜，正想喚他，猛見傅雨生向自己打了個手勢，接着飛射出窗子，軒轅子只得跟着他出去。

「什麼事？」

傅雨生猛吸幾口氣，道：「那些綠烟有毒！」

軒轅子心頭一凜，忖道：「幸好老夫剛才鱉住氣！」當下問道：「你可有什麼發現？」

傅雨生定下神來，道：「那裏有八具棺材，棺材內的屍體，竟然會站起來噴毒烟！」

軒轅子皺眉道：「屍體會噴毒烟，那自然不是『鬼』！」

傅雨生道：「不錯！但為什麼屍體會移動？這又如何解釋？」

軒轅子道：「咱們再進去看看！」

傅雨生目光一掠，道：「不要開腔，毒烟自窗口飛出來了！」

軒轅子向上一指，傅雨生會意，兩人立即振衣飛上殿頂！

軒轅子右腳一頓，瓦片碎裂，殿頂立即陷下一個大洞，毒烟自破洞飛出。傅雨生依法施為，也弄穿了幾個洞，然後雙雙落地，可是此刻牆上已再無窗口，那行「請君人甕」的綠字又再呈現！

兩人只得退開，由屋頂躍下。軒轅子見棺內的屍體姿勢各自不同，有的作輕微的顫動，有的則挺立僵硬，他悄悄走至一具棺材邊，猛地一腳蹴出，棺材落地，棺內的屍體立即跳了起來！

這剎那，兩人都吃了一驚，目光一落，暗叫一聲：「原來如此！」只見那屍體離地而立，與地面接觸的，却是一條粗如手臂的蛇尾！原來屍體的後衣內，藏了一條大蛇，難怪能夠移動，剛才屍體雙腳仍在棺內，是以傅雨生看不到，而棺內絲絲之聲，正是蛇叫聲。

當下軒轅子向傅雨生打了個手勢，傅雨生立即竄去對面，那條蟒蛇因沒有竹哨聲指揮，又看不到東西，是以不斷轉動，連帶那具屍體也不斷幌來幌去。

軒轅子向傅雨生打了個手勢，兩人同時發掌，兩股掌風分前後擊在屍體上，「蓬」的一聲過後，屍體碎裂，那條蟒蛇亦斷為兩截！

掌風碰撞聲過後，其他七具棺材內的屍體也全部跳了出來，軒轅子記掛着乘雲的安危，揮手叫傅雨生過去。兩人來至乘雲失陷之處，找尋開啓機關的機括。

就在此時，地板忽然陷下，接着下面便傳來乘雲的驚呼聲，兩人立即走前一看，只見乘雲筆直躍下，眼看即將撞到鋼床，忽見乘雲拂塵一沉，在鋼床上一點，身

子橫掠一丈，再一點，又橫掠一丈，終於落足於平地上，直至此刻，上下三人才舒了一口氣。

乘雲轉身一望，只見前面有一條甬道，黑黝黝的不知通往何處。此刻，大殿內的毒烟經已散盡，軒轅子張口問道：「老道，下面是什麼情景？」

乘雲道：「有一條甬道，却不知道通往何處！」

軒轅子囘身到大殿，托起一具棺材拋下！棺材跌落鋼床上，便被尖刺揷住，軒轅子與傅雨生立即振衣躍下。

兩人落在棺蓋上，又頓足飛落平地，乘雲道：「咱們三人分開走過去！」

軒轅子道：「你與區區都有火摺子，你在前，區區殿後！」

乘雲立即轉身向甬道走去，他走了一丈，傅雨生才跟上去，軒轅子走在最後，又距離傅雨生一丈。

甬道內都鋪上大麻石，約有五丈長，但到盡處，乘雲才知道，原來左首尚有一道小門，走了進去，却是一座土牢，土牢之內有座鐵籠，籠內關着十餘隻銀白色的狐狸。

那些狐狸見到有人走近，目光露出狐疑及驚恐之色，緩緩後退。

軒轅子道：「老道，這些狐狸是不是剛才咱們所見的那幾頭？」

乘雲搖頭苦笑道：「貧道只認得人，認不得畜生！」

話音剛落，只見一個銀狐把口一張，道：「我便是狐大姐月如！」

乘雲、軒轅子和傅雨生心頭都是一跳，那人聲的確是發自張嘴的那隻狐狸！

傅雨生驚叫一聲：「我不相信！」

忽然第二隻狐狸也張口道：「我便是狐二姐月心！你不相信也得相信！」

這剎那，乘雲與軒轅子忽然都叫起來，原來月心的第一句話，的確是發自牠身上，而當牠說第二句話時，由於傅雨生走到牠面前細看，那聲音竟然發自他後背。

傅雨生當然也發覺了，登時轉過身來，叫道：「奇怪！」

乘雲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道：「這必有翁老魔的師弟的傑作，貧道年靑時曾去過西域，聽說那裏有一個異人，練有一種叫做『凝氣迴聲術』的異功！」

傅雨生問道：「這『凝氣迴聲術』有什麼奇異之處？」

「發聲時別人聽不到，一直待聲浪觸及物件，反撞過來，才有聲音！」

傅雨生恍然道：「原來如此！」

軒轅子大聲道：「這種把戲玩盡了沒有？還是乖乖出來吧！」

忽聽一個蒼老的聲音，自內面傳了出來：「貧道的把戲玩之不盡，不過閣下等既然無興趣，貧道只好把它束之高閣！」

言畢，只見甬道內湧出一羣道士來，為首之人，滿頭白髮，看來已有七旬。

軒轅子道：「閣下便是此觀的主持白玉麽？」

「不錯！貧道也是翁八靈的師弟！聽施主的口氣，似乎也非無名之輩！」

「區區軒轅子！」

白玉臉色微微一變，道：「原來乘雲道兄的摯友，失敬之至！」

乘雲冷冷地道：「別再廢話，叫你師兄出來吧！」

白玉道：「家師兄神功尚未圓滿，諸位請稍候！」

乘雲道：「你與令師兄素來不合，為何要維護他？」

白玉道：「這是咱們師兄弟間的事，道兄不必多問！」

軒轅子道：「區區尚有一事不明，請問剛才墳場上的那些鬼影，是如何弄出來的？」

白玉笑道：「他們在鍾堅和岳文高出現時，是由人扮的，剛才則是在下弄的把戲！」

「這把戲如何變？」

「很簡單，拿兩件衣服借着月光投射過去，相信閣下也懂得變！」

軒轅子苦笑一聲：「這的確很易變，不過在那種情況下，却難以冷靜！但你為何要裝神扮鬼嚇人？」

白玉道：「因為貧道在此清修，不想被人騷擾，二來此是貧道自小的興趣，此也正是貧道師兄弟不和的原因之一！」

乘雲道：「這種把戲知之又有何用？白玉，你師兄何時才可出關？」

「大約再過一個時辰，便可出關！」

軒轅子冷笑一聲：「說不定，他已準備溜掉了！」

白玉正容地道：「諸位錯了，家師兄對他新練之神功，極具信心，你們不找他，他也要找你！」

乘雲笑道：「恰好貧道這三十年來，也自覺功力大進，正想找一個對手考驗一下！」

軒轅子道：「這樣區區不是要袖手旁觀？白玉，你也別空閑着吧！」

白玉臉色微變，道：「貧道與世無爭，施主的邀請，恕貧道無法從命了！」

軒轅子冷笑一聲：「裝神扮鬼之事且不說它，你派徒弟修木去殺鍾堅及岳文高，這又怎能說是與世無爭？」

「施主何必咄咄迫人？」

軒轅子道：「念你尚無大惡，只要你自廢武功，區區便放你一條生路！」

白玉怒道：「軒轅子，你太目中無人了！貧道縱然武功不如你，但也不至於如此膿包！」一頓又道：「不過假如貧道答應你十年之內不囘中原，你意下如何？」

軒轅子道：「十年之後，你再囘來攪風攪雨，區區可沒太多的精力奉陪你！」

白玉臉色一沉道：「你不覺得要貧道自廢武功，是強人所為麽？須知武功對學武之人來說，無疑是生命之一部份！」

軒轅子道：「區區見你眉宇間惡氣正盛，又眼帶奸狡，對你的為人清楚得很，你不必故意裝出一副膿包相！來吧！」

白玉勃然大怒，道：「你道貧道會怕你？一齊衝過去！」他手臂由後向前一揚，指揮徒弟徒孫衝前！但當他手臂揮到前面時，袖管內忽然飛出一顆黑黝黝的彈丸來，向乘雲三人立足之處飛去！

軒轅子早有準備，掌底發出一股罡風，把彈丸迫囘過去！

那彈子落地，只聞「蓬」的一聲，爆出一團綠幽幽的烟霧來！

軒轅子等三人知道厲害，立即閉住呼

吸，白玉與徒弟衝了過來，刀劍齊擧！

軒轅子三人自然不怕，奈何蹩住呼吸，不耐久戰，而且長此下去，難免要換氣，屆時就算不被毒死，也得任人魚肉，是以軒轅子立即轉身向乘雲和傅雨生打了個手勢，三人同時向後急退，退回甬道內。

白玉哈哈大笑。「諸位爲何不戰自退，剛才之威風去了那裏？」

傅雨生心中一動，再向軒轅子打了個手勢，三人一直退至鋼床之旁。

他一躍而踏上棺材，再蹬脚躍上後殿！軒轅子與乘雲也知道他顧慮之處，也急忙躍上地面。

傅雨生喘了一口氣，道：「幸好活板未曾關上！請兩位前輩把這活板的機括弄斷，晚輩另有辦法迫他們出來！」言畢飛身出殿！

乘雲與岳文高不知他弄什麽玄虛，只得依言把活板拆了下來。

過了一陣，才見傅雨生帶着岳文高與鍾堅過來，三人手上都抱着一大堆枯枝！

軒轅子心頭一跳，笑道：「還是你聰明，他們在地窖內，咱們用火燒烟薰，不怕他們不出來！」

傅雨生道：「咱們再去搬！」三人重新出殿。原來剛才岳文高與鍾堅要跟着入觀，傅雨生恐怕照顧不了他們，所以哄他倆說等下要用火攻，叫他們先準備一些乾柴枯枝，不料竟然眞的用得着！

三人來回跑了幾遍，後殿已堆了大堆枯枝，軒轅子道：「爲防他們另有出路，老道，你跟小傅守在上面，區區下去放火，你兩個準備枯枝！」

乘雲與傅雨生立即躍上殿頂，軒轅子抓起一把枯枝，躍了下去，再把枯枝拋到甬道上，然後立在棺材上。

鍾堅與岳文高則不斷把枯枝拋下，軒轅子一接到枯枝便將之拋向甬道，不久大殿上之枯枝已用罄，軒轅子叫他倆再去砍，就算沒有枯枝，樹幹也要！

他先把枯枝塞在甬道上，再把濕枝放在後面，然後又叫他們再拋下兩具棺材，最後才開始點火。

枯枝燃着之後，甬道上立即充滿烟霧，軒轅子不斷發掌把烟迫回去，烟霧便由石門之縫隙處鑽了進去。

火勢越來越旺，軒轅子再把濕枝拋過去，烟霧便更濃了，最後再用棺材塞住甬道，於是烟霧全部由石門之內迫進去。

過了一陣，地窖一片燠熱，連棺材也燒着了，發出畢畢啪啪的聲音，濃烟薰得軒轅子睜不開眼來，他被迫飛上後殿，搬動棺材，把出口塞住，然後叫鍾堅與岳文高出去！

過了兩盞茶工夫，乘雲傳音問道：「酸丁，你那些枯枝管不管用？假如他們地窖够大，可迫不出他們！」

軒轅子同音道：「你放心，老魔正在練功，受不得一絲影响，遲早要上來，只怕他們另有出口在山下，離開之後，咱們還不知道！」

話音一落，濃烟如翻騰的黑龍般，不斷由棺隙間撲了上來，軒轅子也退了幾步，一邊暗暗運功戒備。

再過一忽，忽聽傅雨生大叫一聲：「出口在這裏！」

軒轅子立即跳了過去，乘雲居高臨下，只見齋堂處的一口大井，不斷有人爬了出來，劇烈地咳嗽着，知道翁八靈即將上來，立即飛身過去！

傅雨生則仍立在高處監視，軒轅子飛出後殿之後，心頭忽地一動，同身跳了下去，匿在一具棺材之後。

剛藏好身，只聞「蓬」的一聲，蓋住出口的棺材已經彈開，自下飛上一個火人來。

正邪大戰

那火人一上來，便立即撲在地上滾打起來，軒轅子一到，他機警地彈高起來，却是白玉道人：只見他衣衫濕濡，鬢髮焦黑，十分狼狽。

軒轅子笑道：「你來得正好，區區久候了！」

白玉手臂一揚，軒轅子怕他再發毒烟彈，立即發出兩股掌風，身子也隨勢撲了上去！白玉道人無所施其技，只得展開生平本領，與軒轅子大戰起來。

軒轅子果然沒有看錯人，白玉剛才在地窖內說得膿包，那只是驕兵之計，事實上，他幻術雖然出神入化，眞功夫亦是够驚世駭俗，雙方以快鬥快，軒轅子在一時之間內，却沒法佔到便宜！

地窖內的濃烟，由於出口的棺材被拍開，不斷湧了出來，兩人拚力以赴之下，內功消耗極大，逐漸也覺得呼吸困難起來，白玉道人首先抵受不住，趁軒轅子攻勢稍弱之際，立即頓足飛起，由破洞處飛射出去！

他一動，軒轅子也跟着飛起，自另一個破洞，飛上殿頂！

雙脚未曾踏定，迎面已飛來一顆彈丸，軒轅子身子盡力一擰，長袖一捲一彈，反向白玉道人射去！

彈丸剛離袖，只聞「蓬」的一响，火光乍起，濺及衣袖，袖管立即着火！

原來這次白玉道人發射的不是毒烟彈，而是烈火彈！

軒轅子不敢怠慢，立即撕掉袖管，再揉身撲上！白玉則連連倒退。

軒轅子長嘯一聲，身形去勢倏地加速，如離絃之箭般，幾個起落，已迫貼白玉道人！白玉道人雙眉一聳，飛身向地上躍落，軒轅子毫不猶疑也跳了下去。

白玉道人雙脚剛落地，立使一招「天王托塔」，雙掌發出兩股淩厲無儔的掌風，把身在半空的軒轅子罩住！

× × ×

乘雲一撲至井口，身形如穿花蝴蝶般，眨眼間便封住了兩個道人的穴道。

另一個年紀較大的道人則閃了開去，同時抽出一柄長劍來，向乘雲刺去！

乘雲大喝一聲：「米粒之珠，也敢與日月爭輝！」左手五指一揮，便把劍双撥開，右掌急印而出！

不料此人乃白玉道人之長徒修木道人，武功也非泛泛，百忙間，身子一偏一退，竟然閃開乘雲此一雷霆一擊！

乘雲輕咦一聲，欺進一步，第二掌再起，修木知道厲害，不敢正面接其鋒銳，採取遊鬥方式，饒得如此，也幾番遇險，頭上髮髻散落亂髮飄揚，神態極是狼狽！

幸而此刻井下又爬上幾個道人來，見狀都連忙揮劍過來，把乘雲團團圍住！

乘雲喝道：「你們當眞要找死？快叫翁老魔出來！」心想不使出霹靂手段，無以服衆，是以，手上內力加強，震開幾柄長劍，右腿一飛，立把一個道人踢倒，臥在地上狂吐鮮血！

與此同時，傅雨生耳畔忽然聽到「篤」的一個金屬觸地聲，聲音就來自脚下這間房子內，他心頭一動，忖道：「莫非還有一個出口在下面？」

心念未了，立即發出一掌，擊穿屋頂，沙石飛揚中，身子縱躍而下。

人在半空，便覺一道猛烈的罡風壓身，連呼吸也難暢，他大吃一驚，忖道：「果眞是那魔頭？」

電光石火之間，身子極力一擰，也抵出一掌！只聽「蓬」的一聲震耳巨响，震得樑上灰塵撲簌簌飛了下來。

傅雨生身子吃那道罡風一擊，拋高幾尺，五內翻騰，幾乎失去知覺！

就在此刻，黑暗中一條長棒淩空掃了過來，這一驚非同小可，緊接着又一股罡風迫至！

千鈞一髮之間，傅雨生目光一及，靈光一閃，左掌迅速在橫樑上一按，身子縮起如煮熟的蝦子般，凌空倒飛！

又一道巨响响起，牆壁破了一個大洞，目光自外映了進來，傅雨生落地之後，才看出面前之人，是個中年漢子，手上提着一根不知名的長棒，他後背伏着一個滿頭白髮，臉色蒼白，神態嚇人的老頭！



那老頭左手五指扳住中年漢子的肩頭，右手微揚，雙眼神光如電！

這刹那，傅雨生全明白了，此兩人正是翁八靈與洗天星兩師徒，他明知不好對付，可是剛才貿貿然躍下來，受了輕傷，眞氣只能提至八成，後背不由出了一陣冷汗。

這些事說來雖長，實際上只在一瞬之間，眨眼間，洗天星揮動骷髏棒欺前，翁八靈右掌吞吐不定，顯然是配合徒弟的攻勢，謀定而後動。

說時遲，那時快，骷髏棒已至，傅雨生把全身眞力全部提注在左臂上，猛地用力一拂，袖角拍上骷髏棒之後，骷髏棒氣勢稍弱，傅雨生立即翻掌把其震開！

與此同時，翁八靈的右掌又發動了，上身暴長，以泰山壓頂之勢擊下！

傅雨生身子立時蹲下，如皮球一般，望洗天星的下盤滚去！

左手五指如鈎，向洗天星足踝抓去！洗天星背後負人，彎腰困難，下盤正是其弱點，當下忙不迭後退！

他一退，傅雨生也向後滚退，左臂在地上一抵，彈飛起來。

刹那，翁八靈的第三掌再度發出！

傅雨生暗叫一聲苦也，雙脚未定，無法閃避，正想咬牙發掌硬拚，冷不防斜刺裏，湧來一股柔風，把他彈開六尺！

目光一及，只見房內已多了一人，正是乘雲道長！

「翁老魔，久違了！」

翁八靈牙齒咬得格格响。「乘雲雜毛，老夫恨不得生啖你之肉，寢你之皮！」

乘雲笑嘻嘻地道：「勝負乃兵家常事耳，三十年前，你只輸了貧道半招，受了一絲輕傷，又怎值得如此盛怒！」

翁八靈厲聲道：「你知不知道，老夫只差一枝香的時間，神功便可圓滿！」

「知道！否則怎會用烟迫你出來！」

翁八靈氣得發抖。「你用這種卑鄙的手段，害得老夫走火入魔，半身不遂……」

乘雲一怔，繼而哈哈大笑起來：「眞是報應，那天你在貧道船上做了手脚，又指使徒弟施毒，幸虧貧道命不該絕，否則此刻焉能向你索債？假如貧道當日死了，又不知該怪誰？」

翁八靈桀桀笑道：「這只能怪你太過愚昧，與老夫何關？」

乘雲笑道：「今夜你也只能怪自己太笨，躲在密不通風的地窖坐關，那能怪貧道用烟攻？嘻嘻，那些火沒燒着你吧！」

洗天星叫道：「乘雲，你是天下有數的高手，有胆的便待我師父打通腿上的經脈，咱們再另訂日子決鬥！」

乘雲面色一沉，冷哼一聲。「你是什麽東西，敢在貧道臉前大呼小叫的，貧道還未跟你算帳哩！今日你們兩個都得把命留下來！」

翁八靈嘿嘿笑道：「未必！你大氣別先吹！」

乘雲道：「貧道是什麽人，你用不着使激將法，你腿上不便，貧道便以一敵二吧！」

（以下轉入第73頁）

千里送人頭

日本武士道秘聞

麥海雲·文
可　飛·圖

百兩黃金押運一個人頭

七里紅鏢局的總鏢頭就是七里紅，他貪圖百兩黃金，押鏢到酒田縣，所謂鏢，只是一個人頭，沿途被仇家追擊，死裏逃生，還要挑戰活鬼，闖入了金鷄園，跟武林高手挑戰，每頁夢痕都用鮮血寫下來。

六百年前的日本，武士道在各處崛起，「京都」係當時的京城，皇宮就在那一處，武風大盛，腰間掛刀的武士，立了戰功，然後升級，叫做劍客，准許他除了一刀還可以加上兩把短劍，武功出類拔萃的劍客，變成皇帝的宮內侍衞，叫做錦衣衞，此外，民間也有武館，教授拳脚和劍術，稱做「道場」，另有「鏢局」，顯然這一切階層俱是摹仿中國的，元帝忽必烈征東失敗，喪師日本海，想不到當時的官階以及民間尚武的體系，却在日本蓬勃起來，不單是攪道場的人必然是武林高手，威震一方，即使是鏢局，也要一個英雄人物座鎮，否則，走出京都十里，便即寸步難移。

當時最有名氣的是「金弓鏢局」，「武田鏢局」以及「擒魔鏢局」，不過，他們收費特別昂貴，傲氣凌人，並非貴重物品，不感興趣，故此名氣不是响噹噹的鏢局，也有顧客，「七里紅鏢局」就是其中的一個。

它由江湖上刀法最强勁的「萬荒七里」創立，萬荒七里死後，他的兒子「七里紅」繼承，他只有二十八歲，武功雖然好，顧客却疏疏落落。有一天，一個濃鬍子彪形大漢走了進來，自我介紹，說是：「關震天」，手上一柄大刀，無人能敵，他無法抽身到「酒田」去，願意付出一百兩金，拜托他押鏢，所押的品物，是一個鮮血淋漓的人頭，問他肯不肯接這一宗生意。

千里送人頭，它還是鮮血淋漓的，這個鏢有些古怪，照理不應該接，碰巧「千里紅」窮得發焦，看見鏢銀是一百兩金，見財起意，另一方面，他直覺到押運一個人頭，肯定沿途沒有人搶鏢，有驚無險，稍爲考慮，便即點頭，但却加上一個條件，說道：「關先生，我接了你的鏢就不能夠再接別人的委托了，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當然明白，這裏是三十兩金，還有七十兩金，我明天中午付給你，萬一我死了，這個鏢當然作廢，你白白收了三十兩金算數，沒有人追究你，因爲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找上門來。」

這番話聽了頗爲刺耳，七里紅沉住氣說：「人頭呢？」

「那個人頭現時仍然放在沙地虎的頸子上面，明天上午，我跟他決鬥，我要斬了他的頭，才可以把它交到你的手上，這一場決鬥在郊外百墓崗前面空曠地方擧行，希望你到場，作爲我的見證。」

七里紅吃了一驚，說：「我沒有資格做見證。」

「你太過謙虛了，你開了一間鏢局，當年老頭子萬荒七里的名氣响噹噹，你繼承父業，怎會沒有資格做見證，閒話休提，你還是爽快點答覆我吧！」

關震天說完，從革囊取出三十兩黃澄澄的金子，放在方桌上面。

看見了金，七里紅無話可說，點了點頭。

翌日上午九點多，七里紅隻身走到京都郊外六十里的「百墓崗」，白楊衰草，伴着一座座崩坍了碑石的古墓，一片冷清清。

景象雖然衰颯，人却不少，大概有四五十人，全是精壯的赳赳武夫，沒有一個人見過面，他站着不久，決鬥的雙方到場，有一個人闊臉凸額，配上了一雙虎眼，疾行而來，另有四個人尾隨着他，料想他是沙地虎了，另外一個方向，有人緩走近，倒提一柄大刀，看來十分沉重，正是關震天。

七里紅迎上去，打個招呼，關震天說：「馬還沒有牽到，不過，比武的時間已到。我不妨對你說知，這一場比武是八年前藩王爭霸時期約定的，當時各爲其主，殺得難分難解，被亂兵沖散了，各不相讓，索性定個日子再戰，今天我們必須穿了盔甲，騎在戰馬上面，還用當日兩人所握的兵器作戰，務求一切逼眞，我的好朋友竹山雄在酒田縣內開了盛大的酒廠，他跟我打賭千兩黃金，只要他看見沙地虎的頭，便即照付，故此我叫你千里送人頭，明白嗎？」

「明白了，假如獲勝，我一定照做。」七里紅說。

「人頭決不會送錯，除了竹山雄，沒有一個人敢收那個人頭，更加沒有一個人肯收了人頭之後付給黃金千兩。」關震天說時，哈哈大笑，跟着補充一句：「你收了千兩黃金，扣除一百兩保鏢的鏢銀，剩下來的九百兩，帶到百墓崗交給我！」

他太過豪氣了，那股豪氣把七里紅逼到無法開口。

突然，傳來一陣戰馬悲鳴之聲。

七里紅向遠處眺望，塵土飛揚，有兩個人騎了駿馬疾馳而來，另有兩匹馬，背上放置盔甲。

沙地虎那邊的跟班迎上去，收了戰馬再收盔甲。

很快那些盔甲就交到決鬥的雙方武士手上，兩人分別走向一座古墓背後，更換衣裳，再走出來，幾乎變成鐵人。

兩人分別跨在馬背上面，戰馬相同，盔甲也相同，不同的是兵器。

沙地虎左右手各握一柄短斧，斧光閃閃，不過，斧柄仍有三四尺長，關震天握了一把長柄的大刀，柄長十尺，刀身闊五六寸，一片刀光映眼，殺氣騰騰。

七里紅實在沒法分辨雙斧鬥大刀，那種武器佔上風，他也是武士，當然是很樂意欣賞這一場戰鬥，不過，沙地虎那邊的人太多，看熱鬧的人也很多，關震天的一邊，只有他一個，萬一關震天戰死，他就逃不了，因爲他是關震天的「見證」人。如此一想，他就倒抽一口氣。

形勢逼人，他沒法臨陣退縮了，只好聽天由命。

當時「見證」的任務就是檢查對方武士有沒有携帶暗器，所用的武器會不會突然發生變化，在長劍之內暗藏短劍，或者短斧的斧頭那一截能夠脫手飛出來，見證的任務只是這些，另外有人充任公證人。這一場決鬥，一共有四個公證人，其中有一個公證人帶了十多個人同行，保護着他，顯然是身份較爲特殊了，大概誰勝誰負，由他判斷。

他是誰呢？沒有人替七里紅介紹，七里紅當然不會走近他作自我介紹的，因此加倍令到七里紅的心上有一股沉重的壓力，雖然他也是腰間帶劍，眞的拚個你死我活，他絕對不是那一帮豪客的對手。

實情如此，他逼於把賭注放在關震天的身上。

如果關震天贏了，他立刻得到七十兩金子，也許歸途另外獲得一百兩，假如關震天死在沙地虎的大斧之下，他就完了，他檢查沙地虎身上是否夾帶武器的時候，沙地虎向他瞪了一眼，他感到毛骨悚然。

他一向認爲自己是一文不值的，那一場決鬥使他覺得自己起碼值一百兩金子，引以爲榮，故此他很高興充任關震天的「見證」。

許多種想法在他的腦海中湧起，偶然浮上了亡父萬荒七里的影子，他逐漸感到那個戰局的嚴重，好像萬荒七里在天之靈也在場觀戰。

一聲號令，兩個戰士分別從曠野的一邊衝出來，快馬加鞭，有如戰場上面厮殺，把他的思潮沖散。

第一次交鋒，一個中刀，一個中斧，由於兩人都有盔甲，不過身形一幌，便即衝過，沒有人受傷。

關震天剛剛交鋒就吃了一斧，可見沙地虎武藝高强，只是這一斧，令到七里紅對他的信心有些動搖，可是，第五次交鋒的時候，關震天一刀劈在對方的右肩，幾乎把沙地虎劈到跌在馬下，七里紅不由自主的大聲喝采，這一刀又使他恢復信心。

再鬥下去，七里紅對關震天忽又揑一把汗，他發覺雙斧比較大刀有利得多，原因是大刀只是從高處劈下或者橫刀斬割這兩招，在馬背交鋒下，沒法使用倒劏刀，反之，雙斧却變化多端，以逸待勞，守候到對方一刀劈下的時候，連消帶打，故此七里紅認爲關震天遲早落敗。

打了二十個回合之後，關震天能够施展的刀法，只是兜頭劈落的一招，因爲橫刀斬割的一招已經被對方尅制，原來斧頭有一個倒鈎，它能够套住對方的刀柄，另外一斧，向對方衝殺，關震天先後捱了兩斧，不敢把大刀放橫出擊，索性展開最正宗的刀法，從高處劈落。

本來這一招相當凌厲，可惜沙地虎的頭盔很厚，所穿的鐵甲也厚，那一柄大刀沒法直接打擊他的肌肉，只是鋼鐵斬鋼鐵，無論如何，殺不了沙地虎，兩人越是纏着苦鬥，關震天越戰越處於下風。

這時七里紅當然不能够一走了之，他想暗中幫助關震天一臂之力，也辦不到，因爲他距離太遠，此外，兩人俱是穿了鐵盔鋼甲，就算沙地虎站在眼前，任由他劈殺，他仍是無可奈何，故此他感到自己對關震天簡直是一籌莫展，反之，沙地虎的一邊却人多勢衆，連聲催殺，沙地虎偶然向對方劈了一斧，立刻掌聲雷動，七里紅不單是對關震天失去了信心，還感到自己的命運十分渺茫，以爲那個賭注輸定了。

在他覺得就快要攤牌的時刻，突然斧光一閃，沙地虎施展連環五斧撲攻的絕招，這一招「五龍困月」，竟然把關震天打到從馬背滾下來。

關震天所騎的戰馬並非本人騎慣了的，一旦倒下，牠就向斜裏奔馳而去，他逼於站在地上厮殺。

這種劣勢當然是沒法持久的，七里紅很快就想像得到，沙地虎可以運用疾馳飛躍的姿勢，催馬踐踏，同時用雙斧制服對方的大刀，使那柄大刀沒法砍劈馬脚，只是這一招，必操勝劵，故此他看見關震天從馬背墮下就嚇呆了半截，眞料不到，沙地虎並非採用鐵蹄踐踏的攻勢，雖然策馬疾衝，去勢如箭，衝到關震天的臉前，仍用雙斧出擊，因此令到對方有機可乘，施展倒劏刀的絕招，從地面仰攻，一點也不吃虧，更加料不到沙地虎如此笨拙，仍用斧上的倒鈎去勾住大刀的刀柄，關震天使勁一拖，竟然把他從馬背扯下。

那些盔甲雖然是鋼鐵鑄造，仍分兩截，並非頭頸相連，關震天得勢不饒人，趁住對方跌下地來，趕快走過去，只用左手拉高頭盔，隨即把大刀變成短刀，握到最爲貼近刀鋒的一處，一刀斬下，只見沙地虎鮮血直冒，頭和身體分離，整個人頭套在鐵盔之內，其他肢體顫動不已。

關震天很冷靜的從鐵盔取出整個人頭，當衆幌動，說：「這是正式比武，我贏了，證明藩王之戰不是我方戰士打輸，而是軍師的戰略失敗！」

各人一聲不响的散開，不過一刻，看熱鬧的人散盡，沙地虎的家丁也把屍體抬走，曠地上面，只有關震天一個，另外加上一個人頭。

七里紅怯怯的走近，問：「爲甚麼他們肯讓你把人頭帶走，是否在比武之前說妥呢？」

「是的，如果我輸了，我的頭也被他們帶走，可能包括你的頭。」

七里紅心上一震，說：「你叫我把這個頭送到酒田，交給竹山雄，沿途有沒有人搶它呢？」

「問得好，照我看，沙地虎的家丁一定搶它，這是事實，如果沒有人搶頭，我何必給你一百兩金子，拜托你押運呢？不過，你不必担心，我另有妙計令到你可以保全那個人頭的，現時我已經打贏，有資格邀請你到舍下喝杯酒了，你可否賞臉同行？」

「我十分高興。」七里紅由衷的說。

就在這時，有一個體型豐滿，貌比春花的少女疾走過來，說：「爹，我在最高的一株白楊樹觀戰，你故意墮馬，使用倒劏刀殺他，這招仍有當年你在戰場連殺七員虎將的豪氣，女兒眞的要讚你一句。」

跟着，她向七里紅瞟了一眼，說：「這位壯士是那一條綫上的朋友？」

關震天笑了笑，說：「他不是戰友，他是千里送人頭的鏢師！」

佳人求見秘傳暗器絕招

關震天很有威儀，他的「震天府」也是很壯觀的，門前有兩隻石獅子，進入大門，先要經過闊大的天階，然後再進入第二重門戶，才是客廳，陳設古雅，很有氣派，看來他大概是歸隱的大將，那是別人的私事，七里紅不敢多問，此外，還因那個少女太過艷麗，深深的吸引了他，在他的想像中，只是人頭和美色，此外，一片空白。

關震天帶他穿過豪華客廳和小花廳，直入花園的八角亭，然後停步，那個人頭早已放在黑色的布囊之內，由她携帶，返家後，她就閃身而退，七里紅跟關震天在八角亭喝酒的時候，沒有人頭，美人兒也不在座，他比較穩定，有了一杯酒暖肚，陡覺精神奕奕，詞鋒也靈活了些。

關震天說：「剛才我跟沙地虎決鬥的情形，你看見了，沙地虎的家丁扛着沒有人頭的屍骸離去，你也看見，他們必然等候到最適宜的一晚，向我家進攻，算替主公報仇，同時想奪取人頭，跟沒有頭的屍體合葬，那晚必然在舍下展開血鬥，我以[illegible]累，可能全家被殺，他們亦有可能被我殺個片甲不留，一勝一負，憑天意作主好了，我已經答應過竹山雄，贏了決鬥，必送人頭，如果人頭送到酒田縣，我就算死也死得瞑目，在我這方面看，千里送人頭，殊不簡單。

「另一方面，我找你帮忙，認爲他們決不會注意你，到了他們發覺我的身邊沒有人頭，知道由你押運，想追殺你奪取主公的頭，已經遲了幾天，故此你應該盡快上路，那個人頭必須隔十天八天然後送到竹山雄那邊，如果不用藥液浸過，它可能腐爛，此外，我還想照它製造另外一個人頭，無疑的那是贋品了，驟然一眼看去，不容易發覺的，因爲製造這個假頭需要一段時間，來不及把它在明早交給你了，明晚一定辦得到，換言之，明天的深夜，你從我的手上取得眞假人頭，立刻要趕路，快馬加鞭，如果路上順風，大概十天八天，必然走到酒田縣，沿途可能有些風險，怎樣應付呢？容後再談，我先向你提出一個問題，你究竟有沒有妻室兒女呢？」

「沒有，甚至可以說我沒有女友。」他照實回答。

「我之所以向你查問，只有一個原因——此行安危莫測，如果你已經成家立室，我要預先支付安家費給你。」

七里紅黯然說：「先父仙遊之後，家慈在第二春也病逝了，我的心情極爲惡劣，一度想毀了鏢局，另一方面，我十分担心自己的武功有限，即使我想保存鏢局，仍是有願難酬，故此我逼於早晚苦練，實情如此，我還有甚麼閒情逸致追求大家閨秀呢？」

關震天的眉毛往上一揚，說：「那就更好，你儘可以一心一意替我護送人頭了，我並非考驗你的武功，聽說萬荒先生的七步斷腸劍十分厲害，你可否到演武廳亮招給我看看呢？」

七里紅心上一悚，說：「老前輩如此推重，晚輩極爲欣慰，可惜我的功力有限，即使懂得先父的一套劍法，仍然未够火候，搬弄出來，貽笑大方，實在不敢在老前輩的臉前獻醜。」

「你不是單獨表演的，小女蘭心也曾學過一些刀劍，我想邀請你跟她下場玩玩，看看她是否有些根基，只是如此，並無他意，你跟她分別穿了軟甲出戰，雙方都用鈍劍出擊，還有臉罩，決不會流血收場，你意下如何？」

七里紅沒法推擋，只好勉强點頭。

過了一會，兩人置身在演武廳內。七里紅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演武的地方如此巨大，長八十尺，闊三十尺，有足够的空位騰挪躲閃，兩邊的盡端放置軟甲，棉花墊，牆上還有兵器架，認眞講究。

過了一會，蘭心奉命而來，跟七里紅點頭打個招呼，仍然有點羞態。

她見面第一句就說：「爹，我已經調和了藥液，把人頭浸製，預計明天深夜可以完成了，你叫我備戰，是否担心沙地虎的家丁今晚來襲擊？」

「不，他們必然懂得我備戰，決不會今晚動手，我叫人召你到來，只是想借別人的劍折折你的豪氣。你經常說自己最擅長的一路牛角穿心劍，天下無敵，我認爲七里紅的家傳絕招七步穿腸劍，就可以把你打敗，故此叫人通知你備戰，如果你認爲隨時可以出擊，就在這裏交手，打完了一場，然後吃午餐。」

蘭心聽了，不期然而然的向對方打量一眼，說：「七里紅先生，爸爸從許多個鏢局當中，揀你一人護送人頭，顯然你的劍術超羣。久聞七步穿腸劍十分出色，不易接招，有機會向你學習，眞是三生有幸，希望你手下留情，別使我腸穿肚裂！」

「不，你們二人俱是穿了軟甲上陣的，另有頭盔，誰也不會一劍穿心或者腸穿肚爛！」

既然關震天執意要他們二人較量高下，七里紅只好大着胆子應戰，由於兩人所握的兵器只是鈍劍，儘可以放心出擊，使用本門最有勁的招式，務求尅制對方，不過，七里紅並非這樣想，一來蘭心美色撩人，他不想她挫敗，二來她是關震天的掌上明珠，打輸給她，可以令到關震天高興，因此他剛剛落場就抱着穩打穩紮的心理，先行纏住打鬥，然後找個機會打輸，但却要輸得漂亮些。

一聲號令，兩個人分別從較遠之處衝過來，差不多是同時出擊，由於蘭心有兩把短劍，握着中間的一截，兩端尖銳，且又微微向上翹起，恍如牛角，佔了上風，不過，七里紅亦非弱者，他施展家傳七星步，行踪飄忽，對方即使傾全力撲攻，只是打個平手，蘭心有些焦躁，整個人飛撲過來，好像風車似的滾到對方身邊，就在這時，突然聽到錚的一聲，她所握的雙劍竟然被對方擊落了一把，不過，她另外一把劍却乘虛而入，一劍壓住對方的咽喉。

似乎她先落了一把劍就是打輸了，想不到她却及時反攻，化危爲安，劍法相當出色，七里紅有些尷尬，稍停然後想出了最適當的一句說：「關先生，你的大刀天下無敵，蘭心姑娘的雙劍也是難尋對手，晚輩有機會欣賞兩位的武功十分榮幸！」

關震天哈哈大笑。

休息一會，三個人坐在一起進餐，吃了一個痛快，關震天對蘭心說：「請你把七里紅先生帶到客房休息，吃晚飯的時候再見！」

那天吃完晚飯，關震天對七里紅說：「夜幕低垂，你從後門走出去，相信沒有人發現，這一晚你要準備一切，明天的晚上再到這個地方，把人頭帶走，這裏有七十兩金子是你應得的鏢銀，去吧。」

七里紅很是高興，接過了金子便即告辭。夜色很濃，他走了一程，正想坐下來歇息，突然聽到樹後有些微聲，趕快提高警惕，準備接戰，料不到從背後閃身走出來的一個人，竟然是「蘭心」，驚喜交集，趕快趨前打個招呼，說：「在下沒有向師姐告辭，敬請恕罪。」

她吃吃地嬌笑，說：「七里紅，幹甚麼文縐縐的叫我做師姐？關震天又不是你的師傅！坦白點說，我覺得你是個好人，不想你年紀輕輕的就跌進了枉死城，故此在途中求見，跟你多談幾句，首先，我要向你道謝，白天比劍的時候，你已經打落我一把劍，却又打輸給我，盛情可感。我實在不想看見你送死，有幾句話問問你，希望你老實回答。」

「好極了，我有問必答。」

「我想問你一句，你係鏢局的主持人，當然担承一切責任，不見得鏢局之內僅有你一個人押鏢吧？除了你，還有甚麼人是武藝高强的？」

他聽了愕然，硬着頭皮說：「蘭心姑娘，不瞞你說，家父死後，鏢局的生意越來越差，負債纍纍，手上有些斤兩的鏢師都走開了，剩下來的不過是三脚貓貨色，還比不上我，如果途中有人刦鏢，只靠我自己的七星劍。」

「七里紅先生，你的七星劍名不虛傳，假如有十多個高手刦鏢，你的七星劍恐

怕應付不了。」

「這一趟押運的貨色，只是一個人頭，並非黃金白銀，不見得有十多個豪客刼鑣吧？」

「不，你弄錯了，正是因爲它係一個人頭，才有那麼多的高手刼鑣，你有沒有想到沙地虎的家丁呢？他們一定糾集十多個高手刼鑣。」

七里紅聽了，呆若木鷄。

她向他望了一眼，自管自的說下去：

「爸爸委托你千里送人頭，想轉移對方的視綫，希望沙家的人不要向他尋仇，他們想找一個人洩憤，找的是你！」

「我行踪相當秘密對方不易發覺。」

「你太過天眞了，沙家有十多個武藝高強的人，輪流窺伺，你剛剛押鑣離開京都，走到琵琶湖，他們就會追上來，我很想知道你碰上了十多個人刼鑣，到時你怎樣應付他們。」

七里紅嘆息了一聲，說：「爲了鑣局的聲譽，我只好拚命死戰了。」

「我正担心你戰死在琵琶湖畔，然後趕來求見，你懂得嗎？如果我的猜想屬實，你死在敵人手上，那個人頭也送不出去，故此我認爲爸爸這樣做簡直是全無意義的，不單是失去了，還失去那個人頭。」

她再度提及人頭，七里紅沉不住氣問：「蘭心姑娘，千里送人頭，還要花掉百兩金子委托鑣局護送，這件事情很難解釋，關於我的安危，暫時不談，你可否先行告訴我爲甚麼要把人頭送給竹山雄？」

「我也不大淸楚，只是隱約懂得此事跟金背藩王之戰有關，八年之前，幾個藩王打着保護天皇的旗幟，互相殘殺，實在想擴張自己的勢力，打得最起勁的兩個藩王就是金背藩王以及龍川藩王，聽說金背藩王戰死，藩王的子孫也死個清光，屬於他的人馬爲了避禍，遠走高飛，我所懂得的只是這些。竹山雄是金背藩王的總管，財權在握，戰後他在酒田這個地方做酒，威震一方，也許他對那一場生死戰念念不忘，希望爸爸殺了對方的一員虎將，洩一口氣，亦未可料。」

「照這樣看，沙地虎是龍川藩王的悍將了，亦可以說你父親關震天是金背藩王的大將，是也不是呢？」

「看來確是如此。」

「倘若眞有其事，關先生要托我把人頭送給竹山雄，恐怕不是轉移沙家攻擊的目標那麼簡單了，我一定要完成任務，把沙地虎的頭顱當臉交給竹山雄。」

蘭心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七里紅，你眞是豪氣，佩服之至！也許你另有巧妙的方法避得過沙家人馬糾纏，亦未可料，我對你沒有甚麼幫助，仍想把一件禮物送給你，到了危急關頭，也許它變成活的助手，它叫做風雨金錢鑣，乃是母親金娘子的遺物，金錢鑣很是平凡，大概你已經聽說過，可是一口氣噴出三十個金錢鑣的竹筒，你未必看見過，它是當年金娘子闖盪江湖的暗器，不必苦練，只要把竹筒開口之處對準敵人，用手在竹筒底下使勁一拍便有三十個金錢連珠炮似的噴射出來，每一個金錢的邊緣鋒利如刀，以寡敵衆，到了緊急關頭，可能發生作用，它並非一次用過就變成廢物，還可以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只要你把噴出去的金錢鑣檢回來，疊成一串放入竹筒，再用鐵條伸進去把它壓緊，聽到咯咯之聲，然後拔出鐵條，它就恢復原狀，可以再用，如是者反覆使用許多次，可能每次噴出金錢之後，把它尋回會缺少三幾個，故此你仍要很小心的運用它，除非生死關頭，別把它濫用，明白我的意思嗎？」說完，她拿出一個竹筒。

「我明白了，十分感激你！」七里紅想多說幾句，吐露心聲，却又碍於認識不深，不敢太過放肆，只是輕描淡寫的說：

「蘭心姑娘，爲了你，同時爲了你的爸爸，我要完成任務，而且活着回來見妳。」

「如果有這麼一天，那就太好了！」

她由衷的說了這麼一句，跟着再說一聲：

「明天見！」便即聲沉影寂。

她飄然而去，七里紅感到一陣迷惘。

美得像一朶花似的蘭心姑娘，只是說了幾句就使他徹夜失眠，他渴望得到她的歡心，拚死也要幹下去，翌日早上他準備一切應有的工作，還把秘密收藏起來的傳家寶「七星劍」携帶在身，另外加上蘭心姑娘送給他的暗器，又再召集八個保鑣，吃完晚飯出動，他只是對他們說知，此行是押運一批貴重品物，從京都到酒田，有千里之遙，沒有講淸楚那些貨是甚麼，向例是總鑣頭決定一切的，別人無權過問。

臨行之前，他還把所欠的債項淸償。

琵琶翁夜戰勾魂使者

那天的深夜，他叫八個鑣師留在關家的門外，看管三架用馬拖的鑣車，隻身走進去。

關震天似乎不知道女兒私自跟他晤敍，談了幾句，叫她把藥液浸製過的人頭拿出來，此外，還有一個蠟製的人頭，一模一樣，分別用黑色的木盒承放，一共是兩個木盒了，動身之前，關震天說：「七里紅，如果有人追上來，打算奪取人頭，那些人必然是沙家人馬，對方並非弱者，我担心你失手，故此仿製一個頭顱，放在同樣的木盒之內，你必須依照我的吩咐去做，每到一處，沒有在客店投宿之前，你先到山林之區揀個地方把眞的人頭連同盒子掘地收藏，然後入店歇宿，如果整晚風平浪靜，翌日早上啓程，你把它掘出來，繼續前行，即使你們不是投店歇宿，在荒山野嶺紮營，露宿一宵，仍是如此安排，任何一晚有人挑戰，鑣師鬥不過他們，落荒而走，失去的只是贋品，千方百計想奪取頭顱的人，發覺它是蠟製的冒牌貨，必然想像得到，眞的人頭仍在關家，寧願掉頭找我算賬，不找你的麻煩，到時你就可以把沙地虎的頭顱送到竹山雄那邊，只要你們走入酒田縣的地界，就沒有人向你們追殺了，假如有人追殺，你大聲叫喊，自稱是送頭的人，必然有人相助，言盡於此了，希望你交好運。」

七里紅接過兩個木盒，只是向她依依不捨的望了一眼，便即分手。

離開關家，已經凌晨一時，鑣局一共有九個人，帶備弓箭刀槍，鑣車上面還打着「七里紅鑣局」的旗幟，雖然護鑣的鑣師太少，不過鑣車只有三輛，倒也相配。

這樣子規模細小的鑣隊，其實是有一輛車子押運貨物，另外兩輛車子，分別放

置衣物武器以及糧食，另有夜間紮營的帳幕，顯然是「細鑣」了，江湖大盜，不會放在眼內，故此他們一連三日，安然無恙，到了第四天，前面就是琵琶湖，有名的凶險地方，盜賊如毛，七里紅十分小心的策馬先走，鑣車在後相隨，他看見遠處山坳露出一面酒旗，料想就快投宿，揀一個岩石如屛的地方，掘了一個地穴，理下收藏人頭的木盒，然後上馬走開。

他的擧動十分謹愼，認爲沒有人跟踪，略爲放心，入店找了兩個大房，九個人分兩個地方歇宿，分別保管兵器衣物。他認爲那個地方實在不妙，前面只有二三百碼就是琵琶湖，既然担心沙家的武士追殺，又担心湖匪出擊，吩咐保鑣輪流睡覺，沒有睡的人隨時備戰。那幾個保鑣當中，只有鐵棍大告以及雙刀榮比較出色，其餘的人，沒有份量，故此這兩個鑣師輪流閉目休息，另外六個人，上床便即酣睡。

凌晨二時，突然有人拍門，雙刀榮一躍而起，大聲喝問：「誰在外邊敲門？」

「客官，我是掌櫃阿福。」門外有人說話。

「福伯！爲甚麼你在三更半夜拍門呢？是否失火？」

「不是失火，是刼鑣！」

雙刀榮大叫：「刼鑣的人來了，快些起床！」

說完，他打開門把福伯迎入，問：「福伯，你說有人刼鑣，爲甚麼聽不見脚步聲響？」

「刼鑣的人坐在大堂，等候厮殺，最好你們派人到外近講數，遲了，恐怕他殺進來。」

「那帮人馬是水賊抑或旱賊？一共有多少高手？料想你一定知情，我們出戰之前，很想聽聽你的說話。」

「好的，我逐項回答你好了，刼匪的人只有一個，他是啞巴，永不開口，穿的是入殮衣裳，渾身雪白，臉上一片死人氣味，只有一種武器，叫做追魂幡，他本人姓甚名誰？我不知情，只知他綽號勾魂使者，客官，你們派人出去跟他打個招呼，乃係上策，不要跟他動武。」

「照這樣看，你必然看見過他如何搏鬥了，他的追魂幡，究竟有甚麼特色？快些說出來。」

「客官，那一枝追魂幡長達一丈過外，幡頂有鋼鈎屈曲，低垂下來，向他進攻的人，還沒有走近，已經被鋼鈎勾住了頸子，好像釣魚似的整個提起來，雙脚離地，他打出一個穿心掌就登時歸西，也許那一枝追魂幡還有別的妙用，我沒有看見過，不敢多說。」

「好，謝謝你的指點，我殺了勾魂使者再行重賞。」雙刀榮說罷，就一招「飛鳥投林」，雙刀在手，整個人飛躍出去。

人聲嘈雜，鐵棍大告當然是覺醒了，他率領其餘的鑣師先後奔出，雙刀榮已經站在勾魂使者的前面。雙刀榮距離那個好像活屍的傢伙仍有二丈過外，大聲喝問：

「你是否刼鑣的人呢？」

勾魂使者沒有開口。

「我是一番好意跟你打招呼的，爲甚麼你不開口？我再講三聲，如果你仍然不開口，我就要把你殺掉，懂得嗎？」

勾魂使者仍然不開口，他坐在木椅上面，握着追魂幡，他前面有一張方桌，向他進攻，似易而實難。

雙刀榮喝問三聲之後，整個人飛躍出擊，雙刀齊出，向方桌劈下，果然把那張方桌劈到分爲兩截，勾魂使者前面沒有枱椅阻擋了，雙刀榮冷笑一聲，說：「勾魂使者，你不發招嗎？我偏要逼你發招！」

他剛剛閉嘴，兩把刀像一陣風似的劈過去，一刀護頂，另外一刀，攔腰砍劈，他認爲這一招封住對方可以從高處襲擊的鋼鈎，又可以向對方全無遮攔的腰腹殺上，最爲合算，怎料雙刀榮殺上，突然發覺勾魂使者失了踪，大吃一驚，定眼看時，才知道勾魂使者連人帶椅退後了七步。

他想展開第二次攻勢，已經遲了，追魂幡的釣魚鈎已經凌空而下，他逼於應戰，緊握雙刀，竭力擋格，鈎子密集出擊，他傾全力抵擋，沒法逼近對方，顯然是屈居下風了，鐵棍大告睇狀，大聲喊叫，如飛殺上，料不到他們二人分兵兩路出擊，對方的釣魚鈎頻頻啄下，比較單對單作戰的一段時間更密，其餘的鑣師担心兩人鬥不過勾魂使者，大喝一聲一齊殺上，對方的釣魚鈎更加密了，看來就像是跟孩子開玩笑，再鬥一會，他突然凌空飛躍，鈎子由高處投下，更加兇悍，一鈎一個，把那些鑣師逐個鈎起來，從高處擲下，不死也受重傷。鐵棍大告跟雙刀榮總算有些斤两，死遲一點，仍是逃不了，他們二人連聲慘叫，結果仍然被鋼鈎扯到空中拋下來。

當時七里紅已經放輕了脚步走出房外觀戰，他認爲自己並非勾魂使者的對手，爲了保存性命，依期交貨，他不敢向勾魂使者挑戰趕快從後門狂奔出去，抓了一頭駿馬立刻逃命。

勾魂使者沒有追他，他略爲放心，飛馳到他掘地收藏人頭之處，拿出火摺來擦亮了它，就在那個地方發掘。

他盡快掘到五尺深，看見了黑盒把它拿出來，正想用繩子把它縛在腰間，驟然聽到一陣竊笑聲，站了起來放下黑盒，向四方八面瞧望，才發覺他已經被八個武士包圍。他沉住氣問：「你們想打刼嗎？」

有人回答：「我們並非刼匪，只是想取回主公的頭。」

只是這麼一句，七里紅已經知道對方必是沙家的人，先下手爲强，再站直一點大聲說：「人頭在黑盒之內，拿去吧！」趁勢把蘭心送給他的竹筒使勁一拍跟着轉一個圈。十多個金錢鑣在黑暗中飛出，他聽到連聲慘叫，包圍他的人拿全部倒地，他喜出望外，趕快綁住黑盒，上馬疾馳，離開那一堆半死半活的人。

他的背上縛着黑盒，盒子裏面有一個人頭，再也沒有人帮忙他了，只有極少的武器保護自己，那是竹筒以及七星劍。沙家的人死了一堆還有另外一堆，他却孤掌難鳴，故此他急急忙忙奔馳到琵琶湖邊。

還沒有下馬，他就看見湖畔有一個白色的物體，似乎是一個人，到了他看清楚勾魂使者擋住去路的時候，駿馬已經吃了一鈎，倒地打滾，他整個彈開，翻身站起來，鈎子已經殺到。

他知道，自己絕對不是勾魂使者的敵手，剛剛站起，便即發脚向琵琶湖狂奔。

他奔走了一程，才發覺向湖水奔走，並非上策，因爲他的腰間纏着一個木盒，盒裏有人頭，又有一把七星劍，無論如何，不能够跳下水中游泳，逼於轉身拚一拚，突然向前衝過去，拍了拍竹筒的底層，跟着拔劍飛躍，連人帶劍衝殺。

如果對方是一個平凡的武士，必然喪生，這威震一方的勾魂使者，輕功一流，可以飛躍到二三十尺的空中然後雙脚落地，七里紅發射的金錢鏢全部落空，他刺出去的一劍也是落空，整個呆若木鷄。

勾魂使者沒有發招，筆直的站在他前面，他微有所悟，知道對方想要的是黑盒之內那個人頭，並非他的人頭，長嘆一聲，解下了黑盒，把它放在沙上。

他實在不甘心把那個價値千兩金子的人頭雙手奉送，可是，他的武功絕非對方的敵手，希望活着走開，只有棄鏢而逃了，不過他的內心仍是很難受的，臨走的時候他不由自主的跪下來大聲說：「萬荒七里，你的不肖子七里紅，令你太過失望，竟然棄鏢保命，從今日開始，結束鏢局，遠走高飛，我就算耕田也不做鏢師了。」

他大聲叫喊，勾魂使者絕不理會，他無可奈何的站起來，就在這時，他忽然發現沙灘上面多了一個人，好像漁翁打扮，沒有武器，只有一個網。

此人所站位置在他的斜角沒有走動，緩緩的說：「萬荒七里是你的爸爸嗎？」

「是的。」

「萬荒七里有恩於我，勾魂使者，放過這個小子吧。」陌生人忽然向活屍似的像伙說話。

勾魂使者沒有做聲，看來這像伙可能眞的是個啞巴，七里紅趕快開口：「老伯，他並非想要我的命，他想要我的鏢。」

「你的鏢在甚麼地方呢？」

「前面放在沙上的一個黑盒，就是我的鏢了，盒裏甚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一個人頭。」

「我不管盒裏有些甚麼，你把黑盒拿回去吧，勾魂使者不敢太過放肆的。」

「恩公，你是誰？」

「我叫做琵琶翁，一個人老了就不想打鬥，除非他動手，我不會殺他。」

七里紅驚喜交集，很快就抓住黑盒，往上一抽，怎料釣鈎突然出擊，並非向黑盒拋下而是向他的頸子拋下，如果琵琶翁不是及時一掌把他打開七尺，他就上釣。

只這一掌，兩個武林高手纏在一起苦鬥，七里紅遠遠的避開。那是他第二次把性命看做賭注，除非琵琶翁打贏，否則沒有機會逃走，他把心一横站着看個究竟。

他看得更清楚，便又發覺一件奇事，下頷有一小撮白鬚的漁翁，只覺頻頻閃避，根本沒有發招，勾魂使者的追魂幡忽起忽落，始終沒法傷害他。

七里紅實在沒法分辨琵琶翁究竟是走了上風抑或走下風，再過一會，兩人展開最後的一次攻擊了，勾魂使者突然凌空飛躍，追魂幡向下追殺，琵琶翁脫手拋出那個網，剛剛罩住敵人，張開了口，竟有一條火焰直噴出來。勾魂使者已經變成網中魚，避無可避，琵琶翁的火越噴越加威猛，他整個燃燒起來，雖然他倒在沙灘上面，變成了火球，仍然滾個不停，身上的火稍爲減弱，可是琵琶翁半步也不放鬆，追着他噴火，他始終沒法突圍而出，就此喪命，臨終時發出吱吱的叫聲，十分淒厲。

七里紅走近琵琶翁，說：「你把那一隻活鬼燒死了，多謝恩公救命。」

「不必言謝，是鬼也好是人也好，如果這像伙一向是個啞巴突然吱吱的叫出聲響來，那就表示他就快死亡。你收回木盒跟我一起上船吧，你打算到甚麼地方交貨說出來，我就把那一艘漁船划向該處。」

七里紅喜上加喜，立刻上船。

沙家武士夜襲死裏逃生

雖然七里紅鏢局的九個人送鏢，死剩他一個，他仍要把人頭送到酒田去，不過他想起了慘死在勾魂使者追魂幡下的幾個鏢師，却又淒然下淚。琵琶湖很大，漁船向海航行，第三日沿着狹窄的水口駛向大海，肯定沒有人追殺了，七里紅才放心。

並非琵琶翁把舵，船上另有五個人做各種工作，閒來無事，他把江湖上的險惡勾當講出來，七里紅聽了，覺得很開心，突然，他想到另一方面去，嘆息了一聲，說：「我從未碰見過一個武林高手像勾魂使者那麼詭異的，他也死在漁網和烈焰之下，眞的是一山還有一山高，我從酒田回到京都之後，決不再攬鏢局的生意了。」

「到時你怎樣過活呢？」

「很難說，總之，除了保鏢之外，甚麼工作都做。」

「海盜做不做？」

七里紅愕然，直到那一瞬才知道琵琶翁是海洋大盜，所謂漁船其實是賊船，趕快點了點頭說：「如果那帮海盜只是刦富濟貧，首領懂得噴火，我就參加一脚。」

琵琶翁哈哈大笑說：「你有命逃出虎口再說吧，我不妨告訴你，竹山雄武功極高，綽號黑心狠，你要認眞小心才好！」

過了一會他再度開口：「你的旅程已經差不多了，明天中午可以抵達鷄嘴石，在那個地方登岸背着陽光向西走，不管晝夜走到有燈光的村落，便是酒田鎭，整個鎭都是造酒的，每一個呼吸你都覺得有酒味，我給你十多個水菓，餓了吃它，不必喝水，預計你吃完了水菓，便到酒田。」

七里紅再又道謝，果然在翌日陽光最盛的一段時間，捨舟登陸。

他把木盒綁在背上，腰間掛劍，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有的只是水菓。

那天的白晝，他在崎嶇的山路走，入黑之後爬上一株大樹睡覺，第二天再走，似乎一切稱心滿意，可是第三天的晚上就感覺有些不對了，他仍然留在樹上，凌晨二三時之間，忽然看見距離大樹不遠的一處，火光映眼，有三個人圍着一堆野火。

他陡覺心上一沉，實情如此，他看見他們，他們也會看見他，因爲那株大樹沒有甚麼枝葉。果然不出所料，三個武士走到樹下，朝着上邊看看，有人大喊一聲：「樹上的朋友，快些走下來！」

他逼於走下來，因爲對方沒有拔刀，他也沒有拔劍。

對方有三個人，不知道是否武藝高強，他只是一個，以寡敵衆必然吃虧。

對方走近一點，剛才喝問的人，再度開口：「你必然是趕路的了，有甚麼東西

留在樹上？」

「沒有，眞的沒有！」

「你想到甚麼地方去？」

「我打算到酒田縣的酒田鎭，投靠黑心狠竹山雄。」

「你以爲提出了黑心狠，我們就會怕他嗎？我們是虎，虎怎會怕狠？」這傢伙肆無忌憚的說。

七里紅只是聽了這一句，立刻懂得對方是沙地虎的人了，幸而他每晚睡前必然把人頭連同木盒埋在地下，否則，他們看見他早已動手，這種形勢看來非戰不可！

他把心一横，湊近一點，解下佩劍，說：「這是一把寶劍，我獻上了劍，保留一條性命，可以接納這個請求嗎？」

「你怎會得到一把寶劍的？」

「它是家傳的，拔劍出鞘，寒光閃閃，你一見便知。」

他說時更加靠近，三個人包圍着他，看他拔劍，他的七星劍相當怪，劍壳的尖端銳利如刀，他佯作拔劍，把長劍拉出二三寸，突然向左邊的武士刺去，作爲武器的是劍壳，此外，他趁勢拔劍出來，向右邊的武士衝刺，第一個飛出沒有防範，給他刺死，第二個武士只是吃了一劍，沒有喪生。對方只有一個半的武士作戰，他十分有利，可是，剛剛交手，鬥了幾個回合，他就發覺自己並非敵手，因爲他不擅長在崎嶇的山路出擊，人急智生，說：「我不再鬥了，把沙地虎的人頭交出來吧！」

說完，他走向另外一處，眞的掘出木盒，還揭開了盒蓋，讓兩人看清楚盒內的頭顱是誰。

他很冷靜的說：「我走了，別忘記，我曾經帮了你們的一個忙，把頭顱帶回沙家，必有重賞，三個人領賞，倒不如一個人領賞！」說完，他飄然而丟。

他只是走了十多步，聽到背後一陣顫抖的哀鳴聲，不覺臉露微笑。

受傷的武士必然死在刀下，剩下來的一個武士，本來可以戰勝他，假如這傢伙把木盒纏在身上然後上路，太過累贅，那就有可能鬥輸給他了，此外，他如果有辦法把那個武士誘到平地，然後動武，希望他有機會把七星劍的七步穿腸劍法整套施展出來。對他來說，那是另外一次賭注！

他躱在樹後，遠遠的窺望，發覺那個武士十分重視黑盒，把它用繩子綁牢，然後睡覺，他認爲機不可失，趕快跳出來，大聲喊叫：「把黑盒交出來！」

只是喊了一聲，便卽發招。

沙家武士怎會依他呢？立刻出刀，兩人在野火前面展開了生死之間的決鬥。

沙家武士幾次想解開繩子放下黑盒，總是辦不到，因此之故，他反而走了下風，再又因爲刀子比劍沉重，纏鬥的時間越長，他越吃虧，最後，火光熄滅，他被逼在陰暗中決鬥，等於捱打，鬥了一個時辰，他終於不支倒地，死在七里紅的劍下。

七里紅剛剛奪回黑盒，纏在腰間，忽又聽到沙沙的脚步聲，顯然是沙家另外一批武士追到，他鼓起餘勇向西方疾走，可惜他苦戰多時，脚步越走越慢，追上來的三個武士，向垂危的戰友查問幾句，便即一窩蜂似的啣尾窮追。

七里紅雖然先走一步，遲早一定被他們追到，接近絕望的境況了，他忽然嗅到一股酒味，精神陡震，索性多走幾步，走上較高的石崖看看，發覺前面相距五六百碼的一處，隱約有些燈光。空中蕩漾的酒味越來越濃了，該處分明是酒田鎭！

就在那時，有五個武士追上來，他索性躺在比較平的岩石上面，集中精神傾聽，認爲對方已經走近，突然躍起，拔劍出鞘，連同劍壳的尖鋒就是兩把劍，先行傷了兩人，挫折對方的豪氣，然後傾全力斷殺，專揀陰暗無光的山徑走。

七里紅苦戰多時，渾身筋骨痠痛，百忙中，他還要傾全力保存那個猙獰可怕的人頭，實在不容易，最後一戰，他突圍而出，在夜色迷離之下，脚步浮浮，負傷走進一個荒凉的市鎭，到處看到酒旗飄飄，料想它是「酒田」了，他沒有力量再戰，甚至沒有氣力再走，只好孤注一擲，放聲大叫：「送人頭的來了！」

他以爲自己已經用盡全力叫喊，無奈力竭聲嘶，那種叫聲不會傳播很遠。

突然，在他背後出現三個武士，俱是黑衣人打扮，哈哈大笑，逐步追近。

他們似乎沒有弓箭，又像是身上有一壺箭，不想發射，担心對方用承載人頭的木盒擋格，射傷了人頭，可能因此受到嚴重的責備，再又因爲他們發覺七里紅就快疲倦到寸步難移，索性啣尾窮追，逼他越走越遠，無力振作，故此沒有人放箭。

三個夜行人在體力方面佔了上風，脚步也靈活些，同樣的疲倦，仍然追到七里紅的背後，距離不過十多尺。

爲首的一個人拔刀，另外兩個人，弓上搭箭，一再逼近，走在最前的人說：「七里紅，識相點放下人頭，各走各路，三步之內，你仍然走動，我們就要殺你！」

七里紅不理會他們怎樣說，仍是自管自的叫喊，所喊的仍是那麼一句：「送人頭的來了！」他沒有停步。

沙地虎的三個武士，勃然大怒，爲首的一個突然衝過去，舉起金背大砍刀，打算手起刀落，一刀就把七里紅分爲兩截，就在這時，七里紅聽到一陣弓弦聲，還有一陣刀風，以爲他死定了，怎料那些可怖的聲響，在耳邊吹過，他仍是活着，沒有受傷，愕然的轉身看看，才發覺向他進攻的三個武士倒在血泊裏，寂然不動。

他們怎會這樣快就喪命呢？必然是中了暗器了，那些暗器大概是浸過毒液的，故此見血封喉，剛才他聽到的刀風，其實是暗器飛過的風聲，照這樣想，那種暗器大概是柳葉刀之類。

他實在太倦了，即使他能够活下去，深自慶幸，腦袋裏面仍是一片空白。

他使勁站穩一點，把視綫投在四方八面，很遲他才發覺有一個影子從最近的屋頂飄下來，料想此人必然是他的救命恩人了，趕快說一句：「多謝壯士搭救。」

那人聽了就問：「你是送頭的人？」

「是的，你是誰呢？」

「我是收頭的人。」對方很冷靜說。

那個人一出手就連殺三人，臉色如鐵，在陰暗光綫下看到他那個模樣更加可怖，簡直是一流頂尖殺手，使人望而生畏。

儘管如此，七里紅仍是鼓足勇氣說：「這個人頭必須當臉交給竹山雄，你並非

收頭的人，希望你把我帶到他那邊。」

「你看見過竹山雄嗎？」

「沒有！」

「那麼你怎樣知我不是竹山雄呢？」

「我雖然沒有見過竹山雄，知道他是老伯模樣，決不會像一隻雀似的飛來飛去，因此我用不着多想也知道你不是他。」

「七里紅，你的眼光不差，我還是對你說個明白吧，竹山雄是我的爸爸，我叫做竹山豹。」那個人只是說了一句，不再開口了，他直截了當的把七里紅帶入一座特別壯觀的古老大屋。直入第三進深，才是大堂，有一個中年人坐在當中的一張太師椅上面，眉毛有點白，似是進入晚年了，一眼看去，仍然覺得他的肌肉紮實，武功深厚，他知道有人把一個曾經有血有肉的頭顱送來，向送頭的人打量一眼，目光如劍，加倍反映出他的武功深厚。

竹山豹從七里紅手中接過那個木盒，把它送到中年人的臉前，說：「爹，我把它打開給你看看，好嗎？」

「好！」

竹山豹揭開盒蓋，被藥水浸製過的人頭赫然顯露，它本來就是怒目而視的，那時有的只是臉形，沒有半點血色，更加可怖。竹山雄的臉色一變，嘆息了一聲，說：「沙地虎，你也有今天的收場，恐怕你做夢也想不到！」竹山雄忽然注意到站着的人，說：「你大概是七里紅了，你能夠千里送人頭，不負所託，眞的是難得，坐下來喝杯酒暖暖肚，一切容後再談。」

七里紅巴不得這樣說，立刻坐下，跟着他還喝了幾杯酒。儘管他已經是疲倦到極點，有些酒氣到肚，當然活力逐漸恢復過來，奇怪得很，他只是喝了三小杯的酒，登時倦氣全消，睡意化爲烏有，甚至感到筋骨有力，恍如酣睡了一整天。

他不自覺的伸出一雙手來，又屈又伸，做了一兩個把式，臉上露出了一些驚奇的神氣。

竹山雄哈哈大笑說：「七里紅總鏢頭，酒田附近就是荒山和草原，亦是有名氣的虎穴，那些酒用許多虎骨和千年何首烏浸製的，還有人參鹿茸，喝了眞的行氣活血，希望你多飲幾杯，儘管你喝了藥酒仍要睡覺，不論何時，醒了再跟我喝酒，我有話對你說。」說完，竹山雄再度舉杯。

那晚七里紅在他的大府酣睡，一直睡到翌日的黃昏，然後覺醒，剛剛醒來，竹山雄已經叫人通知他到「山亭」欣賞日落的奇景。看見斜陽如血，竹山雄似乎開懷一點，突然把話題落在鷄的身上，說：「七里紅，那邊有些鷄十分美麗，叫做孔雀鷄，也許你沒有看見過，我想帶你到下邊看看，你也想看看嗎？」

七里紅隨意點點頭。

很快他們二人就到草地看鷄，有些鷄重達二十磅，却又不是火鷄，竹山雄拿出一條彩色手帕來，幌了幾幌，那些鷄看了大感興趣，尾巴散開，再豎起來，有如一把扇子，七里紅由衷的說：「牠眞美，看來就像是孔雀。」

「是的，牠就叫做孔雀鷄，你眞是見識廣！每一隻孔雀鷄的尾部都有彩羽，最有份量的一枝羽毛叫做蜈蚣羽，因爲它看來有如蜈蚣，羽毛的中間有許多節凸起，我現時把它拔出來給你看看，你應該緊記在心，下次你看見孔雀鷄的時候知道怎樣拔它而不至於傷害那一隻珍貴的鷄。」

當時七里紅只是隨意聽聽，料不到看完了鷄，回到山亭喝酒，竹山雄忽然很鄭重的說：「剛才我把一條蜈蚣羽給你看過，大概你已經記得了，你回到京都之後立刻到當地最大的金氏鷄場，找場主金氏兄弟，他們叫做金大生以及金二生，叫他們把你帶到鷄場看孔雀鷄，當臉拔取一枝蜈蚣羽，讓他們二人看到然後說出這一句你是我的代表，向他們收取我放下來的黃金一千兩給你帶返。我只是給你看清楚它，沒有把它給你帶走，因爲我担心你帶它在身惹起殺身之禍，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了，我可否回到京都先找關震天父女談及這件事？」

「隨便你，因爲關震天一向住在京都，他懂得金氏鷄場在那一處，由他帶你到那邊去也好。」

最後，竹山雄很愉快的說：「今晚你應該早點睡覺，明天上路，坐在我送酒到京都去的車隊，沿途穩如鐵塔。」

七步穿腸劍名不虛傳

七里紅果然很安穩的回到京都，剛剛抵達，離開了車隊，他立刻到郊外百墓村附近，拜訪關震天。他被關震天父女延入「震天府」的大屋，關震天向他敬酒表示感謝，由衷的說：「七里紅，你的本領眞大，我實在沒法表達這種謝意，多喝一杯好酒，有的是時間，讓我敬你一杯！」

蘭心整天臉露微笑，喝了點酒，她看來更美了，說：「七里紅，並非我想追查舊賬，竹山雄說過收了人頭就把千兩金子交你帶回來的，他竟然不講信義，是否他隻字不提呢？」

「不，他答應送出金子了，却又不肯把眞的金子交給我帶回來，只是叫我到金氏鷄場討取。」說到這裏，七里紅把當時竹山雄帶他欣賞孔雀鷄的情形說出來。

關震天臉色一沉，說：「竹山雄眞的這樣說？」

「是的，他認爲我把孔雀鷄的蜈蚣羽帶在身上，可能因此惹起殺身之禍，橫豎那些金子放在金氏鷄場，那邊有孔雀鷄，索性叫我親自往取，看來頗有道理。」

關震天沒有再說甚麼。

三個人計議妥當，翌日上午到金氏鷄場，動身的時候，他看見關震天穿了貼身的軟甲，腰間掛刀，感到有些不妙，想問，却又無從查問。

金氏鷄場佔地甚廣，養了十萬隻鷄供應京都各處飲食店，交遊很衆，特別是金大生名氣更响，他接見這三個來客，延入內進，用名茶美酒欵待，金二生也在座。

七里紅很婉轉的道達來意，說：「竹山雄先生叫我到來提取一千兩金子，還有信物，你可否把我帶去看看孔雀鷄呢？」

金大生的一張臉孔，肌肉結實，有點瘦，膚色如鐵，看來他是很有權威的人，武功也好，甚至有些絕技，深藏不露，七里紅提高警惕，講每一句話都是很謹愼的，他自信沒有講錯或者做錯，可是，他拔了蜈蚣羽之後，忽然發生意外的變化，被拔羽毛的一隻孔雀鷄倒在地上，掙扎了一

會，便即喪生，七里紅愕然。

「我們到上邊再談吧。」金大生說。

幾個人走回大堂分別入座，金大生說：「不錯，竹山雄有一千両金子留在這裏，可惜你們沒有信物帶來，憑空拔了孔雀鷄的羽毛，牠死了跟一千両金子互相抵消，我也沒有甚麼金子銀子交給你們了。」

「一隻孔雀鷄值得那麼多錢？」七里紅鼓足勇氣說。

「如果是雌的孔雀鬥，當然不會那麼昂貴，雄的就不同了，牠可以開枝散葉，有幾千隻孔雀鷄出生，值一千両金子，還是估低了牠。」

「金先生，你分明賴賬！」

「賴賬又怎樣？難道你們想跟我拚一拚嗎？老二，把一千両金子拿出來，放在地上，任由他們派一個出戰，贏了我，金子拿去，死在我的刀下，其餘的兩個人，扛屍出門。」

金二生沒有說半句話，立刻照做，七里紅氣湧如山，對蘭心說：「這傢伙欺人太甚，我拚了一條性命不要，也要跟他決鬥，請你盡力阻止爸爸不要介入。」

關震天說：「七里紅，你瘋了嗎？你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只是談了幾句，金子已經搬出來，七里紅說：「我代表竹山雄到來取回金子，如果我一聲不响的轉身走開，以後沒有臉孔在江湖上站得穩了，這一場決鬥由我引起，任何人都不能够阻止我打頭陣。」

金大生笑嘻嘻的說：「是你，你可以死快一點，如果你死了，關震天想替你報仇，可以向我挑戰！」

兩個人執意決鬥，多說無益，很快就一起走到後進的晒谷場，那處特別寬敞，正好看做戰場。金大生傲然說：「七里紅，讓我再講一句，你如果殺了我，金子拿去，老二決不會找你的麻煩，發招吧！」

他簡直是目中無人，認爲必操勝劵，雙刀在手，擺起了戰鬥姿態，威風凜凜，看來七里紅是完全沒有機會取勝的，蘭心很痛苦的喊了一聲：「七里紅！」

七里紅緩緩的走過去，跟對方距離十尺，突然飛躍出擊，右手拔劍刺去，左手所握的劍殼尖端鋒銳無比，等於雙劍，猝然出擊，十分凌厲，無奈金大生飽經戰陣，不慌不忙的閃側多少，避過劍殼，雙刀架住七里紅的長劍，順勢削下來，倘不是七里紅火速退後就會一招打輸。

他能够在極快速的攻勢當中突然退後，步法極端靈活，關震天暗裏讚他一聲，儘管如此，一連串的搏殺招招毒辣，金大生多次幾乎雙刀封住了對方的劍，鬥了十多個回合，七里紅屈居下風了，跟着聽到錚的一聲，他的劍殼被雙刀擊落，僅有一劍鬥雙刀更加不濟，蘭心替他揑一把汗。

三十個回合之後，七里紅的長劍被困在雙刀之間，急於抽劍轉身急走，偏偏滑了一脚整個倒下來，還是頭部朝着金大生那邊，他沒辦法站起來，金大生已經揮刀殺上，她以爲七里紅死定了，衝口而出的尖叫一聲，想不到金大生剛剛衝過去，雙刀由高處斬落，七里紅仍然背脊貼地看也不看，所握的長劍脫手飛出來快了些，劍鋒插入對方的腹部。他雙刀雖已提高，沒法砍下來，他在地上抖了幾抖便即陷入垂危狀態，鮮血直冒，完全失去作戰能力。

蘭心驚喜欲狂，緊緊的擁抱他。

金二生冷然說：「哥哥說過的話，我一定遵辦，金子拿去，過幾天，希望你們參加哥哥的葬禮。」

這一場惡鬥不單是令到關震天得了九百両金子，七里紅也有一百両金子到手，三個人歡天喜地的回到震天府那座園林別墅，開懷痛飲。關震天向他敬了一杯說：「七里紅，眞是對不起，我太過低估你了，想不到你的七步穿腸劍，如此厲害！」

七里紅說：「前輩太過誇獎我了，我的一套七星劍只有七招，全是死中求活的，贏了金大生，只是僥倖。說到你們的恩恩怨怨，我看許多個問題，蓄疑在心，很想老前輩解釋幾句，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必然照實回答。」

「好，我先問一件事情，爲甚麼竹山雄明知孔雀鷄拔了最要命的一枝蜈蚣羽就會死，明知金大生一定賴賬，仍要我到金氏鷄場拔取羽毛呢？是否他想我送死？」

「不，他想我送死才是眞，他認爲你並非金大生的敵手，我跟你同行，就算你戰死我仍要向金大生挑戰，一樣喪命。」

七里紅微有所悟，說：「照這樣看，他慫恿你跟沙地虎決鬥，也是想你喪命了，是也不是呢？」

關震天笑了笑，說：「他的確是那麼想，否則，他就不會叫我千里送人頭了，他知道我好勝的心理極濃，有胆殺人，自然有胆送頭，認爲我親自送頭，沿路有沙家的武士追殺，即使我突圍而出，也死在勾魂使者的追魂幡下。」

七里紅說：「是的，看來沒有一個人能够打贏那倆活鬼，我碰上了琵琶翁，才死裏逃生，委實出乎意外。」

關震天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說：「七里紅，竹山雄把你估計得太低，因爲你奔入酒田鎮的時候，太過狼狽，我也想不透，照你殺死金大生的劍法看，你是隨時應付沙家武士的，怎會如此狼狽呢？」

「你有所不知了，七步穿腸劍有七招專攻敵人的小腹，但要倒地躺下，誘他追殺，乘機出擊，在山上交鋒，沒有平地，即使我倒下來，他們未必追殺，我怎能冒險施展死中求活的七招呢？」

關震天恍然大悟，說：「七里紅，我跟你都是死中求活，僥倖活下來，你可否結束鏢局生涯，留在我的家裏，同在一起過活呢？沙家武士已經死得七零八落，沒有人斗胆登門尋仇了，金二生早就盼望大哥喪命，他獨霸鷄場，更不會找上門來，至於竹山雄，遠隔千里，河水不犯井水，他大概不會闖入京都尋仇的，假如你留下來，他更加不敢輕舉妄動。」

七里紅說：「我怎好長期作客呢？」

關震天說：「誰叫你長期作客？只要你肯對我喊一聲岳丈，你就有資格永遠留下來。」

七里紅哈哈大笑，說：「岳丈大人，請受小婿一拜！」

七里紅入贅關家，七步穿腸劍也就變成關家傳子代孫的絕招，果然不出所料，竹山雄沒有派人到京都震天府尋仇。從此他們一家人就隱居過着一般隱士的生活。

（全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彭楚雄是天劍居士的門人，學會了天罡劍法，闖蕩江湖，因勢友的約會，去江寧縣會賓樓和季正元會面，途中被鬼刀侯子通截殺，二人劇戰，彭楚雄卒將侯子通擊殺，自己也受了重傷，幸遇趕車的人將他載到江寧縣治療，傷癒後到會賓樓找季正元，因約會之期過了兩日，查詢之下知道他被黑手奪命唐九槐殺害，便去城外亂葬崗墳前弔祭一番，正在傷心悲悼時，忽然來了唐九槐帶領八名刀手猝起襲擊，彭楚雄不敢和他們正面交戰，只好且戰且走，在衆人圍攻之下，因傷癒還未復元，被唐九槐擊倒，刀手上前準備砍殺，忽來了一個女子喝止……

壙地遭圍攻 少女解險厄

俠情短篇故事 兩期完

血洗霸王莊（下）

馬騰·文 可飛·圖

那五名刀手中的其中兩人，在唐九槐的眼色之下，左右一抄，與唐九槐成三角之勢，將那少女三面堵截住。

對於彭楚雄，黑手奪命唐九槐現在根本就不屑一顧，因爲有三名刀手將之制住，動彈不得，而且可以說已是個失去了抵抗力的死人，可以不用理會。

這時，他已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少女的身上，那種目光與那種表情，就像一頭猛獸發現了獵物的樣子般，既兇猛又專注，令人爲之不寒而慄！

「嘿嘿，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唐九槐語聲低沉，臉上的表情變動了一下，那是一種意外的驚喜。「這次你是自投羅網，插翅也飛不了！」

那少女高雅地舉手輕掠鬢邊髮絲，脆聲道：「我既然敢現身，自然走得了，唐九槐，你殺了我季大哥，又想殺他的好友，你眞是狠毒兇惡！」

彭楚雄聽那少女稱季正元爲大哥，這稱呼很親熱，那麼，這少女與季正元的關係一定很深，但自己怎麼沒有聽季正元提起這少女呢？他不由露出困惑之色。

唐九槐對那少女的話一點也沒有動氣，反而得意地說道：「斬草不除根，那是笨人的作法，老夫想不到這一次既能夠除去後患，又可以將妳帶回去，眞是兩全其美！」

「呸！」那少女清叱一聲，「妄想，你若是敢殺死那位彭兄，我立刻自絕在這裏！」

少女這刹那的神情變得悲激哀怒，彭楚雄看在眼內，不由亦受到感染，心情亦激動起來，只是不知那少女怎會知道他的姓名。

但立刻他就想通了，可能是季正元對那少女提起過他，更可能的是那少女就匿伏在那座墳堆後，將他與唐九槐的說話聽去了，所以知道他是誰。

唐九槐一聽那少女的話，臉色刹時遽變，一付又驚又急的樣子，急聲道：「妳到底想怎樣？」

那少女眼珠轉了一下，臉容一沉道：「我要你將這位彭兄放了！」

唐九槐目光一閃，毫不考慮地狠聲道：「不成！」

那少女冷笑道：「那你就只能將我的屍體帶回去！」

唐九槐立時臉色數變，咬着牙道：「別的可以答應妳，這要求不能答應。」

那少女沒有再說什麼，猛地纖掌一揚，反手擊向自己的天靈！

「不可！」唐九槐一見之下，情急地掠撲向那少女。「老夫答應你就是！」

那少女擊向頭頂的纖掌一頓，同時嬌聲叱道：「站住！」

唐九槐還眞聽話，掠撲向前的身形立時煞停下來。惶急地道：「妳千萬不要這樣，老夫依妳就是。」

少女却沒有放下手掌，冷聲道：「那你立刻放了這位彭兄！」

唐九槐這時候的臉色變得很複雜，深深吸了口氣，放緩語聲道：「放了這姓彭的不成問題，但若是你在老夫放了姓彭的之後，妳却一掌拍落頭頂，老夫豈不是一無所得？」

那少女有意無意掠了彭楚雄一眼，語聲略高道：「這一點你大可以放心，我還不想死，除非逼得我別無選擇！」

彭楚雄先前見那少女欲自戕，不由大急，却苦於自己動彈不得，否則，他眞會不顧一切，救護那少女。

這時聽了少女的話，一顆心才算放下，心裏很感激那少女不惜以「死」來救自己。

唐九槐目光閃了一下，狡猾地道：「這樣吧，妳跟咱們走，那小子雖則中了老夫一掌，却沒有中毒，死不了，他自己可以慢慢離開。」

那少女却固執地道：「不成，先放彭兄離開，否則……」下面的話她沒有再說下去，但却以動作來表示，停在頭頂上的纖掌倏地向下一沉！

唐九槐驚急得脫口大叫道：「住手！算老夫怕了妳。」

那少女一聽，擊下的纖掌及時一停，目光一瞥，含有深意地瞥了彭楚雄一眼。

彭楚雄的目光與那少女的目光相觸，生出一種願爲那少女赴湯蹈火的心意，心情激動不已。

唐九槐兇暴的目光閃射了一下，側轉身朝那三個將彭楚雄制住的刀手揮手喝道：「放了他！」

那三名刀手遲疑了一下，將抵在彭楚雄咽喉胸腹的短矛長刀收起，躍退開去。

「如今姑娘可以跟老夫走了吧？」唐九槐向那少女逼近一大步。

那少女却道：「不行，我要看着這位彭兄走得遠遠地，才跟你們走！」

唐九槐深深地吸了口氣，目中的煞光隱隱現了幾次，才向彭楚雄厲叱道：「快滾，越滾得快越好，別讓老夫有時間改變主意！」

彭楚雄一聽，不由氣往上衝，所謂士可殺不可辱，這分明是侮辱，他眞想衝上前去，與唐九槐拚個你死我活！

「彭兄，請看在季大哥的亡魂上，快離開吧。」那少女另有含意的悽惋語聲適時傳來，令到彭楚雄心中霍然一動，怒氣全消。

彭楚雄是個聰明人，他焉有聽不懂那少女話中的另一種含意，吸口氣，他朝那少女抱拳道：「姑娘，在下可否……」

那少女顯然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孩子，悽然一笑截道：「彭兄，小妹杜翩翩。」

彭楚雄正是想請問那少女的姓名，如今少女自己報姓名，他於是再抱拳一拱道：「杜姑娘保重。」

杜翩翩清亮的眼睛倏地一亮，亦遙遙朝彭楚雄施了一禮。「彭兄保重。」

兩人的目光這刹那相觸，言外之意，已傳遞給對方。

深深地望了一眼黑手奪命唐九槐，彭楚雄轉身急掠而去。

黑手奪命唐九槐神色似乎動了一下，木無表情地看着彭楚雄的身形閃隱於雜亂的墳頭之間。

杜翩翩望着彭楚雄漸去漸遠的身形，輕吁一口氣，神情輕鬆了不少。

終於，彭楚雄的身形閃沒在墳地外。

唐九槐霍地擰轉頭，陰沉地道：「現在可以走了吧？」

杜翩翩却仍然站着不動，淡然道：「急什麼，等多一會吧！」

唐九槐目光兇光閃現了一下，閉口不語。

大約過了一盞茶時分，杜翩翩才道：「還站着幹麼？」

唐九槐一聽，如奉聖旨般，疾喝一聲：「走！」身形一掠撲到杜翩翩的身前，出指如風，一連點了她身上三處大穴。「得罪了，請多多包涵。」

杜翩翩站着沒有動，站着讓唐九槐將三處大穴點上。

至此，唐九槐才像如釋重負般，狡猾地笑了笑，接朝兩名刀手一揮手道：「快追上去！」接作了一個「斬」的手勢！

那兩名刀手恭應一聲，向着彭楚雄消失的方向急掠而去。

「你好鄙卑！」杜翩翩一見。脫口怒叱一聲，却苦於穴道被封，一點力道也發不出，否則，以她輕功之高明，肯定可以擺脫唐九槐他們的掌握。

唐九槐陰陰笑道：「丫頭，老夫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要多，適才老夫是投鼠忌器，才逼不得已答應妳放走那小子，如今妳已落在老夫手中，你以爲老夫蠢到替自己留下後患麼？妳以爲老夫不知道妳要老夫放那小子的眞正用心麼？」

杜翩翩又氣又怒，臉色數變，驀地一彎腰，一頭撞向一塊碎石。「老匹夫，你別得意！」

唐九槐顯然早就防到杜翩翩會有此一着，反應比那兩個刀手還要快，奸笑聲中，出指如電，將杜翩翩的軟麻穴及啞穴皆封住了！

杜翩翩嬌軀一軟，倒在地上。

但却被唐九槐一把將她攙扶住，一聲：「得罪。」身形接展，朝江寧城相反的方向掠去。那三名刀手亦展開身形，隨在唐九槐身後。

追蹤

那兩名急追而去的刀手掠出了墳地，一路朝着彭楚雄消失的方向追下去。

這時候，已是黃昏時候。

夕陽下，大地像抹上了一層金，光閃閃地。

就在那兩名刀手追掠出墳地約十數丈外的時候，墳地邊的一座墳堆後有如鬼魅般冒出一條身形，赫然竟是彭楚雄！

彭楚雄不是走得遠遠的了麼？爲何却會匿伏在那墳堆後？

這一點，就要讚一聲彭楚雄機警了。

說起來，彭楚雄在掠出墳地後，確是想越走得遠越好，因爲他舊傷加上新傷，元氣大傷，功力只得平常的一半，若再遇到什麼意外，那就很難再有那麼幸運了。

另一方面，他也想找個安全些的地方運功調息一下。

但他驀地心頭一動，想到唐九槐乃是條老狐狸，在被迫將自己放了後，必然不甘心就此罷休，替自己留下一條禍根，而他也必然想得到自己與杜翩翩的言外之意，那麼，他更加不肯就此輕輕放過自己了，在杜翩翩就範之後，必然會出爾反爾，對自己採取行動！

想到這裏，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憑他現在的功力，不要說是唐九槐親自出手了，就是有兩名刀手向他夾攻，他也招架不了，而他由於負傷在身，奔掠的速度也慢了很多，不難被他們追上來！

他越想越是心驚，幸好他不是一個腦筋遲滯的人，很快就給他想到了一個安全的辦法。

那辦法就是繞回那墳地匿藏起來。

這個辦法應該是最好的了，因爲，唐九槐及他的手下都是看着他掠出墳地遠去的，那麼，發夢也想不到他會繞回藏匿在墳地內。

另一方面，他可以匿伏在墳地中，窺伺一下唐九槐是否出爾反爾，對他採取行動，若是，他就變被動爲主動了。

這一來，他就可以反明爲暗，可以伺機下手。

想不到他的想法竟然顧慮到了，唐九槐眞的出爾反爾，對他採取行動。

× × ×

在墳堆窺望了一下，確定只有那兩名刀手向前追他之後，他立刻從墳堆後竄出來，追躡在那兩名刀手的後面。

那兩名刀手懵然不知，身形一路急掠下去，目光不時左右探望。

追躡在後面的彭楚雄不由暗暗竊笑不已。

兩名刀手一直追掠出十數里，來到一座樹林子前，兩人煞停脚步，猶豫着不敢進去，一個勁往林內探望。

江湖上有句老話——逢林莫入，這兩名刀手雖然不是高手，但也聽過這句老話，所以他們心存顧忌，不敢貿然進去。

「老左，你認爲怎樣？」左面那名扎扎實實的刀手望着右邊那名叫老左的刀手，徵詢他的意思。

老左目光閃閃地朝林子內窺望着，沉吟着道：「咱們若是這樣空手回去，一定會受到責罸，但貿然進去，隨時會遭到那小子的暗算，一時間我也拿不定主意，老紀，你意思怎樣？」

老紀眨動着眼睛，好一會才道：「一路上皆見不到那小子的影踪，別是追錯了方向吧？或是那小子從另一條路溜了？」

老左不以爲然地道：「不可能，那小子明明是朝這個方向溜的，而這個方向就只有這一條路，那小子在負傷之下，不可能走到別的地方，九成九就匿在林子內，運功療傷。」

老紀忽然挺了挺胸膛：「老左，那小子受了不輕的內傷，功力一定大打折扣，合咱們兩人之力，你說是否勝得過那小子呢？」

老左凝眸思忖了一下，愼重地道：「應該勝過那小子。」

老紀一拍胸膛道：「那還猶豫什麼？只要咱們小心點，就不怕那小子暗算了，何況，只怕那小子這時正自顧不暇，那裏還能暗算咱們？」

老左一聽，亦是精神一振，雙眉一揚，道：「若是能將那小子擊殺，回去後一定會有重賞，可能還會提升爲領隊也說不定！」

老紀立時目光大亮，胸膛挺得更高，眉飛色舞地道：「那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翠花那騷姐兒快活一下！」

老左笑罵道：「你就是只會想着翠花那蕩貨，現在還是小心點吧！」

老紀嘻嘻一笑：「怎樣進去？」

老左思忖了一下道：「若是人多，自然是分散進去好找，但只得你我兩人，還是兩個人一齊進去好，彼此可以互相照顧，你認爲怎樣？」

老紀毫不思索地道：「那當然是一齊進去了。」

於是，兩人持刀戒備着，一齊閃入林

子中。

兩名刀手的身形才消失在林子內，距林子左側約五六丈外的一塊石後，閃出彭楚雄的身形，略一窺察了一下，身形接疾竄掠入林中……

× × ×

日色向晚，歸鳥投林，刹時間鳥叫聲，拍翅聲在林中响個不絕。

天邊的晚霞絢麗，樹林子內却顯得一片昏黯。

兩名刀手幾乎是背靠着背，在林子中搜尋起來。

兩名刀手這種架勢，足可以應付來自任何一方面的襲擊，但對於來自上面的攻擊，就顯得有點弱了。

「撲簌簌」一陣响聲從頭上傳來，兩名刀手急不迭停步挫腰，翻眼向上察看，手中刀隨時向上揮斬去。

「呀」地一聲，一團黑影從他們頭上掠過，那位老紀不理三七二十一，身形一長，刀光揮閃中，那團黑影又發出一聲淒厲的鳴叫。分成兩爿從空中摔墜下來。

「原來是只老鴉！」老左目光一落，噓了口氣。

老紀却心頭跳動了一下，目光落在一爿染血的老鴉身上，嘀咕道：「倒霉，偏在這個時候遇上這不祥之物。」

老左聽了，心頭不由一緊，隨之引起一絲不祥的念頭。「老紀，快些走出這座林子吧，別磨蹭了！」

老紀忙不迭道：「那你還不走！」

兩人於是乎兩雙眼四下亂掃着，一面脚步急急地向林外走去。

× × ×

「呀——」一聲老鴉又從老紀老左的頭上响起。

兩人聽着，心裏不由打了個突，這一次兩人却不再理會，脚步更急向前走去。

「颯」一下疾响，老紀老左這一次忍不住疾抬頭向上望去。

這一望，令到兩人不由魂飛魄散！

一條比老鴉大了不知多少倍的黑影，向他們頭上疾撲下來，忍不住驚叫出聲，同時揮刀向上揮斬。

可是他們的反應及動作仍然慢了那麼一刹那。

這一刹那足以令他們陷於萬刼不復之地，從上撲下來的黑影以不可思議的凌厲迅猛之勢，如一面大網一樣疾罩向兩名刀手，青芒電閃中，老紀老左的兩把長刀才斬出一半，老紀已經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但叫聲却很短促，那是因爲他的一顆人頭已旋飛向天！

老左雖然比較幸運，但一條右臂連着長刀也挑飛向天！

直到一股血泉從他的斷口處噴濺出來，他才像知道了自己的一條右臂已斷，那種難以忍受的劇痛令到他忍不住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嘶叫聲。

嘶叫聲中，那黑影飄落地上，赫然正是彭楚雄！

老左一眼看見，驚痛之下，那裏還能够支持得住？駭然摔跌在地上。

彭楚雄臉上泛着森冷得叫人打顫的笑容，兩步欺到老左面前，劍尖直指老左的咽喉，冷然問道：「朋友，你想死還是想活？」

老左痛駭得一張臉青白變形，全身打着顫，瞪着一雙驚怖的眼睛，直望着彭楚雄，幾經艱難才吐出幾個字：「你……你想怎……樣？」

彭楚雄目光有如銳利的劍尖那樣，盯在老左的臉上，惡狠狠地道：「若是你不想死，乖乖地答我的問話！」

老左全身震顫了一下，囁嚅着道：「我不會與你合作的！」

彭楚雄却未等老左的話說完，一指點去，點了他的軟麻穴，冷哼道：「螻蟻尚且貪生，又道好死不如惡活，你雖然不怕死，但這樣做值得麼？你能够得到什麼？好！既然執迷不悟，而且又受了傷。我也不難爲你，這就放你走！」

說着他眞的又一掌拍去，將老左被封的軟麻穴拍活了，並且運指連點，封了老左那條斷臂附近穴道，替他暫時止了血。

老左顯然料不到彭楚雄會這樣輕易就放他走，一時間怔在地上，不言也不動，好一會，才回過神來，疑信參半地道：「你……你眞的放我走？」

彭楚雄肯定地點點道：「你既然不肯合作，殺了你又有什麼用？何況，你只是受命於人，罪不至死，你要走就走吧！」

老左一雙眼一直緊張地望着彭楚雄，看不出他臉上有半絲假意，才遲疑着邁開脚步往林外走去。

他走出不到幾步，背後却驀然傳來彭楚雄的語聲，嚇得他頓時全身震抖了一下，以爲彭楚雄改變主意。駭然扭頭回望。

「朋友，你難道不想一想，你這樣回去，你的主人會怎樣對付你麼？」這就是彭楚雄在老左走了幾步時說的話。

老左聽了彭楚雄這句話，神情猛震了一下，原本蒼白的臉上神色遽變，目中也露出驚懼之色。

這一切，都讓目光瞬也不瞬的彭楚雄看在眼內，他立時又道：「看來，你那位主人對於屬下一定很嚴酷，你這樣回去，他一定很不滿意，是不是？」

老左的神情又猛震了一下，終於轉過身來，目光定定地望着彭楚雄，激動地道：「你問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會回答你。」

彭楚雄料不到老左突然之間改變了態度，喜出望外地道：「朋友，眞的？」

老左肯定地點了點頭道：「我雖然算不上一號人物，但也不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

彭楚雄喜形於色，道：「難得你深明道理，還未請教朋友姓名。」

老左毫不猶豫地道：「我叫左明。」

「原來是左兄。」彭楚雄抱拳朝左明一拱，同時關切地道：「讓我先爲左兄你將傷臂包扎好再說。」

左明也實在是勉强支持住的，聞言也不反對，彭楚雄於是從身上掏出一瓶金創藥，敷在左明傷臂的斷口上，再撕下自己一幅衣襟，替他包扎好。

左明一直默默地看着彭楚雄爲自己敷治傷口，心裏却想起自己以前負傷的情形，雖則有人替自己敷治，但那有彭楚雄這樣細心敷扎，目中不由露出感激之色。

× × ×

「左兄，你可知道，唐九槐爲何要殺死吾友季正元？」這時候彭楚雄與左明已對坐在兩棵樹下。

左明接道：「聽說是爲了咱們公子那位未過門的妻子。」

彭楚雄心頭跳動了一下，急問道：「可是先前在墳地現身，解救了我的那位姑娘？」

「一點不錯。」左明點頭。

「請問左兄可知道那位姑娘的姓名？」彭楚雄的腦海中不由又浮現起那少女天仙化人般的樣貌來。

「姓杜，芳名翩翩。」左明說時神態很恭敬。

「那麼，你口中的那位公子又怎樣稱呼？」彭楚雄接問。

「我家公子複姓司徒，名立。」左明說出這名字時，神態上顯露出一絲不屑之色。

但彭楚雄却沒有注意到。

「司徒立。」彭楚雄口裏唸了一遍，緊接脫口道：「難道就是霸王莊主司徒霸的獨子司徒立？」

左明聽到彭楚雄說到司徒霸時，臉上明顯地閃泛起一抹驚悸之色，急點頭道：「一點不錯。」

彭楚雄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心頭也打起鼓來，暗忖：「季兄什麼人不好惹，却惹上了這位在江湖上出名難惹，心狠手辣，實力雄厚的霸王莊主！」

左明見彭楚雄沉吟不語，以爲他被霸王莊三個字嚇呆了，心中的觀感不由亦隨之改變了。「彭少俠，若沒有什麼要問的，我可要走了。」

彭楚雄一聽，回過神來道：「左兄慢走，我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不等左明回答，接道：「我想請教一下，吾友季正元眞正被殺的原因。」

左明眨了一下眼睛，想了一下，才道：「詳細的原因我也不大清楚，我只是聽聞你那位摯友季正元不知怎的，結識了咱們公子的未婚妻翩翩姑娘，兩人而且過從很密，這件事被我家公子知道了，於是用强硬的手段將翩翩姑娘接進莊中軟禁起來，並準備擇吉成親，那知道翩翩姑娘就在九日之前逃離莊子，莊主與公子知悉之後，俱震怒異常，認定是季正元將翩翩姑娘誘拐走，於是派出莊中十數名高手，各率領十數名刀手，分從不同的方向追索下去，務要將季正元擊殺，將翩翩姑娘找回去與公子成親。」

左明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喘口氣道：「就在三日前，由唐九槐率領的這一路終於發現了季正元的行踪，於是在得悉了季正元在會賓樓喝酒吃飯後，唐九槐暗中收買了那名伙計，暗算了季正元，但却找不到翩翩姑娘的影踪，於是便等下去，日夜派人監視着會賓樓……以後的你都知道了，不用我再說了。」

彭楚雄深長地呼吸了一口氣，挺挺腰道：「霸王莊主父子就憑這些莫須有的罪名，便殺了吾友，我一定要向霸王莊討一個公道！」

左明聽了彭楚雄的話，不由對他深爲敬佩，雖則他是霸王莊的一名刀手，但他爲人頗爲正義，一向就有些不滿莊主父子的所爲，只是由於身份低微，所以一向隱藏在心中不敢發作。

「左兄，你現在可以走了。」彭楚雄從地上坐起來，看着左明也從地上站起來，才又道：「左兄是否還回霸王莊？」

左明想也不想就決絕地說：「若是我還想回霸王莊，就不會告訴你那些事情，再說，我若是回去，莊主也不會放過我，我還不想死，又怎會回去送死？」

彭楚雄上前一步直望着左明道：「那你準備去哪裏？」

左明苦笑道：「暫時我也不知何去何從，不過，我會走得遠遠地，或是去一處霸王莊的人找不到的地方，隱居下來，江湖再不是我這種人闖的了。」

說話時，他痛苦地拿眼瞥了一下自己那條斷了一截的右臂。

彭楚雄歉然地道：「左兄……」

左明倒是一條漢子，深明事理，擺擺手截道：「這不能怪你，我這是咎由自取，這樣也好，這就是我從惡的報應及懲罰，好讓我永遠記住這個教訓。」

彭楚雄激動地望了左明好一會，才忽然從懷中掏出一張一千兩的銀票，遞給左明。「左兄，請收下這一點錢，我不敢說是一種補償，但對你今後的生活，或許有一點幫助。」

左明也是個豪爽的人，也不推辭，伸手接過銀票，塞入懷中。「彭兄弟，只要我一日不死，無論在什麼地方，我也會記着你。」

兩人原本是敵對的，現在却一下子變成了知交那樣，其間變化之微妙，眞是出人意表。

彭楚雄亦道：「左兄，他日有緣，定當痛飲一番，保重。」

說完，翻身便朝入林的方向掠去。

左明則穿林而去。

霸王莊

洛水之濱。

一座宏大的莊院就像虎踞龍盤一樣，盤踞在洛水之濱，那種兇霸的氣勢，躍然顯現。這一座氣勢不凡的莊院，就是威震關洛道上的霸王莊！

霸王莊主霸王槍司徒霸今年五十四歲，生得高大威猛，憑着手中一桿霸王鎗，勇賽昔年的楚霸王項羽，自二十二歲出道，二十五歲闖出霸王鎗這個外號，至今已有二十九年矣。

司徒霸的妻子却在二十一年前因病亡故，替他生下一子，今年二十三歲，那就是他的獨子司徒立。

這位司徒立年紀雖輕，但也在江湖上闖出了一個玉臉小霸王的稱號，據說一身本領已盡得乃父七八成眞傳，以這樣的年紀，有這樣的成就，確是不簡單的了。

他之所以被稱爲玉臉小霸王，乃是他的相貌與乃父相異，生得玉臉朱唇，有如一株臨風玉樹，是個標準的美男子，故有那麼美的外號。

霸王莊之所以能够威震關洛一帶，一則是莊主司徒霸憑着手上那桿霸王鎗未逢敵手，二則由於霸王莊實力雄厚，招攬了不少黑白兩道有名氣的人物投效，乃是關洛一帶實力最强的一股勢力。

故此，在關洛一帶，只要提起霸王莊三個字，沒有人敢表露出輕視不敬，除非那人不想活了。

× × ×

今日霸王莊內外張燈結綵，一片喜氣洋溢，看來是有喜事要辦。

霸王莊確實有喜事要辦，因爲後日就是少莊主玉臉小霸王司徒立的大喜之日。

而在兩日後吉時與他拜堂成親的，正是那位艷驚關洛一帶的大美人杜翩翩。

杜翩翩乃是司徒立的表妹，由於父母早亡，所以她自十歲開始，便寄居在姨丈司徒霸的家中，與司徒立可說是青梅竹馬，珠聯璧合。

却原來杜翩翩的父母早在未亡故之前，便已經將她許配給了表兄司徒立，如今兩人均已長大成人，也該是成家立室的時候了。

霸王莊既然領袖關洛一帶武林，關洛道上的黑白道人物，少不免要奉承奉承，熱鬧一下，所以消息傳出之後，不少趨炎附勢之徒，不等霸王莊的人將喜帖派到來，便已帶備禮品，趕到霸王莊恭賀。

所以雖然距玉臉小霸王成親的吉日還有兩天，但莊前已車水馬龍，看來祝賀的人絡繹不絕，一時間門庭若市，大有應接不暇之勢。

莊主霸王鎗司徒霸有見及此，早已派出三位總管負責接待前來到賀的客人。他自己則終日東瞧瞧西看看，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笑得合不攏嘴。

這也難怪他這樣高興的，他早在三年前就想給司徒立完婚，了却這件心頭大事，無奈杜翩翩不知怎地，一味推說年紀還小，要等多三幾年才說，司徒霸平日對她亦溺愛有加，所以一時間也不便勉强她。

料不到在半個月前却發生了杜翩翩離莊出走這件事，令他大爲震驚，難得的是如今杜翩翩由唐九槐找尋回莊，並殺了那位禍胎千鋒一劍季正元，除去大患，於是他再不拖延，一面將翩翩軟禁起來，另一方面則立刻替兒子辦喜事，希望生米煮成熟飯，那時杜翩翩只有一心跟他兒子了。

令到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的兒子論品貌及武功皆是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與翩翩姑娘又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一直以來翩翩皆對司徒立很好，絕對沒有流露出一絲半毫憎惡之色，照說，絕對沒有理由不喜歡司徒立，而爲了一個只不過相識了數日，只見過兩面的千鋒一劍季正元而離莊出走！

這是難怪他想不通的，就是當事人的玉臉小霸王司徒立，也是想不通。

要知道情這一字，乃是最費解，也最奇妙不過的了，那只有當事人才能够深刻地體會到個中的微妙之處，別人是很難以常理去理解的，君不見就是這個「情」字，令到多少人幹出令人難以理解的傻事！

被迫成親

玉臉小霸王自起床到如今，一直是喜氣洋洋，在莊內外各處奔跑不停，指點督促辦事的莊漢這樣做那樣幹，臉上的笑容沒有停過。

莊漢們見莊主父子親自督促，那一個敢怠慢？所以只不過是大半天時間，那間寬敞的大廳已被佈置得美侖美奐，披紅掛彩的喜堂。

莊門下也佈置好了，結彩堆花，連那雙雄踞莊門兩邊的石獅子也披掛上紅彩，彷彿收斂了威煞之氣，被喜氣所代替了。

晌午過後，已經陸續有賀客來到，負責接待的二管事的朱威一一將賀客帶到偏廳，由莊主司徒霸親自招待。

玉臉小霸王司徒立却不見了影踪。

× × ×

却原來玉臉小霸王來到莊院後進的一棟小紅樓內。

這座小紅樓建造得小巧玲瓏，樓高只有兩層，是杜翩翩的香閨。

但如今却變成了囚禁她的地方！

爲了防備她逃走或是自尋短見，樓內有八個壯健的婦人輪流看守翩翩，加上平時侍候她的那位丫環小蘭，毫不放鬆地守着她，令到翩翩連求死也不能。

因爲她連軟痲穴也被封住了，令到她動彈不得，只能够躺在床上，連吃飯也是那位小蘭喂她的。

其實，杜翩翩根本就不想死，因爲她若一死，非但報不了季正元之仇，連她知道的秘密也沒法說出來，她才不甘心就此死去，要死，也要等替季正元報了仇，將秘密揭露出來才死。

如今，她唯一希望的，就是自己在墳地將之解救過的彭楚雄仗義前來救她，否則，她只好自己想辦法了。

玉臉小霸王司徒立進入小紅樓後，那守在二樓閨房內的兩名健婦及丫環小蘭立時知趣地退了出去。

司徒立目光在房內溜轉了一下，才走到床前，愛憐他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翩翩，才在床前一張錦櫈上坐下來。

翩翩亦拿眼看着司徒立，臉上竟然綻出一抹迷人的笑意。

自從翩翩邂逅了千鋒一劍季正元之後，司徒立就未曾看過翩翩在他面前笑過，如今他被翩翩這一笑，不禁有點受寵若驚，目光定定地看着翩翩，有點痴了。

翩翩軟痲穴被點，全身綿軟無力，動彈不得，但啞穴却沒有被點，還能够說話。「表哥，你怎麼哪？」

司徒立被翩翩這一叫，彷彿才魂魄歸竅般，霍然回過神來，驚喜萬分地道：「翩翩，愚兄沒……有……什麼，愚兄只是看得有點痴了，表妹，你好美！」

若是在未邂逅季正元之前，司徒立對她這樣說話，她心裏總是甜絲絲地很受用，天底下的男女，只要是正常的，誰不喜歡聽別人讚美自己的，尤其是女孩子，但如今翩翩聽在耳中，却有一種肉痲的感覺，但她却沒有透露出來，反而顯得羞不可仰地嬌聲道：「表哥，你又來亂說了，我不聽。」

那種神態，那份嬌羞，令到司徒立的雙眼又發直了，痴痴地說不出話來。

「表哥，你怎麼啦？」翩翩雙眼一翻，足以勾魂攝魄。

司徒立果然已靈魂出竅，被翩翩這一叫，才回神過來，尷尬地笑笑，道：「翩翩，我……沒有……什麼，我只是太高興了，後日就是我們成親的日子，一想到我能够與表妹妳白頭到老，我幾乎懷疑自己

是在發夢。」

司徒立倒會裝作，盡揀好聽的對翩翩說，對於翩翩身上的軟痲穴被點封，却提也不提，迴避過去。

翩翩也不道破，嬌慵無限地道：「表哥，後日就是咱們大喜之日？怎不早些告訴我，也好讓我準備一下。」

司徒立大喜道：「妳改變主意了？」

翩翩拿眼瞟了一下司徒立，這一瞟，差一點沒有將司徒立的三魂七魄勾上九重霄外，情不自禁就伸手去握住翩翩的一隻柔荑，輕輕撫着。

翩翩沒縮手，就算她有此心，也有心無力，她全身酸軟無力，又怎能掙脫呢？

有點羞不可仰地垂下眼皮，長長的睫毛輕微地顫動着，紅飛雙頰，翩翩吐口氣嬌弱地道：「我根本就沒有改變主意，半月前我離莊出走，只是想到外面走走，又怕姨父他老人家不允，所以才偷偷溜出去，我壓根兒就沒有喜歡那姓季的，如今他死了倒好，省得我諸般解說。」

司徒立一片痴迷的樣子，直着眼定定地看着翩翩，直看得翩翩心頭亂跳，怕他會做出不軌的動作，幸好司徒立終於回過神來，一顆心才算稍定。

「翩翩，那你是說願意嫁給我了？」

翩翩一下子連脖子也紅透了，別轉臉輕呼道：「我不與你……說了！」

不說等於是默認了，司徒立心花怒放，得意忘形，手上一緊，却捏痛了翩翩，痛得她痛叫出聲。

司徒立這才驚覺到自已失態了，慌不迭鬆開手，一面急聲問：「翩翩，捏痛了你麼？我眞該死！」

翩翩將頭扭轉過來，臉上仍然羞紅一片，人謂秀色可餐，司徒立此刻望着翩翩，就有這種感覺。

「唏，我眞該死，忘了爲妳解開穴道，愚兄這就立刻爲妳解開！」司徒立話出動手，將翩翩被點封的軟痲穴拍活了。

翩翩目中閃過一抹喜色，先舒了口氣，再長長地伸了一個懶腰，那種嬌慵無限的樣子，看得司徒立眼也直了，暗中不知呑了多少口水。

「表哥，想必外邊已來了很多賀客，你不出去招呼一下他們麼？」翩翩一面暗中運氣，一面撐坐起來。

司徒立却狡猾地一笑。「翩翩，爹說外面的事情不用我管，有他老人家招呼就够了，着我不用到外邊去，要我好好照顧你。」

翩翩裝出歡喜的樣子，嬌柔地道：「以後有的是日子，只怕你日久生厭，不會像現在這般對我好了。」

這一番話說得司徒立心頭一蕩，情不自禁又伸手去捏握着翩翩一隻玉手，輕輕地摩挲着。「翩翩，我發誓今生今世，永遠對妳好！」

翩翩羞不可仰地垂下螓首，輕啐道：「表哥，你又來了……」

那種嬌羞可人的神韻，白中泛紅的頸脖，瞧得司徒立有點心猿意馬，差點把持不住，急不迭吸一口氣，才算壓制住那種情思慾想。

「翩翩，愚兄對妳眞是一片痴心……」突地話鋒一轉，改變了語氣道：「妳到底說的是否眞心話？」

翩翩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强自壓下劇跳的心頭，嬌笑道：「你怎會忽然說出這種話來的？你仍然不相信我？」

司徒立勉强笑笑。「翩翩，我不是不相信妳，但經過那回事之後，我不敢太過相信……除非……妳現在讓我吻一下。」

這位司徒立眞厚臉皮，居然說得出這種話來，眞難爲他啓齒。

翩翩一聽，眞是又氣又怒，眞想不顧一切，一掌摑過去，但轉念一想，她立時羞得螓首垂得更低，那截白中透紅的粉頸更加誘人，語聲有如蚊蚋的道：「你……你……眞的想要？」

司徒立目中閃射出興奮之光，呼吸也急促起來，促聲道：「妳若是不想，我也不會勉强妳。」

其實他這時恨不得一把將翩翩摟入懷中，將她一口呑下，但他却是個心機頗爲深沉的人，而且他深知翩翩的性格，外柔而內剛，一個弄不好，他只會什麼也得不到，所以他不敢亂來。

「嗯，我遲早也是你的人了，你……你要先閉上眼睛……你答不答應？」翩翩越說越細聲，但司徒立却聽得一清二楚。

當下喜不自勝，雙眼發光，急不迭將雙眼閉起來，嘴裏道：「我這就閉上眼睛，現在行了吧？」

翩翩微抬螓首，斜睨了閉着眼的司徒立一眼，目中閃過一抹殺機，一閃即隱，羞答答地道：「你不准使壞，偷偷看人家的！」

司徒立急聲道：「不會，妳不叫我睜開眼睛，天大胆子我也不敢擅自睜開。」

跟着，他就閉着眼不動了。

翩翩深深地望了司徒立一眼，再深深地吸口氣，然後將螓首湊過去，將紅唇慢慢地印向司徒立的嘴唇。

司徒立雖則閉着雙眼看不到，但他也感覺得翩翩正向他湊過來，那種如蘭似麝的溫馨氣息，直向他臉上噴來，令到他不其然渾淘淘一片，飄然欲仙。

翩翩的似火紅唇在快將印上司徒立的嘴唇的刹那，只見她驀地右手食中二指疾揮向司徒立的咽喉！

距離這樣近，又是在變生肘腋之刹那，加上司徒立閉上雙眼，處於毫無防備的情形之下，照說萬難閃避封擋得了的。

但這一次却大出人意料之外，也不見司徒立將眼睛睜開，却像看到翩翩向他猝然下手般，只見他肩頭擰動了一下，翩翩那兩根纖纖玉指便再也揮不下去，距司徒立的咽喉一寸不到，而她的玉腕却像被鐵箍箍住一樣，絲毫動彈不得！

「嘻，翩翩，妳怎麼忽然不吻下來了？」司徒立這時倏然將開雙眼，獰笑着身形向前一傾，迅速地在翩翩的櫻唇上吻了一下。「嗯，好香好甜。」他忽然放聲狂笑起來。

翩翩想不到功敗垂成，重新受制於司徒立的掌握中，由於右腕脈被扣住，半身痠痲無力，發作不得，一時間羞憤得淚水在眼眶內打轉，不知怎樣才好。

「嘿嘿，人謂最毒婦人心，果然不虛，我與妳雖未成親，但已有夫婦之名，竟然狠得下心謀殺親夫？妳這賤婦！我不會

輕易放過妳的，但我也不會殺妳，我要妳從今以後生不如死！」

司徒立越說越激動，揚手一掌摑在翩翩臉頰上，摑得她半旋着跌出去，臉上現出五條指痕。

但由於她是被司徒立將手腕扣握住的，所以沒有旋跌在地上，她的眼中沒有哀求之色，也沒有淚，只是尖着聲嘶叫：「你殺了我吧，你爲什麼不殺了我？」

司徒立陰險地笑道：「我爲什麼要殺妳？我若是殺了妳，後日成親之日我怎樣向到賀的親朋戚友解釋交待？我才不會笨到自己丟人現眼，我要與妳成親，然後慢慢地折磨你！」

翩翩眼見司徒立那獰惡陰險的臉容，耳聽他那惡毒的話，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但仍倔强地道：「你不怕我在成親的那天，將你父子兩人的陰謀說出來嗎？」

「這一點我早已想到了，到了那天，只要點了妳的啞穴，看妳還能够哼出一聲！」司徒立那惡毒的目光有如蛇蝎一樣，冰寒得令人不寒而慄！

翩翩這一次眼色也變了，忽然拚盡全身之力，一掌擊向自己的天靈蓋！

但驀然間她整個人的骨架像散了般，猝然癱軟下來，那只舉起的左手也虛軟地重重垂落下來，司徒立乘機將她摟入懷中，在她的腰頰上親了一下。

翩翩之所以忽然間連話也說不出，整個人痠痲無力，乃是司徒立以極其快速的手法，分別點了翩翩的軟痲穴與啞穴。

「哼，妳這賤人，殺我不成，想自殺，這豈不是便宜了妳，妳想跟那季正元在黃泉相會？我偏不讓妳如願，我要妳生不如死！」司徒立說時伸手在翩翩的身上輕薄起來。

翩翩自出娘胎，從未遭受過這般委屈的事情，她强抑着沒讓淚水流出來，呑回肚內，只是倔强地緊緊抿着咀唇，一雙眼睛恨毒地直視着司徒立，眨也不眨一下。

司徒立接觸到翩翩那兩道深沉的恨毒目光，亦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冷顫，惡狠狠地道：「賤人，若不是後日妳還要出去見人，我眞想將妳這兩顆眼珠挖了出來！」

翩翩却毫不懼怕，怒視着司徒立！

司徒立這時眞是奈何翩翩不得，有火也發不出，只好氣恨恨地將翩翩放回床上，一拂袖，鐵青着臉走出了小紅樓。

怒闖霸王莊　喜堂變戰場

今天乃是霸王莊少莊主玉臉小霸王小登科的大喜之日。

關洛道上不論黑白兩道，只要是稍有名氣的人物，不管接不接到請帖，皆已聞風趕到霸王莊，向司徒霸父子祝賀一番。

所以，這一天自大清早起，莊內上自大總管鐵戟侯溫震，下至一衆莊漢，俱忙個不亦樂乎，個個喜氣洋溢，辦事的辦事，接待的接待，倒也井井有條。

司徒霸則早已穿戴整齊，端坐在大堂正中的那把大交椅上，只等吉時一到，接受兒子兒媳的參拜。

司徒立亦早已穿上吉服，披紅簪花，神采飛揚，很難發覺他眼眸深處的那抹恨毒之色。

這時候，到賀的客人沒有二百也有一百八十，眞是賀客盈門，給足了司徒霸的面子。司徒霸看在眼內，眞是意得志滿，不時捋鬚微笑。

吉時終於到了。「請新郎新娘出來參拜天地父母。」唱禮官高聲唱喏。

新郎在前，新娘在後由一個婆娘攙扶着，鳳冠霞披，蓮步姍姍走出了禮堂來。

這時候堂上兒臂粗的龍鳳燭高燒，長案上供着司徒家的列祖列宗，司徒霸側轉坐到右側一張披紅交椅上。

堂上堂下，擠滿了看熱鬧觀禮的來賓，一見新郎新娘互相曳着一條紅帶，正中結了一朵大紅花慢慢走出來，莫不喝起彩來。

確實，司徒立這一裝扮，確實有如潘安再世，濁世翩翩佳公子，難怪那些賀客忍不住喝起彩來的。

「新郎新娘參拜天地！」唱禮官大聲唱喏起來。

誰也看不出頭戴鳳冠，臉覆紅巾的翩翩有何不妥，在那喜娘的攙扶下，依照禮儀與司徒立參拜了天地。

「新郎新娘參拜祖宗——」唱禮官又敞開喉嚨唱喏起來。

跟着，唱禮官又唱：「新郎新娘參拜父——親大人。」那唱禮官差點唱溜了咀，幸好他改口得快，才不至弄出笑話來。

新郎與新娘在儐相及喜娘的指點攙扶下，正欲向笑得見牙不見眼，合不攏咀的司徒霸下拜的刹那，一人倏地在堂外大喝一聲：「且慢！」

這一聲喝，壓過了堂上喧嘈的人聲及唱禮官的唱禮聲。

所有的人陡聞這一聲喝，俱不由震動了一下，一齊扭頭朝堂下望過去。

正欲跪拜的新郎新娘也跪不下去了，司徒立陡然回頭望向堂下那人。

司徒霸更是臉色遽變，那一臉的笑容刹那僵凝住。

這突如其來的喝聲，在這大喜之時，眞是大煞風景。是以立時有兩個腰掛長刀的刀手從堂下兩邊的階上走下去，不客氣地向那突然站在階下的帶劍者叱喝起來。

「朋友，撒野也要看看是什麼地方，念在今日乃是本莊少莊主大喜之日，不爲難你，算你走運，還不快滾！」

這時堂上堂下的賀客皆看到了那不速之客，嗡嗡議論之聲響成一片，其中竟有人認出那搗亂者的身份，脫口叫出：「青鋒劍彭楚雄！」

這一呼叫，幾乎所有人的神色皆震動一下，司徒霸父子更是眼色也變了一下。

新娘在喝聲入耳的刹那，經已渾身劇震了一下，這時更是激動得差點連站也站不穩，幸虧一旁的喜娘牢牢將她攙扶住，才沒有倒下去。

突來不速客

堂下突如其來的人年約二十七八，氣宇軒昂，腰懸長劍，正是青鋒劍彭楚雄。

年青一輩中成就最高的其中一名年輕用劍高手！

彭楚雄怒笑一聲，敞聲道：「憑你兩個狗奴才，又怎配要我滾？況且，我不是來撒野的，我是來向貴莊主父子討回一個

公道的！」

這一番話，說得那兩名刀手不敢貿然動手，因爲今日乃是少莊主大喜之日，若沒有莊主的命令，是不便弄出不愉快的場面的。

但賀客的身份則不同了。

就算將場面弄到不可收拾，莊主司徒霸也不便責怪客人的。

這時就有一個不知天高地厚，欲想趁這機會拍拍司徒霸父子馬屁的漢子挺身而出，戟指彭楚雄喝罵道：「那來的野小子，吃了豹胆熊心？還是嫌活得膩味了？待俺教訓教訓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站在那莽漢旁邊的他的同伴一下子拉不住那漢子，不由急得直跺脚。

彭楚雄拿眼角瞟了那漢子一眼，傲然道：「朋友，別强出頭，我找的不是你而是司徒莊主父子，你請退下去吧。」

那漢子本領雖然不甚了得，脾氣却頗爲暴烈，如何咽得下這一口氣，怒哼一聲，蠻牛一樣衝撲向彭楚雄，大喝一聲：「吃俺一拳！」醋砵大的拳頭疾朝彭楚雄劈面劈過去！

彭楚雄見對方沒有亮兵器，自然亦不便亮出青鋒劍。

彭楚雄根本連眼角也沒動一下，身形倏然一旋，右手電閃般抓向那漢子砸來的拳頭，左脚向橫一撇，那漢子驚叫聲中，身形一個風車大翻身，重重地摔跌在地上，連腰也直了，痛得他大聲哼叫起來。

彭楚雄以借力使力之巧字訣，將那漢子弄翻在地上，堂上堂下有很多人皆看不大淸楚彭楚雄用的是什麼手法，只有一部份高明人士看出來。

「好一招天罡散手中的巧渡天河！」堂上一位年約五十許的青袍老者衝口喝叫出聲。

這青袍老者不是別人，正是在關洛一帶武林道上，名氣僅次於司徒霸的萬里追風戴日月！

彭楚雄見堂上有人叫出他的師門絕技之一天罡散手，不由心頭一震，循聲望過去，却眼生得緊，根本就未見過戴日月，心中暗自凜惕，知道霸王莊內臥虎藏龍，一個弄不好，不但報不了季正元之仇，只怕連自己也出不了霸王莊一步！

於是，他很恭敬地道：「在下請教那位前輩高姓大名。」

萬里追風戴日月捋鬚答道：「老拙戴日月。」

戴日月的大名倒是聽過，彭楚雄不想在這時樹敵太多，那只會將事情弄得更糟，於是又抱拳道：「原來是戴前輩當面，請恕在下眼拙，不識尊顏。」

天下間有幾個是不喜歡奉承的，戴日月也不例外，見彭楚雄對他甚爲恭敬，心中大是受用，忙不迭亦抱拳道：「老朽於十一年前與令師有一面之緣，令師沂來可好？」

彭楚雄忙恭聲道：「在下也曾聽家師提起過老人家您，他老人家還盛讚前輩是一個深明道理，忠肝義胆之人，今日有幸拜瞻，在下榮幸之至，至於家師他老人家，有勞動問，托賴粗安，在下在此先代家師謝過前輩。」

戴日月見彭楚雄對他恭敬有加，心中大爲高興，對他不由改變了態度，喜歡起來，見彭楚雄向他行禮，忙亦還了一禮，笑呵呵地道：「果然明師出高徒……」

但他下面的話却被一聲重重的咳嗽聲打斷了，於是有點悻悻然地朝發出咳嗽聲的人望過去。

那人原來就是唐九槐！

唐九槐的名氣當然不及戴日月，他之所以不將戴日月放在眼內，不是因爲他的身手比戴日月高明，而是他有所仗持，那當然就是實力雄厚的霸王莊了。

戴日月當然也明白到這一點，所以他雖然內心不悅，但也沒有表露出來。他是個老江湖了，他才不會蠢到以自己之力，在此時此地開罪霸王莊。

「嘿嘿，彭楚雄，別人害怕你那老鬼師父的名頭，咱霸王莊却不將他放在眼內，你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偏闖進來！」唐九槐兩步已跨到階前，陰沉着一張臉，盯着彭楚雄。

彭楚雄了無懼色，針尖對麥芒般，亦拿眼光盯着唐九槐，冷聲道：「你這樣唬得了誰？你若是有本領殺得了我，當日在墳地中，你就不會匆匆遁走，只命那兩名本領低微的刀手來送命！」

彭楚雄那日其實只殺了一個老紀，放了老左，他之所以那樣說，乃是他精細之處，這樣可以令到霸王莊的人以爲老左老紀都死了，那就不會派人去追殺老左了。

唐九槐被彭楚雄說得一張老臉沒地方放，老羞成怒之下，暴叱道：「那就讓老夫將你放倒在這裏吧！」

說着一掌就欲向彭楚雄揮擊過去。

適時却傳來司徒霸的喝叫聲：「唐兄且慢動手！」

唐九槐只好含怒瞪了彭楚雄一眼，不情不願地將手掌放下，退開一邊。

司徒霸已從那張大交椅上站起來，「騰騰騰」三步已走到階前，單是這種步法，就顯出他的功力不弱，冷電也似的目光在彭楚雄的身上溜轉了一下，威態稍斂，擺擺手道：「彭少兄，請看在老夫的面上，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且請暫時揭過，待小兒禮成之後，再說不遲。」

以司徒霸那暴烈的脾性，說出這種委曲求全的話來，眞是大出所有人意料之外，特別是素知他脾性爲人的人，更是訝異地望着司徒霸。

彭楚雄有如一尊石像般站在堂前階下，毫無商量餘地道：「不成，我一定要爲吾友季正元討回一個公道。」

司徒霸料不到彭楚雄竟然不給他面子，一時間氣得豹眼環瞪，虬髯蝟豎，深吸一口氣，强抑心中怒火，緩聲道：「你待怎樣？」

彭楚雄了無懼色，昂然道：「我想莊主你交代一下，爲何要派人追殺吾友季正元，並且連我也欲殺之而復甘心？」

司徒霸一聽，當堂呆了一下，他是料不到彭楚雄說得這樣直截了當，一時間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只好乾咳幾聲。

堂上堂下的羣豪一聽彭楚雄這樣說，俱紛紛議論起來。

堂上的司徒立眼見差一點就拜完堂，却被彭楚雄闖進來破壞了，恨得牙癢癢地，幾次想衝出去手刄彭楚雄，但却給儐相

用力拉住了。

司徒霸畢竟是個老江湖，很快便有了決定，「哈哈」强笑兩聲道：「這件事純屬於誤會！老夫在此致以深切的歉意。」

這條老狐狸確實不簡單，虧他想得出這個主意，他以爲幾句話就可以揭過這件事。

而事實上，他以一莊之主，說出這樣低聲下氣的話，已經給足了彭楚雄面子，若是彭楚雄仍然不肯罷休，那就太有點不識好歹了！到時只怕不用霸王莊的人出面動手，旁觀的賀客中也有人强出頭。

彭楚雄不是個笨人，他焉會不明白到自己的處境之兇險，一個弄不好，他只怕永遠也走不出這霸王莊一步。

不過，他這一次敢闖入霸王莊，已不將生死置諸心中！他一心只想替摯友季正元報那血仇。

「司徒莊主，難道一個人的一條命，說兩三句致歉的話就可以抵償得了的麼？」彭楚雄凜然不懼，朗聲接道：「所謂公道自在人心，只要你還我一個公道，我掉頭就走！」

彭楚雄這番話說得在情在理，令到司徒霸一時間爲之語塞，而堂上堂下不少人皆暗暗點頭喝彩，認爲彭楚雄說得合情合理。

「狂徒，別三分顏色變大紅，你根本就是來鬧事的，哼，你以爲霸王莊是好欺的！」玉臉小霸王司徒立再也忍不住了！衝上前，戟指而罵。

彭楚雄却沉穩地望着像一條瘋狗般衝出來的司徒立，冷然道：「我早已知道霸王莊乃是龍潭虎穴，但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爲了替好友討回公道，只好不計生死，闖他一闖了！」

彭楚雄這一話番說得正氣凜然，又贏得衆多來賀的人中不少的讚佩。

「好，好胆量，好豪氣，老夫佩服！」司徒霸不怒反笑，震聲大笑起來，好一會才止住笑聲：「你想怎樣討回公道？」

彭楚雄沉凝地道：「只要莊主能說出殺害吾友的理由，我二話不說就走，否則，說不得只好血濺五步，以血還血了。」

「哈哈！說的比唱的還好聽，那我就還你一公道！」

司徒立搶着說：「你可知道貴友季正元，不知使用了什麼手段，竟然拐帶了我的未婚妻子——我的表妹，你說，這樣奸淫之徒，該不該殺！」

司徒立說着拿眼掃視着堂上堂下的賀客一眼。

衆多的賀客中，大半乃是趨炎附勢之輩，也不理司徒立說的是否眞實，紛紛附和着。

只有像萬里追風戴日月這等有見識有主見之人，默然不語，靜聽下去。

「哼，」彭楚雄重重地哼了一聲，目光陡厲，直射入堂中那位鳳冠霞披，像木頭一樣任由喜娘攙扶住的新娘道：「這只是你一面之詞，若是由你那位未婚妻翩翩姑娘親口加以證實，我彭楚雄不但不報好友之仇，並自絕以償闖莊鬧事之罪。」

彭楚雄這一番話，又贏得不少人的讚同。

萬里追風戴日月首先上前一步道：「司徒莊主，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戴某等人不甚清楚，這位彭少兄說得有道理，若要解決這件事情，那就唯有讓翩翩姑娘親口說一遍了。」

司徒霸刹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若是讓翩翩親口說，那肯定不是像司徒立說的那一回事，若是不讓翩翩說出來，那明顯的是理虧，所以一時間，他不知怎樣答才好。

還是他的兒子司徒立心思敏捷，朝戴日月一抱拳道：「戴大俠說得有道理，這件事只有讓翩翩來說清楚，才能將事情弄個清楚明白，晚輩這就去扶翩翩出來。」

司徒霸一聽兒子這樣說，不由驚急不已，欲阻止已來不及了，接轉念一想，兒子這樣作，必有把握的，於是乎一顆心才定下來。

這刹那，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司徒立身上，就連彭楚雄也不例外，在他想像中，司徒立是不會容許翩翩姑娘說話的，這一着眞是在出他意料之外，不知司徒立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司徒立在百數道目光的注視下，來到新娘的身邊，伸手扶住了翩翩，然後示意喜娘退下去，才扶翩翩一步步走向堂前。

在走向堂前的這段距離中，誰也看不到司徒立對翩翩說了一番話。「賤人，你聽着，妳如果肯乖乖地合作，我對妳以往的一切一概不究，好好待妳，否則我會令你生不如死，終日在痛苦中過日子！」

他這番話是用傳音入密的方法向翩翩說的，難怪一個人也聽不到了。

翩翩這時不但瘓穴被制，全身乏力，若不是一直有人挽着，只怕一步也走不了，而且，她的啞穴也被點了，否則，她早就在彭楚雄來到時出聲了。

隨着衆人的目光的移注，司徒立終於將翩翩扶到堂前，仍用傳音入密問：「妳到底決定好了沒有？」

翩翩口不能言，只好微微點頭。

司徒立看在眼內，大喜過望，以爲翩翩已在他的威嚇下屈服了，於是得意又惡毒地射了彭楚雄一眼，「嘿嘿」笑道：「彭楚雄，你說的話可算數？」

彭楚雄一挺胸，毫不遲疑地道：「大丈夫一言九鼎，絕不反悔！」

「好，有你這句話就成了，」司徒立奸笑着：「各位皆聽到的了。」

接又以傳音入密對翩翩道：「翩翩，妳不想受苦受難，你就要依照我的話說，否則……」

翩翩沒來由地打了一個冷顫，點了一下頭。

司徒立這就完全放心了，陰陰地一笑，目注彭楚雄道：「如今可以叫翩翩說了吧？」

彭楚雄却擺手道：「慢着，她用紅巾罩面，看不到她的面目，我怎知她是不是翩翩姑娘？」

彭楚雄這番話說得有道理，不少人隨聲附和。

司徒立亦隨之笑起來，表情輕鬆地道：「說得有道理，我這就將紅巾揭起，讓你看清楚！」

說着一手揭起了那塊紅巾。

衆人目光頓時爲之一亮，讚嘆之聲四

起。

連彭楚雄也不由暗讚一聲。

那確實是翩翩姑娘，經過粧扮之後，直有如天仙化人般，清麗脫俗，令人不自覺對之生出一種仰慕之意。

彭楚雄雙眼眨也不一眨，端詳了翩翩好一會，確定了不是假的後，吁了口氣，開聲道：「翩翩姑娘，承蒙妳上次在荒墳地解救了在下之厄，在下大恩不敢言謝，請受在下一禮。」

說罷抱拳深深朝翩翩行了一禮。

翩翩的眼珠直在轉，心中那份驚喜，苦於口不能言，唯有以目示意。

「翩翩，妳現在可以答他了。」司徒立以傳音入密對翩翩說，同時不着痕跡地拍開了翩翩的啞穴。

翩翩長吁一口氣，妙目在堂上堂下的羣豪間溜轉了一下，才朝彭楚雄道：「你終於找到來了！」

一直不知兒子葫蘆內賣什麼藥的司徒霸這時忽然開口道：「翩兒，別忘了姨丈十數年養育之恩！」

翩翩嬌軀猛地一震，欲言又止，但當她的目光接觸到彭楚雄那雙湛亮的目光時，震動更甚，暗一咬牙，語聲陡然提高。

「季正元根本就沒有誘拐我，是我暗中離莊要去找他的……」

翩翩這一着，眞是出乎司徒霸父子意料之外，尤其是司徒立，更是驚怒交加，他實在想不到翩翩不懼威脅，將生死置於度外，一時間慌了手脚，也忘了封住她的啞穴，手忙脚亂地用手去摀翩翩的咀，同時叱道：「賤人，妳胡說什麼！」

翩翩却拚着一死，豁出去了，張口一咬，恰好咬住司徒立一根手指，痛得他縮手不迭。

翩翩却借這個機會，奮力掙脫了司徒立的把持，向前疾衝出去，但却忘了自己蔴穴被封，是以衝跌在地上，張口大聲叫道：「各位，司徒霸父子一直想統領關洛一帶的武林道，以他爲尊，他父子兩人明着是俠義道中人，實則幹的是黑道買賣，近年來在關洛一帶發生的刦鏢搶掠案，就是他們父子所爲的，我因看不過他們的所作所爲，雖則與司徒立有婚約，但却不喜歡他，後來遇上了季正元，見他爲人正直磊落，便暗許於他，想不到他父子爲了這一點而四出派人追殺他，季正元終於讓他們殺了，各位今晚若是不接受司徒父子的統領，只怕不能生離此莊……」

「賤人！」司徒霸又驚又怒，雙目赤紅，霍地側身揮掌，一掌疾劈向翩翩的頭顱！

堂上堂下的羣豪聽了翩翩的話後，一個個驚怔住了，他們實在想不到司徒父子是這樣的人，野心這樣大，禍心深藏，待到發覺司徒霸欲掌斃翩翩，他們欲救巳來不及了！

彭楚雄雖則來得及搶救，但他才動，階前兩旁的四名刀手一橫身，截住他，四把長刀交剪般向他當斬下！

「啪！」一下脆响，翩翩連叫聲也發不出，當場頭顱爆裂，血漿迸濺，香消玉殞！

自古紅顏多薄命，難道眞的是千古不易？

羣豪眼見司徒霸辣手摧花，眼見天仙化人般的翩翩橫死當場，莫不發出一聲驚呼。

驚呼中有惋惜，有憤怒，更有激動。

由來好夢一場空

彭楚雄亦眼見翩翩橫死當場，心中那股憤怒，莫可名狀，他本不欲用重手殺那四名刀手的，唯是在憤怒之下，難免衝動，一招天虹飛渡，但聽「砰砰砰砰」四下擊响聲有如一聲，四名刀手簡直看不出彭楚雄是如何出手的，胸口各挨了一下重擊，喉頭一甜，那裏還能够站得穩？狂叫聲中，噴洩出一股血箭，飛射出兩丈開外。

身形接一掠，直掠上堂上，可惜巳救不了翩翩。

「你……你簡直不是人！」彭楚雄氣衝牛斗。

司徒霸陡地仰天大笑起來。「若成霸業，便需用霹靂手段！這算得了什麼！」

彭楚雄霍然將青鋒劍拔出來，直指司徒霸。「你只不過是個狂人，今日，我要手刄你這梟賊，爲好友報仇！」

萬里追風戴日月也越衆而出，戟指司徒霸道：「司徒兄，你眞的欲統率關洛一帶的武林同道？」

司徒霸又再仰天狂笑起來：「大丈夫生於世，不可一日無權，若不能名垂千古，也當遺臭萬年！」

戴日月不由怒極反笑，嗔目道：「狼子野心，只怕關洛道上的同道不會任由你擺佈！」

如响斯應，堂上堂下的羣豪立時鼓噪起來：「妄想，俺第一個不答應！」

「操他娘，誰要歸他統率，俺自由自在慣了，要他來管？俺豈不是個白痴！」

「司徒霸，憑你霸王莊的力量，也敢來管咱黑狠山，俺不與你拚他娘個眞章才怪！」

叱喝叫罵聲响成一片，可見前來到賀的羣豪大多數皆不甘心受司徒霸的約束。

司徒霸目中兇光亂閃，陡地吼雷也似地大喝一聲，震得全場的人皆不由住口噤聲。

「嘿嘿，各位有那一個不服的，只管出來與老夫較量較量，別只會叫不會動！」司徒霸豹目圓睜，虬髯俱張，確有一股懾人的梟霸之氣勢！

堂上堂下的羣豪刹時間被他那股氣勢攝住了。一個個閉口噤聲，你望我我望你，誰也不敢强出頭。

「司徒莊主，戴某不自量力，笨鳥先飛，向莊主討教一二！」戴日月不知在什麼時候，巳亮出了他的成名兵刄日月輪，直欺司徒霸！

司徒霸在厲笑聲中，張口疾喝：「槍來！」

立時有兩名侍候在一旁的壯漢轟應一聲，奔向堂後。

唐九槐適時閃身而出，朝司徒霸抱拳道：「莊主，屬下先稱一下他的份量，看他可有資格與莊主較量。」

唐九槐這一番話眞損，但戴日月是個老江湖，才不會上當生氣，淡然一笑道：「狗不離上，那戴某就先將你這隻搖尾狗打發了，不怕主人不接着。」

唐九槐可沒有戴日月那樣好涵養，聽聞戴日月罵他是狗，不由氣往上湧，厲吼一聲，一掌疾拍向戴日月的胸膛。

戴日月知道唐九槐雙掌蘊有劇毒，沾觸不得，日月雙輪「砰」地互相碰觸了一下，藉那一碰之力，日輪彈切向唐九槐的右掌，月輪反切向對方的小腹！

唐九槐悶哼一聲，拍出的右掌倏地一翻，猛抓向戴日月的腕脈，右手接一撇，掃向對方的脅門！

戴日月冷笑一聲：「黑手奪命，果然名不虛傳，戴某倒要認眞見識一下！」

說話間日輪陡地反切而起，月輪疾推，飛切向唐九槐的小腹！

這一着，乃是兩敗俱傷，險中救勝的打法，唐九槐雖則可以一掌切中他的脅門，但他的日月輪也肯定會切斷唐九槐的左腕及小腹。對於唐九槐來說，肯定不划算，所以他悶聲不哼，疾忙縮手暴退不迭。

「哈，老兒不過爾爾！」戴日月冷笑連聲，身形欺進，雙輪翻舞急攻唐九槐。

唐九槐也不是省油燈，無奈一退之下，先着巳失，雖則有一雙歹毒的手掌，但却不敢與雙輪碰觸，被戴日月急攻之下，只好奮力招架，却巳明顯地落在下風，但一時之間，戴日月也奈何他不得。

因爲唐九槐那一雙毒掌也是非同小可的，若是一個不小心，被其乘虛沾觸到，那可不是好玩的！

戴日月激鬥唐九槐，彭楚雄便欲上前與司徒霸動手，但却被一名關西大漢形的漢子搶先了。

這名漢子有如半截鐵塔一樣，相貌粗豪，手執一柄開山大斧，怕不重有一百二十斤，霹靂一聲喝：「司徒霸，你欲想稱霸關洛道，先將俺放倒才說！」

這時那兩名壯漢巳將司徒霸那桿霸王鎗抬來。

這桿霸王鎗長一丈二尺，槍桿足有兒臂粗細，血紅的槍纓足有海碗般大，重量怕不有百斤上下，但司徒霸却像拾着一根稻草那樣綽在手中，恍如無物。

一槍在手的司徒霸，氣勢陡增，那股梟霸之氣，躍然欲出，煞是攝人。

手執大斧的漢子氣勢頓時爲之一弱。

這漢子在關洛一帶也不是無名之輩，人稱開天劈地祖開山，天生神力，神勇非凡！

祖開山見司徒霸巳綽槍在手，「霍」地舞了一個斧勢，接大喝一聲，一斧如六丁開山般劈向司徒霸的頭頂！

這一斧之威，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總之，在場之人俱感受到那一斧之威力。

但司徒霸却連眼也沒有眨一下，「嗨」地吐氣開聲，霸王槍颯地疾刺而出，奇準無比刺在祖開山的斧刄上，登時發出「錚」地一下激响，火星四濺！

祖開山竟然被那一點之力，震得大斧微微向上一揚，上身也仰了一仰，斧刄上也缺了一個口，司徒霸的第二槍却巳電閃般刺出！

司徒霸槍勢有如蛇信吞吐，迅疾得不可思議，颯地一下急响，祖開山但覺眼前紅纓覆眼，跟着喉頭一痛，司徒霸的槍尖巳經「噗」地刺入他的喉頭！

槍尖一入即出，祖開山半聲也叫不出，滿眼盡是驚疑之色，他是不相信司徒霸的霸王槍巳刺入他喉頭又拔了出來，忍不住騰出一只手來捏摸着喉頭，血也就在這時從喉頭那個槍洞中噴洩出來，他死命地用手捏着喉頭，發出一陣「咯咯」的聲响，龐大的身軀幌搖了一下，終於推金山倒玉柱般傾倒在地上，一雙眼睛睜得老大。

司徒霸一槍解決了祖開山，令到堂上堂下的羣豪不少露出驚震之色，但大多數的人則睜眉怒目，握拳欲動！

這一切，皆看在司徒霸父子眼內，司徒立知道這時若不把握時機將羣豪懾服，後果不堪設想，眼珠一轉，他陡地大喝一聲：「有誰還不服咱父子的，只管站出來受死！」

司徒霸亦緊接暴喝：「順我者生，逆我者亡！」接撮口發出一聲長嘯！長嘯才起，四面八方湧現出百多名刀手，其中半數持盾，半數張弓搭箭，對準了羣豪！

羣豪一眼看到，莫不變色，有人巳畏縮着走向司徒霸那邊，彭楚雄一見，心下大急，振臂大呼：「各位，司徒霸父子狠子野心，昭然衆知，與其歸順受其約束驅策，不若奮起反抗，或許還可以免陷萬刦不復之境，望各位三思堅定意志！」

彭楚雄這一喝，有如振奮人心的春雷，頓時令到羣豪心神爲之一振，那些舉步欲走向司徒霸父子的亦煞住了脚步。

彭楚雄打鐵趁熱，接又喝道：「各位還顧慮什麼？難道甘心束手待斃不成？」

羣豪立時哄地吶喊起來，聲勢端地嚇人，衝向那些執盾拉弓的刀手！

弓弦聲「崩崩」連响，雜着羣豪的怒喝叱罵痛叫，羣豪方面倒下了七八個人，但更多人衝了上去，與那些刀手展開了慘烈的拚殺！

× × ×

司徒霸父子驚怒不巳，暴喝一聲：「上！」站在堂內的一衆霸王莊屬下高手，立時各仗兵器衝殺向與刀手激鬥的羣豪！

適時，那邊傳來唐九槐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嗥聲。

司徒霸父子及彭楚雄不由循聲望去。

萬里追風戴日月正自轉過身來，手上的日月雙輪滴着血，左胸衣被撕下一塊，露出雪白的內衣，幸好沒有抓破肌膚，否則，只怕他活不了。黑手奪命則橫躺在地上，半邊腦袋差一點被切開，紅白流了一地，那種死相，看了令人噁心。

唐九槐乃是司徒霸父子的左右手，如今被戴日月所殺，不由驚怒交集，司徒霸怒喝一聲：「立兒，你對付那小子，待爲父招呼那老匹夫！」

說完身形有如一股旋風般捲向戴日月，霸王槍「吱吱吱」連刺出了十八九槍。

槍槍皆虎虎生威，專往戴日月身上的要害招呼，戴日月只要中上一槍，不死也重傷！

戴日月絲毫不懼，雙輪一磕，上下翻飛，不退反進，迎着司徒霸的槍勢展佈開來，但聽一陣鏗鏘聲珠串般急响，接下了司徒霸那一輪急攻！

司徒霸長笑一聲：「再接老夫這幾槍看看！」槍勢不但沒有停頓，反而更急更密，一口氣又刺出九槍！這九槍戴日月只能够接下七槍，身形一旋，閃過一槍，接

凌空直拔起來，避過第九槍！

人在空中，戴日月雙輪「嗚！」地脫手旋飛射出，日輪旋斬司徒霸頭顱，月輪飛切他的腰脅部位！

「老匹夫，看你還有什麼伎倆！」司徒霸馬步一挫，上身微仰，霸王槍吞吐如電，叮叮兩下脆響，旋飛射向他的日月雙輪，竟然被他奇準無比地點刺倒飛開去。

被點飛的雙輪中的月輪竟然倒射旋飛向戴日月的下盤！

戴日月一眼覷見，身形一個翻躍，「嗚」地一下掠響，月輪從他脚下旋射過，而他亦雙手一抖一抽，日月雙輪去勢一窒，拐了個彎，旋飛回到他的雙手上！原來他雙手上分別扣着一條幼細的鍊子，鍊子的一端繫着雙輪，難怪能够收發自如了。

雙手才扣住雙輪，司徒霸一槍巳急刺向面門而來，槍未到，銳風巳刺人眉眼。

戴日月急嘯一聲，日月雙輪向前一送一磕，恰好將刺來的槍尖磕鎖住！

司徒霸像早就料到戴日月有此一着般，未等戴日月雙輪磕鎖實，立時吐氣開聲：「嗨！」挫腰奮力向後一挑，戴日月整個人隨着槍勢向後挑飛出去！

司徒霸身形隨着槍勢向後躍射出去，脫出雙輪鎖扣的霸王槍亦隨勢暴刺出去。

戴日月身形被挑飛，急墜落地，但槍勢巳到，欲封拒巳無可能，百忙中身形一擰，避過胸腹要害，「嗤」一下急响，鋒利的槍尖將他自胸到腹的衣衫割裂。也割裂了他的皮肉，鮮血暴沁而出。

戴日月痛得倒抽了一口冷氣，身形飛墜落地，還未站穩身形，司徒霸第二槍又到，這一槍直刺向他的咽喉！

戴日月危機一髮間身形向後一仰，颼地斜竄出去，閃避過司徒霸那霸道毒辣的一槍。

司徒霸身形飛掠而進，又一槍刺出！

但他的槍才刺出，戴日月的日輪巳「嗚」地怪嗚着旋射過來，逼得他只好槍勢一變，將之挑飛開去。

這一來，戴日月就有了喘息的機會，猛然一挺身，月輪飛切司徒霸的腰脅。

司徒霸一聲：「來得好！」槍勢倏變，將月輪封拒住，但被挑飛的日輪在戴日月的操縱下，又嗚地旋飛回來，反切向司徒霸的後腦了。

司徒霸像腦後長了眼睛般，頭一低，日輪嗚地怪嗚着，貼着他的頭頂旋飛過。

戴日月左手一抄，接回日輪，雙輪切砸向司徒霸的頭腹要害。

司徒霸槍花一抖，這剎那間，起碼刺出了二十九槍！兩人槍來輪往，人影閃掠，激鬥在一起。

× × ×

那邊廂羣豪與那些刀手及霸王莊的高手也鬥得慘烈無此，每一個人皆拋開了生死，只有一個念頭，殺！將對方放倒，刀光劍影中，不時有人慘叫着倒下。

彭楚雄自然也沒有閒着，幾乎是在司徒霸與戴日月動上手的剎那，他亦與玉臉小霸王司徒立動上了手。

司徒立用的是兩桿只有四尺長的鐵槍，睜着一雙兇暴的眼睛，像餓狠一樣撲向彭楚雄。

彭楚雄青鋒劍一展，接下了司徒立兩槍，長劍順勢向前一送，疾刺向對方的眉心。司徒立悶吼一聲，雙槍一護面門，一刺彭楚雄膝頭！

彭楚雄身形翻躍而起，避過膝頭那一槍，青鋒劍依然疾刺向司徒立的眉心。

司徒立槍舞更急，「叮叮」聲中，一連封住了彭楚雄十三劍！

彭楚雄身形這時巳躍翻落司徒立的身後，一脚急躍而出！

司徒立料不到彭楚雄會出此一招，閃避不及，背心上被重重地蹴了一脚，怪吼一聲，張口噴出一口熱血，身形亦被蹴得立脚不住，向前衝跌出去。

彭楚雄也就在這剎那將手中的青鋒劍脫手射向司徒立的背心，同時身形反撲過去！

司徒立背心吃了一脚，受傷不輕，耳聽背後銳風急襲而至，左手槍反手撇去，千鈞一髮間將飛射而至的青鋒劍磕飛，右手槍亦從脅下刺出。

他這一招連消帶打，不可謂不厲害的了，無奈他背後沒有長眼睛，看不到隨之飛撲過來的彭楚雄，右手槍才從脅下倒刺出，巳被彭楚雄一手抓住，一掌疾出向他的背心。

右手槍被抓住，司徒立巳知不妙，他的反應也不可謂不快，右脚倒踢起，踢向彭楚雄的下陰！

他這一招不可謂不毒辣！

但却不能得逞，也解不了喪命之厄。

就在他的脚才踢起的剎那，彭楚雄巳然一掌劈在司徒立的背心上，而抓住他右手槍的手亦同時一鬆！

司徒立登時大口噴出一溜血雨，身形像斷綫風箏般，向前飛掠出去！

「砰！」地一聲，身形飛撞在前面一條柱子上，樑柱爲之震動了一下，整個人爛泥一樣倒在地上，面目全非！

那邊廂戴日月亦發出一聲慘叫，彭楚雄心頭一震，顧不得察看一下司徒立是否死了，身形一掠，檢回被磕飛的青鋒劍，撲向戴日月那邊。

戴日月巳經不行了，只見他倚柱坐在地上，腹腔上穿了一個血洞，正汩汩湧出大股鮮血，不過仍未死。

司徒霸耳聽兒子慘吼出聲，父子連心，也顧不得再補一槍給戴日月，立時飛撲向司徒立倒臥的地方。

恰好這時彭楚雄亦飛撲過來，兩下裏迎上，彭楚雄咬牙切齒，青鋒劍一抖，劍花朵朵，飛罩向司徒霸面門胸腹！

彭楚雄這一招有個名堂，叫滿天星斗，乃是天罡劍法中最精絕，威力最强大的一招殺着，自出道以來，他還是第二次施展出這一招滿天星斗。

司徒霸不愧是一代梟雄，功力身手自然高明得很，倉促間霸王槍急舞驟展，槍聲霍霍，槍纓展舞，但聽一陣有如驟雨打荷的鏗鏘聲中，被他將彭楚雄那招滿天星斗化解封拒了。

司徒霸的槍勢却沒有停，奪隙而入，一槍閃刺向彭楚雄的咽喉。

彭楚雄這時劍在外門，迴劍封擋巳不可能，吸口氣，只好飛退開去！

司徒霸獰笑一聲，槍勢不變，身形搶進，依舊刺向彭楚雄的咽喉。彭楚雄只好

飛退，驀地脚下一絆，上身向後一仰。

「哧」一下急响，司徒霸那一槍擦着他的鼻尖刺過，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

「嗚」地一下怪鳴，一道虹芒有如星飛電掣般旋射向司徒霸的背心。

司徒霸耳聽風聲，知道厲害，這時他巳別無選擇，唯有上身隨着霸王槍刺空之勢，上身向前俯傾。

「噹！」一下裂响，司徒霸陡覺背上一凉，接一痛，不用看，也知道背後的衣服及皮肉被割破了。痛哼了一聲，他正想挺身躍起，彭楚雄的青鋒劍巳化作一道青虹，射進了他的心窩內！

司徒霸不由張口發出慘烈的吼叫聲，身形猛地一搐，挺站起來，豹眼怒突，虬髯怒張，形態極爲兇猛，瞪視着彭楚雄。

彭楚雄這時才感到鼻樑一陣劇痛，用手一摸，粘糊糊地，才知道被槍尖擦破了鼻樑。

那一聲慘吼，當然也震動了在拚殺中的羣豪及霸王莊的高手，一個個自動停下了手，一齊望住司徒霸。

司徒霸依然未死，插在他心窩上的青鋒劍顫動不巳，霸王槍一舉，奮力插向絆倒在地，手無寸鐵的彭楚雄！

彭楚雄睜大雙眼，夷然不懼，看着鋒銳的槍尖疾刺下來。這時他巳避無可避，閃也閃不了，若是手上仍有劍，還可以封擋，如今，只有奇跡出現，他才能不死。

奇跡果然出現了。「嗚」地一下急响，弧虹閃射中，「奪！」地旋斬中司徒霸的頭顱，將他半邊腦袋斬飛！

但司徒霸那一槍仍然插刺落。

可是，在他的半片腦袋被斬飛的剎那，他所有的動作皆停頓了一剎那。

這一剎那足以救了彭楚雄一命。

彭楚雄也就把握那一剎那的機會，奮力側滾開去！

「噗」一下响，霸王槍插在他身側的地上深入尺許，磚爲之四分五裂。

司徒霸也就像一堆爛泥一樣倒下去。

彭楚雄重重地舒了口氣，也才知道救了自己一命的，是萬里追風戴日月的日月雙輪。但戴日月却咽了氣。

這時他才弄清楚，令到戰況急轉直下，將自己絆倒的，原來是翩翩的屍體。

若不是他被翩翩的屍體一絆，相信很難殺得了司徒霸。

× × ×

司徒霸父子相偕身亡，霸王莊亦等於羣龍無首，雖然在與羣豪的拚殺中，由於人數上佔了優勢而略佔上風，但這時誰也無心再戰了，因爲他們巳沒有了倚靠，戰勝了又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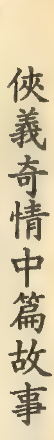
羣豪也沒再動手，因爲他們的傷亡頗爲慘重，再戰下去不知鹿死誰手，何況，經過這一番激戰之後，他們巳自狂熱衝動中清醒過來，那種狂熱的戰意巳消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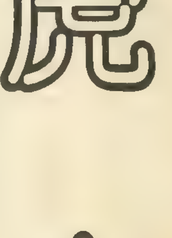
彭楚雄躍起來，從司徒霸的身上拔回青鋒劍，納入鞘中，然後來到翩翩的屍體前，彎腰俯身抱起翩翩的屍體，朝戴日月的屍體凝望了一眼，然後才邁開沉重的脚步，向莊外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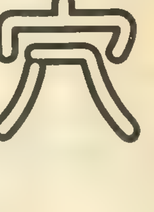
生既不能在一起，死後又何妨同穴。

他要將翩翩的屍體葬在季正元的墓穴內，讓他們長相厮守在一起……(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虎穴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至鳳棲梧、南宮望、玉嬌嬌三人都是江湖上有名的名門派系，曾協助明朝朱元璋趕走元人，恢復大漢山河，他們不居功受祿，仍然息影江湖，本來是好事，但江湖派系仍然明爭暗鬥，彼起此伏。鳳棲梧的飛鳥帮得自少林眞傳九陽神功，玉嬌嬌是華山派的九陰眞經嫡傳；南宮望是南宮世家的後裔，受到江湖上別的門派挑撥，互相發生糾紛，玉嬌嬌因被鳳棲梧擊敗，憤而削髮棄劍離去，因勝者持劍可以號令武林，南宮望也非鳳棲梧的對手，朱元璋對他們都非常器重，有一次朱元璋在宮廷內遇到刺客，鳳棲梧跟踪找尋，南宮望在旁撥弄是非……

破種族鴻溝　勇救蒙公主

烏鴉道：「你若是不够聰明，也一樣看不出的。」

金鵬仍然在笑，突然一拳擊去，烏鴉竟好像看出他有此一着，拳未到便已飛掠出三丈外，道：「說你狡猾果然狡猾。」

金鵬道：「當然没有你的狡猾，否則這一拳又怎會落空？」

烏鴉大笑道：「看來我要做一個好人，最低限度也得挨你一拳了。」

金鵬說道：「我若是你最少也挨上三拳。」

烏鴉嘟喃道：「三拳下來，我的五臟肺腑最少也會壞上一半，不壞也不成。」

「想不到你這個老小子還會說這種開心話。」金鵬笑得合不攏嘴。

花鷄道士却大搖其頭，道：「幸好我們堅持留在寺外，否則這一陣大笑，已足以叫闔寺的僧人將我們趕出去。」

三個人連隨又大笑起來。

× × ×

少林寺中果然很莊嚴，正是晚課的時候，闔寺在一片梵唱中，空空僧在藏經閣的密室中雖然隱約聽着，那種出世向佛的心更加強烈。

他正在侍候鳳棲梧將九陽眞經刻在藏經閣的一面石壁上。

鳳棲梧用的是誅仙劍，刻來毫不費力，但要字字大小一樣難免費些心思。刻罷八章，他亦難免有些倦意，吁了一口氣。

空空僧即時問：「帮主要不要休息片刻？」

鳳棲梧搖頭。「不要緊，也只剩下最後一章內功心法了。」

「九陽眞經失傳這麽多年，終於回到少林本寺，帮主這一番恩德，闔寺上下永不會……」

鳳棲梧截道：「你忘了我原也是少林弟子。」

空空僧啞然失笑。鳳棲梧歎息接道：「我其實不該與你提及少林寺的事，如此一來，少林寺多了一個空空大師，飛鳥帮却是少了一員勇將，我少了一個心腹。」

空空僧道：「天下間原無不散之筵席，再說元人已經被逐出關外，貧僧留在飛鳥帮中也是閑着。」

鳳棲梧道：「你能够看破世情，我們却是不能够。」

空空僧微笑。「若是眞的有需要，貧僧又何妨重回帮中，再浴身紅塵了。」

「這種日子我們當然都絕不希望會降臨。」

「當然——」空空僧歎息。「天地無情，人生天地間已經够痛苦的了。」

鳳棲梧心頭一陣蒼凉，再舉起誅仙劍，正要刻下去，空空僧突然伸手阻止：「帮主，九陽眞經乃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武功心法，雖然少林寺門禁森嚴，但所謂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不錯——」鳳棲梧目光一轉，凝注在那邊的窗花上，殘霞的光影正從那邊透進來。

一道靈光即時從他的腦際閃過，他隨即脚踏七星，移向那邊牆下，劍刺進牆中。劍劍穿透，光從劍洞透進來，正落在對牆刻着的字上，鳳棲梧再以劍在光洞之間刻上所缺的字，兩邊對照，又成一章。

空空僧看在眼內，撫掌讚歎道：「帮主果然才智過人，想到這個好辦法。」

鳳棲梧道：「知道這個秘密的就是你我二人，這最後一章的心法……」

空空僧道：「由藏經閣的長老代代口述，不錄經傳，便萬無一失。」

鳳棲梧道：「若是遇上可以傳授的人，無妨傳下去，流水不腐，要有人不停的鑽研武功才會有改進。」

空空僧道：「貧僧會留意的。」

他正是這一代藏經閣的長老，藏經閣在他這一代得回九陽眞經他面上也有光采，若是能够找到一個可以傳授九陽眞經的弟子，將九陽眞經上的武功心法再發揚光大，更就是一份莫大的榮耀。

要找一個這樣的傳人當然不容易，空空僧不由又一聲歎息。

鳳棲梧彷彿看出空空僧的心意，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空空僧一笑。「有心無心，貧僧要着相了。」

鳳棲梧道：「若是没有什麽忙着，平淡度日，到不如留在飛鳥帮。」

空空僧打着「哈哈」道：「帮主就是怎樣想也要想個辦法要貧僧空閒不來。」

鳳棲梧道：「你以少林寺爲歸宿，我這個帮主難免是有些不舒服。」

空空僧又打了一個「哈哈」，轉問：「帮主跟着是要趕赴關外的了。」

鳳棲梧道：「不能不去。」

空空僧道：「貧僧昨夜替帮主占了一課，此去有驚無險。」

「很好，」鳳棲梧一笑接道：「江湖驚險，能够無險已經是上佳之象。」

空空僧一聲佛號，道：「貧僧送帮主一程。」

「有烏鴉金鵬花鷄三個已經够了。」

× × ×

空空僧所以只送出寺門，來送行的還有少林寺的主持悟能與及寺中長老，鳳棲梧雖然是少林弟子，但到底已成爲天下第一大帮派的頭兒，送還九陽眞經也到底是前此未有的一件大事。

與之同時，在藏經閣外小室輪班守護的少林僧人慧慈慧因却遇到了一件怪事。

開始的時候他們突然感到了一陣前所未有的倦意，不由自主的進入夢鄉，如幻似眞的做了一些破戒的事情。

他們都没有發覺在進入夢鄉之前從門外飄來了一陣輕烟。

少林寺那種莊嚴江湖人望之却步，而到處梵香繚繞，也是一個原因。

那種破戒的幻覺在他們欲拒還迎的心情下更容易佔據他們的消息。

他們雖然是有道高僧，到底是一個正常人，有正常人的反應，也有正常人的弱點，想到那只是幻覺，不由便沉迷於幻覺中。

那若是事實，他們反而會立即抗拒，避免落入旁人的眼中，落一個不潔之名。

眞正能够做到六根清淨的人到底並不多。

那種幻覺也因爲佔據了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所有機能都變得遲鈍，完全不知道有人溜進來。

那是一個僧人，看裝束身份也頗高，對藏經閣的環境也顯然瞭如指掌，從容進入鳳棲梧劍刻九陽眞經的地方。

他的目的顯然也就在九陽眞經，目光落在牆壁上，立即露出了喜悅的神色來，接從懷中取出了一卷素紙，覆在牆壁上，一面拿出一個粉包撲在紙上。

那卷素紙相當長，僧人的動作非常迅速，一放一收再放，不過片刻已然將牆壁上的刻字覆遍，將素紙捲好，放入懷中，倒掠出去。

空空僧並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只是一時心血來潮提出警惕，也幸虧如此，鳳棲梧才没有將九陽眞經全都刻在牆壁上。

那個僧人顯然不知道這一點，以爲九陽眞經全都刻在牆壁上，複印了牆壁上所有的字立即離開。

慧慈慧因這時候仍在夢中，完全不知道那個僧人的離開。

也没有僧人在意那個僧人，在他們的眼中那個僧人就是戒持院的長老慧安，也是少林寺長老中最難侍候的一個，所以遇上的除了慌忙施禮，不敢多說，當然看不出其中有什麽不妥。

那個慧安僧對寺院的環境非常熟悉，幾個轉彎便到了無人之處，接從後山的絕壁離開。

絕壁如削，慧安僧却已準備了一條繩子，藉繩子之助飛鳥般落下。

在絕壁的當中一截，山石犬牙交錯，一個僧人的屍體插在山石間，面部血肉模糊，面皮赫然被剝下。

慧安僧也就在山石中停下，隨手將面皮剝下來，拋回那個僧人的面上，道：「還你——」

離開了少林寺，他已經不需要這張面皮，得到了九陽眞經，他更加不再需要借用慧安的身份。

那張面皮剝製得非常乾淨，南宮世家的易容術原就是江湖一絕，剝製面皮更就是其中最高深複雜的一種，知道的江湖人却不多。

易容術原就是旁門左道，南宮世家也已非當年的南宮世家，已變成名門大派，有些旁門左道的技倆已經被深藏在密室中，就是南宮世家的子弟也很多都不知道，掌門人當然例外。

現在這個易容冒充慧安僧的也就是南宮世家這一代的掌門人南宮望。

南宮世家近這幾代的掌門不屑學的技倆他都學會，從這一點已可以知道他的心性。知道這些的人却是並不多，就是南宮世家的弟子也不例外。

身爲掌門當然可以將一些事情做得秘密，正如他這一次的行動。

他本來也是一個熱血青年，現在却已變得很狡猾，爲了名，爲了利，也爲了玉嬌嬌。

鳳棲梧雖然不好利，但聲名却是遠在他之上，非獨贏得了天下人的景仰，還贏得了玉嬌嬌的芳心，若非玉嬌嬌與他南宮望有婚約，他完全可以推測得到有什麼後果。

玉嬌嬌這一次所以約戰鳳棲梧，他也清楚到底是什麼回事。要玉嬌嬌不出家爲尼，惟一的辦法就是他解除婚約，他却是丟不開這個人，也眞的喜愛玉嬌嬌，對玉嬌嬌的死心，使他變得更陰沉冷酷。

這也是他開始報復的第一步。

當然他的野心也不少，所以才會成爲朱元璋的心腹。他的武功聲望雖然比不上鳳棲梧，但能夠與他相比的人已經不多。

朱元璋不能夠收買鳳棲梧，只有收買南宮望，除了南宮望，事實他亦找不到更合適的人。

南宮望事實亦帮了他很大的忙。

天下既定，好像鳳棲梧那樣的人他已經不需要，鳳棲梧的不肯妥協對他來說更是一種侮辱。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絕，走狗烹，這些老話的確是有些道理。

× × ×

鳳棲梧空空僧甚至少林寺羣僧俱都不知道發生了一件這麼嚴重的事情，烏鴉金鵬對空空僧的留下難免笑話幾句，也就在笑語聲中隨同鳳棲梧離開了少林寺。

慧因慧慈在空空僧回到藏經閣之前已經清醒過來，他們完全不知道在昏迷當中南宮望偷進了藏經閣，也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那片刻的感覺。

慧因只想給慧慈看見自已那片刻的表情變化，慧慈的心境一樣，相互試探，發現對方並沒有在意，都暗中鬆了一口氣。

他們只關心自已有沒有露出醜態，並沒有想到何以會突然生出那種念頭，更不會想到藏經閣竟然會發生盜竊的事情。

少林寺是什麼地方，他們一直以來甚至認爲這樣防守也是多餘。

南宮望也當然算準了他們這種心情。

× × ×

慧安的失踪在第二天才被發現，由於這個人平日也有些怪，之前又有過兩次突然失踪的記錄，各人都沒有太大的反應。

主持悟能也一樣，在他的心目中，慧安雖然有些怪，却是眞正向佛的僧人，每一次離開，都是有所領悟而回來，在佛法方面又往前跨進一步。

他却是不知道慧安已走過了最後一步，也沒有懷疑到慧安失踪與藏經閣有關。

戒持院與藏經閣有一段距離，性質也各異，也沒有僧人看見慧安進入藏經閣。

南宮望並不知道時間配合得這麼好，只知道可以利用慧安的身份，他絕無疑問是一個非常謹愼小心的人。

這他第一步的報復行動也絕無疑問非常成功。

第二步的報復行動亦隨着展開，却是在大漠之中。

× × ×

也是黃昏。

夕陽下的大沙漠瑰麗而蒼涼，沙漠中那個綠洲更顯得是人間仙境。

綠洲一帶拉着不少蒙古包，炊烟四起，一座較大的蒙古包前跪着一個年青而美麗的少女，手持着經輪，默默的在誦着經句。

雖然聽不到聲音，只看她的神情已可以感覺到她那份誠意。

經輪停下，她的聲音才响起來，輕柔而專注，喃喃道：「但願父王保佑鐵虎此行成功，朱元璋答應從此不傷害我們的族人。」隨即拜倒在地上。

聽他這樣說已可以知道她非獨認識鐵虎，在蒙古人當中地位也相當高，應該是公主的身份。

語聲甫落，一陣嘈雜聲便傳來，少女一驚抬頭望去，只見遠遠的那邊天空升起了一股股黑烟，天色也變得有些異樣，絕不像是夕陽將下的那種嫣紅。

幾個蒙古武士緊接奔至，一個大叫道：「公主，我們得立即離開這地方了。」

公主叫喀麗絲，可以說是王族僅存的一個公主，元朝滅亡之後，便帶着族人遠離中原，逃出關外，那知道關外也並非安樂土，只有再逃入沙漠。

現在明兵却追到沙漠來了。

——鐵虎難道已失手。喀麗絲不由懷疑起來，在她的心目中，沒有事是鐵虎做不到的。

若是鐵虎也失敗，他們便完全絕望。

那幾個蒙古武士看見喀麗絲發呆，往後看了看其中一個忍不住叫道：「公主，我們沒有時間的了。」

喀麗絲如夢初覺，看看那些從帳幕中湧出來的婦孺，當機立斷，道：「婦孺先行，其餘的隨我押後。」

那些蒙古武士彎刀已出鞘，立即呼喝婦孺離開，爲首的一個隨道：「公主也請先行上路。」

喀麗絲搖頭。「不成，我也懂用刀，應該跟你們一起。」

那些蒙古武士還要說什麼，喀麗絲已接道：「我的命令你們也不服從了。」

「不敢——」那些武士慌忙垂下頭。

喀麗絲正要帶他們衝出去，一個混身浴血的蒙古武士已奔至，一面嘶聲狂叫：「是飛鳥帮的人，大家快走！」

話說完，他一個身子便墮進水池中，清水立時被鮮血染紅。

「飛鳥帮？」喀麗絲面色大變。

一個蒙古武士道：「這些江湖人講的是鋤強扶弱，怎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喀麗絲沉吟道：「莫非鐵虎闖出了什麽大禍，這羣江湖人不得不出手？」

「一定是。」另一個蒙古武士叫道：「難道那個皇帝給鐵大哥殺了？」

喀麗絲道：「他不是這麽衝突的人，但飛鳥帮若是因他的行動而採取報復，他闖的禍應該不小。」一頓接一聲輕叱：「你們怎麽還不快走？」

那些婦孺再也不敢猶疑，在一片哀哭聲中急急往前行，喀麗絲隨即拔出了一柄彎刀。

那柄彎刀鞘上嵌滿了寶石，瑰麗奪目，刀鋒亦有如一泓秋水，絕無疑問是一柄寶刀，至於她的武功是否也那麽好，足以配上那柄寶刀則是不得而知。

那些蒙古武士不用吩咐，一字兒列開，彎刀在手，挺着胸膛，只等敵人到來。

他們只有百多人，看湧來的塵頭，敵人只怕數十倍他們的數目。

然後他們突然發覺，敵人分成了四路掩殺過來，那些逃跑的婦孺也顯然在包圍之內。

喀麗絲大呼：「叫他們回來！」

這句話出口她便怔在那裏，她是突然省起，就是叫他們回來，也無力保護。

那些蒙古武士目眦迸裂，却一個個肅立原地，沒有移動，只是振吭高歌。

那是一首很古老的歌，歌誦英雄與熱血，他們的熱血也在歌聲中沸騰，熱血未流，熱淚已奪眶而下。

喊殺聲四方八面傳來，還有慘叫聲，來自那些婦孺離開的方向。

敵人終於衝近，來自婦孺那邊方向的刀上有血槍上有血，有些還掛穿着人頭。

那些蒙古武士終於衝殺前去，隨即被人潮淹沒，喊殺聲驚天動地。

來人全都是飛鳥帮的裝束，但飛鳥帮的人又怎會做出這種事？

喀麗絲也衝進人潮中，彎刀奮力斬劈，她的武功無疑也不錯，但還未到鐵虎那階段，來人又多，很快便將她包圍起來，兩個蒙古武士口呼：「公主——」奮勇衝進，要保護她，却還未衝到她面前便已倒下。

爲首的那個飛鳥帮的人，立即大笑道：「兒郎們聽着，這個公主，你們要客氣些，要生擒活捉，別傷了。」

衆人一陣狂笑，一隻野獸也似的迫視着喀麗絲，隨即迫近。

喀麗絲怒叱道：「你們飛鳥帮說什麽鋤強扶弱，原來都是盜名欺世之輩。」

爲首的那個大笑應道：「罵得好，就是這句話我們便應該好好的侍候你了，兒郎們，上！」

衆人應聲四方八面上前，喀麗絲一柄彎刀如何應付得來，才接得前面攻來的兵器，後面幾隻手已抓來，她要回刀應付，刀已被幾樣兵器纏着。

正當此際一道寒光突然閃電般落下，那抓向喀麗絲的幾隻手，同時齊肘而斷。

刀實在太快，那幾個飛鳥帮的弟子那刹那都完全不感覺疼痛，而非常突然的發覺手已斷去，一齊慘叫了起來。

來人與刀接一轉，將喀麗絲前面的幾柄兵器震開，拿兵器的亦被震開幾步，一個甚至摔翻地上。

喀麗絲目光及處，脫口叫出來：「鐵虎——」

也只有鐵虎才有這種威勢，他身形一頓，横刀在喀麗絲身前。

喀麗絲接道：「這些飛鳥帮的人…」

「我都知道了。」鐵虎咬牙切齒的目光一掃，喝問道：「是那一個指使你們來的？」

爲首的那個傲然應道：「除了我們帮主有誰能够叫我們做事。」

「你是說鳳棲梧？」鐵虎冷笑。「鳳棲梧聽說俠骨柔腸，會是這種人？」

爲首的那個道：「這叫做以牙還牙，你們做過什麼事情，應該心中有數。」

鐵虎咬牙切齒的。「朱元璋就是這樣不講信用，不怕我將他的事公諸天下。」

喀麗絲插口道：「他已經答應了。」

鐵虎說道：「白紙黑字，怎到他反悔的？」

爲首的那個立即道：「兒郎們，東西就在這個人手上，別讓他跑了。」

衆人哄然齊應，鐵虎目光如電，一掃厲聲道：「叫鳳棲梧來見我！」

「我們帮主的姓名豈是你胡亂叫的！」爲首的那個刀一指鐵虎，衆人便衝殺前去。

鐵虎大怒，彎刀過處，斬倒了兩個，正要衝殺，目光落在喀麗絲面上，心念一轉，道：「公主，我們先衝出去，再作打算。」

喀麗絲點頭道：「你走，別管我，無論如何也要爲我們的族人討一個公道。」

鐵虎一面揮刀封擋攻來的兵器一面追：「公主是我們族人的希望，不能死！」

喀麗絲道：「可是……」

「這不是說話的時候，公主是一個有見識的人，應該當機立斷！」鐵虎接一聲大喝，揮刀衝殺。

喀麗絲也不再多說什麽，亦揮刀殺前去。

鐵虎氣力驚人，刀法凌厲，一口氣殺出了一條血路，但爲了照顧喀麗絲，立刻又被飛鳥帮的人追上。

喀麗絲怎會看不出，走了一程，道：「我這樣是很難脫身的……」

鐵虎道：「你先走，我押後。」語聲一沉，接道：「往亡魂洞。」

喀麗絲黛眉一揚，道：「我在亡魂洞等你！」

鐵虎接一聲咆哮，一條猛虎也似的衝殺，再殺開一條血路，這一次喀麗絲不再遲疑，在鐵虎身旁奔過，疾奔向前去，那些飛鳥帮的人要追，都給鐵虎截了下來，爲首的那個急忙喝令其他人繞道追去。

鐵虎忙亦奔向喀麗絲那邊，以便隨時

接應，他的忠心，絕無疑問。

喀麗絲知道鐵虎的忠心，也知道留下來要鐵虎分心保護反而更危險，所以飛快向前掠，很快便掠出了鐵虎的視綫外。

鐵虎邊追邊打，刀勢開展，那些飛鳥帮的人完全不是對手，却是仗着人多，苦纏不休。

繞道追向喀麗絲的飛鳥帮弟子亦窮追不捨。

喀麗絲心中有數，知道亡魂洞是來不及跑到去的了，半途一折掠進了一個石洞內。

那些飛鳥帮的弟子開始不覺，追前了老遠，仍然不見喀麗絲的踪影才轉回來搜索。

他們終於找到了那個石洞，當先進去的一個隨即挨了喀麗絲一刀。

那個石洞進口只容一人通過，喀麗絲武功又很不錯，那些飛鳥帮的弟子如何起得了作用。

他們連死了四個，知道闖不進，立即找來了大堆樹枝樹葉堆在洞口燃燒起來。

烟火往洞內湧進，喀麗絲開始還不覺得怎樣，很快便給薰得眼淚奔流。

要衝出去已經不成，那又是一個死洞，她只有等死的份兒。

却是寧可死她也不願意屈服，耳聽那些飛鳥帮的弟子在洞外嬉笑怒罵，心頭亦不免有怒火冒起來。

非常突然的，那些嬉笑怒罵的聲音停下，喀麗絲以爲那些飛鳥帮的弟子要採取什麽行動，一個洪亮的聲音便傳進來：「你們在幹什麽？」

× × ×

喝問的是鳳棲梧，他帶着花鷄道士，烏鴉與金鵬來到關外，便聽到飛鳥帮弟子到處屠殺蒙古人的消息，他們立即分開到處調查。

鳳棲梧跑到這裏來，沿途看見蒙古人屍橫遍野，再看見一團團黑烟冒進天空，急急掠至，一看便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再見那些人都是飛鳥帮弟子的裝束，連忙追問。

爲首那個飛鳥帮弟子看着鳳棲梧，反問：「你是什麽東西要管我們幹什麽？」

鳳棲梧心念一轉再轉，道：「我是過路的，你們是飛鳥帮那一堂的弟兄，怎麽會跑到這裏來？」

那個爲首的獰笑。「過路的少管閒事，我們是閻王座下，正在收買人命，你再不跑，連你也殺了。」

鳳棲梧搖頭，淡然道：「高飛展翅，鳥王屠龍——」

這是飛鳥帮的暗號，也暗示了他的身份，那些飛鳥帮的弟子却全無反應。

「你在胡說什麽？」爲首的那個一刀便向鳳棲梧扎去。

鳳棲梧袖一拂便將那柄刀拂開，旁邊三股兵器緊接襲來，其中一支纓槍更是直取咽喉。

鳳棲梧避纓槍，反手將纓槍抄住，一抖一震便將纓槍奪過來，另一隻手同時將另兩股襲來的兵器彈開。

那些所謂飛鳥帮的弟子雖然武功不大好，一看也知道來的是一個高手，不敢怠慢，團團將鳳棲梧包圍起來。

鳳棲梧一槍在手，飛舞盤旋，幾下子便挑飛了幾股兵器，只因爲未清楚對方的身份，點到即止，沒有傷害他們。

那些飛鳥帮弟子不過四五十人，片刻間已差不多一半沒有了兵器，爲首的一看不對路，再看不見有其他同伴向這邊奔來，好漢不吃眼前虧，一個暗號，第一個開溜，其他的本來就無心戀戰，立時哄然齊散。

鳳棲梧本想將幾個截下來，問一個清楚明白，即聽到石洞中傳出嗆咳聲，救人要緊，雖然不知是否自己方面的人，亦可以想像到不是無關輕重，否則不會那麽多人追殺，用烟火要將之迫出。

他以槍將燃燒着的枯枝樹葉挑開，然後大呼道：「可以出來了。」

喀麗絲也抵受不住，嗆咳着從濃烟中奔出，鳳棲梧也不是沒有見識的人，一看喀麗絲一身裝束，脫口道：「是公主？」

喀麗絲方在奇怪是什麽人救自己出來，聽鳳棲梧那樣稱呼，也爲之一呆才問：「你是蒙古人？」

鳳棲梧搖頭。「不是。」

喀麗絲道：「那你怎會認識我？」眼中不由又露出了警戒之色。

鳳棲梧說道：「是公主一身裝束告訴我。」

喀麗絲再問：「你既然是漢人，怎麽要救我？」

鳳棲梧道：「戰爭已經結束，漢人蒙古人又有什麽分別。」說話到一半，突然停下，他到底沒有忘記方才發生的事情。

喀麗絲接道：「有分別的，漢人仍然不肯罷休，繼續在追殺我們族人。」

鳳棲梧道：「我看其中有些誤會。」

喀麗絲冷笑。「誤會，你知道我們死了多少人，方才那些又是什麽人？」

鳳棲梧說道：「那些據稱是飛鳥帮的人……」

喀麗絲截着道：「飛鳥帮，乃是中原第一大帮派，由中原各地的英雄豪傑組成，帮主是鳳棲梧，受命朱元璋，與我們作對。」

鳳棲梧道：「那是以前的事。」

喀麗絲又是一聲冷笑。「方才他們還是奉鳳棲梧之命來追殺我們。」

鳳棲梧一怔。「你們看到鳳棲梧？」

喀麗絲道：「若是看到，我就是拚了命也要問他一個清楚明白。」

鳳棲梧正要表露身份。喀麗絲又道：「現在若是見他我却一定要跟他拚命。」

鳳棲梧暗歎了一口氣，到了嘴巴的話又嚥回去，喀麗絲即時問：「你又是什麽人，爲什麽要救我？」

「過路的，路見不平，怎能不管？」

鳳棲梧沉吟接道：「一路上我也聽到明兵追殺蒙古人的消息，我也很想弄清楚是什麽回事。」

喀麗絲一怔道：「這與你又有什麽關係？」

「天下人管天下事。」

「若眞是你們漢人不對？」喀麗絲不由的這樣問。

鳳棲梧道：「我若是能力所能做得到，一定會爲你們討一個公道。」

「你不是信口胡謅吧？」喀麗絲仍然

在懷疑。

鳳棲梧道：「你看我像這種人？」

喀麗絲微喟道：「我不該懷疑你的，你若是飛鳥帮那種人也不會出手救我。」

鳳棲梧回頭看一眼，道：「我們得離開這裏了。」

喀麗絲循所指望去，只見那邊塵頭大起，方才那些退開去的飛鳥帮弟子亦呼喝着向這邊反撲。

喀麗絲目光一轉，道：「他們的援兵來了。」

鳳棲梧張目四顧，道：「看來我們只有那一個方向可以離開。」

喀麗絲道：「若是我武功也有你的好，我會跟你殺回去。」

鳳棲梧搖頭。「他們人多，我們在這種環境之下無險可守，只有苦戰，就是鐵打的也難以支持得多久。」

喀麗絲道：「但以你的武功，要離開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

鳳棲梧笑笑。「我以爲你已經明白，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喀麗絲目露歉意，手指那邊，道：「我也是要往那邊去，那邊的亡魂洞應該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鳳棲梧道：「亡魂洞？」

喀麗絲道：「傳說那是亡魂聚居的地方，去的人很少能够回來。」

鳳棲梧道：「我聽過這個地方，可是不相信有亡魂這種事。」

喀麗絲道：「也許亡魂是另一種意思，我也不相信，只相信那會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她相信的其實是鐵虎。

說着他們已掠前很遠，那些飛鳥帮的弟子窮追不捨，兩隊飛騎兩路奔來，迅速追近。

喀麗絲走在最前，突然像發現了什麽，身形一頓回頭正要叫，鳳棲梧已掠到。

那剎那鳳棲梧只覺得脚下一軟，那種感覺與踏空不同，就像踏進了一個陷阱內。喀麗絲的身子已往下沉去，那下面竟然是一片浮沙。

鳳棲梧的反應也相當敏銳，左右脚隨即交划，一個身子硬硬往上拔起來，凌空翻身，探手抓住了喀麗絲的右臂，將喀麗絲拉出了浮沙，身形再一個翻滾，往前掠出了三丈。

輕功內功收發自如，練到他這個地步的人已經不多，那一片浮沙若只是那麽寬闊，他們已絕對可以脫離這個險境。

鳳棲梧也已考慮到這個問題，身形一落下強提一口眞氣，又往上拔起來，再向前又掠出兩丈。

那之下也果然還是浮沙，一踏即下陷，鳳棲梧沒有望後，目光只集中在落脚處。表面上那應該已脫離浮沙範圍，可是脚步一踏下，還是墮下去。

鳳棲梧暗嘆一聲，身形再拔起，一個身子風車般翻轉，這已是最後一着，一翻三丈以外，若是仍然翻不出浮沙範圍，便只有想辦法如何脫離浮沙的淹蓋。

那片浮沙果然仍然未盡，鳳棲梧喀麗絲身形落處，往下沉下去。

他們沉得並不快，浮沙到底有一定的承接力，却沒有水那種浮力，越是掙扎便沉得越快。

鳳棲梧喀麗絲都明白這個道理，喀麗絲雖然驚慌中，很快亦放鬆身子。

那兩隊追來的飛騎並沒有發覺前面是一片浮沙，到他們發覺的時候已經有十多騎連人帶馬衝進去，墮下去，後來的急忙將馬勒住。

馬嘶聲驚呼聲此起彼落，亂成一片，那飛騎衝進浮沙的很快便給浮沙淹沒。

鳳棲梧喀麗絲只看得魄動心驚，喀麗絲目光落在鳳棲梧面上，道：「是我害了你。」

鳳棲梧微笑道：「怎麽說這種話？」

喀麗絲苦笑，鳳棲梧接道：「別亂動，聽其自然，我再想辦法。」

喀麗絲依言放鬆身子，鳳棲梧眞氣在體內遊竄，牽着喀麗絲的手向前慢慢划去。每移前一尺，他們的身子便下陷一分，這片浮沙到底有多寬闊，他們不知道，但兩個人的求生意念都非常強烈。

那些飛鳥帮的弟子同樣不知道浮沙的面積，甚至不知道浮沙由那兒開始，非獨不敢向前進，而且往後退，好一會，才試探着向兩旁繞去。

鳳棲梧看出那些所謂飛鳥帮的弟子目的在將他們包圍在浮沙當中，也無暇理會，只是想辦法能否脫出。

那些浮沙這時候已差不多淹到他們的胸膛。

也就在這時候那些飛鳥帮的弟子分開兩邊，一人當中殺出，正是鐵虎。

鐵虎一路殺來，奪了六支長槍在手，來到了浮沙邊緣，一聲暴喝：「接槍！」將彎刀咬在口中，抄過一支長槍，疾擲了出去！

那支長槍正好從鳳棲梧面前飛過，鳳棲梧手急眼快，一手抓住槍桿，眞氣同時提起來，也就隨着那一槍的飛前脫出浮沙，同時將喀麗絲帶出了浮沙外。

鐵虎接連又兩槍擲出。

鳳棲梧脚步落處，正好點在槍桿上，一點往前掠出，又正好落在第二支長槍的槍桿上，一點再拔起，身形輕捷如飛燕。

鐵虎另外兩支長槍先後又擲到，鳳棲梧再兩個起落，終於脫出了浮沙，落在實地上。

一脚踏實，鳳棲梧不由鬆一口氣，喀麗絲亦不禁喜極而呼。

那些飛鳥帮的弟子看呆了眼睛，然後非常突然的，一陣哄動，舞動兵器殺奔向鐵虎。

鐵虎還有一支長槍在手，左手槍，右手刀，跳躍如飛，殺出一條血路，繞着浮沙走向鳳棲梧喀麗絲那邊，一面大呼道：「亡魂洞——」

鳳棲梧一聲：「小心——」與喀麗絲往前疾掠了出去。

鐵虎目光與鳳棲梧接觸，又露出詫異之色，猛喝一聲，一槍將追近來的幾個飛鳥帮弟子迫回去。

他對附近的地形顯然非常熟悉，繞着浮沙的疾走，一步也沒有踏錯，相反追着他的飛鳥帮弟子一個不留神便掉下浮沙去，其餘的那還敢迫近，但仍然跟着他的脚印遠遠的追在後面。

（未完・二）

觀海觀

（本文承自第42頁）

翁八靈立時目光一亮，喝道：「星兒上！」

洗天星不敢怠慢，骷髏棒立即橫掃而出！乘雲以一敵二，也不敢大意，伸手摘下拂塵，把骷髏棒格住。翁八靈右掌蓄勢不發，等候良機，才作雷霆一擊！

洗天星的骷髏棒利遠不利近，因此一上塲，便拚命進攻！

乘雲連擋四招之後，已覺得今日自己取勝之機頗大，當下對調息完事的傅雨生道：「小傅，你出去收拾那些嘍囉！」

× × ×

軒轅子忽覺胸膛一緊，四周都為罡風所包圍，不暇多思，也發出兩掌！

四股掌風互交，發出兩聲悶聲，軒轅子身在半空，沒處着力，便拋高丈餘，然後再落地，白玉道人則只退了一步！

這次比拚表面上軒轅子落在下風，實際上白玉道人却暗暗叫苦！原來軒轅子身子飄飛，把對方的餘力全部卸掉，而白玉道人雙脚立定，蓄勢而發，卸無可卸，五內經已受損傷！他正想運功壓住翻騰的氣血，但軒轅子經歷何等豐富，豈有不知此理者？立即揉身而上，發動猛烈的攻勢！

這一次，由於白玉受了傷，軒轅子立即大佔上風，眨眼間，已過百招，白玉更是只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擊之能！

軒轅子看看時機成熟，把手上的內力加上幾分，白玉道人臉色發青，嘴角沁出一絲血水來！

這刹那，白玉也知道今夜難逃一敗，猛地咬一咬牙，暗吸一口氣，倏地不顧自身安危，發出兩股猛烈的掌風！

軒轅子微微一怔，想不到他這樣快便採用兩敗俱傷的打法，連忙閃身一讓！

他一閃，白玉猛喝一聲，雙掌再度揚起，但這一次軒轅子已有準備，也同時舉掌發出兩股猛烈的罡風！

「蓬蓬」兩聲過後，軒轅子退了一步，白玉連退三步，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軒轅子舉掌欺前，白玉只覺雙臂如千斤重般舉之不動，廢然一嘆，跌坐落地。

傅雨生出來一看，那些觀海觀的道人已不知跑到何處，便再度走進屋內觀戰！

此刻，雙方的搏鬥已逐漸激烈，罡風四處流濺，激得傅雨生衣袂獵獵作响！

乘雲有意先消耗洗天星的內力，只用一柄拂塵應戰，另一手護在胸前，提防翁八靈突襲！

翁八靈對徒弟的安危，全然不顧，只顧運功於臂，準備作雷霆一擊！

乘雲看看洗天星的內功已消耗了不少，右手拂塵暗中加上幾分內功，把洗天星的骷髏棒格開三尺！

刹那間，洗天星的胸膛空門大露，乘雲喝道：「躺下吧！」左掌當胸印出！

與此同時，翁八靈的右掌的罡風也湧了出來，霎時間，屋內只聞一陣嗚嗚的風聲，震人耳膜！翁八靈這一掌蓄勢而發，加上居高臨下，聲勢更加嚇人！

可是乘雲掌至半途，突然撤掉，接着斜閃七尺，而洗天星又那知道師父會在此刻發掌？見乘雲發掌，自己又空門大露，下意識地向後一退！

這一退，可害苦他自己及師父！

翁八靈那一掌全擊在地上，一股氣流反擊回來，立即把洗天星拋飛！翁八靈吃了一驚，左掌下意識地送出一股內功，幫助徒弟穩住身形！

與此同時，乘雲已欺身過來，拂塵早已插在後衣領內，雙掌齊出，兩股掌風如波似濤，向洗天星師徒湧去！

翁八靈忙不迭舉掌，同時喝道：「快退！」

洗天星不用他說也已準備後退，可是萬料不到，師父竟抵擋不了對方的掌力，這一退，直退至丈餘，仍收不住勢子！

「蓬」的一聲，翁八靈的後背撞及牆壁，把牆壁也震倒，洗天星驟失重心，仰天一跤跌倒，把翁八靈壓在下面！

其實若論眞實的本領，翁八靈神功雖然還差一點才圓滿，但乘雲已無法勝他，但他這一掌發出的時間拿揑得恰到好處。

翁八靈剛把右掌的內力轉移至左臂，幫助洗天星穩住身子，乘雲便發掌了，翁八靈倉猝應戰，左臂上的內功還來不及移至右臂，而洗天星驟失師父之助，下盤更是不穩，有此兩點原因湊在一起，所以大敗虧輸！

乘雲也實料不到，自己這一掌竟能奏此奇效，不由微微一呆，然後踏步上前！

洗天星驚慌中幾乎坐直不起身來，耳畔突然聽到師父的一絲呻吟聲，吃驚地問道：「師父，你受傷了！」

「飯桶，都是你，哇……」

洗天星忽覺後頸一熱，知道師父吐血，心頭更是震驚，竟忘了逃走！

翁八靈喘了一口氣，道：「雜毛，你勝之不武！」

「跟你這種人，貧道全不計較，你還有再戰之力麽？」

翁八靈忽然哈哈一笑，道：「你殺不了我！」右掌突然拍在洗天星腦袋上！

「噗」的一聲，腦漿迸裂，洗天星一聲不吭，癱落地上！乘雲實在料不到他有此一着，竟然楞住了！

只見翁八靈右掌再一翻，按在自己的腦袋上，恨聲道：「老夫是自己殺死自己的，不是敗在你手中！」言畢，掌力一吐，七竅鮮血狂噴，登時氣絕！

原來他本已走火入魔，加上倉猝發掌抵受不住乘雲那拚力的一擊，洗天星身子狂退，使他後背撞及了牆壁，斯時，他根本未曾運力于背，連牆壁也被撞，那一掌力量之大，可想而知！而牆壁反震過去，便把他五腑震裂，經脈散亂，他自知無法再戰，所以自殺身亡！

× × ×

軒轅子念在白玉道人尚無大惡，果然只廢掉他的內功，便放他離去，白玉失去內功，了無生趣，表示仍要留在觀海觀內，了却殘生，軒轅子自然不反對，於是五人在晨曦中下山。到了山下，乘雲道：「你們兩個回去好好練武，要抱打不平可不能沒有本領！」

鍾堅與岳文高唯唯受教，並表示要去張家莊找張習禮，雙方遂揮手而別。

（全文完）

「黎明剿匪」故事

天譴

王一龍・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黎明、秦守仁發現不見了夏玉蓮，連忙奔去楊樹巷韓雷家找她，二人不得要領便悵然同去，原來夏玉蓮被韓雷的二房妾侍蕭虹收留在房中，蕭虹原是楊儉的舊情侶，故將夏玉蓮匿藏在房中，尚未被韓雷的人發現，並代她報訊給黎明，秦守仁，此時楊儉也來到濟南，知道夏玉蓮的訊息和周長城預早接新娘馮承珠和岳母崔三娘來濟南，三人決定去搶新娘，在城外和周長城的人劇鬥，因寡不敵衆未能得手。周長城恐防有失決定將馮承珠母女送去乾爹韓雷家裏，蕭虹伺機將周長城的底細告知馮承珠母女，崔三娘見到韓雷心中已忐忑不安，知道他們都不是好人……。

作孽受天譴　母女慶團圓

重逢

崔三娘咬牙道：「因為他，他殺死我以前的丈夫……」

「什麽？」馮承珠驚呼一聲：「娘，你……」

崔三娘痛苦地吐了一口氣，「我沒有騙你爹，只是沒告訴你而已……我以前另有一個丈夫，他姓夏，是在袞州開藥店的……後來便叫他殺死了，今日我見到他才知道他現在已不做刦匪，做富翁了！哼哼，眞是皇天無眼，想不到我竟把你嫁給他義子！」

「娘，你當時不知道麽？」

「來提親的，既沒提這件事，娘也未見過他，怎會知道，就算知道他的名，也不知道就是他，他現在是姓金名銀城，不再是韓雷了！」

馮承珠哭道：「娘，我不嫁給他的義子……」

崔三娘痛苦地道：「現在還有什麽辦法？」

「咱們明早搬開吧……」

「好。」崔三娘道：「今夜你還是到蕭虹那裏過夜，她既然肯告訴你這些，也許她有辦法！」馮承珠點點頭，崔三娘又道：「我還有一個女兒，叫做夏玉蓮，她曾經來找過我，可是我不想讓你們知道娘的往事，所以當時沒讓她……唉，她罵我是應該，但她又怎知道我的痛苦……」

「娘！」馮承珠叫了一聲，眼淚沿腮滾下。

崔三娘道：「娘幾乎毀在這畜生手上，自然不會讓你做他義媳婦……」話未說罷，房門忽然被敲响。

「三娘開門！」外面傳來的却是個男人的聲音。

崔三娘認得是韓雷的聲音，吃了一驚，連忙吩咐女兒把淚擦乾，拉好衣服，問道：「誰呀？」

「親家母是我！」韓雷聲音帶着幾分嬉笑。

崔三娘只得去開門，韓雷笑嘻嘻地道：「老二說你女兒過來，你倆母女說些什麼？」

「閨女要出嫁還有什麼話要說的？」韓雷神色帶着幾分邪惡，說道：「是該教教她，免得到時手忙脚亂，大驚小怪的！」

崔三娘把臉一沉，道：「親家說話叫人好不明白！」

韓雷因蕭虹在旁邊，不敢太放肆，便道：「老二很疼你女兒，你讓她去陪她幾天吧，免得生悶！」

崔三娘微微一笑，對蕭虹道：「難得親家母看得起她，她還不懂事，請你多多指教！」

蕭虹道：「好在她快變成義媳婦兒，要不然我還想收她做義女哩！」

崔三娘又謙虛了幾句，才叫女兒跟蕭虹回去，韓雷臉上又升起了淫笑……

蕭虹待馮承珠進了房後，立即把門鎖起，只見桌上已放着幾欵點心，蕭虹淡淡地道：「吃吧！」

馮承珠有點忐忑地道：「我不餓……蕭姨，我有幾句話問你……」

蕭虹冷笑一聲：「你想悔婚？」

馮承珠叫她說破心事，反而作聲不得，蕭虹又道：「你不吃，有人要吃！」雙掌輕輕一拍，只見衣櫥內走出一個人來，正是夏玉蓮，馮承珠吃了一驚，問道：「這位姐姐是誰？」

蕭虹道：「你不要高聲呼叫，她自然會告訴你！」

夏玉蓮道：「你眞的不吃？」

馮承珠道：「剛才已吃飽！」

蕭虹也坐了下來，陪夏玉蓮吃了一些。夏玉蓮早已餓了，也不客氣，三扒兩撥吃了一碗多的乾飯，馮承珠見她吃相粗魯，不類出身富貴之家，有點奇怪，也有點不快。

夏玉蓮拭去嘴角的油漬，問道：「你娘是幾時嫁到你們家的？」

馮承珠微微一怔，輕聲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你先答我，我自然會告訴你！」

馮承珠望了蕭虹一眼，道：「我娘入門八個月便生下我了……我是早產的，嗯，我現在是十六歲零兩個半月……」

夏玉蓮臉色大變，道：「好啦，已够了！我告訴你，我是姓夏的，是你娘的大女兒！」

馮承珠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起來。「你，你你……」

夏玉蓮冷笑一聲：「你娘大概不會告訴你吧，因爲她已不認我這個女兒，我也不要她那種母親，丈夫死了不久，拋下親生女兒改嫁去了！」

馮承珠垂淚地道：「姐姐誤會娘了，娘說她有苦衷？」

夏玉蓮一怔。「她告訴你倆？她有什麼苦衷？」

「剛才告訴我的，她還有什麼苦衷，我不知道，不過今日之前，我們都不知道她……她是改嫁到我們家的，爹生前也沒說……爹以前也有一個老婆，可惜過門不久便死了……爹很愛她，所以直至晚年才再娶。」

夏玉蓮輕哼一聲：「你早產兩個月，我不大相信……」

馮承珠一呆。「這是人人均知的事呀，姐姐爲什麼不信？」

「你不是早產，你是我爹的遺腹女，換而言之，你跟我一樣，也是姓夏的！」

馮承珠身子一震脫口道：「胡說！」

夏玉蓮輕蔑地道：「隨你信不信，事實總是事實！十六年前我家才被韓雷弄得家破人亡，相信你娘一定是在事後立即嫁給你爹！她貪圖富貴，安逸，不敢負起撫養兩個孩子的責任！」

馮承珠雖然不能接受她的說法，偏又覺得她說來不無道理，內心極是矛盾和痛苦，半晌才道：「我的娘，不就是你的娘麼？」

「不！她既不負責任，又不認我，我還認她做什麼？」

馮承珠忙道：「姐姐，你聽我說，娘是個好人……」

「她把你嫁給韓雷的義子……」

「她直至今日來到這裏才知道金銀城就是昔日的韓雷！剛才她跟我說這件事時，非常痛苦！」馮承珠看了蕭虹一眼，道：「你爹爲什麼會讓韓雷殺死的？」

「你問一個強盜爲什麼殺人放火？」

馮承珠臉色一紅，囁嚅地道：「小妹不懂事，請姐姐原諒！」

夏玉蓮想起她是自己的親妹妹，心頭一軟，嘆了一口氣。「我有什麼不能原諒你的？」

馮承珠突然撲在夏玉蓮身上流淚，夏玉蓮正想安慰她幾句，耳旁忽聽到她問道：「姐姐，這蕭姨是什麼人？」

沒想到蕭虹耳尖聽見，面無表情地道：「我是一個苦命的女人，與你一般，都是因母親選錯女婿，誤了我終生！所以我很同情你！」

馮承珠雙頰羞紅，走至蕭虹面前向她盈盈一拜。「請蕭姨救救我！」

蕭虹連忙把她扶起，道：「若有辦法我早就救你姐姐了……」說着把夏玉蓮拉到一邊，輕聲耳語。「現在是你離開虎穴的唯一機會……」

夏玉珠本來確有意思挾持馮承珠，利用她離開這裏，但事到臨頭却又有所猶疑。蕭虹嘆了一口氣。「你在這裏也住不久，過兩天韓雷便要來我房間了！」

夏玉蓮道：「你把鎗給我，他進來時，讓我給他一鎗，一了百了！」

「不，你殺了他，自己也跑不了，而我也還不想死，我要見你乾爹一面，要不然死也不瞑目！」

夏玉蓮身子一抖，半晌才道：「但她是我妹妹，我又怎能忍心拿她換取自己的安全？」

蕭虹也不禁幽幽一嘆，喃喃地道：「自你來了之後，我心情好亂，以前有關係的人，突然都來了這裏，這好像是上天的安排！」

話音剛落，外面忽然傳來一陣哨子聲，接着隱隱聽到有人叫道：「有刺客！」

夏玉蓮大吃一驚，忙道：「莫非是黎大哥他們要來救我？蕭姨，你快去看看！」

蕭虹也變了色，道：「阿惠，鎗在我枕頭下面，我去看看就來！」

× × ×

黎明，秦守仁與楊儉三人又混入濟南城，楊儉道：「趁現在對方準備未足，咱們去楊樹巷救人吧！」

秦守仁忙阻止道：「不可明去！周長城這人雖然不長進，但頗有點小聰明，要不然韓雷也不會收他做義子，就算他們現在準備不足，亂鎗掃射之下，成功的機會還是很微！」

經過剛才那一役，黎明頭腦也比較清醒，聞言也道：「他們準備未足，咱們同樣也是準備不足，咱們身上的飛刀已用光，而且咱們連那附近的地形也不熟悉！」

楊儉見他倆說得有理，便只好跟他倆返回旅館，到了旅館門口，楊儉忽然道：「你們先回房，準備吃飯，俺去買幾件衣服——咱們若不化裝一下，也很容易被人認出來！」

秦守仁道：「大叔您要小心，千萬莫冒險！」

楊儉道：「俺已快五十歲了，還會像你們後生小子那般衝動麼？」

楊儉去了不久，果然拿着一包衣服走回來了。黎明問道：「大叔，這是什麼衣服？」

楊儉道：「吃飽再說！」三人匆匆把飯扒光，楊儉把布包打開，黎明與秦守仁目光一及，都是一怔，原來裏面放着三套破衣裳。

楊儉笑道：「俺以前行走江湖時，喜歡扮乞丐，你們若嫌髒便不要穿了！」

黎明笑嘻嘻地道：「我小時候就做過乞丐，比這還髒的也穿過！」

楊儉道：「那就好，明早咱們換了衣服，到楊樹巷去踩道！」

黎明說道：「我要出去買幾把小刀應用！」

楊儉道：「那就不要扮乞丐！」

黎明笑道：「這個我自然知道！」解開自己的包袱，換了一件黑布唐裝，開門而去。

楊儉道：「秦老弟，俺這身老骨頭，熬不得夜，今日又打了塲大一架，早就累了……」

秦守仁忙道：「大叔去睡吧，有事我會去通知你！」楊儉去後，秦守仁一個人在房內踱步，苦思無策。擺在他面前的，不但要救出夏玉蓮，而且要殺死韓雷，報殺父之仇！

要報仇若不計較後果，倒還有幾分希望，但若要因此賠上幾條命，以他的性格却是寧願把報仇的日期推後，謀定而動，可是任務如此艱巨，他有什麼辦法？

他沉思了一陣，覺得若果能够制服得住周長城，那麼便有機會全身而退！因爲周長城雖是韓雷的義子，但却是他的命根子！

濟南城的人都奇怪，爲什麼金銀城（韓雷）對周長城會這般好，又不讓他接代傳宗改姓金。秦守仁想的只是如何綁架他，却不想探討原因。

黎明回來了，他抬頭問道：「你在想什麼？」

秦守仁道：「你來得正好，我認爲咱們不如改變下手的對象，綁架周長城！」

黎明心頭一跳，脫口道：「咱們怎沒想到這點！」

「因爲周長城家內衛兵不少，鎗又多，成功希望極少！」秦守仁見他張口欲問，忙又道：「但現在不同了，因爲周家的衛兵必調去楊樹巷準備捉咱們，咱們來一個回馬槍……」

黎明搖搖頭，道：「不行不行，姓周的那小子必定去楊樹巷，不會在家內！」

秦守仁一怔，隨即又道：「不要緊，捉不到姓周的，抓到他母親，也好過什麼也沒有，最低限度可以用他母親來交換夏姑娘！」

黎明大喜。「好！就這樣辦，咱們去叫大叔吧！」

秦守仁忙道：「不，楊大叔剛才說他身體不好，日間又打了一架，累得很，需要休息！」

黎明點點頭，道：「很好，那麼就由咱們兩個去吧，周家我去過一次，情況還熟，不過還欠一綑繩子！」

秦守仁道：「我身上有一條丈餘的細繩子，還有鐵鈎，行不行？」

黎明想了一下道：「够了，走吧！」

× × ×

楊儉睡了沒有？身子累那只是他的藉口而已！再累一想起乾女兒的安危，他也睡不着覺！

秦守仁還在房內踱步時，他已悄悄離開旅館了。既然搶不到新娘子，最直接的辦法便是去韓雷家救人。

韓雷並沒有因爲日間因新娘遭刧的事，而加強戒備，因爲他一向認爲家內固若金湯。

楊儉一入屋，韓家的人便已知道，却爲梅天星所阻止，任由他前進。楊儉見一路通行無阻，心頭反而忐忑起來，不過如今已騎上虎背，只能勇往直前。

臨到小樓前之小花園，忽然柱後閃出一個老人來，楊儉見他雙手空空，心頭略定，沉聲道：「請你叫韓雷出來！」

那人正是梅天星。「這裏沒有一個姓韓的！」

「哼，俺敢來自然已把一切調查清楚！今日的金老闆，便是昔日的刧匪頭子韓雷！」

梅天星雙眼殺機一閃，冷冷地道：「憑你還沒資格請他出來！」

楊儉哈哈一笑。「俺是來拚命的，他連這樣也不肯賞面？既然如此，請他放人吧！」

梅天星一怔，問道：「放什麼人？」

「別裝蒜了，我女兒來此，被你們抓住！」

梅天星立即想起那夜刺客入屋的事來，可惜找不到人，不過他却不願意在楊儉面前失威，當下冷笑一聲。「老夫若聽你的命令，還能在這裏混麼？」

楊儉道：「那就得罪了！」

梅天星雙眼精光大盛，楊儉脚步一住，暗道：「原來這糟老頭竟是會家子！俺幾乎看走了眼！」當下收起輕敵之心，暗暗運勁於臂，緩緩踏出一步，倏地一拳擊出！

梅天星雙脚不丁不八地立着，給人一個閑閑散散的感覺，但當楊儉的拳頭一出，他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鬢髮一張，也

倏地擊出一拳！

「啪！」兩隻拳頭在半空相觸，楊儉猛覺拳頭如遭火烙，一陣灼痛，下盤也抵不住對方傳來的力量，蹭退了兩步！

梅天星喝道：「還不懶！」跨前一步，再一拳擊出！

楊儉不敢硬接，身子一矮，一招肘下掌，手掌反拍對方的脅下！

梅天星手臂一絞，便把楊儉的掌勢破了！楊儉心知遇上勁敵，急忙又一拳搗出，拳至一半，忽然化爪急抓對方手臂的關節！

梅天星雙眼精光又是一閃，雙脚連動，忽然在楊儉四周轉動起來，而且越轉越快！

楊儉被他轉得暈頭轉向，喝道：「這算是什麼？」

語音未落，梅天星忽然竄進，一掌望他胸膛拍去，楊儉大驚，忙伸手來架，不料梅天星手掌一偏，擊向他左肩！楊儉蹲身，梅天星手腕一翻，改擊頭頂。

他一招三變，使來如同流水行雲，毫無阻滯突兀之處。楊儉震脚一蹬，跳後幾尺，驚呼道：「你是八卦門人？」

梅天星道：「算你還識貨！」

楊儉見他武藝高強，也把命豁了，展盡生平本領，把如意拳的絕招使得淋漓盡致，梅天星臉色微微一變，忖道：「想不到這瘦鬼，還有兩下子！」他久未逢敵手，當下精神大振，也奮起神勇，與對方周旋起來。

這一次由於楊儉全力以赴，是以表面上看來兩人不分勝負，但梅天星却自忖勝券在握，鬥了一陣，屋內的人都被驚醒，紛紛趕來觀看，花園內的燈火全亮着。

楊儉一來內傷未痊癒，氣力不繼，二來心理有了威脅，很快便落在下風。

梅天星有意在手下面前顯威風，立即全力施爲，撲進楊儉身前連攻六七掌，楊儉抵擋不住，不斷後退，猛聽梅天星大喝一聲，飛起一脚，蹬在楊儉的小腹上，登時把楊儉踢倒地上。

也就在此刻，蕭虹自內走了出來，燈光下，見那刺客身如乞丐，但臉目依稀是自己的舊情人，身子撲簌簌地亂抖！

梅天星拍拍雙手，揮手拂去袍角上的泥土，淡淡地道：「把他縛了。」

蕭虹也不知自何生來一股力量，倏地奔前，叫道：「慢！」

梅天星一怔，道：「二夫人。」

蕭虹不理他，轉頭扶起楊儉，只覺楊儉身子已如篩米般顫抖着，喃喃地道：「你是小虹，你是小虹……」

蕭虹再無疑問，雙手一緊，道：「儉哥……你可好……」

「好……」楊儉苦笑一聲道：「你也好？」

蕭虹眼淚撲簌簌淌下。「我……我對不起你……」

楊儉忽然笑了起來：「阿惠安全？我能再見到你一面，心願已了……你帶阿惠走吧！」

蕭虹心懷一陣激動，大聲道：「不，咱們一齊走！」

忽聽一個人冷冷地道：「送他們一齊去找閻羅王吧！」

蕭虹與楊儉一回頭，已見韓雷立在階前，臉上神色好不嚇人，那三道刀疤紅得發亮，就像是滾騰的血水般！

同命鴛鴦

蕭虹與楊儉身子一震，蕭虹却冷笑一聲：「多謝你成全，我與儉哥今世做不成夫妻，也恨不得早到地下結成連理！」

韓雷臉色更加難看。「我那裏對你不好？」

「好，很好，就是太好了我才不滿意，你只當我是籠中鳥，心情好時走來看望一下，心情不好時，便任我自生自滅！」

「哼，你也不想想，你以前只是個歌女，現在在我這裏做二夫人，還有什麼不滿足的，」韓雷冷冷地道：「我給你母親的那筆聘禮還少？」

蕭虹登時口塞，半晌才道：「假如讓我選擇，我絕不會選擇一個殺人放火的強盜！」

韓雷臉色又是一變，冷笑一聲：「你要自尋死路，還不容易，亂槍掃了！」

「且慢！」

× × ×

蕭虹一離開房間，夏玉蓮立即跳到窗前偷聽外面的情況，當她知道來的是乾爹時，心頭怦怦亂跳，再聽到韓雷的命令，更是手足冰冷，急切間連忙摸出枕頭下的手鎗。

馮承珠道：「姐姐，蕭姨有危險，你快把我綑起！」

夏玉蓮身子一震，脫口問道：「綑起你作什麼？」

「用我來與蕭姨交換嘛！」

韓雷傳來的聲音越來越冷，夏玉蓮再不猶疑，一手提着馮承珠的後衣領，一手提鎗，推開窗子大聲喝道：「且慢！」

馮承珠立即叫道：「娘，女兒被人抓住，快來救我！」

周長城認出她的聲音，焦急地道：「乾爹，且等一等！」

韓雷臉色又是一變道：「你是誰？」

夏玉蓮道：「我是夏揚雄的女兒。」說着提着馮承珠走出蕭虹的房間，沿着走廊走出去，到了外面，夏玉蓮又道：「快退開，否則我便先殺死新娘子。」

韓雷臉色鐵青，崔三娘忙道：「韓……金老爺，請你救救小女。」

韓雷臉上露出一絲笑容，揮手叫手下退開，夏玉蓮十分機警，把後背貼在牆上，慢慢向花園走去。

周長城道：「你有什麼條件？」手一揮，幾個手下立即抽出手鎗來，鎗膛都對着夏玉蓮。

夏玉蓮道：「咱們離開之後，自然會放人！」

韓雷道：「放屁！你們離開之後，若不放人，咱們去那裏討人！」

蕭虹道：「韓雷，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咱們是這種人麽？」

「人心隔肚皮，誰知道？」

夏玉蓮把馮承珠拉至胸前，慢慢後退。「乾爹，你們先走！」

韓雷狠狠地道：「臭婊子，你幹的好事！」

蕭虹道：「我是替你積點陰德。」他

們四人邊說邊退，終於來到大門外。

「蕭姨，你扶着乾爹快跑！」

楊儉道：「阿惠你呢？」

「你們跑了之後，我自然會跟着你們離開！」

楊儉道：「不，阿惠，這太危險了，還是你先走吧！」

「乾爹，沒有你我就餓死啦，你還跟我客氣什麽？你若連這個險也不讓我冒，那麽我這一生人終不會安心。」

楊儉點點頭。「那麽你小心一點！」

蕭虹也叮囑她幾句，然後扶着楊儉退後。

周長城道：「臭丫頭，還不放人？」

夏玉蓮道：「你緊張什麽，我還未離開哩！」

周長城抽出手中鎗，道：「老子數三聲，再不放人！便開鎗了！」

夏玉蓮拉着馮承珠連忙後退，馮承珠大聲叫道：「不要開鎗，不要開鎗，我不想死！」

韓雷道：「放她走，不要輕舉妄動！」又提高聲音：「夏玉蓮，你若敢食言，老子絕不放過你！」

夏玉蓮已退至遠處，輕聲道：「妹妹，你跟我走吧！」

馮承珠道：「不，你自己走吧，我要回去？」

夏玉蓮厲聲道：「你回去幹什麽？」

馮承珠道：「正如你離不開養大你的乾爹一樣，我也離不開娘！」

「哼，她那種人還值得這樣待她！」

馮承珠沉聲道：「無論如何，她總是我的娘！」

夏玉蓮收了鎗，輕輕咬唇道：「好吧，再見！」

馮承珠道：「姐姐……」

夏玉蓮住脚問道：「什麽事？」

「你……你能救我出去麽？」

夏玉蓮身子一抖，道：「你爲什麽立即跟我去？」

馮承珠咬牙道：「那，那就算了，姐姐保重。」說罷要跑回去！

夏玉蓮忽道：「回來，把鎗帶去！」

× × ×

黎明與秦守仁雖然估計周長城會把家內的衛兵調一部分到楊樹巷三號，但料不到屋內剩下的衛兵少得出人意料。

兩人先在暗處匿了一陣，黎明因自己曾經來過，所以叫秦守仁留在外面接應，自己向周長城母親的寢室摸去。

周長城母親[illegible]氏房內有個侍候的女僕，正坐在門外打瞌睡，黎明悄悄走前，一掌切在她頸上，那女僕一聲不吭，頭一歪便不醒人事，黎明扶着她，輕輕將之放在地上。四周一片靜寂，黎明輕輕推門，門不能動，便取出一根鐵綫在鑰匙上撬動，「得」的一响門終於開了，黎明一閃而進。過了一陣，又見他提着一個麻包閃出房外，弓着腰向秦守仁藏身之處跑去。

秦守仁忙打手勢叫他上牆，黎明拉着繩子，爬了上去，接着秦守仁也爬上去，黎明提着麻包，跳了下去，由於麻包沉重，落地時，難免較重，發出响聲，屋內的衛兵立即喝道：「誰！」

秦守仁急道：「快跑！」也跟着躍了下去。

可是就在此刻，屋內的衛兵已衝了出來，見到人影又呼道：「有人，快追！」

黎明與秦守仁亡命而逃，那些衛兵衝出大門外，舉槍亂打。

秦守仁道：「分開來跑，到韓雷家附近集合！」

黎明應了一聲，向左跑去，秦守仁則轉向右首，那些衛兵只見到秦守仁，都望他跑去。秦守仁見把衛兵吸引過來，心頭甚是快慰，他在小巷內左穿右插，不一陣便把對方擺脫，但那些周家的衛兵仍不心息，窮追不捨，可是不久便追向岔道了。

五個衛兵，帶頭的是個三十餘歲的獨眼漢子，是周長城的親隨，一向十分賣力，人又兇殘，倒在他槍下的好人壞人不計其數，他擅使雙槍，是昔日韓雷的兄弟許雙鎗的徒弟，人稱獨眼配雙鎗！

街上雖然仍時有行人經過，但都神態悠閑，忽然前面傳來一陣急碎的脚步聲，獨眼配雙鎗倏地自屋後跳了出去。

只見迎面走來一男一女，正是楊儉與蕭虹，獨眼配雙鎗只道這兩個便是摸入周家的人，便冷冷地道：「相好的，你們已插翅難飛了！」

楊儉身子一長，護在蕭虹的身前，輕笑一聲：「韓雷那老賊果然厲害，小虹，你快跑吧！」

「不，要跑一齊跑，要死一齊死！」

楊儉突然轉身推開蕭虹，向獨眼配雙鎗撲了上去，叫道：「小虹快快走吧，阿惠等你照顧！」

獨眼配雙鎗眉頭一掀，雙手的食指一齊扣動，只聽「砰砰」兩响，兩顆子彈呼嘯而去，貫入楊儉胸膛內！

楊儉身子一抖，再奔前兩步，雙脚發軟，艱辛地轉頭道：「快跑，快跑……」

蕭虹不但不跑，反而向楊儉奔了過去，哭道：「儉哥，你等等我！」

獨眼配雙鎗哈哈大笑，「好好，老子便宜你們做對同命鴛鴦吧！」又兩道凌厲的子彈呼嘯聲，打破寂靜的長街，蕭虹身子一抖，臉上忽然露出笑容。

楊儉的臉色也變了，喃喃地說道：「小虹小虹，咱們終於在一起了……你後悔嗎？」

蕭虹突然如同鮮花怒放：「不錯，咱們終於可以在一起了……我等這一天，已等了好久了。」說着已撲倒在楊儉身邊，兩人突然同時張開雙臂，緊緊抱住對方，鮮血自胸膛湧出，淌在地上，流在一起。

「天地間忽然一靜，連風聲也聽不到了，只聽到血珠落地的聲音，半晌，只聽獨眼配雙鎗乾笑一聲：「你奶奶的，這樣死法，咱們還是頭一次遇上！回去吧，免得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

× × ×

當馮承珠尚未回來之前，韓雷忽然附在周長城耳旁道：「長城，你買來的那些法國小丸還有嗎？」

周長城道：「還有幾顆，乾爹……」

韓雷嘻嘻一笑。「我看你那小妮子有點問題，你看她跟姓夏那妮子低頭談得何等投契！」

周長城心頭一動，道：「不錯，所謂先下手爲強，生米未煮成飯之後，還怕她家的錢不到咱們袋子內？」

韓雷道：「俺替你解決那個老的！」周長城連忙掏出一顆藥丸給韓雷，這時候馮承珠已回來，崔三娘道：「閨女，沒事啦，別怕！」

韓雷道：「平安就好，進去吧！」衆人入屋後，他又令下人拿些宵夜到花廳。

崔三娘道：「我們母女不餓……」

周長城道：「咱我父子都有吃宵夜的習慣，請岳母大人陪乾爹吃一點，承珠妹妹也請吃一點東西壓壓驚！」

「我，我不驚……」

周長城目光一閃，故意裝出訝驚的神情，道：「這豈不奇怪？剛才你還說驚……莫非那女惡人對你說了什麽話？」

馮承珠吃了一驚，忙道：「不不……我是說現在不驚了！」

韓雷道：「到俺這裏就像是一家人般，不用客氣！」說着下人已送上幾碟精美的小菜來，韓雷又叫妻妾來相陪，崔三娘與馮承珠只得坐下來。

周長城爲衆人斟了一小杯葡萄酒，乘機把藥丸拋落杯內，韓雷勸菜勸酒，崔三娘與馮承珠雖然不想喝，但在韓雷與周長城的輪番勸飲之下，也喝了一整杯。

宵夜終於吃畢，韓雷叫人送馮承珠與崔三娘到蕭虹房內。

崔三娘與崔承珠到了房內，馮三娘便道：「珠兒，今晚小心一點睡！」

馮承珠說道：「娘，我有點睏，頭又重……」

「也許是受了點驚，咦，怎地我也如此？」

崔承珠撲在床上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馮三娘只走了兩步也倒在床前。過了一陣，房門打開，只見韓雷閃了進來，淫笑兩聲，俯身抱起崔三娘。

韓雷離開之後，又見周長城進來了，他緊張地把房門關上，然後迅速地脫下自己的衣褲，再三扒兩撥把馮承珠的衣裙解掉，衣褲拋滿一地。

周長城奸笑一聲，躍上床上去了……

天[illegible]

黎明跑至韓雷家外，等了一陣，秦守仁便來了，背後却跟着一個女人，黎明驚喜地道：「玉蓮，你怎地在此？」

夏玉蓮道：「說來話長，黎大哥，我還有個妹妹在裏面，咱們快去救她！」

黎明一怔，道：「你妹妹是誰？」

「是新娘子馮承珠！她是遺腹女！」

黎明「哦」了一聲。「難怪你娘立即再嫁……」

夏玉蓮冷哼一聲：「別再提她了！你打算如何利用周長城的母親？」

「要殺死韓雷只能另尋機會了，現在只能利用她救出你妹妹！」

「就怕她不肯離開……」

這次連秦守仁也忍不住問道：「爲什麽？」

「因爲，因爲我娘也在裏面！」

秦守仁道：「那就連伯母也一起救出吧！」

夏玉蓮咬牙不語，黎明把麻包交給秦守仁，然後帶頭走向大門，邊走邊道：「韓雷家內的爪牙狗腿子都聽着，周長城那小子的母親在咱們手中，快叫他出來！」

門內有人喝道：「請在門外等等！」過了一陣，大門打開，一個壯漢道：「金老爺請你們進去！」

黎明沉吟道：「少爺要他出來，若不出來，周長城他娘便得去見閻羅了！」

那壯漢冷冷地道：「你們看！」舉手向牆上一指，只見上面已多了幾個人，幾條鎗！「我相信亂鎗之下，你們三個都沒法子活着離開！」

「不過周長城的的母親可得陪咱們死了！」.

那壯漢冷笑一聲，道：「周少爺說重要的是自己，現在又不吃奶了，還要母親作什麽！」

黎明臉色一變，怒道：「這還像人話嗎？」

那壯漢也怒道：「你們挾持老弱又算得什麽？」

黎明臉上微微一熱，轉頭道：「少爺才不信你的鬼話！」

「那大家便耗着吧！」那壯漢頗沉得住氣。

夏玉蓮道：「黎大哥，進去便進去吧，有什麽可怕的？」

黎明吃吃一笑。「不錯，韓雷又不是八臂哪吒！」揮手帶着秦守仁與夏玉蓮進門。秦守仁道：「小心一點，他們可能有埋伏！最要緊是冷鎗！」

黎明忙道：「你把麻包提高護在胸前，有冷鎗便叫她先送命！」

穿過花園，只見花叢樹後人影幢幢，三人心房都是一緊，頗有如臨地獄之感。

就在此刻，內堂忽然「砰」地響起一道清脆的鎗聲，秦守仁下意識地把麻包提高！可是子彈並非射來這裏。

鎗聲響後，室內有點亂，有人問道：「是誰開的鎗？」聲音此起彼落，又有人答道：「不是我！」忽然有人道：「是傳自二夫人的房內！」

黎明十分聰明，立即向後招手快步走進，只見柱後跳出一個老漢來，伸手一攔，黎明不由分說，脫手拋出柄飛刀！

那老漢正是梅天星，見飛刀來得快，連忙伏地滾開。黎明竄前一步踢出，梅天星撑腰伸爪，反抓黎明的足踝，黎明腳步突然一沉，趁對方五指未曾合攏前，踏在他手臂上！

梅天星猛吸一口氣，下身豎起，以肩頭着地，雙腳急蹬黎明的胸膛！

這一招怪異之至，而且迅速猛烈，梅天星自信成功把握極大，不料黎明功力雖不如他，但勝在年青機靈，忽見他也滾落地上，一腳橫掃，蹬在他腰上！

幸而梅天星用掌格了一格，否則這一腳已要叫他爬不起來，饒得如此他長身而起時，仍比黎明稍慢！

黎明見有機可乘，又衝前打出一拳，梅天星偏身一閃，隨即繞着黎明的身子轉動起來。

秦守仁道：「這人是梅天星，八卦門的高手！」

這時候，韓雷的爪牙已圍了過來，裏面情況更亂，只見韓雷叫道：「什麽事？梅老三呢？快叫他過來！」

梅天星見黎明神態沉着，雙腳不丁不八地立着，全身肌肉賁起，使他找不到破綻出來！韓雷的叫聲他已聽到，就是充耳不聞。

那些壯漢道：「梅三爺老爺找你！」

梅天星喝道：「閉咀！還不給我把那兩個抓起來！」原來他平素極是自負，每逢與人交手，都不准別人帮助，他不開腔，那些人也不敢與秦守仁等人交鋒哩！

秦守仁一揚手中鎗，道：「你們再走前一步，俺就開鎗！」

梅天星道：「不要緊，那袋內裝的也不知是什麽東西，說不定是塊石頭！」

風牧忽然出現，道：「不可，老大對長城母子另有盛情，老三不要造次！」

梅天星悶聲道：「我看長城平時對他母親，也不怎樣孝順！」

「話雖如此，要當着咱的臉殺死他母親，老大那裏終不好交待！」

黎明趁他們說話分神之際，突然標前幾步，一拳望其胸膛搗去！

梅天星雙腳速度加快，黎明那一拳登時落空，梅天星反手劈出一掌！不料，黎明已把這一切估計到，拳剛擊空，他右腳立即蹬出，同時上身向後一仰！

梅天星那一掌落空之後，黎明的腳已蹬到，急切之間，只得提起膝頭格之！

「啪」的一响，兩人立足不穩，同時微退一步！梅天星連吃兩次小虧，勃然大怒，腳跟一定，立即揉身撲上！

就在此刻，屋內忽然又傳來一道清脆的鎗聲，接着一個女人尖聲叫道：「不可！不可！」

風牧急道：「老三，快進去看看！」首先在梅天星旁邊竄過。

梅天星也着了慌，猛聽裏面有人叫道：「老爺，把鎗給我！」認出是女人的叫聲，更是無心戀戰，撒腿後退！

黎明乘機再踢了他一腳，梅天星心頭火起，轉過身來，黎明衝前一步，一拳擊在他小腹上！

梅天星五內似要翻轉過來，忍着痛還了一拳，「蓬！」黎明料不到他在這種情況下，仍能還擊，胸膛吃了一拳，幸而梅天星這一拳蘊力不足，傷害不大，他吸了一口氣，再飛起一腳把他掃倒！

那些爪牙立即衝前，梅天星喝道：「讓開！快到裏面看看，發生了什麽事！」

那些壯漢早就恨不得他有此一說，聞聲立即向內跑去！

黎明也想早點進去，奈何讓梅天星攔住，夏玉蓮因關心妹妹安危，一顆心更是怦怦亂跳，道：「黎大哥，我來帮你！」

黎明道：「不必！」他相信梅天星受傷已重，又死要面子，已有把握擊倒他。

「這老傢伙已是垂死猛虎，不足爲害！」

梅天星更怒。「臭小子，到底是誰死，現在還不知道！」展盡平生本領，猛烈地攻擊起來。

黎明立即改變打法，採取柔鬥，不與對方硬碰。梅天星喝道：「臭小子，你怕啦？」

「笑話，我若連一個老人也怕，還怎敢來虎穴！」黎明故意拿話激他。

「你師父是誰？」

「是你爺爺！」

梅天星怪叫一聲，一口氣攻了十七八拳，黎明抵擋不住，連退了四步！

梅天星立意把他斃在掌下，攻擊更急，黎明吃了一驚：「想不到這老頭，功夫竟然如此深厚！」心頭一動心生一計，叫道：「老五，你還不動手，打他後背！」

梅天星吃了一驚，急切間無暇多想，連忙轉頭閃身！說時遲，那時快，黎明已一腿蹬在他膝蓋上！

膝蓋骨最是脆弱，「啪」的一响，應聲碎了，梅天星知道中計，亦想閃開，奈何右腳一虛，右邊身子也斜掛下去，黎明左拳畢直搗出，正中胸膛！

梅天星再也站不住，一屁股跌坐地上，嘴角鮮血汨汨流下，沙聲道：「你小子使詐，算不了什麽好漢！」

黎明再一拳擊出，梅天星話音未落已躺在地上。淡淡地道：「不是俺狡猾，而是你愚蠢！對付你這種沾滿善良鮮血的人，使點手段又算得了什麽？」

梅天星肋骨折斷，刺在肺葉上，一開口鮮血便湧了出來，雙眼兇光大發，奈何體力正在迅速地消退，眼睜睜地望着黎明、秦守仁與夏玉蓮向內走去！

暗廊上光綫雖然黯淡，但他平素却視如白晝，連牆角的蜘蛛網有幾層也看得清楚，這時候却伸手不見五指，四周黑得如同地獄……

七十多歲的他，從來不覺死神的威脅力，一直到現在才突然恐懼起來，五內一陣抽搐，鮮血湧得更快了！

× × ×

一陣痛楚，使馮承珠在昏迷中醒來，雙眼一睜，便見到一對滿足的眼睛，咀角噙着淫笑，她知道她自己這一生完了，心靈的麻痹，把肉體的痛楚掩蓋，魂魄已不知去了那裏。

「寶貝，你快活不？」周長城臉上的邪笑更濃，身子忽然急促地聳動起來。

再一陣痛楚，使得馮承珠身子一抖，魂魄歸體，這時候她胸膛內充滿了恨意，雙手下意識地一動，手掌觸及周長城精赤的身子，也不知那來的一股氣力，盡力一掙，把周長城掀倒再伸手摑了他一巴掌！

周長城怒道：「臭婊子，生米已煮成飯，你還敢發惡？」

馮承珠發了狠，雙拳捏緊，在他身上亂擂起來。周長城怒從心頭起，伸脚把她踢落床下。

馮承珠本想奪門而去，手掌在地上一撑，觸及地上的衣服，這才想起自己赤身露體，連忙抓起一件衣裳遮住身體。就在此刻，那件衣裳忽然滾下一件黑忽忽的物件來，她目光不由一落，却是蕭虹的那柄洋鎗！原來剛才周長城太過猴急，三扒兩撥解下她的衣裳，不曾留意，竟不知她身上藏着一柄鎗！

鎗管遙指胸膛，周長城滿腔熱情如遭水淋，顫聲道：「你幹什麽？」

馮承珠恨恨地道：「要你的命！」

「賤人，你不要命啦！」

馮承珠垂淚道：「你壞了我的貞節，我還要命做什麽？」

「嘿，你遲早也是我的老婆啦，左右不過早幾天罷了，俺以後一定好好待你，快把鎗放下，有話好說！」

「誰肯嫁給你這強盜的兒子！」馮承珠臉上的恨意更濃。

周長城到此才吃起驚來，抓起被子，要撲向馮承珠！

「砰！」被子只拉至胸前，子彈已穿入周長城的腦袋！

周長城頭顱噴血，鮮血掛滿臉頰，雙目圓睜，也不知他這時候想到什麽，臉上神色好不恐怖，被子在他手上慢慢滑落，

馮承珠未開鎗時，滿腔怒火，開槍之後，怒火已被恐懼遮掩，雙脚一虛，跌坐在地上！

周長城眼光一黯，倒在地上，馮承珠幾曾殺過人？身子撲簌簌亂抖，魂魄都不知去了那裏，過了好半晌，外面傳來一陣人聲，她才驀然一醒，急於抓起地上的衣裳披上。

「鎗聲好像是傳自二夫人的房間！」外面傳來一個聲音，「嘿，不是隊長在敎少奶奶燒鎗吧？」

「隊長隊長！」房外有人拍起門來。

馮承珠心頭怦怦亂跳，連忙抓起鎗來，雙手抖個不停。

「快去報告老爺！」

馮承珠把鎗管對着自己的腦袋，可是想起母親，她又硬不起心腸來，又緩緩把鎗放下。

過了半晌，只聽外面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有人叫道：「老爺來了！」

一忽，韓雷的叫聲傳來。「長城長城，你他媽的，幹什麽開鎗？」在他心眼中，只道周長城才有鎗，那想得到開鎗的是個弱女子馮承珠？

馮承珠不敢應一聲，韓雷看出勢色有點不對，忙道：「撞門！」

幾個爪牙衝前，用肩頭撞門，馮承珠直至此刻才自地上跳了起來，奔向窗子。

「蓬！」房門被撞開，房內的情況落在韓雷的眼中，他先是一怔，繼而大怒，衝了進去。「小賤人，你竟敢謀害親夫！老子打死你！」伸出蒲扇般的手掌抓住馮承珠的後衣，把她提了起來。

馮承珠在他手中，如同麻鷹爪下的小鷄！韓雷把她轉了過來。「讓老子看看你有多兇！」目光一落，見她手上抓着一柄洋短鎗，吃了一驚，左手忙伸手去搶！

馮承珠心境意亂，手掌不由自主地一緊，食指一扣，「砰」地又是一响，子彈在韓雷的腹側射了進去！

韓雷一呆，手掌一鬆，便讓馮承珠掙脫，「叭」地一聲，馮承珠手上的短鎗跌落地上！

馮承珠如受驚的兔子般，縮在牆角，那些爪牙都料不到有此一着，一呆之下，都舉鎗衝了進來。

韓雷忙喝道：「停！把鎗拾給俺，俺要親手殺死她！」

一個壯漢走前彎腰拾起短鎗，道：「老爺您受了傷，還是早點去找大夫吧！」

韓雷怒吼一聲：「要你多嘴！」左手捂住傷口，右手搶過鎗來。「小賤人，我要你身上沒一寸好肉！」

忽然一個衣衫不整的女人衝進房來，叫道：「老爺，不要開鎗！」

韓雷轉頭見是崔三娘，怒火更盛，冷冷地道：「三娘，你生的好女兒，你莫再多言，要不然，老子連你也斃了！」

崔三娘身子如篩米般亂抖，道：「老爺，你且聽我一言，聽了後要殺不殺任由你……」

「那就快說吧，賤人！」

「她，她是你的女兒……」

此言一出，衆人全都是一怔，韓雷臉色煞白，大叫一聲：「你胡謅什麽？」

崔三娘羞憤地道：「若不是懷了孕，我怎會立即去嫁人……」

馮承珠也叫了起來：「不是不是，娘，你以前不是有個丈夫麽？」

韓雷連傷口的疼痛也不知道了，喃喃地道：「難道那一次便……」

崔三娘咬牙道：「你這禽獸……害得我家破人亡，這些年來我表面上快樂風光，心中却恨不得吃你的肉，寢你的皮！」

韓雷嘿嘿一笑。「俺雖然在你身上得了甜頭，但這又怎能證明是俺的遺種！」

「因爲，因爲揚雄已很久沒近過我的身子了，他說練武的人要節制……」

「屁話！他節制又有什麽用？還不是死在俺刀下？」

「總之，她是你女兒錯不了，你不能殺她！」

韓雷艱辛地轉頭向床上望了一眼，身子突然急抖起來，澀聲問馮承珠：「你們已經成事了？」

馮承珠放聲痛哭起來，韓雷身子又是一抖，血流更急，疲弱地揮揮手，道：「你走吧！」

崔三娘道：「我要珠兒！」

韓雷點點頭，道：「一齊走吧……」

風牧恰在這時候進來道：「老大，那姓夏的丫頭帶着兩個男的殺了進來……」

韓雷道：「都讓他們走吧！且慢，拿三百大洋過來……」

「老大，您……」

韓雷喘着氣道：「她是我的女兒，我沒有好好地照顧她……」

馮承珠忽然自地上跳了上來，叫道：「你不是我父親，我父親是知書識禮的讀書人，不是殺人放火的強盜頭子！」

崔三娘痛苦地道：「珠兒……」

馮承珠撲在她懷內痛哭。「娘，咱們不要她的臭錢……」

崔三娘道：「娘當然不要他的錢，咱們走吧！」

韓雷叫道：「老二，傳令下去，不准追擊，特別通知老三一聲！」

風牧應了一聲，一邊傳令，一邊走了出去。不料韓雷又叫道：「回來，我有話告訴你！」

風牧乖乖入房，韓雷叫他把門關上。

風牧囁嚅問：「老大，你有什麽吩咐？」

韓雷痛苦地說道：「你知道我爲什麽要放他們離開嗎？因爲長城也是我的親兒子……」

「啊！這樣說來長城與馮承珠，豈不是兄妹？這個這個……」

「這都是我一個人作下的寃孽，所以你們不要去找她母女報仇，也不要把這件事傳出去！」

風牧怔住了，這一幕悲劇由始至終都是由韓雷導演的，可惜連他也不知道會產生這個後果！

房外傳來聲音：「老爺大夫來了！」

韓雷擠出一絲痛苦的笑容。「太遲了！就算承珠不開鎗，我若知道了眞相，還能活下去嗎？老二，我現在腦子才突然清醒起來，以前咱們所作所爲，實在太過份了……唉，報應報應，武功練到天下無敵，也敵不住天譴……」

「大哥，不要說這種喪氣的話，你又不知道，怎能怪你？」風牧轉身去開門。

韓雷喝道：「不要開門！若不是報應，這些事情又怎會這般湊巧？不要讓大夫進來，讓我早點死吧，免得多受痛苦……」

× × ×

黎明、秦守仁與夏玉蓮走到花園，便見到崔三娘母女出來了，她見到馮承珠雙眼紅腫，詫聲問道：「妹妹，他們爲什麽肯放你出來？韓雷那老賊呢？」

馮承珠只是哭，崔三娘道：「玉蓮，快走！出去再說！」

夏玉蓮輕哼一聲，扭頭過去，黎明叫秦守仁放下麻袋，拉着夏玉蓮離開，崔三娘母女走在中間，秦守仁握鎗走在後面。

出了韓雷家，夏玉蓮恨恨地道：「人雖平安，但可惜韓雷那老賊還未死，經過這次敎訓，以後要想殺他可就更難了！」

「韓雷已死了，死在珠兒的鎗下，我多年來的願望總算了却，希望揚雄在天之靈能原諒我……」

黎明叫道：「韓雷死了？他怎肯放你們離開？」

夏玉蓮却道：「你，你有什麽願望……你還會惦記爹爹？」

馮承珠尖聲叫道：「不要說了！因爲韓雷是我的親生爹爹！我殺死自己的父親，我殺死自己的父親……」說到後來，已手舞足蹈起來。

崔三娘連忙把她抓住。「玉蓮，你現在知道我的苦衷吧？我被韓雷強暴之後，本來想死，但當我下樓看見下面那一切，我知道你爹沒望了，便決心替他報仇，所以決定苟且偷生，另謀善策，但一時間又找不到你，所以只好一個人偷偷溜掉……」

夏玉蓮冷笑一聲：「你改嫁便能報了大仇？」

「我是一介女流，又能奈何他什麽？加上羞憤，不敢在袞州留下來，所以希望離得遠遠的，指望能找到一個足以制服韓雷的人，求他替你爹報仇……可惜後來我竟懷了孕，沒奈何只得嫁給馮金書作繼室……我生下承珠之後，曾經偷偷派人去找你，可惜沒有你的消息……後來楊儉終於找到我，我告知他一切，他答應娘養大你，娘還給了他一筆錢，他說那筆錢他不會用，要留下來等你長大之後，報父仇時使用……」說至此，崔三娘已泣不成聲，夏玉蓮有點心動。崔三娘又道：「你知道我爲何要把承珠嫁給周長城麽？便是希望借他偵緝隊長的方便，調查韓雷匿在何方，然後再慢慢想辦法報仇，那知他竟是韓雷的義子，眞是……」

黎明道：「歪打斜着，現在總算報了仇，韓雷死在自己的女兒鎗下，也算是報應！馮姑娘，你不用難過，韓雷雖然是你生身之父，但他根本沒有負起做父親的責任，何況你當時也不知道……」

秦守仁接口道：「古人也有大義滅親之舉，即使當時馮姑娘知道了關係，殺死他別人也會讚賞，不會指責！」

馮承珠聽了這話之後，漸漸收淚，道：「玉蓮姐，你還不叫娘？」

夏玉蓮雙脚一屈，跪下叫道：「娘，恕女兒不知你的苦衷……」

崔三娘也哭了起來，道：「乖女兒，是娘對不起你，快起來！」三人抱頭痛哭，黎明與秦守仁站在旁邊也陪她們流下幾滴英雄淚！

崔三娘忽然道：「韓雷有的是錢，只怕多請幾個大夫，還死不了……」

黎明連忙詢問當時的情況，馮承珠瞞了自己被辱的事，抽抽泣泣地把經過說了一遍，黎明道：「洋鎗的殺傷力極大，距離又那麽近，韓雷必死無疑！」

衆人心情都輕鬆起來，繼續前進，走了一回，夏玉蓮忽然道：「咱們得回旅館找乾爹及蕭姨！」於是衆人便拐道而去，可是尚未到百泉旅館，他們便發現楊儉及蕭虹的屍體了。黎明與秦守仁一手一個，提着屍體出城。

出了城，天已矇矇亮，黎明道：「咱們在附近替他們安葬吧！」

「乾爹與蕭姨生前不能成爲夫婦，死後理該讓他們同葬一穴！」

「這個自然！」

山崗上多了一座新墳，衆人默哀了一陣，走下山崗，馮承珠道：「玉蓮姐，你到我們家去吧！」

夏玉蓮轉頭望向黎明，崔三娘忙道：「歡迎你也去！」

黎明沉吟道：「我還有一些事要辦，過一段時期一定去！」說罷向他們母女揮手，與秦守仁走下山崗。（本篇完）

前文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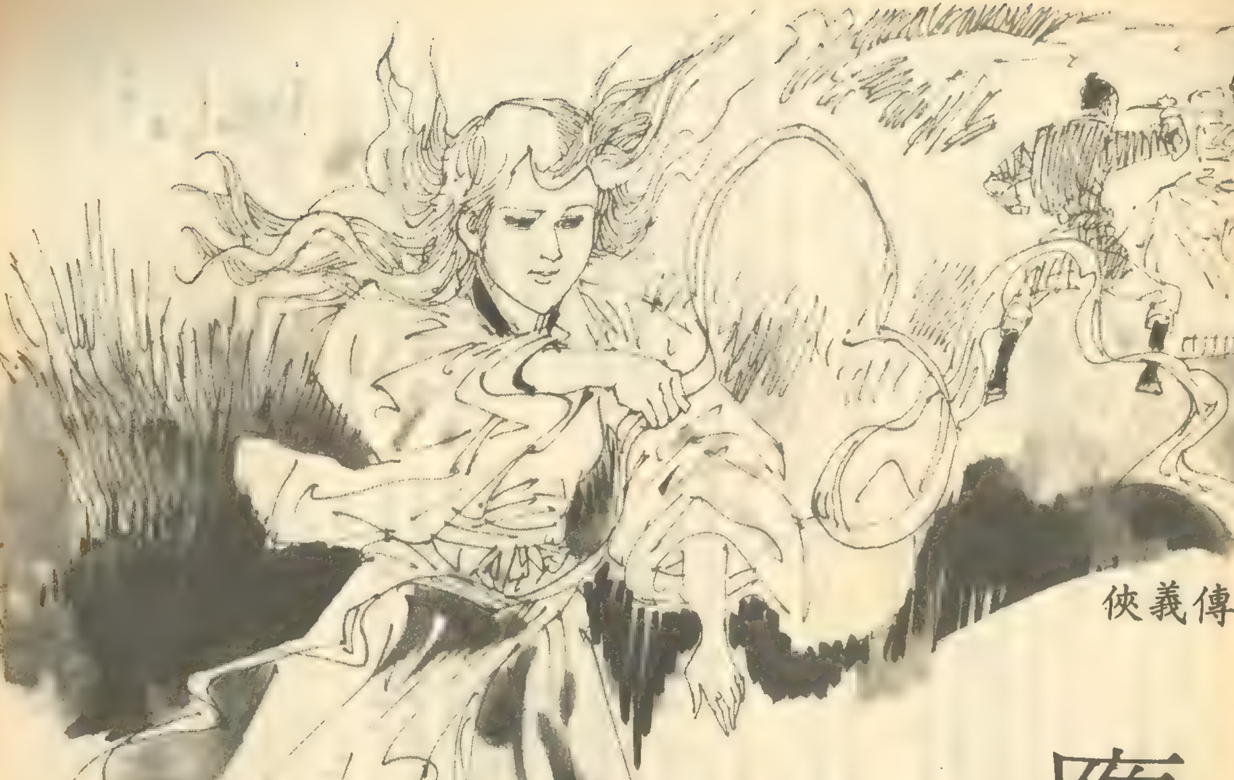
前文書至郭鐵鷹舉家避仇來到烈山褚風、褚茂家裏，安頓家小，自己去廣州，他的兒子郭子羽、郭子鉉，女兒郭子琴也相繼離去，褚風見他們來到就各自離去，決定陪陳琪母子去找郭鐵鷹……郭子羽一個人離開烈山，來到豫皖邊境的洪河口小鎮，在酒館裏和冷泉莊的武士發生衝突，用「天都九歸劍法」誤傷誤殺了十幾人，被他們糾纏住，幸得布袋和尚解救，布袋和尚和冷泉莊先恩後怨，爲了郭子羽反結下了樑子，由布袋和尚同他們去解決，郭子羽只好離去，搭船到武昌，在碼頭救了一個白髮道姑被幾名大漢圍鬥，後來和她在酒肆上談話……

江湖樹恩怨　幾番遭圍攻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鷹飛江南（三）



郭子羽道：「不，在下是尋找家父，因爲走錯了路，才跑到武漢來的。」

白髮道姑道：「此地風雲際會，八方雲集，令尊既是武林中人，多半會來瞧瞧熱鬧，少俠這一錯可能錯個正着。」

「但願如此，請教仙姑的法號怎麽稱呼？」

「我麽，仙姑二字倒是無愧，只是沒有法號。」

她說到這裏忽然語氣一轉道：「少俠跟人結過樑子？」

郭子羽道：「結過，是冷泉莊的武士無故找碴，被我失手放倒了幾個。」

白髮道姑道：「這就是了，二彪，你去跟他們說，郭少俠是我的兄弟，叫他們劃下道來，咱們接着就是。」

二彪是坐在左側的那個漢子，他應聲起立，却被郭子羽喚住。

「兄台且慢，這是在下的事，應該由在下去解決。」

郭子羽是背部對着樓門，所以找碴的來了他並不知道，現在他喚住了二彪，正待挺身而出之際，却被白髮道姑那白如羊脂，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指握着手腕，同時再嫣然一笑道：「別見外，少俠，我跟他們莊主也有過節，咱們兩筆賬做一筆算豈不更好？二彪，你快去。」

二彪出去經過一番交涉，冷泉莊守在樓門外的人果然退走了，二彪同來向白髮道姑道：「稟師叔，他們走了。」

白髮道姑道：「他們說了些甚麽？」

二彪道：「什麽也沒有說。」

白髮道姑道：「你們去交待一下，從現在開始，咱們要對冷泉莊作全面注意，他們的任何行動，都不能掉以輕心。」

二彪與另兩名大漢同時應了一聲，雙拳一抱，轉身急馳而去。

郭子羽不願牽連別人，因而立起身來，道：「仙姑，在下要去找家父，就此告辭。」

白髮道姑道：「別忙，少俠，就算令尊來到此地，但武漢如此之大，人海茫茫，你到那兒去找？」

郭子羽道：「在下也知道十分困難，但——」

白髮道姑微微一笑道：「交給我吧，本帮弟子遍天下，不出百日，必然會給少俠一個滿意的交待。」

郭子羽道：「多謝，貴帮是——」

白髮道姑道：「丐帮，我是丐帮五丐之一，江湖上稱我爲挑花仙子，我的本名叫柳桃兒。」

郭子羽啊了一聲道：「可是妳却——」

桃花仙子道：「我是身着道裝，還喊過你施主，是嗎？其實我是假道姑，穿道裝只是圖個方便而已，你想想，我如穿上一身又髒又破的乞丐裝那多蹩扭。」

郭子羽道：「原來如此。」

他好像明白了，其實還是一腦門子糊塗，只因事不關己，不願多問而已，再說一個遊戲風塵的武林俠客，穿甚麽都可以，倒也不必認眞。」

桃花仙子柳眉一揚道：「少俠在那兒落脚？」

郭子羽道：「武勝門外長春客棧。」

桃花仙子道：「冷泉莊既然要找碴，住在武勝門外不太安全，搬到我那兒去吧，少俠，咱們人多遇事總有個商量。」

郭子羽道：「謝謝仙姑的好意，但在下認爲一動不如一靜，告辭。」語音一落，逕行轉身自去。

他沒有請託桃花仙子找他爹，自然不必說出他爹的名號，他不想爲他們父子而勞動整個丐帮，也不願意領這份人情。

不過他謝絕遷移，可能是一項錯誤，冷泉莊高手如雲，他縱使武功再高，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一旦遭到圍攻，就可能凶多吉少。」

不管怎麽說，不願依賴別人是他天生的個性，否則他就不會離開布袋和尚了。

由黃鶴樓往回頭走，他走得很慢，因爲他在思索桃花仙子所講的兩句話：「令尊既是武林中人，多半會來瞧瞧熱鬧。」

這是一個十分強大的鼓勵，使他的內心激動不已，雖然武漢這麽大，人這麽多，只要他爹當眞來到武漢，他相信一定可以找到他爹的。

他思索得有些入神，幾乎忘記他身在何處，直待一股急風撞向前胸，他才猛然淸醒過來。

所幸他生性機敏，應變十分快捷，在千鈞一髮之際，閃身避過了那一意外的撞擊。

「算你走運，有種的跟我來。」

說話的是一個滿面橫肉的高大漢子，語音一落，放步就向蛇山急馳。

顯然，適才那一撞是存心計算他，現在激他去蛇山，只怕也是一個險惡約會。

郭子羽不傻，他當然能够想到這些，但明知山有虎，故往虎山行，血氣方剛的小伙子，就有這麽一股子傻勁。

他跟着那名大漢奔上蛇山，在一塊山坡之上，見到了一個驚人的場面。

近百名金衣武士排成一個刀陣，但見刀光映日，殺氣冲霄，這種威勢在江湖上是罕見的。

陣前立着兩人，一個是冷泉莊西院院主無情扇任休，另一個是四大護院之一的黑煞鞭高連璧。

顯然，冷泉莊西院精銳盡出，還有黑煞鞭助陣，他們是志在必得，存心要將郭子羽毀在這裏。

離陣一丈以外，郭子羽停下了脚步，同時冷冷一哼道：「好一個龐大的陣容，就爲了對付在下？」

無情扇任休輕蔑的一哂道：「不要往臉上貼金，姓郭的，你的朋友呢？他們爲甚麽不來？」

郭子羽道：「不必害怕，我的朋友不會來，是單打還是羣毆，只要閣下劃下道來，在下無不奉陪。」

黑煞鞭高連璧道：「院主，讓老朽敎訓一下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無情扇任休道：「那有勞高兄了。」

黑煞鞭高連璧解下軟鞭，踏前數步，道：「小哥兒，老夫陪你過幾招玩一玩，請。」

郭子羽撤出長劍，往懷中一抱道：「有僭。」長劍一推，平胸刺了出去。

他知道黑煞鞭是武林前輩，必然不肯搶先出招，因而也虛應故事的推出一劍。

但江湖之上詭詐百出，俠義道固然以仁義爲懷，一般黑道則心狠手辣，爲達目的而不擇手段，別人想都想不到的壞點子他們也使得出來。

冷泉莊原本不是什麽名門正派，在兩軍陣前以取勝爲第一要務，自然沒有甚麽仁義可言。

郭子羽的長劍只不過剛剛推出，一片鞭影挾着獵獵勁風便已猛襲他的右肩，來勢之急，宛如驚濤擊岸一般。

郭子羽大吃一驚，急忙點足彈身，倒

退五尺，總算逃過了一鞭碎肩之危。

但高連璧既已爭得先機，怎肯就此放鬆？立即跟踪急進，軟鞭再揮，重重鞭影有如柳絲千條，立將郭子羽迫得手忙脚亂起來。

所幸郭子羽輕功頗高，雖是左支右絀，窮於應付，總算有驚無險，一時半刻尚不至發生意外。

只不過他縱使勝了黑煞鞭高連璧，不見得就能活着走下蛇山，因爲還有近百名敵人在虎視眈眈，必然會放他不過。

如今他這第一戰就落在下風，這往後他就連想都不敢想了。

處境雖是不利，他並沒有半點怯懼，在避過高連璧一鞭之後，他突然撮口發出一聲長嘯，同時揮劍展開凌厲的反擊。

天都九歸劍法一經展開，便如長江大河一般，滔滔洪流以萬馬奔騰之勢，向高連璧作無情的衝擊，使這位以黑煞鞭名滿江湖的高人大爲懍懼，他估不到這麽一個年紀輕輕的大孩子，竟會身具如此高深的劍法。

好在他久經戰陣，雖是被迫落下風，百招之內還沒有甚麽問題。

這樣下去對郭子羽還是不利的，如是眞力損耗過多，他怎能應付大批的強敵？

正當他狂呼酣戰之際，一聲清越的嬌叱忽然傳了過來：「住手。」

高連璧首先應聲撤退，郭子羽自然也停止搏殺，及反身向嬌叱之處一瞥，原來是丐帮五丐之一的桃花仙子。

她依然是一領道袍，滿頭白髮，顯然，她是來馳援郭子羽的，她身後還立着高高矮矮數十名丐帮兄弟，看來她不只是有備而來，而且將不惜一戰。

待郭子羽與高連璧停止搏鬥，她立即出聲招呼道：「兄弟，到姐姐這邊來？」

她當衆改變稱呼，使一對原本陌生的男女，忽然成了姐弟，雖是有點突然，她却是一番善意。

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門下弟子之多，無人能出其右，該帮的五大丐頭，地位十分崇高，功力也各有獨到之處，當今武林任何一個門派，都不敢輕易招惹他們，桃花仙子名列五丐，也是帮主沙璞的小師妹，得罪了她不啻與整個丐帮爲敵。

何況她功力深不可測，又帶來數十名丐帮高手，冷泉莊雖然在人數上略佔優勢，一旦兵戎相見，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無情扇任休是一個能屈能伸约人，時勢比人強，他不得不忍下這口怒氣，於是雙拳一抱道：「對不起，柳姑娘，敝莊不知道郭少爺是姑娘的兄弟，開罪之處還望多加鑒諒，不過……」

桃花仙子道：「任大俠好說，舍弟初涉江湖，他什麽都不懂，如果得罪了貴莊，小妹願意賠個不是。」

無情扇任休道：「話已說開，柳姑娘就勿須客氣了，咱們尚有他事，告辭。」

冷泉莊的人退走了，桃花仙子也遣走了丐帮門下，適才戰雲密佈的山坡之上，除了她與郭子羽，就只有她帶來的一個丫頭小雯。

柳眉一挑，桃花仙子微微一笑道：「兄弟好劍法，連名震江湖的黑煞鞭都落了下風。」

郭子羽道：「不敢當仙姑謬讚，在下這點莊稼把式算不了甚麽。」

桃花仙子哦了一聲道：「令尊必然是一位名滿湖海的高人，說說看，也許姐姐認識。」

郭子羽道：「家父多年隱居泉林，不問外事，仙姑不會認識的。」

桃花仙子櫻唇一噘道：「兄弟，你認爲我不配當你的姐姐？」

郭子羽連忙搖搖手道：「不，是小弟不敢高攀。」

桃花仙子道：「別這麽說，兄弟，五丐名滿江湖，說穿了不過是要飯的頭兒罷了，走吧，客棧的賬我已經派人結了，你的包裹也取到我那兒，一個人住像失羣孤雁似的，那多難過！」

別管一個人難過不難過，現在除了跟她走還有甚麽選擇？

她住在黃鶴山裏一戶農民家中，原是兩個房間由她跟小雯分住的，現在小雯搬過去與她同住，這個房間就讓給郭子羽。

郭子羽沒有離開過家，沒有離開過家人，打從由烈山走出起，當眞像一個失羣的孤雁一般。

現在他又獲得有如家庭般的溫暖了，桃花仙子主婢對他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比在鐵鷹堡的生活還要感到舒適。

這些只是表面，在沒有找到他爹爹之前，他的內心是不會平靜的。

在晚餐之後，他向桃花仙子提出了一項要求。

「姐姐，小弟想到漢口去走走！」

「哦，有事麽？」

「小弟想去瞧瞧布袋和尚——」

「兄弟認識他？」

他替小弟解過圍，也因此得罪了冷泉莊，咱們原是住在粵漢碼頭附近，我不願連累他才不辭而別——」

「我明白兄弟的心意，本來嘛，布袋和尚雖是遊戲風塵，可也是性情中人，此等朋友丢掉了十分可惜，走，咱們一起去找他。」

他們一行三人渡江至漢口，及找到原先寄宿的客棧，據店小二說布袋和尚已經離開，郭子羽十分難過，心情感到快快不已。

桃花仙子道：「不要難過，兄弟，只要他在武漢，咱們遲早會找到他的。」

小雯道：「心情放開朗一點嘛，公子，武漢這麽繁榮，要不好好的玩一下豈不辜負此生！」

郭子羽長長一吁道：「武漢的確好玩，只不過紙醉金迷的所在我不願去，除了人看人，還有甚麽好玩的？」

桃花仙子微微一笑道：「軟紅十丈之中，原本就是這些，這樣吧，咱們同去泡一壺好茶，談談人間往事，江湖趣聞，你看可好？」

郭子羽說道：「好，小弟正有一事請敎。」

桃花仙子道：「別客氣，咱們邊走邊談吧。」

在返回居處的途中，郭子羽提出了久懸胸中的問題，道：「姐姐，我不懂，武漢三鎭究竟出了甚麽大事？」

桃花仙子道：「你是說武林各派，爲

甚麽會在此地聚集？」

郭子羽道：「小弟正是這個意思。」

桃花仙子道：「你有沒有聽到一項傳說？」

郭子羽道：「是三空藏劍經？」

桃花仙子道：「不錯，人不爲利，誰肯早起，名利二字當眞害人不淺！」

郭子羽道：「小弟聽說三空藏劍經是在東南出現，莫非是傳言有誤？」

桃花仙子道：「沒有錯，三空藏劍經的確是在東南出現，只不過獲得此項秘笈之人，却已潛踪到武漢來了。」

郭子羽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

桃花仙子道：「終南三俠可知道？」

郭子羽道：「小弟孤陋寡聞，沒有聽人說過。」

桃花仙子道：「他們是結義兄弟，老大慕容泉，老二陳倉，老三裴三耳，是三位名震江湖的大俠客……」

郭子羽道：「小弟有點不解，任何人獲得三空藏劍經，都會三緘其口，此事怎麽會喧騰江湖的？」

桃花仙子道：「這話不錯，除了他們自己說出來，的確不會有人知道。」

郭子羽一怔道：「他們會自己說出來的？」

桃花仙子道：「不錯，是他們的老大慕容泉說出來的。」

郭子羽道：「爲甚麽要這樣？是認爲他們天下無敵，沒有人敢對他們怎樣？」

桃花仙子道：「那倒不是，事情是這樣的，冷泉莊南院院主車士彥，與終南三俠的老二陳倉交誼頗深，他有事要找陳倉，却聽說姓陳的去了福建，及趕到他們投宿的客棧一瞧……」

郭子羽道：「怎麽，終南三俠已經走了！」

桃花仙子道：「活人走了，却有兩個死的留了下來。」

郭子羽咳了一聲道：「別賣關子了，姐姐，究竟怎麽回事？快說吧。」

桃花仙子說道：「你別急，讓我慢慢說……」

他們一路說說停停，此時已經距離住處不遠，想不到却有人將桃花仙子的話接了下去。

「別說了，對一個毛頭小伙子，嘿嘿，妳竟有這麽大的興趣？」

桃花仙子聞言一呆，脚下自然停了下來，及舉目向發聲之處一瞥，只見前面山石之後轉出十幾名手執兵刃的彪形漢子。

領頭的是一名身着黃衫，約莫二十七八的英俊青年，他身側是一個黑衣老者，及一名靑衫少年，身後十六名灰衣大漢，每人抱着一柄斬馬大刀。

桃花仙子面色一寒道：「令狐玉龍，你想幹甚麽？」

敢情身着黃衫的英俊青年，是令狐世家的長公子令狐玉龍，他身旁的靑衫少年，是他的三弟令狐玉豹，黑衣老者是總管葛城，他們如此勞師動衆的守在這裏，自然是來意不善了。

令狐玉龍嘿嘿一陣冷笑道：「幹甚麽？嘿嘿，我不說妳也該明白，打狗還要看主人的面子，妳居然敢欺負令狐世家的門下！」

桃花仙子淡淡道：「閣下原是找場來的，你有沒有問問貴屬下，咱們是怎樣發生爭執的？」

令狐玉龍道：「不必，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誰要折辱了本門弟好，咱們就得討它回來。」

桃花仙子道：「好吧，你劃下道來就是。」

黑衣老者葛城向令狐玉龍雙拳一抱道：「稟長公子，屬下討令。」

令狐玉龍道：「好的。」

葛城摘下一隻旱烟鍋，向前踏上兩步道：「柳姑娘，老朽討敎。」

站在桃花仙子身後的丫頭小雯道：「小姐，讓我去會他。」

桃花仙子點點頭道：「葛城是令狐世家的總管，一身功力在當代武林不易多見，妳只能以踋趺功對付，千萬不可拚鬥內力。」

小雯道了一聲是，小身子便已蹦了出去。

「老人家，請賜招。」

小雯請葛城賜招，他却神色一楞，因爲他是一個成名人物，年齡已經超過五十，小雯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實在不成比例。

因而哼了一聲道：「這兒不是好玩的地方，回去叫妳家大人出來。」

小雯櫻唇一噘道：「你這是門縫裏瞧人了，其實，嘻嘻，老者不以筋骨爲能才是眞的，你老人家這麽一大把年紀，何必還要好強鬥勝？這樣吧，咱們點到爲止，你看可好？」

葛城估不到小雯舌頭嘴利，自己一番好意，反而受到她一頓奚落，不過別人是小姑娘，他雖是心頭氣惱却也不便發作。

「好吧，姑娘請。」

他沒有搶先出手，更不會將小雯放在心上，但一股急風直襲下盤，來勢之猛宛如疾雷撼山一般。

葛城身經百戰，自然知道這股急風的厲害，只要被它撞上，他的兩條腿就不必想要了。

他雖是心頭暗懍，行動可絲毫不慢，點足彈身，倒竄五尺，左手同時劈出一掌，以十成功力向那股急風迎去！

葛城果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這招避招還擊，時間火候無不恰到好處，無論小雯如何刁鑽，絕對接不下他這一記剛猛的掌力。

轟的一聲巨响，但見沙揚石走，草木四飛，地上出現了一個坑洞，這份功力實在驚人以極。

可惜他這一記剛猛絕倫的掌力，並沒有傷到小雯，而且那股急風再度向他的下盤攻來，這回他瞧明白了，小雯使的是丐帮絕藝踋趺功。

丐帮的踋趺功是前任帮主由西域神僧所傳，它是合十趺坐，有如觀音坐蓮台，却以左右雙脚交互點地，身形更像陀螺般急速的旋轉，在攻敵之時，雙掌一腿均可使用，並藉快速旋轉之力，使攻出的力道增加數倍。

這是丐帮的獨門絕藝，江湖上稱「打狗棒法」及「踋趺功」爲丐帮雙絕。

按丐帮的帮規，打狗棒法不得輕易傳

授，只有帮主及預定的帮主接棒人才能學習。

老帮主只有兩名親傳弟子，沙璞及柳桃兒，沙璞是帮主接棒人，得以學習打狗棒法，跏趺功沒有帮規限制，柳桃兒自然可以獲得此項絕學的眞傳了。

小雯是柳桃兒的貼身婢女，她的武功全是柳桃兒傳授的，她們明是主婢，也無異於師徒。

此時小雯果然佔到上風，更是兇狠出手，身形像風車般的一陣急轉，雙掌吞吐之間，連續擊中葛城的兩處穴道。

葛城陰溝裏翻船，竟然栽在一個小姑娘手裏，如果這兒有地洞，他準會一頭鑽下去。

其實有地洞他也不能鑽，因爲他穴道受制，已是身不由己。

葛城的失敗，使令狐世家大爲懍駭，但也更激起令狐玉龍的怒火，口中吼出一個字，領先向桃花仙子柳桃兒猛撲！

令狐玉豹找上了小雯，餘下的十六名刀手呼嘯一聲，逕向郭子羽圍攻過來。

戰火在黃鶴山上燃燒着，喊殺之聲數里可聞。

最兇殘的一夥是郭子羽當面的敵人，他們人數衆多，每一刀手都具有一身不凡的功力，在衆寡懸殊之下，郭子羽自然要陷入危機了。

處境雖是十分不利，他並沒有半點胆怯，先是雙掌齊吐，發出六枚追風神芒，在一片驚呼聲中，對方六名刀手丟掉斬馬刀，抱着手腕痛哼起來。

一舉擊傷對方六人，郭子羽的信心大增，口中一聲清叱，揮劍與撲來的敵人展開惡鬥。

郭氏天都九歸劍法，威猛無比，一劍攻出見血方收，是當代武林最爲剛猛的劍法。

在他一陣兇狠的搏殺之下，敵人有兩個失去兵刄，也失去了戰鬥之力，第一回合他就佔了上風。

只不過敵人仍有八個，在人數上佔有絕對的優勢，而且這八人功力頗高，攻守之間也配合得絲絲入扣。

他畢竟搏殺經驗不够，又是心存慈悲，不願傷人生命，如此一來，他就陷於苦戰之中。

另兩處激戰也打得極爲兇狠，由於雙方功力相差無幾，因而鬥得驚心動魄。

論功力，縱觀全場，以桃花仙子的修爲最高，但令狐玉龍也不是弱者，在令狐世家，除了令狐四老，他是最爲拔尖的人物，他出道並不太久，却已博得無敵金筆的名號。

現在他雙筆縱橫飛舞，泛起一片耀眼的金光，筆尖帶起勁風，尋經問穴，專向要害之處下手，只要讓他的筆尖碰到，縱然不死也會變成殘廢。

桃花仙子的兵刄是一條白色的彩帶，上面綉着數十朵紅色的桃花，彩色繽紛，鮮艷奪目，一經施展，就如同天女散花一般。

別看輕了她這條絹製的彩帶，在她的手中決不亞於任何一種神兵利器，而且它可軟可硬，變化莫測，當代的武林高人，栽在她這條桃花彩帶之下的不在少數。

以桃花仙子的那身功力，令狐玉龍決難在她的手下走過百招，如果她使出跏趺功，二十招內必然可以讓令狐玉龍丟人現眼。

不過令狐世家人多勢衆，高手如雲，在當代武林之中幾有駕凌其他門派之勢，丐帮雖然不怕他們，桃花仙子却不願樹立這麽一個強敵，這是日前在江岸遭遇三名令狐門下找碴，她不肯痛下殺手的原因。

如今她還是存着這個顧慮，因而處處忍讓，希望對方能够知難而退。

可惜令狐玉龍不是她這般想法，他認爲令狐世家縱橫湖海，威無不加，放眼江湖，沒有一個門派放在他的心上，日前他的三個頗有份量的門下，竟然栽在桃花仙子的手裏，爲令狐世家帶來無比的恥辱。

他要洗雪這項恥辱爲令狐世家挽回顏面，縱然要付出重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在這等情形之下，他們自然難以善了。

另一處小雯與令狐玉豹之鬥就比較單純，令狐玉豹的功力沒有葛城高，小雯能够制服葛城，這位令狐三公子自非其敵。

再說小雯沒有甚麽顧慮，她雖是不願隨便傷人生命，手底下可也不留半點情份，她的兵刄是兩截棍，在一陣橫掃直擊之下，令狐玉豹就慌了手脚，最後終於被棍頭抽中了右肩，肩骨雖然擊碎，右手的短戟却已把持不住，他敗了，而且是丟盔棄甲。

現在桃花仙子不想再鬥下去了，否則必將給予令狐世家更大的難堪，因而一招震退令狐玉龍，然後大喝一聲，道：「住手……」

她喝叫住手，原是想作一番解說，令狐門下是住手了，但却沒有人聽她解說。

「姓柳的，今日之仇，令狐門下勢在必報，走。」

令狐玉龍丟下了幾句話就帶着門下走了，桃花仙子根本就找不到說話的機會。

待目送令狐門下去遠，桃花仙子才長長一吁道：「這人眞不講理，唉……」

小雯撇撇嘴道：「此等狂妄無知的小人，小姐應該給他一點教訓的。」

桃花仙子道：「江湖恩怨太多，我只是不想爲本帮惹來一個強敵而已！」

小雯道：「令狐世家人多勢衆，咱們丐帮也不是好惹的，何況找碴的是他們，咱們總不能讓人欺到頭上。」

桃花仙子說道：「說的也是，咱們走吧。」

回到寄宿之處，郭子羽原想請教桃花仙子一些問題的，但以時間過晚，只好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說。

翌晨早餐之後，桃花仙子對郭子羽道：「兄弟，令狐世家可能還會向咱們找場，咱們住在此地原是想圖個清靜，現在不得不搬出城外跟大夥兒住到一處去了。」

郭子羽說道：「姐姐說的是，小弟告辭。」

桃花仙子道：「不，兄弟，咱們雖是搬出城外，仍然可以住在一起。」

郭子羽道：「這不方便吧？小弟並非丐帮門下。」

桃花仙子道：「這有甚麽要緊，敝帮主十分好客，時常以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而自豪，兄弟俠駕寵臨，他歡迎還來

不及呢。」

郭子羽道：「這個……」

小雯笑笑道：「不要遲疑了，公子，咱們小姐是帮主的小師妹，在敝帮，除了帮主，小姐具有極高的權力，你日前救了咱們小姐，就是敝帮的恩人，那還有甚麽不方便的？」

在這雙主婢殷殷邀請之下，實在是盛情難却，再說武漢三鎭目前八方薈萃，形勢極端複雜，除非他立即離開此地，如是孤身無援，那才是當眞不便，在這般情形之下，他只得接受她們的邀請。

丐帮的臨時總壇設在賓陽門外，那兒是一座破廟，但見斷壁殘垣，野草叢生，景象極爲荒凉。

只不過這看似荒凉的所在，却暗樁林立，戒備得森嚴無比，如果有人要圖闖進破廟，必然會遭受無情的痛擊。

桃花仙子等一行三人，距離破廟約莫三十餘丈，在一片濃蔭之中忽躍出三人，他們蓬首垢面，衣着破敗，令人一目之下，就知道他們是丐帮弟子。

不過這般人也與一般乞丐有着顯著不同之處，第一是他們目光銳利，精神飽滿，第二是他們的衣着雖然不好，却洗滌得極爲清潔。

濃蔭中躍出的三名大漢就是這般形象，他們向桃花仙子躬身一禮道：「參見護法。」

桃花仙子擺擺手。「帮主在不在？」

這三人的其中之一道：「在，屬下這就替護法通報。」

桃花仙子道：「不必了，咱們自己進去。」

三名暗樁抱拳一禮，轉身向濃蔭之中隱去。

桃花仙子對郭子羽嫣然一笑道：「總壇所在不得不多加一點戒備，兄弟不必介意。」

郭子羽道：「理應如此，小弟怎會介意，何況有妳這位護法同行，小弟也安全得很。」

桃花仙子道：「護法只是一個空虛的頭銜，兄弟如果喜歡，姐姐送給你。」

郭子羽連連搖手道：「不敢當，小弟沒有那麽大的福份。」

他們笑談之間，已經進入破廟，這兒是頭殿，雖是破損不堪，却收拾得頗爲整潔。

但郭子羽剛一踏進破廟，神色竟然一肅。

這沒有甚麽，一般人瞧到寶像莊嚴的廟宇都會這樣的。

不過這兒只是一座頹廢的破廟，並沒有巍峨的殿宇，及莊嚴的神像，郭子羽神色的嚴肅，自然不是爲了這些。

那他究竟爲了甚麽？

說起來很簡單，他是受到一股迫人的氣氛，神色才爲之一變的。

廟裏沒有神祇，兩旁却排着三十六名紅衣大漢，他們懷抱長刀，面色穆肅，雖是不言不動，但全身上下都放射着一股驃悍的凌人氣勢。

在郭子羽原來的想像，所謂丐帮，只不過是一羣要飯的組合，他絕未想到會有桃花仙子這般的人物，更未料到丐帮總壇竟有這麽凌人的氣派。

桃花仙子似已瞧出郭子羽神色有異，因而微微一笑道：「這是本帮三十六血丐，也是本帮的主力之一。」

這般人全身赤紅，稱血丐倒也名實相符，但爲甚麽要如此打扮？爲甚麽要取這般恐怖的名稱？只是事不關己，郭子羽雖是不以爲然，也不便在神色上表露出來。

通過前殿是一片廣場，場中三三兩兩是一些各類服色的男女，他們有老有少，人數約莫近百，乍看起來倒不覺得怎樣，如果仔細一瞧，你必然會大吃一驚。

因爲這般人幾乎每一個都是眼神如電，氣度沉穩，修爲之深，可能已達驚人的境界。

對郭子羽來說，這又是一個意外，丐帮名滿天下，雖然藏龍臥虎。

廣場的兩邊有房廊，後面是大殿，他們還未踏上進入大殿的石階，一名濃眉大眼，長像威武的青衣少年已經奔了出來。

「師姑，昭兒給妳磕頭。」

青衣少年口裏說給桃花仙子磕頭，他並沒有當眞磕下去，因爲桃花仙子早已一把抓住他手腕道：「免了，你師父呢？」

原來青衣少年是丐帮帮主沙璞的衣鉢傳人，姓舒名昭，別看他年歲不大，一身功力却非泛泛可比。

桃花仙子問他的師父，他立即雙手一垂道：「師父在裏面，師姑請。」

桃花仙子向郭子羽抬抬手打了一個招呼，再領先進入大殿。

大殿的上方坐着一位年約三旬，虬髯滿腮的灰衣大漢，他身後立着四名白衣少女，八名青衣少年，左側坐着一名年約四旬，身旁倚着一根鐵杖的漢子，右側是一個五旬上下，背插金刀的老者，他們瞧到桃花仙子，就一起站了起來。

桃花仙子抱拳一禮道：「見過帮主及鐵兄傅兄。」

敢情虬髯大漢就是丐帮帮主沙璞，左側的四旬大漢名叫鐵山，右側的五旬老者名叫傅炳龍，這兩人名列丐帮五丐，功力之深，當得是名滿江湖。

沙璞豪放的哈哈一笑道：「師妹不必多禮，這位小兄弟是……」

桃花仙子道：「他是郭子羽，日前小妹在江邊遭到令孤世家的暗算，如非郭少俠仗義出手，小妹可能見不到師兄了。」

沙璞抱拳一拱道：「郭少俠義救敝師妹，沙璞感同身受，大恩不言謝，今後少俠如有所需，敝帮當全力以赴。」

郭子羽拱手一禮道：「帮主言重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平常得很，請不必放在心上。」

沙璞哈哈一笑道：「好，好，舒昭，擺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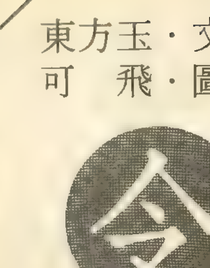
舒昭應聲奔出張羅酒菜，桃花仙子借這個空檔爲郭子羽介紹鐵丐鐵山，及金刀丐傅炳龍，在雙方互通仰慕寒暄之際，酒菜已經擺了上來。在酒過三巡之後，金刀丐傅炳龍道：「郭少俠雄姿英發，必然是名門高弟，請問令師是那位高人？」

郭子羽道：「不敢當，在下的武功是跟家父學的。」

金刀丐傅炳龍道：「令尊是——」

（未完・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松山莊的戰役全部將迷仙岩派來的人擒獲，有些人是被迷失神志的，如祁耀南、榮宗器等人；如樊元顯雖是迷仙岩長老和假扮范子陽的宮百川，是被迫而來，都中了附骨之毒，不得不爲迷仙岩谷主賣命，只有一個假冒澄心大師的向飛天是迷仙岩谷主的師叔，萬啓岳盟主將上述諸人分別審查，知道向飛天是昔日敗在父親手裏的朝陽敎徒，敎主也因傷成殘由女兒繼任，這次是尋仇向各派挑釁，復興朝陽敎，獨霸江湖。這次戰果收穫很大，設宴招待衆俠，向被難的人慰問，席間，祁耀南，樊元顯等人老淚縱橫，感激零涕……

奸徒難漏網　說服小嬌娃

那人口中說着，人已閃電飛撲過去，雙手一分，拍向兩名莊丁、在他想來，兩名莊丁武功最高，也禁不起他一人一掌，還不把他們震飛出去？

那知你飛身撲起，人家已經後退半步，等你雙掌拍到，他們已經一刀、一劍，隨着劃起，刀光劍影，交織橫攔，一下就逼住了他拍出的兩記掌風。

那人不覺一怔，他沒想到萬松山莊的兩名莊丁，居然硬行接下了他兩記掌風，他飛撲前來的人，雙掌同發，一時自然不易變招，腳下立即退後了半步。正待發招，突聽身後有人喝道：「好傢伙，你還敢動手。」

「上！」這是身後兩個莊丁的聲音，喝聲入耳，兩聲金刃劈風之聲迅疾傳了過來。

那人哼了一聲，身形疾轉，揮手一掌往身後橫劈出去。

這一掌掌風如濤，勢若橫瀾，他先前雙掌同發，只使了六成力道，這一掌上，至少已使出八九成力道來。

那知他人隨掌轉，看到後面兩個莊丁一個使劍，一個使雙截棍，劍勢嘶然有聲，劈如匹練乍現，雙截棍絞花盤龍，使的竟是少林家數，兩人合力一擊，居然又把自己劈掃出去的掌風截住，雖是兩人聯手，畢竟接下去了。

就在他轉身發掌之際，前面兩個莊丁一劍一刀又攻了上來。

那人暗暗攢了下眉，看來萬松山莊這些莊丁，果然久經訓練，每人武功縱然並不高強，但一時之間，也可以應付幾下。

現在他前後已經有四個人把他圍在中間，那人沉嘿一聲，雙掌連續拍擊出去，就在此時，突聽右首松林間，忽然有人吹起竹哨來！

這時已是四更天了，萬籟俱寂，這竹哨之聲，可以傳出老遠！

只要萬松山莊聽到哨音，有人趕來，他還能脫身，那人聽得不覺大怒，雙掌突然加重，連續拍出四掌，右手抬處，嗆的

擊出劍來。

他這四掌，是分向四人拍出，差不多每一掌都已經用上了十成力道，就算江湖上普通高手，也未必接得下來，那知這四個莊丁居然悍不畏死，舉刀的舉刀，舉劍的舉劍，各自劃起一道光芒，奮力迎擊而上，但聽一陣鏘鏘之聲，四個人雖然各被震退了一步，還是合圍之勢，把那人圍在中間。

那人怒笑一聲，喝道：「你們當眞是找死！」

喝聲出口，長劍陡然出手？一柄細長長劍發出尋丈劍芒，直向身前二名莊丁掃去。

這一劍的威勢，淩厲無前，大有把兩人攔腰劈斷之勢！

他前面兩人使劍的劍使「浮雲出岫」，齊中攔截，使刀的刀使「前門拒虎」，同樣朝他劍上硬斫。這兩人使的兩記招式，並無出奇之處，但等到刀劍和他長劍乍接，響起噹噹兩聲金鐵狂鳴，兩個莊丁居然又合力接下了他一劍，只是兩個人一齊被震得往後連退了三步。

但在那人發劍之時，他身後兩個莊丁又劍、棍齊上，攻了過來，那人雖把前面兩人震退，不得不迴劍往後掃出。

又是噹噹兩聲，後面兩個莊丁同樣被他震得往後連退，但前面兩個莊丁却在此時一退即上，又刀劍齊舉，奮不顧身的搶攻上來。

那人試出這四個莊丁武功雖不高，但他們互相掩護，此進彼退，居然纏住了自己，這可眞把他氣炸了心肺，長劍一圈，正待出手。

突聽有人喝了聲：「大家住手，何方朋友，夜闖萬松山莊？」

一聽這喝聲，就知是總管公孫乾到了！四名莊丁聽到總管的聲音，自然立即停止攻擊，四個人各自後退了兩步，依然兩前兩後，把那人截在中間。

他們這後退兩步，就是不讓那人有乘機衝出去的機會。

公孫乾很快就走了過來，他身後只是緊隨着兩名莊丁，看情形並沒有驚動其他的人。

公孫乾目光一注，不覺微微一怔，抱拳道：「在下還當是誰？原來是道乾道長，道長這是……」

這人正是邛崍道乾道人，他朝公孫乾乾笑一聲道：「貧道有事急於回山，沒想到竟然驚動了公孫總管。」

公孫乾道：「道長要走，總得和盟主說上一聲，這樣不辭而別，似乎有些不妥吧？」

道乾道人冷聲道：「貧道既非囚犯，自可要去就走，有何不妥？」

公孫乾道：「盟主把道長視作貴賓，道長居然不待天亮了再走，在下實無法担待！」

道乾道人微嘿道：「貧道何用公孫總管担待。」

公孫乾大笑道：「在下若是不曾遇上道長，自然不用担待什麼，但在下既然遇上了，若是任由道長離去，豈不是在下放走的了。」

道乾道人道：「那麼依公孫總管的意

思，要待如何？」

公孫乾抱抱拳道：「道長乃是萬松山莊的貴賓，此時不過四更，道長且請回轉賓舍，明日一早再走，不知道長的意下如何？」

道乾道人說道：「貧道若是堅持要走呢？」

公孫乾笑道：「這就使在下深感爲難了。」

道乾道人說道：「貧道一向言出不二，說走就走，公孫總管自問能攔得下貧道嗎？」

他話聲方落，站在他前面使刀的莊丁大聲道：「沒有總管點個頭，咱們不會讓你走的。」

道乾道人目中精芒連閃，手中細長長劍一橫，嘿然道：「公孫乾都攔不了貧道，憑你們四個想攔得下貧道嗎？」

那使劍的道：「這是咱們的職責所在，攔不下你，也非攔不可，除非你把咱們一齊殺了。」

公孫乾點了點頭，說道：「他們說得不錯，道長要走，在下作不了主，他們負責巡邏，職責所在，自然非得截住道長不可了。」

道乾道人大笑一聲道：「貧道要殺你們何難之有？」長劍疾然出手，朝使劍的莊丁迎面劈去。

原來這幾個莊丁，正是任東平等人所改扮。

崆峒飛龍霍從雲早已看出道乾道人既非心神受迷，也不似身中奇毒，他分明是迷仙岩此次向萬松山莊尋釁的一行人中的主腦人物。

估量他會在四更左右乘隙離去，才要任東平轉告公孫乾，大家守在莊外，務必把他截住。因爲道乾道人劍術精湛，所以臨時分配好人手，扮作莊丁。

前面的兩個莊丁是任東平和孫必顯（使八卦刀），後面兩個，使劍的是柳飛燕，使雙截棍的是陸承遜。隨同公孫乾來的兩人，則是年其武和聞柏年。

却說那道乾道人長劍發如雷奔，朝任東平迎面劈過去，任東平這回毋須再裝作了，（方才四人，每一劍都被道乾道人震退，乃是故意隱藏了實力，天下那有武功和道乾道人懸殊，被震得連連後退的人，還能夠一退即上，纏得住他的？）口中大喝了一聲，劍光乍展，以劍還劍，迎擊過去。

孫必顯、柳飛燕，陸承遜三人更不怠慢，同時各揮兵刃，朝他攻了上去。

這回大家都不用再隱藏武功，崆峒劍法、八卦刀法、少林棍法，一齊出手，剎那之間劍光如織，刀光如電，棍影如輪，同時從他前後湧起，夾擊而至。

年其武，聞柏年兩人互看了一眼，就手執長劍，舉步走了上去。

年其武外號鐵扇公子，使的原是鐵扇，聞柏年是太極門掌門人聞太師的獨子，使的原是一對太極圈，但爲了不讓道乾道人看出他們的來歷，都改使長劍，好在武當門下弟子（太極門屬武當支派）個個都會使劍。

他們没有衝上去，只是一左一右分向兩邊抄出，守住了道乾道人左右兩方，相距一丈光景，便自停步。

這一來，六個人等於把道乾道人堵在中間，莫想突圍而出。

道乾道人做夢也想不到，這四個莊丁竟然全是一流高手，這情形分明是人家早已看出自己行徑，才由公孫乾率領高手埋伏在莊外等候着自己，說不定還有後援會及時趕來。

他一念及此，口中發出一聲破竹般的大笑，喝道：「公孫乾，你怎麽不下來？只要他們四個送死？」

公孫乾也大笑道：「攔截道長，乃是他們的職責，有他們四個出手，要攔住道長，大概也差不多了。」

就在說話之際，道乾道人劍勢陡然一變，抖露出他平生絕技，但見他長劍揮處，每一道劍光都有尋丈來長，使得大開大闔，縱橫交織，把四人的攻勢一一擋開！

不，他發劍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不但在一瞬間擋開了四人攻勢，而且還朝每一個人還擊了一劍。

不，他一劍出手，細長長劍接連疾轉，一劍快過一劍，源源出手，由一縷縷細長劍光交織而成的一片劍影，如罟如網，漸漸擴大，逼得圍攻他的四人，身不由己的後退。

不，每一個人都感到其他三人似乎被他劍光隔離開了，道乾道人發的每一劍，都只是向他一個人攻擊。

道乾道人在今晚曾和柳飛燕動過手，他劍法縱然精湛，也只是略勝柳飛燕一籌，並不高明到那裏去，怎知這番合四人之力，還被他逼得連連後退，那麽先前和柳飛燕動手之際，乃是有意隱藏武功。

也由此可以推想得到他失手被丁劍南所擒，也是故意的了。因爲當時已只剩下他和范子陽兩人，范子陽的對手是崆峒飛龍霍從雲，萬無勝理，何況萬松山莊高手如雲，逃走絕無可能，他只有隱藏實力，故意被擒，才有脫走的機會，可見這老道心機之深了。

任東平這時一柄長劍已經發揮了最大威力，全身劍光繚繞，每一劍都發如匹練，劍風如濤，依然只能保持不被對方逼退，但承受的壓力，也比其他三人要大得多，道乾道人攻出的五劍之中，至少有兩劍是專門對付任東平的。

其餘三人柳飛燕的「崆峒劍法」，孫必顯的「八卦刀法」，陸承遜的「少林雙截棍法」，任你攻勢如何凌厲，但遇上他攻向你的時候，你就接不下來，只好被逼後退。

這可把觀戰的公孫乾看得暗暗懍駭，誰也想不到邛崍道乾道人劍上造詣竟有如此高明！

年其武、聞柏年看出四人圍攻，還佔不了優勢，立即長劍一收，各自取出成名兵刃，一個鐵扇豁的打開，一個也取出雙環，雙手一分，雙雙撲入戰圈。

年其武鐵扇劃起一道半月形的精芒，一記「五丁開山」，從左首欺入，直劈過去。

聞柏年太極圈使了一招「日月雙懸」，從右首欺入，同時朝他雙肩擊去。

道乾道人大笑道：「很好，你們多上來幾個，老道也不在乎。」

長劍圈動，劍光連閃，一片劍網及時擴大開來，把撲攻過去的兩人一起圈到了裏面，六個人的攻勢，當然十分凌厲，但看去只是在他一片交織的劍網之中起落飛騰，所有劍芒來去，刀光劈舞，揮扇如輪，圈影連環，棍花密集，也都在他一片劍網籠罩下，相互掩映！

年、聞兩人的加入，對他似乎並無多大威脅！

公孫乾愈看愈覺驚心動魄，突然間想起來了，道乾道人這一手劍法，豈不就是邛崍派的「天羅劍法」？

據說這套劍法一經展開，不論你十個八個強敵，一樣可以把你圈入劍影之中，只是這套劍法，百年以前已經失傳，居然會在他手中使出。

本來以爲今晚有這幾個人手，已經足夠把道乾道人拏下了，但以目前的情形看來，就是再加上自己，還未必有制勝的把握！

心念轉動，探手取出魁星筆，舉步走上，口中大笑一聲道：「道長這一手邛崍絕學天羅劍法，據說失傳已有百年之久，今晚總算讓公孫乾大開眼界了！」

他這幾句話是在走近戰圈之際，略爲轉了個身才說的。一個人要出手之前當然要先看好有利於自己的方位，他選擇的方位是在孫必顯的左首，正好面向萬松山莊，說出來的這幾句話，是以「千里傳音」之術發出，此處離萬松山莊不過數十丈，雖在莊院的西側，這話聲仍可傳入莊中。

因爲今晚這一行動，極爲機密，除了在場七人，就沒有人知道了，他（公孫乾）此刻再一加入戰圍，等於已無後援的人，只有以「千里傳音」通知莊中的人了。

喝聲出口，人已縱身掠起，右手連揮，一簇參差筆影，朝道乾道人當頭錯落洒落，人影未落，左脚一記「雲裏腿」又朝他當胸踢出。

道乾道人縱然劍術精深，但面對着這六個敵人，無一不是年輕高手，其中尤以任東平一支長劍，劍法輕靈，功力遠在其他五人之上，最使他感到難以應付。

老實說，道乾道人縱然功力深厚，若不是這套「天羅劍法」可以和多人作戰，就算武功比他再高出一倍，也難以是六人對手。

他之所以能力敵六人，完全是憑仗這套劍法而已，因此任東平等人只能圍着他，誰也無法進一步突破他的劍網。

道乾道人也已經使出全力，只能逼住六人，無法傷得了任何一人，自然也佔不了太多的上風。

現在又加入了一個公孫乾。公孫乾一身武功不在任東平之下，對道乾道人來說，自然又加重了一份壓力，但「天羅劍法」施展開來，宛如一片天羅，增加一個人，天羅就隨着擴張，依然可以把來人圈入，只是外來的壓力增加了，施展劍法之時，也增加了一份吃力。

在外人看來，道乾道人劍勢依然大開大闔，把七個人都圈入在他劍網之下，但他自己知道，這七個人没有一個弱手，此刻竭盡所能，不過差堪自保而已，要想突圍，根本已經没有機會。

其實他和任東平等四人動手之時，就已經沒有人突圍的機會了。

現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找一個武功較弱的人，全力出手，一招制敵，才有突圍的機會，這人，他早已找到了，那是使「八卦刀」的孫必顯，只是一時沒有機會下手，才一直等到現在。

那知公孫乾的欺入，選擇在孫必顯的左首，這一來，他想一招制住孫必顯的希望又減少了幾分，心中不禁又急又怒，好在公孫乾使的是魁星筆，筆長不過八寸，須得近身進招，自己只要把他逼退出去！就能全力對付孫必顯了。

心念閃電一轉，口中大吼一聲，長劍刷刷兩劍，朝公孫乾急攻過去，劍光暴長如虹，公孫乾不敢硬接，果然身形一側，閃了開去。

道乾道人眼看機不可失，身形電旋，這回他爲了突圍，全力發劍，嘶的一聲，劍光如匹練橫飛，橫掃出去，一下把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三人逼退了一步，這才刷刷刷一連三劍，全力朝孫必顯一個人攻去。

他三劍之中，前面兩劍已把孫必顯的「八卦刀」蕩開，第三劍爲了求快，幾乎沒有招式，只是垂直劈落！

這一劍孫必顯根本已無招架之能，百忙之中，口中大喝一聲，八卦刀倏地一轉，圈起一朵碗口大的刀花朝他劈落的長劍上磕去。

道乾道人看他明明已無還手之力，突然挽起的一記刀花，招式神奇，根本不類「八卦刀法」，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但聽「嗆」的一聲，刀劍交擊，飛起一串火花，孫必顯居然没被震退！

不，他一刀出手，没待道乾道人發招，轉眼之間，又有三朵刀花品字形激射而出，道乾道人一怔，來不及封架，只得側身旁躍。

原來孫必顯在刀法被破，千鈞一髮之際，使出一招「五雲劍法」來。他担任過五雲門江南分壇領隊，每人都習會五招「五雲劍法」，第一招「朵雲出岫」，和道乾道人硬拼了一招，接着就使出第三招「三雲爭輝」，又把道乾道人逼退了一步，登時信心大增，口中大喝一聲，又是一招「四雲圍山」，刀光從四面捲出。

要知這七人之中，除了公孫乾，其餘六人當日都是江南分壇的劍手，都學過五招「五雲劍法」，這時眼看孫必顯連使三招劍法，就反敗爲勝，年其武、聞柏年同時迅快的抽出劍來，一個使一招「雙雲平飛」，一個使一招「三雲爭輝」，柳飛燕也長劍一圈，使了一招「雙雲平飛」，陸承遜同時雙截棍法一變，也使了一招「雙雲平飛」！

刹那之間，道乾道人左右前後，盡是朵朵劍花，冉冉飛舞，逼得他左右連閃，大有顧此失彼之勢，心頭大爲駭異，暗忖：「這些人使的是什麽劍法，竟有如此厲害？」趕緊長劍連揮，一心運劍，才把劣勢稍稍扳回了些。

柳飛燕看出「五雲劍法」果然厲害，心中不由大喜，急忙叫道：「二師哥，咱們一起上，一二三四五！」

她這話，只有練過「五雲劍法」的人聽得懂，她要任東平也改使「五雲劍法」

，也是知會大家，同時使出第五招「五雲捧日」。

任東平也看出大家雖然只學會五招「五雲劍法」，但威力之強，足可尅制道乾道人。聽了小師妹的話，在她「五」字出口，也立即改使了一招「五雲捧日」。

這下，六個人心意相通，同時施展，一人施展，就可以發出五朶海碗大的劍花，平舖湧出，六個人同時施展，就有三十朶海碗大的劍花，同時湧現，這份聲勢，豈同小可？

刹那之間，森寒劍氣陡然暴長，在道乾道人左右前後銀花乍現，滾滾而來，強烈劍光使人睜不開眼睛，一丈方圓，變成了一片花海，如浮如沉，幾乎沒有你立足餘地。

道乾道人對他們各自施展的「五雲劍法」，尚且措手不及，連連閃避，這回平地湧出無數朶劍花向四面八方擠了過去，自然更無封解之力，心頭不由大吃一驚，急切之間，幾乎連六人的劍招都沒有看清，也無暇多看，急忙右手連揮，細長長劍護住全身，縱身往上拔起。

他仗着數十年修爲，全身劍光繚繞，但聽一陣急驟的「噹」「噹」金鐵交鳴之聲，至少被他長劍擋開十幾劍之多，才衝出一片銀花，飛身而上。

公孫乾是老江湖，和道乾道人動手之際，眼看幾人劍法一變，劃出朶朶銀花，就把對方佔了強勢的劍法壓制下去，心中方覺奇怪，後來聽了柳飛燕的喝聲，立時暗「哦」一聲，心知他們即將聯手施展，他魁星筆原以騰躍搏擊爲主，六人發動劍勢之時，他已縱身朝上飛躍而起。

道乾道人長劍護身，衝破劍花，騰身躍起，自然在他之後，這機會豈肯錯過？也來得正好，手中魁星筆一抖，就在道乾道人拔起之際，使了一招「花雨繽紛」，點點筆影就像一片瀟瀟秋雨，當頭罩落！

任東平等六人一看道乾道人騰空拔起，不約而同右手帶轉長劍，又是一招「五雲捧日」，每人發出一朶劍花朝上迎起。

道乾道人往上拔起丈許光景，就發現不對，公孫乾筆花點點飄洒撲擊而下，往上拔起，身在半空，比不得平地，可以向旁閃避，往上拔起的人，除了上拔，就是下落，此刻腳下劍花橫舖，自無下落之理，只好長劍一圈，奮力向上迎擊出去。

公孫乾這一招當然也是全力擊出，他劍勢上擦，半空中又響起一陣急驟如雨的叮叮清響，這一劍雖然把公孫乾的一記「花雨繽紛」接住，但因公孫乾這全力一擊，壓力極重，把他逼得往下沉落，公孫乾却因有他全力往上迎擊，本已下落的人乘勢又往上彈起！

一個人輕功最高，往上躍起的人，誰也無法在空中多停一回，縱到某一高度，就得下落，道乾道人只縱起一丈多高，就遇上有人從上面下撲擊，劍筆交擊，無異把他逼了下來，（因爲他承受了公孫乾全力一擊的力道）下落之勢，自然也加快了，這時也正是任東平等六人第二次發出一招「五雲捧日」的時候，一片銀花，朝上湧起，一團人影往下沉落。

道乾道人練劍數十年，功力精深，他被逼沉落下來，心裏明白，下面六個敵人的一片劍花正在往上湧起，只好咬緊牙關，猛一吸氣，把垂直下落的雙腳往上提起，一個人縮成了一團，右手長劍迅疾無儔，圜護周身，舞了個風雨不透。

這下當眞合了「五雲捧日」的招式，道乾道人身形縮成一團，劍光繚繞周身，就像一個銀團，朝一片劍花上落下，豈不變成了「五雲」捧起的「日」？不，他沒有被「五雲」捧起，一陣密集的「噹」「噹」「噹」大響聲中，他縮成一團，劍光繚繞的一個銀團，在一片朝上湧起的銀花上面，翻滾蹦騰了一陣，（因爲湧起的銀花太綿密了，銀團落不下去）才跌落地上。（那是任東平等六人的一招「五雲捧日」已經使完）

道乾道人縱然長劍護身，劍光繚繞，但在三十朶綿密的劍花上這一陣打滾，等他落到地上，身上至少已有十數處劍傷，道袍碎裂，全身是血，他一下站起，正待點足飛起，一道人影跟着他從空中瀉落！

那是公孫乾，他趁道乾道人反擊之力，又騰空往上拔起，他往上拔起之時，正是道乾道人下落之時，道乾道人在一片劍花上翻滾之際，也就是他從高處回落之時，所以道乾道人堪堪從地上站起，他也瀉落下來。就在他身形要落未落，雙腳懸空飛踢而出。

公孫乾的「雲裏腿」是他成名絕藝之一，這一下道乾道人驟不及防，但聽砰砰兩聲，一個人應聲離地飛起，直跌出一丈開外。

好個道乾道人，他連受重創，跌落地上，一蹶再起，雙足一點，又淩空掠起。

公孫乾大笑，在他笑聲中，只聽道乾道人躍起的人口中悶哼一聲，拍達跌落下來，右手一鬆，長劍也隨着脫手。

原來公孫乾雙足踢出之時，早已算準他還會騰身而起，大笑聲中，右手魁星筆脫手打出，一下沒入道乾道人右肩。

任東平等人更不怠慢，疾如飛鳥，落到他身邊四周，任東平手起劍落，連點了他四五處穴道。

公孫乾走了過來，俯身從道乾道人右肩胛取下魁星筆，又替他閉住肩上穴道，笑了笑道：「大功告成，任大俠諸位辛苦了。」

任東平返劍入鞘，說道：「眞想不到這廝一身的功力，竟有如此了得，若非公孫總管這一記『飛星入戶』，還制不住他呢！」

公孫乾大笑道：「若非諸位通力合作，他連受了十幾處劍傷，兄弟這一筆也休想打得中他？」

說話之時，一手提起道乾道人，抬頭笑道：「天色已快亮了，咱們回去吧！」

× × ×

天色剛剛黎明，霍從雲、丁劍南已經趕到芳村，循着迎春留下的記號，找到一家農家。

竹籬茅舍，圍以土垣，掩着兩扇木板門，土垣以內還有一片菜畦，好恬靜的田園景色。

丁劍南打開竹籬笆門，走了進去，口中高聲問道：「裏面有人嗎？」

他剛出聲，只聽裏面響起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說道：「來了！來了！」

木板門呀然開啓，走出來一個青衣少女，正是迎春，她看到丁劍南，欣喜的道：「丁相公來了，快請裏面坐。」

丁劍南和霍從雲一同走入。

迎春立即送上一壺茶來，說道：「這是小婢剛沏的。」她隨手斟了兩盅茶，放到一張板桌上。

丁劍南道：「謝謝妳。」

「不用謝。」迎春道：「丁相公來了，小婢就可以走了。」

丁劍南問道：「薛姑娘呢？」

迎春道：「就在裏面左首一間。」

丁劍南問道：「這裏只有姑娘一個人嗎？」

迎春道：「大姑娘、二姑娘昨晚就走了，小婢留下來，就是等候丁相公的，現在沒小婢的事了，小婢告辭了。」

丁劍南道：「好，妳回去告訴二姑娘，在下馬上也會趕去的。」

迎春點點頭道：「小婢會說的，小婢那就走了！」說完，急步往門外行去。

丁劍南望望霍從雲，說道：「霍大哥，我們這就進去。」

霍從雲微一頷首，仍由丁劍南走在前面，裏面一共有兩間臥室，兩人走入左首一間，果見薛慕蘭和衣躺在一張木床之上，依然被點着睡穴，睡得很安詳。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晨曦透過窗櫺，照在她臉上，勻紅嬌美，有如海棠春睡，只是秀眉有些含顰！

霍從雲道：「丁兄弟，你去解開她穴道。」

丁劍南答應一聲，走近牀前，心頭止不住感到遲疑，解開她穴道之後，該如何向她解釋呢？但既然來了，不解開她的穴道，又怎麽辦呢？他右手還是伸了出去，輕輕替她推開受制的穴道。

薛慕蘭驀然一怔，從睡夢中驚覺過來，倏地睜開眼睛，看到丁劍南站在床前，不禁粉臉一紅，說道：「你……」接着立即發現自己躺在一個陌生的床上，口中輕咦道：「我怎麽會睡在這裏的？」

一下翻身坐起，就看到窗前還站着一個身穿藍布大褂，紫臉濃眉的中年人，心中更覺驚異，問道：「丁兄，他是什麽人呢？」說話聲中，人已跨下木床。

霍從雲沒待丁劍南開口，洪笑一聲道：「在下就是薛姑娘和這位丁老弟要找的人。」

薛慕蘭神情漸漸恢復過來，冷聲道：「你就是崆峒飛龍霍大俠。」

霍從雲含笑道：「薛姑娘說對了，不過，今天是霍某把丁老弟找了同來看薛姑娘的。」

薛慕蘭看了丁劍南一眼，說道：「霍大俠有什麽見教？」

霍從雲含笑道：「第一，是霍某聽說令師有一封信，要薛姑娘轉交在下，在下是取信來的。」

薛慕蘭問道：「還有第二件事嗎？」

霍從雲道：「第二件事是霍某要和薛姑娘談談。」

薛慕蘭道：「霍大俠請說。」

霍從雲笑道：「這是兩件事，事有先後，薛姑娘先把令師的信交給在下，第一件事辦完了，才說第二件事不遲。」

薛慕蘭沒有再說，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來，隨手遞了過去，說道：「家師的信在這裏，請霍大俠收下了。」

霍從雲道：「多謝薛姑娘。」伸手接過低頭看去，信封上果然寫着：「面交霍大俠從雲親啓」等字樣，這就一手撕開信封，從裏面抽出一張信箋，只看了一眼，臉上神色不禁微微一變，但瞬即平復，發出一聲洪笑，說道：「令師想得不錯，哈哈，巧極！」

薛慕蘭因不知師傅信上寫些什麽？一時不便開口。

霍從雲隨手把信箋朝丁劍南遞去，說道：「丁老弟，你也看看迷仙岩谷主在信上寫了些什麽？」

丁劍南看他這麽說了，就伸手接過，只見信箋上寫着：「字諭霍從雲，令師應聘前來本山，担任副總護法職務，汝同門三人，希見信後十日內，前來本山報到，就任護法，不得有誤。」下面沒有具名，只蓋了一顆硃紅小鈐，是「迷仙岩」三個篆文。

丁劍南抬眼望望霍大俠，却也作聲不得。

霍從雲微微一笑道：「薛姑娘大概也不知道令師信上的內容吧？丁老弟把信箋讓薛姑娘瞧瞧吧！」

丁劍南依言把信箋遞給了薛慕蘭。

薛蘭蘭看了一眼，抬眼問道：「霍大俠的意思呢？」

「問得好！」霍從雲呵呵一笑說道：「這和在下要和薛姑娘談的，居然不謀而合！」

薛慕蘭道：「霍大俠這是答應了？」

霍從雲笑道：「在下說的不謀而合，乃是兩件事性質有些相同，令師是以家師爲人質，逼令霍某投効迷仙岩，在下若是不去，反而帮助迷仙岩的敵人，豈不和家師作對了？」

他這話，使得丁劍南、薛慕蘭兩人都無法置喙。

霍從雲笑了笑道：「但天下公理只有一條，迷仙岩谷主，乃魔教餘孽，近又倡亂武林，在大江南北，掀起血雨腥風，製造是非，霍某若是去投効迷仙岩，豈不是棄明投暗，助紂爲虐，所以，霍某決定不去……」

薛慕蘭望着他，說道：「但令師是迷仙岩的副總護法。」

霍從雲大笑道：「古人大義可以滅親，師徒之情，只是一個門派內的事，乃是私情，整個武林大局的安危，乃是公事，公自然大過於私，霍某爲公出力，就顧不得家師了。」

薛慕蘭道：「霍大俠方才說的有兩件事，性質相同，那是什麽事呢？」

霍從雲又是一聲大笑說道：「所謂性質相同，就是霍某要和薛姑娘談的事，薛姑娘是谷主門下，但霍某希望姑娘棄暗投明，不可再助紂爲虐，捨棄邪惡的迷仙岩，爭取自己的光明前途，這不是和霍某情形一樣嗎？」

薛慕蘭道：「我不會背叛師傅的。」

霍從雲正容道：「薛姑娘可知昨晚霍某已經把妳拿下，爲什麽沒有把妳交給萬松山莊，而把姑娘送到這裏來？」

薛慕蘭身軀一震，失聲道：「昨晚是你點了我的穴道？」

霍從雲道：「不錯，霍某一氣制住了于嬷嬷，只有姑娘是我要丁老弟把妳送到這裏來的，爲的是姑娘年事尚輕，令師多行不義，必自斃，姑娘若是隨汚逐流，不能自拔，豈不毁了妳一生幸福？蓮花可以出汚泥而不染，姑娘難道非在汚泥中陷下去，不能出汚泥而不染嗎？」

薛慕蘭望望丁劍南，痛苦的道：「我……我不……能……」

霍從雲朝丁劍南道：「丁老弟，你出去，我有話和薛姑娘說。」

丁劍南俊臉有些發熱，他不知霍大俠要和她說什麼，但霍大俠既然說出來了，自己只好退出來，在堂屋的板欖上坐下，拿起剛才迎春斟的一盅茶，慢慢喝着。

只聽裏面霍大哥和薛慕蘭交談的聲音很細，幾乎聽不清他們在說些什麼？但他可以猜想得到，霍大哥和薛慕蘭的談話，很可能和自己有關。

他一個人坐着無聊，只是慢慢的喝着茶，喝了一盅，又倒了一盅，這樣足足過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聽到霍從雲大笑道：「好了，妳聽霍大哥的，保證妳沒錯。」

接着霍從雲在前，薛慕蘭在後，走了出來，薛慕蘭臉上還紅馥馥的帶着些嬌羞，她顯然已被霍從雲說服了。

霍從雲走出堂屋，就縱聲笑道：「小師妹，妳可以進來了。」

他話聲甫落，只見柳飛燕翩然從門外走了進來。

霍從雲一指薛慕蘭，含笑道：「小師妹，這位就是薛姑娘。」一面又朝薛慕蘭道：「她是我小師妹柳飛燕，妳們姑娘家，姐妹們，多聊聊吧！」

接着回頭朝丁劍南道：「丁老弟，咱們該走了。」說完，擧步往外就走。

丁劍南朝二位姑娘看了一眼，一時也不知說什麼好？只好含笑點了點頭，就跟着霍從雲走出門去。

柳飛燕一把抓住薛慕蘭的手，喜孜孜含笑說道：「薛姐姐，以後我們是一家人了。」

她說者無心，可是薛慕蘭却聽得暈紅了雙頰，只叫了一聲：「柳姐姐……」

柳飛燕道：「薛姐姐，我們一見如故，小妹今年十九，妳幾歲呢？」

薛慕蘭道：「我二十一。」

柳飛燕咭的笑道：「對不，我叫妳薛姐姐没錯吧？我比妳小了兩歲，妳該叫我小妹才對呢！」

薛慕蘭看她說話爽直，心中自是高興，喜道：「那我就不和妳客氣，叫妳柳妹妹了。」

兩位姑娘家正在姐姐妹妹的叫着，只聽門外響起一個尖沙喉嚨叫道：「喂，裏面有人嗎？」

這人不待屋中回答，自言自語的道：「看來這家人家的老公出門去了。」

接着只聽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從外面傳了進來，不，從門口探進一個頭上盤着一條小辮，生相猥瑣，短眉小眼擠在一起的一張臉來，兩顆如豆小眼朝屋中骨碌碌亂轉。

柳飛燕道：「你找誰？」

那人原來彎着腰，只有一顆頭伸了進來，這時口中呵呵一笑，才直起身來，那是一個個子瘦小的小老頭，身上却穿了一件又寬又大的藍布大褂，右手提着一個酒葫蘆，裂嘴一笑，一脚跨了進來，陪着笑道：「小老兒還當這家人家的老公出門去了，原來還有兩……兩位公……公子爺在屋裏，這倒巧……巧極了！」

他不但生相猥瑣，而且醉態可掬，說話時滿嘴酒氣。

薛慕蘭看到小老頭，登時覺得此人十分面熟，不，可以說印象很深，在安慶酒樓上戲耍無形毒手閻老九的就是他。

柳飛燕看到小老頭也想起來了，安慶酒樓上，他自稱土地公，又要自己叫他「老哥哥」的，就是他！

兩位姑娘口中不約而同的說出來：「你……！」

小老頭沒待她們說出第二個字，就搶着說道：「是、是，就是小老兒，兩位公……公子爺……妳們說……說看，是不是很巧……」

薛慕蘭冷聲道：「你有什麼事？」

小老頭臉上有了喜色，陪着笑道：「小老兒到處找兩位公子爺，現在總算找到了，嘻嘻！」

這就說得不對了，他明明是找到這裏，才碰上兩人的，却說到處找兩位公子，這不是鬼話？

薛慕蘭道：「你找我們有什麼事？」

「事情可大着呢？」小老頭一本正經的道：「這件事，對兩位公子爺來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對小老兒來說，那更是性命交關的事，兩位想想看，這事情有多大？」

柳飛燕問道：「這到底是什麼事？」

她對小老頭的印象，比薛慕蘭好得多，因爲對老頭在安慶酒樓上，自稱「土地公」，土地公就是丁劍南失蹤後，指點她進入江南分壇去的人，所以她很相信「土地公」。薛慕蘭對小老頭存有敵意，是以口氣比較冷峻。

小老頭聳聳肩，又擧手搖搖酒葫蘆，說道：「小老兒一生嗜酒如命，所以大家都叫小老兒酒仙，酒仙，當然離不開酒，喝多了酒，肚腸裏就會有酒虫，幾十年下來，老酒虫、小酒虫、越生越多，牠們和酒仙一樣，當然一刻也離不開酒，嘻嘻，小老兒前天在王善人莊上喝了一肚子酒，臨走又裝了一大葫蘆，經過昨天一天一晚，喝到今天早晨就一滴都沒有了，小老兒身邊又不喜歡帶銀子，帶着銀子，口袋沉甸甸的怪不舒服，這叫做無錢一身輕！」

他嚥了口口水，接着道：「但沒帶銀子，就要了小老兒的命……」

柳飛燕道：「是因爲沒有酒喝了。」

「對，對，公子爺說得對極了！」小老頭道：「小老兒肚裏養了八百條酒虫，沒錢沽酒，就沒有酒灌下去，牠們一生氣，就會咬小老兒的肚腸，那可不得了，牠們咬起肚腸來，小老兒比中了絞腸痧還要厲害，又痛又癢，痛得你滿地打滾，癢得你沒地方可搔，小老兒這條老命不是很快就完蛋了？人命關天，這不是大事還是什麼？」

他這話……是又想訛詐銀子？

薛慕蘭冷冷的道：「這和我們又有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着哩！」小老頭睜大兩顆豆眼，說道：「小老兒正在走投無路，就遇上了兩位公子爺，小老兒從前也是有頭有臉的人，不好平白無故向兩位公子爺討銀子，想來想去，只好忍痛把小老兒家傳了十八代的一件寶物，賣給兩位公子，對兩位公子爺來說，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對小老兒來說，身外之物，能賣幾個錢，就算幾個，只要老命保住了就好。」

薛慕蘭看他一副窮愁潦倒的模樣，身上還會有十八代家傳的寶物？說不定又在要什麼訛詐把戲，忍不住問道：「你有什麼寶物？要賣給我們？」

小老頭道：「小老兒說過是十八代祖傳，就是十八代祖傳，天底下絕對沒有第二個，老實說，小老兒也不是隨便賣的，旁人就是出小老兒十萬八萬兩銀子，小老兒還不賣呢，只有賣給兩位公子爺，才是賣對了人，所以小老兒到處在找兩位公子爺。」

柳飛燕聽得好奇，問道：「你說的到底是什麼東西，既然要賣，就該拿出來給我們看看。」

小老頭啊了一聲，搖搖頭道：「財不露白，寶物更不能露白了，兩位公子爺有誠意要買，咱們先把價錢說定當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薛慕蘭道：「那有買東西不先給人家看貨的？」

小老頭道：「這就是寶物咯！」

柳飛燕問：「那你要多少銀子呢？」

小老頭伸出兩根手指，幌動了一下，聳着肩笑道：「土地公的意思，本來要小老兒送給兩位公子的，但小老兒酒錢沒有了，這樣吧，半送半賣，不折不扣，二十兩銀子。」

說了半天，他十八代祖傳的寶物，半送半賣，二十兩銀子，最多豈不是只值四十兩銀子？只值四十兩銀子，又算得是什麼稀世之寶？

柳飛燕聽他又提到「土地公」，心中一動，點點頭道：「好，我們買了。」

薛慕蘭道：「柳兄……」

她要出聲阻止，但柳飛燕道：「薛兄，沒關係。」

小老頭喜形於色的道：「咱們這買賣就成交了．公子爺，那就該交錢了。」伸手一攤，等着柳飛燕付銀子。

薛慕蘭道：「柳兄……」

她再次出聲阻止。

柳飛燕道：「沒關係，我們就先付銀子好了。」說着伸手入懷，取出一錠銀子，正好是二十兩，就遞了過去。

小老頭接過銀子，隨手掂了掂，嘻嘻的笑道：「二十兩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嘻嘻，小老兒早就知道公子爺身邊只有二十兩銀子，多說一兩，公子爺就拿不出來了。」

柳飛燕心中更加明白，這小老頭果然是個異人，他連自己身邊只有二十兩銀子都早就知道了。

薛慕蘭道：「你收了銀子，就該一手交貨了，你的寶物呢？」

小老頭道：「就在小老兒兩隻袖子裏，小老兒把寶物交給這位公子爺，你這位公子爺就是證人，好，你這位公子爺請站到這裏來。」他伸手指指裏首角落，要薛慕蘭站過去，說道：「當證人的可得看仔細了。」

薛慕蘭不知他做什麼，就依言退到右首的角落上站定。

小老頭又朝柳飛燕招招手，要她站到堂屋中間，然後從他兩隻大袖中抽出兩條棉紗綫來，說道：「公子爺用兩隻手拉住了，小老兒的寶物就要出來了。」

柳飛燕接過紗綫，忍不住問道：「你的寶物，究竟是什麼呢？」

小老頭道：「你拉住了沒有？」

柳飛燕兩手拉着紗綫，點點頭道：「拉住了。」

「好！」小老頭又回過頭去，朝薛慕蘭道：「公子爺不可霎眼睛，要看清楚，這是千載難得的機會。」

話聲說完，忽然手舞足蹈的在中間跳起舞來，一面說道：「這就是小老兒傳了十八代的娥英舞，從前娥皇、女英學會了這套舞，就一同嫁給虞舜，一個做了皇后，一個做了妃子，這套舞，就在皇宮裏一代一代的傳了下來，什麼周吳鄭王，唐宋元明的不知傳了多少代，這可是宮庭大內不傳之秘，小老兒只賣了二十兩銀子，眞是賠老本的生意，學會了，什麼迷仙、迷鬼的都不用怕了。」

他一面說話，雙手亂抓，雙脚亂轉，看得人眼花撩亂！

柳飛燕雙手拉着紗綫，原來紗綫是脆弱不過，一拉就斷的，但小老頭這一手舞足蹈，她突然感到從兩根紗綫上傳來了兩股極大的力量，牽動着自己，跟着他手舞足蹈起來。

這和做皮影戲一樣，他舉左手，就牽着你左手舉了起來，他舞右手，就牽着你的右手也舞了起來，不但手舞，他從綫上傳來的力道，舞手的同時脚也隨着蹈出。

先前柳飛燕只是心頭大感驚奇，後來聽他嘮叨的話聲，說什麼「迷仙迷鬼都不用怕了。」心裏不禁又是一動，暗道：「莫非他這套舞蹈，是高深的武學不成？」心念一動，就隨着手舞足蹈，用心揣摩起來。

她究是隨大師兄行走江湖多年，本身武學又極精純，這一揣摩，果然發現每一記手勢，含有許多奇奧變化，似拏似拂，精妙絕倫。

手勢好像極爲簡單，但你用心思索，又好像極爲繁複，好在小老頭舞了一遍，又是一遍，這一遍舞完了，又從頭開始，柳飛燕用心記憶，有三遍下來，差不多已可記得，只是手勢和步法不同，這三遍下來，柳飛燕只能勉強記住了手勢，對步法還是沒有記得清楚。

就在此時，只聽小老頭大笑道：「二十兩銀子，累了小老兒一身臭汗，差不多了，你們自己去琢磨吧，小老兒要到前村沽酒去了。」說完，舞蹈也停止了，轉身往外就走。

柳飛燕急忙叫道：「老人家請留步。」急步跟了出去，那裏還有小老頭的蹤影呢？

（未完・廿六）

奇俠司馬洛故事

死亡牌局

馮嘉·文
可飛·圖



賭局出千　騙子被殺

司馬洛這個人是一個江湖浪子，在江湖上還未闖蕩得夠之前，他是不會安定下來的。因此他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冒險與及跟美麗的女人混在一起。其次喜歡的就是錢。對於錢，他並不是喜歡放進銀行裏，數着報告單上的圈圈而自我安慰，或者用一隻大箱子裝滿了大額鈔票放在床底，不時拿出來數一數，把玩一番。

不，他不是那種人。他之所以重視錢，祇是因爲錢能夠讓他繼續過他那種浪子式的生活而已。

他有時也喜歡賭。但是並不是爲了贏錢。他知道爲了贏錢而賭博是一件苦事。不論你技術怎麼高，還是過不了運氣那一關。賭博之所以稱爲賭博，乃是因爲「賭」就是技術，而「博」則是運氣。他喜歡看到運氣如何弄人。

例如在這個時候，就是「賭」與「博」都碰上了。現在他是正在一家私人的俱樂部裏賭錢。賭的是五隻牌，四隻浮面的撲克，也是有些人稱之爲「沙蟹」的那一種。

這局祇剩下了兩家。就是那個美麗的女郎與他。彼此的牌面上都沒有對子，也沒有順子或同花的可能性。但司馬洛的牌面上有一張A，與牌底那一張A配合起來就成爲一對明暗的A了。

她的牌面上最大的一張只是一張K。

憑她一路上死跟的情況來看，她顯然是底牌也是一張K。這是趕盡殺絕的場面，她拿着這樣的一對K，是怎樣也不肯放手的了，因爲祇會輸給一張A。她不肯相信有那麼巧合。

還有最後一張牌要派。司馬洛看看她的枱面，一眼就數到他還有一萬元籌碼。他希望對着的是別人，使這樣美麗的一個女郎傷心，這未免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但是打這種牌是沒有辦法的，必須趕盡殺絕。假如手下留情的話，自己的牌風就會弱下來了。

司馬洛把籌碼推出去說：「六千五百元！」

這是一種典型的戰略。她跟了之後就祇剩下三千五百元，派了最後一張牌之後，司馬洛再出三千五百元，她還是要跟的。她捨不得已經跟出去了的六千五百元。假如現在出一萬元掃盡她的籌碼，反而會有把她嚇跑的可能。

她考慮着，摸着面前的籌碼。玩這種遊戲，觀察神色也是很重要的。現在司馬洛觀察她的神色，就知道她是正在考慮把餘下的三千五百元也拿出來了。

不過她結果還是忍住了。她把六千五百元籌碼推出來，說：「跟，派牌吧！」

那個派牌的服務員每人派了最後一張牌。由於注碼大，而且是最後一張牌，所以派的是暗牌，讓他們自己看清楚了之後才翻開。在心理上，這樣拿最後一張牌，即使輸了，還是像物有所值似的。

司馬洛用牌面的一張牌遮住這最後一張牌，拿起來小心地把兩牌滑動，讓這最後一張牌慢慢地露出在眼底。他祇有看到一點點，就知道那是一張4。他把這張牌翻開丟下來。這張4對他是沒有用處的。

她也是同樣做了。她翻開來的最後一張牌更小，是一張2。不過這都是對她有用處的，因爲她的牌面是另有一張2的。

這樣來一張2，她的牌面上就是添了一對2了。司馬洛在心中呻吟一聲。他簡直用不着猜，看她的臉色的突變興奮，就知道她本來果然已有了一對K。一對K是輸給一對A的，不過一對K再加上一對2，就是贏一對A的了。她現在是已經是贏定了的。

這就是運氣了。本來她可以來另外一張牌也可以多一對的，偏偏就要來一張2，而且這還是第四張2。司馬洛自己已經有一張，而剛才摔了牌的人亦已經拿過兩張。

在還沒有喊注碼之前，司馬洛已經知道自己是輸定了的。

他還算是打得好了，假如在未派這最後一張牌之前他出一萬元，那他就多輸三千五百元了。現在她當然會出盡她剩下來的那三千五百元，而他當然是不會跟的。

她果然是毫不考慮就把餘下的三千五百元都推出來了。

這就是運氣。看她的神態，在座的人相信沒有一個猜不出她的手上是已經有了兩對的了。本來賭撲克這件事情應該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但是有時候則不是這樣的。譬如現在你明知她手上是已經有兩對了，但是你沒有兩對能贏她的牌，知道可有什麼用？也是祇能夠乖乖地讓她把錢拿走吧了。

司馬洛雖然老早已決定不會跟，不要浪費這三千五百元了，但他還是考慮了三分鐘才把牌摔掉。這是爲了審愼起見，表示向他偷雞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他是會考慮得很清楚的。

那個女郎得意地把籌碼都撥到自己的面前了。高興得很。假如她的運氣繼續下去，她是會大贏的。不過假如她的運氣不好，以她這樣幼稚的技術，她會輸得很慘。司馬洛不知道她是不是很有錢，不過假如她沉迷這個玩意，她就是很有錢，亦很快會變成窮人了。

勝利使她以很輕率的態度繼續賭下去，而司馬洛則是沉着應戰。雖然他一下子輸了給她六千五百元以上，他還是贏家。那些錢是贏回來的。

他小心地賭下去，一點一點又把那些錢拿回來了。

那個女郎則是被他猜中了。希望甚微的牌她也是要去跟，這就已經浪費了她不少錢了。而且她後來又碰到了一副大牌。

誰都知道她有三張A了。她一直大錢，那個瘦瘦的陌生人一直跟下去。別人都棄權了。她牌面上已有一對A，而她臉上的表情顯示出她已經有一張底牌是A。誰還會與她硬碰。除了那個陌生人之外。

還有最後一張牌派的時候她出價七千元。那個陌生人也跟了。這時他倒是值得跟的，因爲他有博到同花順的可能性。他表面三張牌是QJ10，都是紅心。假如他的底牌也是一張紅心，而且還是一張9的話，那麼他可以博的牌就很多。隨便一張紅心他都會成爲同花順。博到一張紅心K或者8的話他就是同花。即使是8或K而不是紅心，他亦可以博到一副順子，這也同樣可以贏三張A的。

最後一張牌派出來了。大家嘩然。她又得到了一張2，與她牌面上那張多餘的一張2合起來就是一對。現在她多了一對2，加上三張A就是一副滿堂紅了。

那個陌生男人翻出來的則是一張紅心8。

可能性很多。假如他的底牌是一張紅心但不是9，那他祇是得到一副同花而已。他是會輸的。但是假如他的底牌是一張紅心9，那他就是拿到一副同花順，他就會贏了。

那個女郎對自己充滿了信心，推出去一大堆籌碼，說：「一萬元！」

那個人的臉也是像一張撲克牌，毫無表情。他考慮了好一陣之後才把烟蒂捺熄了，慢慢地說：「小姐，你那裏還有多少籌碼，數數看吧。」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那女郎說：「你想向我偷雞？」

那人祇是不做聲，那時臉上還是沒有什麼表情的。這個問題，她是可以不回答的，但是假如她不回答的話，那就會妨碍牌局的進行了，所以她就把她的籌碼數了一遍，然後說：「我還有二萬三千。」

那個人數一數自己面前的籌碼。他數出了二萬三千元後還剩下好一大堆。他是一直都在贏的。他把這二萬三千推出去。

「你——你在偷雞！」那個女郎還是說。

那人還是沒有做聲。他的籌碼已經推出去，拿不回來，而他亦是有權偷雞的。他用不着考慮了，現在祇是輪到她考慮。

她說：「你是在偷雞！我老早就在大錢，假如你不是早有一對的話你就不會跟了，既然你有一對，你就不可能是同花或者是順了。」

這是一種相當精明的推理，但却不是一定的。在底牌沒有翻出來之前就沒有什麼是肯定的，而假如她要看底牌的話，她就要把她的籌碼全部都推出去了。不然，她就祇好忍着摔牌，而犧牲了桌面上那一大堆籌碼，加上那人剛推出去的兩萬三千元。但是，亦不能夠說她的推理是不對的。因爲他似乎相當亡命地去博牌，底牌又不是很大，花了很多錢才能博到最後一張而成爲順子。假如他是抱着這樣的宗旨長賭下去的話，那他是保證必定長輸的。

這個女郎亦是那樣保證長輸，沉不住氣的人。她的手上既然是拿着一副滿堂紅，除非對方是同花順才可以贏她的，她的贏面仍然不高，而且她剛才亦指出了對方爲什麼不會是同花順了。於是她一咬牙，把她的全部籌碼都推出去。她說：「我跟！我一定要看看你的底牌才行。」

籌碼已經推出去了，她就揮揮手說：「你開牌吧！」

那個人還是臉上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既沒有表示着興奮亦沒有表示失望。他祇是把他的底牌翻開來。一片紅當當，使那個女郎眼睛都花了。全部都是紅心。8 9 10 J Q。五張成爲紅心的同花順。她霎霎眼睛再看清楚一些。即使是順，假如底下拋出來的那一張9是紅色階磚花的話，那還是她贏的。

但是沒有錯，那的確是一張紅心9，因此那就是一副同花順了。他祇有這個唯一可以贏她的機會，而他就贏了她了。

那個人把大堆的籌碼扒到自己的面前，還是沒有什麼表情，並不因爲自己贏了一副大的就喜極而笑。

那個女郎喃喃着說：「我不知道你是怎樣賭的！你這樣亂博一通，多少錢都不够你輸！」說着她把掛在椅背上的手袋拿過來，從裏面取出支票簿。她的現金都已經輸完了，現在她就要開支票買籌碼。

司馬洛已把面前的籌碼疊好了，說：「我退出了！」

另一個人憤怒地跳起身：「這算是什麼？贏了就不賭了？」

「世界上似乎沒有一條規矩說一個人贏了錢不能走的，」司馬洛說：「難道要輸了才能走嗎？」

另一個人也站起來說：「我也不喜歡這樣！」

「你們不是要找什麼麻煩吧？」司馬洛問。

「我就是不喜歡！」那人說。

他把椅子踢後，司馬洛還是坐着沒有動，那二個人離座，似乎是要衝向司馬洛，但卻是捉住剛剛那個贏家！

「唏！」那個人叫着掙扎起來，但是沒有用，他不是一個強壯的人，而捉住他的則是兩個都比他強壯的人。

「搜搜他的身！」其中一人對那個派牌的服務員命令。

那個服務員表示為難，因為他實在不能夠對一個客人做這樣的事情，雖然捉人的那兩個是熟客，而現在被捉住的這一個則是生客。

「過來吧！」另一人說：「祇要翻開他的衣袖看看就知道了！」

「不，不要！」那個瘦削的人還是在抗議着：「你們不能夠這樣做！你們沒有權這樣做的！」

現在，那個服務員卻有點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他走過來，小心地把這個人的衣袖翻起來。這個瘦削的人是穿着全套西服的，因為他瘦，所以他的衣袖是特別顯得寬闊，也比普通強壯的人更易翻起來了。他的衣袖翻起來了之後，秘密就露出來了。他的襯衣的衣袖上縛着白色的幼橡筋帶，上面縛着一隻夾子。兩邊的衣袖上都是這樣的。而兩隻夾子上都是夾着一張紙牌。

「你看，」其中一個捉着他的人冷笑：「我們賭五張牌，你卻賭七張牌，怪不得你會贏了！牌，你可以說是我們插贓嫁禍的，但是這副機器，就不會是我們安放在你的身上的了吧？」

那個人沒有做聲，祇是臉上的顏色變成像是泥土似的，那個女郎的兩臂交抱在胸前：「哦，原來我的錢是這樣輸的！那麼，這一筆帳又該怎樣算呢？」現在她也明白，那隻夾子是可收可放的，可以把一張牌彈出來，亦可以把換掉了的一張牌收回去夾住。

他們這裏賭的是大錢，一副牌價值不過幾元，所以每副牌祇用兩次就棄掉了。這個人祇要在一副牌用第二次的時候把他這一套搬出來，就不必提防會被發覺了。那副牌不會再用，其中就是有兩張一樣的也不會知道。

「你的錢當然還你，」其中一人放了手，把那人的籌碼全部抓到桌子中間，吩咐那個服務員：「替我們分吧！」

那個被捉到的人哀鳴着說：「我不過是混口飯吧！」

「你吃得太好了，」捉住他的那個人說：「奇怪你這人怎麼又不會胖起來？」

另一個人則在幫着服務員分籌碼，首先就是替那個女郎還本，剩下來的大家平分。分到司馬洛的一份的時候，他問：「你不反對吧？」

「我認為這樣做相當公平的。」司馬洛說：「事實上我就是因為這樣而要退出的。我不可能贏他的，我就不想賭了！」

「你們——還想怎樣呢？」那個被捉住的人問。現在雖然是祇有一個人把他捉住，他亦不再掙扎了。秘密已經給揭露了出來，就是掙扎也沒有用處了。

沒有人回答他，那個女郎看看司馬洛：「現在，你就要賭下去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賭錢是一種樂趣，有了精神威脅的時候就沒有什麼樂趣可言，現在沒有了精神威脅，那又不同了！」

籌碼已經分好了，那個動手分籌碼的人把那個騙徒推一推：「現在你已經輸光了，你就是再添注碼，也沒有人高興跟你賭了，現在，我們送你走吧！」

「你——你們想怎樣呢？」那個騙徒恐懼地問。

「我們不是要把你送上警局，」其中一個捉住他的人說：「不然的話我們就不會送你走，而是打電話叫警察來了！」

司馬洛說道：「這樣你也應該很滿足了。通常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可能有幾條肋骨要保不住的，現在你不過是輸了錢吧了。」

那人沒有做聲。

「走吧！」那兩個人又各執住他一條手臂，把他推出門口。

那個負責派牌的服務員掏出手帕來抹抹額上的汗：「老天，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情。我們這裏是聲譽良好的俱樂部，老實講，假如要報警的話，經理也未必贊成的，消息傳了開去，對我們的聲譽有很大的影响。」

這服務員一面洗着牌，又說：「你們繼續嗎？」

「又不是打麻將，」那個女郎說：「少三個人也一樣可以玩的。」

那個服務員以熟練巧妙的手法把那副牌洗了一遍，司馬洛又說：「怎會給這樣一個人混進來的呢？」

「這個有時很難講的，」服務員說：「他可以在外面想辦法結識一位會員，會員帶他來賭兩次，這裏的人認得他了，他便是熟人。實在連那些會員都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找他。事實上他最初是跟哪一位會員來的也不知道。不過，這一次算他運氣好了，以郭先生和勞先生的脾氣，祇是把他趕走！」

那個服務員開始發牌，司馬洛頸後的汗毛卻直豎了起來。他說：「唏，為什麼要送她出去？他是貴賓嗎？難道叫他走，他就敢不走？」

大家都面面相覷，也明白司馬洛的意思。

司馬洛匆匆推開椅子站起來，對那服務員說：「你替我們看守着這些籌碼，我們還是去看看的好！」

大家都認為這是需要的，便與司馬洛一起出去了。那兩個人把這個騙子送出去，很可能就是要對這個騙子採取什麼行動。這個騙子可能不祇要損失兩根肋骨那麼簡單而已！

那個服務員留在房中，洗着那副牌，等着。這是他的工作，熟能生巧，因此他洗起牌來可以使出許多種花式，那副牌在他的手上好像有了生命似的，有時幻成一

朵花，有時給拉成一條長條。當然，他這樣做祇是用以自娛的吧了，為客人發牌的時候他是不能夠來這一套的。

大約半小時之後，司馬洛他們就回來了。

看情形司馬洛似乎鬆了一口氣，而他亦並沒有再理那件事，他祇是坐下來說：「好了，我們來繼續吧！」

他們沒有了精神威脅，倒是玩得相當愉快的。結果到了局終的時候，司馬洛是大贏家。但是沒有人不服氣，因為他的確是以技術取勝的。而那個女郎則理所當然是大輸家。

大家把籌碼換錢，那個女郎——現在已經知道她是叫莎非——呶着嘴說：「我輸得連車錢都沒有了，誰送我回家？」

對於這件任務，每一個男人都感興趣，不過在有人能够作毛遂自薦之前，莎非就選中了司馬洛。她指着他說：「你贏了我的錢，你送我。」

「求之不得，」司馬洛微笑：「開開車子而已，就收到飛機票的代價了！」

「你眞會講風涼話！」她瞪了司馬洛一眼。不過她並不是表示生氣。

司馬洛開車送莎非回家。他說：「也許你是很富有的，莎非，不過，這種玩意卻是無底深潭，假如你想找刺激，我提議你還是玩別種玩意好些！」

「你認為我的技術太差？」莎非問。

「你輸了很多錢。」司馬洛說。

「我的運氣不好吧了！」莎非說。

「你的運氣祇是今天晚上不好？」司馬洛問道，「其他的時候你都是贏的？」

「不是，」莎非說，「我的運氣一直都不好，有時好，有時壞，那是說，每一次有上有落，不過到結算的時候我總是輸的。」

「那就是了。」司馬洛說道。

「也許，」莎非也有點慚愧地承認，「我的性格是鹵莽一點的吧！」

「這也就是輸和贏的分別了。」司馬洛說。

「唏！」莎非說：「你是一個高手，你教我好不好？」

「唔，」司馬洛說，「這是一件可愛的事情，沒有問題的！」

莎非說：「那很好，現在回到我家去吧！」

「現在？」司馬洛說，「現在是睡覺的時間呀！」

「起床之後再教不行嗎？」莎非問。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說。

「假如你是那個意思，」莎非說，「我是沒有丈夫的。你不是有太太的吧？」

「沒有。」司馬洛也說。

「那怕什麼呢？」莎非說：「我的家很靜，沒有什麼人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在這樣一個時間接到一個這樣的邀請，那是求之不得的。經過了這樣一番的興奮之後，有一個女人，這是最佳的鬆弛。司馬洛也並不是凡是女人都適合的，他的選擇很嚴格，而莎非這個女人則是適合他的選擇水準的。

當然莎非是有她的缺點的。譬如好賭就是一個缺點，但是，這卻是司馬洛不介意的一個缺點，因為假如沒有這一類缺點的女人是太正經了，太正經的女人會很重視結婚，而這卻是司馬洛所恐懼的一個題目。

莎非果然是一個很富有的女人，她所住的是一間很豪華而巨大的花園洋房。當司馬洛的車子在花園門口停下來的時候，有一個身裁高大而態度相當恭敬的男人出現，替他們把門打開了。司馬洛的車子一直駛到屋子前面。

那個男人顯然是有捷徑可走的，也許由於車子走的弧形的路綫，那人則是走直綫，車子到達得比他更遲。他替他們開了露台的門讓他們進去。

「你可以去睡了！」莎非對那人揮揮手。

那人像鬼影似的消失在黑暗中。

莎非說：「我們喝一杯酒，然後一起洗一個澡好不好？」

「一起洗一個澡？」司馬洛說。

「這樣不是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嗎？」莎非吃吃笑着。

她去斟來了兩杯酒，司馬洛淺淺地呷上了一口，看着她問道：「剛才那個人是誰？」

「假如我已經有一個男人在家陪我睡覺的，」莎非說：「就不會叫你來了。」

「但是他用不懷好意的眼光看着我！」司馬洛說：「而且他的身上帶着槍！」

「你怎麼知道他帶着槍？」莎非睜大眼睛看着他。

「這種事情，」司馬洛說：「有些人是看得出來的。」

「唔，」莎非說：「是我的保鑣。」

「他是你的什麼？」這一次輪到司馬洛把眼睛睜大了。

「我的保鑣。」莎非說。

「你的保鑣。」司馬洛像做夢似的。

「因為我家有錢。」莎非說：「所以我的老頭子認為我需要僱用一個保鑣，不過你用不着担心，你不是來綁票的，也不是來騙我的錢，我爸爸就不會反對。」

「祇要不是為了錢來的就行了？」司馬洛問道。

莎非沒好氣地瞪着他：「你別以為我是天天都帶男人回家的，不然我那個保鑣也不會用這樣的眼光看你了，對不對，事實上，我是選擇得相當嚴格的，雖然我祇是與你第一次見面，好像很隨便，但是選擇男人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並沒有一間男人百貨公司讓你去任意挑選，祇是我們有緣，忽然遇上了，你很適合我的口味，就是這樣。」

「我也是差不多的情形，」司馬洛說：「這些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微妙的，忽然之間一見面，就大家都合意了！這也許就是所謂一見鍾情吧！」他向她舉舉杯子。

「正是這樣，」莎非說：「現在你滿意了沒有？」

「沒有，」司馬洛說：「我還有一些事情不明白的，譬如，你有一個保鑣，但你的保鑣卻是在家裏等着你，那這算是什麼保鑣呢？」

「我的保鑣並不是在家裏等着我，」莎非說：「他也是我的司機，他是開着車子在俱樂部的停車場中等着我的。但是我想把你約回家，我總不能對你說，你開車

到我家，我自己也有車，我們在我家的門口見面的，是不是？這樣就不大有情調了，因此他先開車回家來等我。其實我也不認爲我需要一個保鏢，他也不認爲他眞的需要怎樣認眞保護我，因此他是可以放心的。」

「對了，」司馬洛說：「原來如此，講得很有道理。」

「現在，」莎菲的兩手叉在腰間，說道：「你大概已經盤問完畢了吧？」

「還沒有，」司馬洛說道：「祇是還有一個問題吧了。你的父親——他究竟是誰？」

「你又不是要跟他睡覺，」莎菲說：「你又不是要娶我做老婆，你問這許多幹什麼？總之他是不反對我交男朋友的。」

「唔，對不起，」司馬洛說：「對不起，我的問題實在太多了！」他上前去在她的臉上吻了一下，「我一定是變得討厭起來了。」

「不是討厭，」莎菲說：「祇是，假如你再問下去的話，我就會覺得你像是個律師，而我是沒有興趣跟律師睡覺的，來呀，我們在洗一個澡！」

司馬洛微笑：「你是我第一個剛剛認識之後就提議跟我一起洗澡的女人。」

「我不認爲我的身體有什麼需要遮掩的地方，」莎菲說：「而且，我的手不大靈活，背上有一個地方總是摸不到，我希望有一個人能够替我擦一擦，但是這樣一個人却是很少機會找得到的，而這也不是一件應該叫保鏢做的事情。」

「你應該請個女保鏢。」司馬洛說。

「我不喜歡那些像男人一樣的女人，」莎菲說：「而假如是美麗的，那麼又可能有競爭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其實莎菲也並不是背上有一個地方摸不到。通常一個人除非是很肥胖，否則他的手是未至於摸不到背後的每一個部份的。祇是由別人來代勞就會舒服得多，而莎菲就是特別喜歡這樣的服務。他們在浴缸裏逗留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而司馬洛相當努力地爲她的背部服務。這一套雖然不是他的專長，不過他有心做起來時却可以做得很好。她有一座很大的浴缸可以讓他發揮。而這似乎是一種很能使她熱起來的動作，當他把她抱進睡房中時她已很熱了。

她把司馬洛帶回來的目的，不過是追求享受而已，而她亦一點也不羞於承認她是有這個目的的，司馬洛亦喜歡一個女人這樣，有時矜持嬌婉可以增加情趣，但亦有時坦白也是很可愛的，也許這是要看看一個女人是屬於那一種類型，合適她的類型的表現，就可以使人感覺到很自然，反過來的話，則是會使人覺得肉麻的了。

「你用不着担心的，」莎菲在開始之前就對司馬洛說：「你就是在這裏睡上一個月也不要緊，沒有人管我的，沒有人敢管我。」

這倒是能够令司馬洛安心得多的。

他用不着担心應該什麼時候起床，而在什麼應時間之前就要離開，這在情趣的方面也是絕對有幫助的。

他們很瘋狂，毫無忌憚地親熱着，祇是要把那緊張鬆弛下來，亦可以說是在疲勞之後要得到更進一步的疲勞，以便能睡得更熟。

後來，他們就這樣睡着了。

莎菲對他十分滿意，因爲在這些事情上司馬洛從來不會祇是爲了個人的享受而努力，他是必然還顧及對方的需要的，而他對莎菲亦是很滿意，因爲莎菲也是很會享受，亦不是自私地享受的。

他們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

有人敲門。

司馬洛連忙拉起那張薄被來掩着身子：「你說是沒有丈夫的，這是眞的嗎？」

「當然了！」莎菲說：「怎麼你是一個這樣胆小的人？」

「也許是你爸爸回來。」司馬洛說。

「假如他回來，」莎菲說：「知道我有一個男人在房間裏，他更不會敲門了，我看是女僕人，難道你不覺得肚子餓嗎？她大概也知道我們的肚子應該餓了！所以來叫我們起床吃東西吧了。」

「不大像，」司馬洛說：「這敲門的的聲音不够溫柔！」

「怪不得你賭撲克會贏了，」莎菲說：「連敲門聲也聽得出是不是溫柔。」

「我認爲敲門是你的保鏢。」司馬洛說。

「他不敢來敲我的門的，」莎菲說：「我可以跟你賭一百元。」

「一言爲定。」司馬洛說。

「哈，」莎菲說：「在我自己的屋子裏跟我賭這個？」她提高聲音叫着問道：「誰？」

「對不起，蘇小姐，」那保鏢的聲音說：「你可以出來一陣嗎？」

莎菲看了一眼，司馬洛微笑：「你輸了。」

「豈有此理！」莎菲不服氣地說，跟着又提高聲音叫道：「什麼事？」

「蘇小姐，」那保鏢說：「外面有一位客人一定要見你——呃——跟你一起那一位是不是司馬洛先生？」

「這關你什麼事？」莎菲叫道。

「他也要見司馬洛先生？」保鏢說。

「豈有此理，」莎菲叫道：「我們不要見他，叫他滾好了。」

「但他是一位警探，」那保鏢說：「他正在調查一件命案，他要向你們問一些話，我看還是見一見他的好，他是爲了公事而來，他是有權要求與你們談話的。」

「好吧，好吧。」莎菲說。

她轉身看着司馬洛。「眞掃興，剛剛睡醒就來了這樣一個怪客人了！」

「我們穿上衣服出去看看他幹什麼呀。」司馬洛說。

他們匆匆穿上衣服出去，自然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是不會打扮得如何齊整的了，看得出是剛剛起床的。

不過那個來訪的人也不見得就比他們好多少，這個人亦是滿臉倦容的，他也同樣是一副睡眠不足的樣子，當司馬洛與莎非出現的時候，他還是正在打着呵欠，司馬洛與莎菲在他的對面坐下來，他取出一張證件揚一揚說：「我是兇殺組的探長周坤。」

莎菲那個保鏢在旁邊却是精神奕奕的，這個保鏢兩臂交抱在胸前站在那裏說：

「這是眞的，我已經檢驗過了。」

周坤探長瞥了那個保鏢一眼，顯然兩個人是有過不愉快的接觸的，周坤要見他們，而保鏢制止，結果還是周坤把保鏢說服了！兩個人都是職責所在！雖然不愉快，也沒有惡感。

周坤已經得到了僕人給他的一杯咖啡，他再呷了一大口，然後說：「我是想來問問你們昨天晚上的事情，當時你們兩個人也是在場的，是不是？」

「什麼事情？」司馬洛問道。

「有人在俱樂部跟你們打牌時行騙，」周坤探長說，「你們把這人送走了。」

「這並不是兇殺組的事情，」司馬洛說：「而且我們也已經私人解決了，並不打算勞動你們警方。」

「但是這個人已經死了。」周坤探長說。

司馬洛與莎菲的咀巴都張大了。

「死了？」莎菲終於說。

「是怎樣死的？」司馬洛問。

周坤探長照例不先回答他們的問題，而是先要問自己要問的問題。他說：「其他在場的人我都已經問過，現在祇差你們兩位，你們可以告訴我當時的情形嗎？」

「我們並不知道她死了，」莎菲說：「我們最後看見他的時候還是活着的。」

「我祇是想比較清楚地知道當時的情形！」周坤探長說：「你可以從第一次見到這個人時的情形開始講嗎？」

「唔——」莎菲說：「我們都是一齊的，我們所見的也是一樣的了！誰講都可以，不過，就讓我講好了。」她把經過的情形都講出來！直至講到她與司馬洛追出門口，就遲疑起來了。她說：「也許不是每一個人所見的都是一樣的。郭先生和勞先生押他出去，我們担心郭先生和勞先生會把這個人打一頓，所以才追出去的，郭先生和勞先生的脾氣一向都是不大好。不過，當我們追到停車場時，已經不見了那個人，祇是看見郭先生和勞先生，他們正在要回身走回來。」

「他們當時有些什麼話講呢？」周坤探長問道。

「他們說給那傢伙逃掉了，」莎菲說：「看來這個人相當機警，郭先生和勞先生本來眞是要把他押到停車場去打一頓的，但是却給他逃掉了。我們沒有看到那個人，我並不是說郭先生和勞先生有幹什麼或沒有幹什麼，祇是你要我把當時的情形說出來，我就說出來吧了。」

周坤探長一直用筆和記事簿記下，此時又說：「大家的說法都是這樣的。」

「是的，」司馬洛說：「本來這並不是一件大事——我的意思是可能成爲一件大事，所以我才想到出去制止，不過結果並沒有成爲什麼大事。但是想不到他却會……他是怎樣死的呢？」

周坤探長還是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司馬洛覺得他果然是一位能幹的警探，起碼是經驗豐富的，他並不會因爲別人的提出問題就影响了自己心目中的問話程序。周坤探長說：「你們一共有八個人，除了那個派牌的服務員之外，賭的一共有七個，而這兩位先生——郭先生和勞先生，是他們把這個騙子押出去的。你們五個人追出去的時候，這個騙子已經逃走了。郭先生和勞先生說他逃走了。」

「是的。」司馬洛又回答。

「這祇是他們兩個說的吧？」周坤探長說道。

「不錯，」司馬洛說：「不過，我却是沒有什麼理由需要懷疑他們的。」

「他們既然把這個人捉得這樣牢？」周坤探長說：「又是準備押到停車場去打一頓的。你以爲他們會疏忽到讓這人逃脫嗎？」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有時是很難講的，打人有很多種打法，他們有兩個人，假如一個把他捉住，而另一個動手打的話，就很難逃脫，但假如祇是動手就打，第一拳就把這個人打得跌到遠遠的，那麼就正好給這人一個逃走機會了。當然我不在場，沒有看見，但你可以問問他們的。」

周坤探長亦沒有透露他是否有問過這一點，他祇是說：「司馬洛先生，你似乎對於打架是很有認識的。」

司馬洛並不認爲他有心要承認自己在這些事情上的經驗豐富，所以他祇是聳聳肩說：「我有時也看電影和電視的，那些還是最佳的教育節目。」

「唔。」周坤探長又把他的口供寫下來，自己覆看一遍。

「究竟是怎樣死的呢？」司馬洛問。

周坤探長抬起頭來，好像是這個時候才剛剛醒起這件事似地說：「哦，這個嗎？是這樣的，他的手脚都給縛了起來，全身的每一根骨頭都差不多打斷了，還給汽車的車輪撊腰輾過。剩下來的身體——很不好看！」

「老天！」莎菲噁心地說。

「我看不要我們去認屍吧？」司馬洛問着又解釋，「我是爲蘇小姐着想的。」

「我看也不必了，」周坤探長說：「本來依手續是應該的，不過其他幾個人都去看過了，大概也不會有什麼錯誤了。我也是爲了蘇小姐着想的。」

「謝謝你，」莎菲說：「事實上，我的確是很怕看這些東西的。」

「依你所講的情形來看，」司馬洛說：「那勞先生和郭先生應該沒有嫌疑了。他們並沒有時間做這樣多的事情。我們在他們出去了之後沒有多久就追出去了。他們來不及用這樣的方法殺人的。」

「我有關於這位郭先生和勞先生的資料，」周坤探長說：「他們是外地來的，他們是有錢人，但是——你大概也知道他們以前是幹什麼的吧？」

「不知道，」司馬洛說：「我還是初次跟他們見面而已。」

「我也跟他們賭過好幾次，」莎菲說，「依我看，他們是忠直的人，就是脾氣不好。」

「說得對極了，」周坤探長說：「他們脾氣不好，也們以前也是當警探的，因爲殘暴而被革職。」

司馬洛與莎菲交換了一兩個眼色，都詫異地說：「噢！」

司馬洛又說：「我跟他們沒有交情，所以我也不會偏袒，我祇是講句公道話吧了。他們的確是沒有時間這樣做的。」

周坤探長刁鑽地看着他：「你又不是任何時間都跟他們在一起。你們分手之後他們再幹過一些什麼，你能夠保證嗎？」

司馬洛一攤兩手，聳聳肩：「這一點我却要保持中立了，我跟他們沒有交情，也沒有什麼可以評論的。」

「而且，」周坤探長說，「當時是你們六個人跟死者在一起的，沒有別人看見。勞先生和郭先生說死者逃走了，你們說勞先生和郭先生是這樣說的，但沒有人看見眞是這樣。」

「六個人的話還不够？」司馬洛說。

「六個都是局內人，」周坤探長說道，「你們給這個人騙了，你們對這個人沒有好感。所以要有一個局外人證明比較可靠！」

「難道你是說我們六個人合力殺了他之後對你說謊？」司馬洛大感豈有此理地道。

「我沒有這樣說，」周坤探長說：「這是你說的吧了。不過，既然你提起來，這個可能性也是有的。」

「這個——」司馬洛啼笑皆非地說：「你可以這樣說，不過這不是事實。」

「對不起，」周坤探長說：「我這個人是比較多疑一點的，這是職業病。不過講起這個可能性，却不是沒有的。屍體就是放在俱部部後巷的一隻大垃圾桶內，法醫當然不能够把死亡時間判斷到一分鐘都不差，不過，死亡時間，也的確大概是在你們追出停車場的時間。」

「這個——」司馬洛說：「就起碼可以洗脫了郭先生和勞先生兩個人的嫌疑了。我們回來了之後就一直在一起玩牌。那個派牌的人可以說是局外人了吧？他可以做證。他們兩個不可能出去做這件事情的。要就是我們六個人合謀做的。」

「或者是你們回去了之後有人把他殺掉了。」周坤探長說。

「這才是比較合理的推測。」司馬洛說。

「不過——」周坤探長說：「爲什麼要殺死他呢？」

「這個恐怕我們兩個是帮不了你了。」司馬洛說道。

「當然，」周坤探長說：「要知道爲什麼，我們首先得知道他究竟是誰。」

「你不知道他是誰？」司馬洛問。

「他的身上沒有任何證件，」周坤探長說：「而我們的指紋都亦不能够提供什麼資料，似乎這個人是沒有案底的。」

「哦？」司馬洛說：「假如他的屍體不是在俱樂部旁邊的垃圾桶中發現，那個可能就根本不知道是我們是跟他賭過錢的了！」

「不，」周坤探長說：「他的身上有一張俱樂部的會員證。」

「那就行了，」司馬洛說：「他是會員，這不是一家九流俱樂部，這裏的會員是要填報得很詳細的！」

「但這會員證是僞造的，」周坤探長說：「證上的名字是李文，但是俱樂部根本沒有這個人的紀錄，也沒有發出過這張證。」

「老天！」司馬洛苦笑着嘆息一聲。

「所以，」周坤探長說：「假如你們對這個人知道些什麼的話，請帮帮我。」

「我是第一次跟他賭，」司馬洛說：「我祇知道他是一位李先生吧了。」他轉向莎非：「你呢？你認識他嗎？」

「我？」莎非說：「我也祇是第一次看見他的吧了，我相信他是第一次來的，我常常到那裏打牌，從來沒有見過他，假如他以前是來過的，我多數都會知道。」

「唔，」周坤探長說：「每一個人都是第一次看見他，一個來歷不明的人。」

「這種人通常是這樣的，」司馬洛說：「靠在賭上行騙爲生，不會在同一個地方逗留得很久，假如對手是笨的，他會多幹幾次，假如他發覺對手是精明的，那他可能一次就走了。」

「你好像是一個很老於世故的人。」周坤探長說。

「電影和電視我看得多呀！」司馬洛說。

「唔，」周坤探長說：「小說也看得多，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現在這些東西，是旁門左道的最好教育資料來源！」

周坤探長瞥了司馬洛一眼，那疲倦的神情忽然又回來了。本來，他在問話的時候一直是顯得精神奕奕的。他說：「你們再沒有什西提供的了嗎？」

「沒有了，」司馬洛說：「但是你不會把我們當作嫌疑犯扣押起來吧。」

「我也不是沒有考慮過，」探長說：「假如我這樣做，也不會是太沒有理由的事情，你們六個人都不是善男信女。」

司馬洛瞪着他：「我看你的工作太繁重，使你疲倦了，所以我就當你沒有講過這話。」

「不，」周坤探長搖頭，「沒有用處的，因爲沒有充足的證據，祇有一個闊字吧了！好了，我現在要走了，假如你們還有什麼提供的話，可以打電話給我。不過，我看也很難會這樣了。還是我有什麼需要的時候再來找你們好了。」

周坤探長告辭走了，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說：「肚子餓了，我們可以吃一點東西嗎？」

「這個時間你還吃得下東西？」莎非說。

「但剛才是你說肚子餓的。」司馬洛說。

「但現在情形不同了呀！」莎非說。

「是死了一個人，」司馬洛說：「但這個人是與我們並無關的，我們可不認識他。」

「但總之是死了一個人！」莎非說。

司馬洛聳聳肩，也許是他忽略了。莎非與他是不同的，對於莎非，死了一個人就是一件大事，雖然不是朋友也不是親人，但是是一個她見過的人。司馬洛則是對於暴力和死亡，則是早已經熟習的了。

莎非看了他一會，也聳聳肩：「好吧，人到底是要吃東西的，讓我叫傭人去弄吧。」

「假如不方便的話——」司馬洛說。

「別傻吧，」莎非說：「這裏有的是傭人，薪水是反正要付的了，難道還是一定要你到外面餐廳中去吃嗎？」

於是莎非吩咐傭人去弄飯，他們兩個則回到房間去，梳洗一番之後再出來。那個保鑣並沒有出現，他原來並不是跟莎非一起吃飯的。而莎非的胃口也果然不大好。發生了一件命案，眞的是影响了她的食慾了。

司馬洛胃口並沒有受影响，不過他一直都沉默着，似乎若有所思的。

「你在想什麼？」莎非問道。

「使你吃不下飯的這件事情。」司馬洛說。

「你不是說這事與我們無關嗎？」莎非看着他說道。

「我是想着探長講過的那句話，」司馬洛說：「他說我們六個玩牌的人都不是善男信女！」

「哦！」莎非說：「勞先生和郭先生的確不是善男信女，這個我也是知道的，他們脾氣壞，動不動就是喊打人，不過我倒不知道他們以前是當警探的。」

「那位關先生，」莎非說，「他有幾家夜總會，這種生意也不是普通人能够做的。至於另外一位吳先生，我聽說他是做走私生意發達的，而且現在也還是正在發達。」

「那是四個，」司馬洛說：「還有我們兩個又如何呢？我們也包括在內呀！」

莎非微笑：「我不知道你是怎樣的，不過我猜你也實在不是甚麼善男信女。講起打架殺人的事情你很熟，而且也是你首先醒覺的，郭先生和勞先生眞的是要把這個人拉去打一頓，你並沒有猜錯。我看你這些並不眞的是從電影或者電視上看來的吧？」

「其實並不是，」司馬洛說：「我看這位周坤探長也是並不相信。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弄的，總之他似乎已經作過了一些調查。」

「你究竟是個怎樣的人？」莎非問。

「我嘛？」司馬洛聳聳肩，「我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不過我不會把一個打牌向我行騙的人殺掉。至於打一頓，我則是不敢保證了。」

「所以你就會醒悟到郭先生和勞先生可能是要把他打一頓了？」莎非問。

「這實在是人情之常。」司馬洛說。

「唔！」莎非說：「你果然不是一個善男信女，你也看得出我的保鑣的身上是有槍的！哈！」

「現在是你在研究我，」司馬洛說，「不過我正研究的問題却是還沒有研究完畢呢！六個人，有五個都不是善男信女了。但是周坤探長却是說六個。那即是說，包括你在內。爲什麼你也會不是善男信女呢？」

莎非狡猾地微笑着：「我是善男信女，但是我爸爸不是善男信女。」

「你爸爸究竟是誰？」司馬洛問。

「蘇豪雄。」莎非嬌婉地微笑着。

「我的天！」司馬洛眼睛也睜大了。

「怎麼了？」莎非說：「我們這頓飯又沒有辣椒，你却出了這許多汗，頭髮也豎起來了似的！」

「爲什麼你不早點告訴我？」司馬洛問。

「你又不是跟我爸爸睡覺，」莎非說：「我又是一個已經成年的人了。」

司馬洛祇是感到忽然食慾大減了。他也是聽到過蘇豪雄這個名字的。果然不是一個善男信女，而且還是最大的一個，他可以說是兼有其他四個人的令人不敢恭維之點。他也是一個行踪神秘的人，通常不容易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亦有一些地方是他不能到的，一到就要坐牢了。又不是說他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祇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人。

「別那麼害怕吧，」莎非說：「我已經對你講過，我爸爸是不反對我交男朋友的，他知道我懂得選擇，所以他不會干涉，除非你是一個虐待狂，把我打一頓，那我就不敢保證了。」

「幸而我不是一個虐待狂。」司馬洛說。

「我爸爸也不會這樣對付一個向我行騙的人的。」莎非說。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加以置評。

「你不相信嗎？」莎非說：「他眞的不會幹這種事情的。我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而且他從來沒有幹過這種事情，也不會現在才開始幹。」

「照我所知，」司馬洛說：「他的確不是不會做這種事情的人，而且就是要錢，也不會那麼快就可以下手。但是，探長顯然並不是那樣想，我們六個都可能是做這件事情的人！」

「但是我們並沒有跟他們做！」莎非說，「我們都知道，我們一直都是在一起的。」

「就是因爲我們在一起，」司馬洛說，「而我們都是善男信女。我們說沒有做，但是探長並不能肯定，我們的確有合謀的可能性的。」

「我們實在沒有，」莎非說，「他的工作是查淸楚眞相，不是寃枉好人！」

司馬洛祇是尋思着。

「吃你的東西吧，」莎非說：「你怎麼可以吃得這麼少？我吃得少是沒有關係的，我是女人，我要保持我的身裁。你嘛，假如你不多吃點東西，你怎會有足够的精力呢？」她忽然咭咭地笑起來，暗示她要他有足够的精力是什麼意思。

司馬洛抬起眼睛，奇異地看着她，說：「你的心情倒是轉變得眞快的，現在你又開心起來了。」

莎非聳聳肩：「我是一個樂觀的人，不然我怎麼能够一個人生活呢？一個人生活，就必須要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我是有這種能力的。」

她的脚尖在桌子的底下伸過來，在他的大腿上擦着，又說：「怎麼了？你還在担心什麼？這位探長又並沒有把我們抓上警局！」

「不錯，」司馬洛說，「不過，我還是有些事情需要担心的。譬如，你的爸爸現在一定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知道什麼事？」莎非問。

「這個人死去的事情，」司馬洛說道：「這個保鑣又不是你請回來的，而是你爸爸請的，他一定要盡他的做保鑣的責任，而且，有時可能還要盡褓姆的責任，所以我認爲他現在是已經想辦法通知你的爸爸了！」

（未完・一）

「科學怪異」故事

布魯斯·文　可飛·圖

科學怪人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馮漢博士慫恿十三號怪人去殺馬松教授，自己去找布屠倫，約定接應他和馬維珍一同駕駛「伊沙卡」號船離開荒島，然後再回營地同馬維珍出來散步，表達自己的意圖，馬維珍不答應，尋原路回去，迷失了路……此時布屠倫也糾合一帮水手來營地將貴重的大木箱搶走，打傷了馬松，却被獵頭族穆達土王帶來戰士將他們打死打散。十三號將獵頭族人趕走……布屠倫逃入森林遇見了馬維珍謊說她父親在船上，馬維珍跟他到船上，始知受騙，而船已啓碇航行，途中遇風暴只留馬維珍一人在船上，十三號在營地帶領十二個怪人上船找她……

怪人拚殺　助手缺德

長鞭飛起，也不瞄準那衝上來揮動彎刀的人，十三號左抽右打，鞭子掃向那羣人身上，肩上，臂上。

獵頭族戰士連攻擊的機會也沒有，因爲十三號出手很重，鞭子抽下來比刀鋒還利，像劍一樣，只一鞭就把首當其衝的人砍得肩骨碎裂，他一點也不慈悲地抽打，鞭子咬嚙着他們的肌膚，打碎骨頭，把他們抽得血肉橫飛。

穆達王爺和他的部下被船上的叫聲嚇了一跳，但一看原來對方只有一人，就在獨木舟上不停叫喊，爲自己人打氣，可是鞭子却毫不留情地把他的部下打得節節敗退。

就在穆達王爺的獨木舟船尾，馬維珍正在用交集着驚恐、希望和讚美的目光，望着那個爲了來救她敢以寡敵衆英勇與敵人搏鬥的男子。她立即就認出他來，他曾一度救過她，把她從她父親製造的怪物手中救出來。她用雙手緊緊按住她起伏不定的胸脯，向前探出身子，興奮緊張地望着那英俊的巨人每一個動作。那魁偉有力的身體，在熱帶灼目的天空下，高聳在那羣被他打得又叫又跳的獵頭族戰士頭上。

穆達王爺眼見自己的部下不利，不覺勃然大怒，他立即轉身對他手下的一個頭目下令，再派兩船戰士上船去作戰。當他們執行這命令時，船上的戰鬥已急劇發展，剩下三個未被鞭子打倒的獵頭族戰士已跳進海裏去逃命。

當增援的兵力登船時，十三號已看到了馬維珍被困在穆達王爺的獨木舟上，這船離開「伊沙卡」號較遠些。她向他望去，看見他輪廓鮮明的面容上浮起一絲鼓勵她的微笑，這笑容使得他整個人更加意氣風發了。馬維珍也答以微笑，這微笑使年輕巨人的心中充滿了自豪與幸福，爲了這麽一個微笑，勇敢的十三號自然是會爲她而戰鬥，死而後已的，這就是因爲女人懂得微笑的藝術。

十三號本來可以在增援的戰士還未登上甲板時，將他們很多人擊退的，但他却一點也不在乎，他並不想在敵人還未站穩時發動攻擊，要打就打得公公平平，他等着他們上船後才作戰！

可是那些獵頭族人根本沒法到達得了他的長鞭所及的地方，他們一登上船就嚇得呆住了，幾乎是在恐怖的尖叫聲中，跌進海裏去，向那些在登船的人發出警告。

穆達王爺從他的船上站起身來，咒罵和威嚇他的部下，他只見他們臨陣退縮，却不知道他們退縮的原因。不過隔不了多久，他自己也看出來了，站在甲板上那巨人身後，是十一個可怖的怪物，吼叫着咆哮着，走到他們的領袖身邊。

看見這景象，穆達自己也嚇得面如死灰，嘴唇顫抖地下令叫他自己船上的划槳人趕快離開，划到開闊的海面上去。

馬維珍已看到圍在十三號身邊的怪物，她以爲他們是來進攻他的，就叫了一聲，但立即她就看出他們不是他的敵人，而是站在他一邊的，因爲他們跟隨他衝到船上，俯身望着那羣跌落海水中掙扎求生的獵頭族人。

在船邊泊着兩艘小船，那些落水的人正拚命想爬上小船，但他們即使上了船也陣脚大亂，槳與帆都無法配合，亂成一團，無法離大船而去。

十三號一看，就發現馬維珍已被人帶走，他對那羣不成人形的怪物發出一聲號令，也不等他們是否跟隨，就跳上最近的一艘小船去。

船上已擠着一些獵頭族人，他們正想把槳擺弄好逃走，想不到這巨人竟跳下船來，他們立即揮動砍刀，向十三號揮去。

但是，只聽見鞭子拍拍抽響，把他們打得向後敗退，而正在這時，那羣怪人已一個接一個跟隨着跳下船來。在船上這一場戰鬥激烈但極短暫；有一陣獵頭族人想穩住陣脚，但是那羣駭人的臉孔的「怪物」已使他們魂飛魄散，把他們嚇得紛紛跳水，逃上岸去。

其他的小船也不敢來助戰，趕快逃跑，整個穆達的船隊和下屬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散逃竄了。

馮漢在森林裏目睹港灣這一場戰鬥，他驚詫地發現「神秘院」裏這一羣人竟在十三號的率領下，把獵頭族人擊潰了。

不過，他也看出馬維珍被穆達帶走，這將是比死還要悲慘的命運，他心裏又是後悔又是憤怒，但他最關心的，還是他自己的命運。

× × ×

馮漢並不愛馬維珍，他所以要追求馬維珍，目的是謀奪馬松教授的財產罷了，所以對於馬維珍的命運和痛苦，他是放在次要的位置，因爲馮漢這個人根本不講道義，也沒有深刻的愛情。

他跟十三號完全相反，十三號這個沒有靈魂的生物，他只想到要盡快把馬維珍從穆達的手中救出來，現在眼看到她被帶走，船向海峽那邊迅速駛去，他心裏焦急萬分，他不知道她會遇到什麽危險，也不知道她會碰上什麽惡運，但他知道她是被違反自己意志帶走的，從她眼中那種恐懼的目光，就知道她在渴望他來救她。

可是十三號和他的同伴誰也不會駕駛船隻，十三號比其他人聰明，他看到別的船上人們如何划槳，他們各自亂划，槳碰着槳，亂成一團，結果小船不會前進，只在水裏團團轉。

十三號很快就看出問題，他懂了駕船的方法，最後他們終於划出了港灣，這時穆達的船已經駛遠，在遙遠的海面，只剩下一個黑點子了。

十三號也學着別人把帆張開，帆吃飽了風，船立即飛快地追上前去。

留在岸上的那羣氣壞了的獵頭族戰士，見船出了港，他們在沙灘上亂蹦亂跳，沒有一點辦法。

馮漢從他躲藏的地方，看到這一切，他一時也想不出計謀來。

那個布屠倫手下的水手，不禁呼天搶地咒罵起來，他覺得實在太倒霉了，竟然有四十多個野蠻的獵頭族戰士留在這同一小島上，這將會是多麽危險啊。

十三號他們駕着的小船，追逐着穆達的船，越去越遠，像箭一樣，射向地平綫那邊婆羅洲的迷濛的海岸。

馮漢雖然對馬維珍被搶走惱恨不已，但他却設法控制住自己的衝動，他以爲那大箱子財寶仍留在「伊沙卡」號上，布屠倫已爲他把箱子運了上船，放在艙房裏，他希望獵頭族人沒有發現，只顧着擄走馬維珍，沒來得及搬走箱子，那麽他就可以設法上船去，將箱子搬上岸埋起來，等有辦法時運到新加坡去。

在下面的海水上還飄浮着「伊沙卡」號的主檣，那些縛在上面的屍體仍跟着它隨波逐流，布屠倫也躺在那兒，他被海浪冲上岸邊。布屠倫屍體的臉，有着一種死亡的恐怖，苦笑歪扭的樣子，望着那個他欺騙了的人，好像表示如果不欺騙馮漢，這白種人也會出賣他的，但是他現在死了，財寶和女人都失掉，也希望別落在馮漢手中。

海潮現在漲起來了，「伊沙卡」號開始浮動起來，一等它能浮起不再擱淺，沙灘上那羣獵頭族人立即跳進水中，游到船邊，像猴子似地爬上船去進行一番搜掠。

馮漢暗暗地禱告，希望別讓他們發現那大箱子。

可是令馮漢十分焦急的是，這羣獵頭族人却架起了一枝臨時的檣，在黃昏時歪歪扭扭地把船駛出了港灣，渡海峽而去。

馮漢等他們走後，肯定他們不會回來，那印度水手快樂的跳上跳落，向走掉的敵人破口大罵，像野蠻人一樣吶喊起來。馮漢也從躲藏的地方走出來，望着「伊沙卡」號遠去。

他們決定返回營地去，那兒已沒有什麽可怕了，馮漢不知道那羣怪人有沒有把馬松弄死，他一進營地，立即就看到問題的答案了。他看到小屋裏亮着燈光，他走上石級時，馬松教授和李勝剛巧從客廳走出來。

「馮漢！」教授叫起來：「你，原來你並沒有死 但維珍呢？告訴我，現在安全嗎？」

「你的女兒被人擄走了！」

這是令教授吃驚的回答。但馬松教授立即又問：「你知道是誰把她擄走嗎？」

馮漢却不作聲。

「是誰？快告訴我！」教授又催促他

道。

「就是你準備把女兒嫁給他的怪物，你製造出來的怪物，他伙同一股獵頭族人把她擄到婆羅洲去了。我只有一個人，孤立無援，却沒有辦法阻止他們。」

「老天啊！」那老人痛苦地呻吟起來：「爲什麽那畜牲竟在那兒，在我還有力量所及的時候我竟不殺掉他？昨晚他就在這兒，在我身邊，而現在已經太遲了。」

「我早就警告過你。」馮漢冷漠說。

「我那時瘋了，」教授說，「你難道沒看出我當時瘋了？啊！爲什麽你不制止我呢？你是最清醒的，至少你應該制止我這幾個月來的瘋狂活動，現在我已經清醒了，可是已經太遲了，太遲了！」

「你和你的女兒，是一直以爲我心懷叵測，你也知道我想娶她，但我被縛住了手脚，現在我眞難過，當時却沒有採取行動，但你也知道我當時的處境，是很難辦的。」

「有辦法把她救回來嗎？」馬松叫道：「馮漢，你想想辦法吧，如果你能把她從那些嚇人的生物中救出來，不只我的女兒，還有我全部財產，屆時將會全屬於你所有。」

「但『伊沙卡』號也走掉了，」馮漢說：「不過，我在叢林裏收藏有一艘小船，以備不時之需的，它可以載我們到婆羅洲去，但我們只有四個人，怎麽對付得了五百多個海盜和十二個你製造的怪物呢？不，教授，我怕這個希望很微，雖然我將不惜生命去救維珍，可是你會在事成之後食言嗎？」

「不會的，」馬松回答：「我發誓許配維珍與你爲妻，我的財產也全部給你，只要把她救出來就行了。」

李勝一直不出聲在旁傾聽，當他聽到馮漢講的話，他的眼睛瞇縫起來，至於他心裏想些什麽，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那天已經太晚，他們不便立即動身到婆羅洲去，因爲天已經黑了。馬松教授和馮漢走進實驗室和「神秘院」，看看損壞成怎樣。

但他們回來時，李勝已在擺好了桌子，準備吃晚飯，馬松與馮漢兩個人高談闊論，他們根本不理會李勝在附近，而且把他們的談話聽進耳中！

「我實在無法弄明白，馮漢。」馬松教授正在說道：「實驗室裏連一塊木板也沒有弄破，兩邊的門顯然是被一個熟悉門鎖和門扣的人打開的，那是誰幹出這種事呢？」

「你忘記十三號了？」馮漢說。

「但那箱子！」教授懷疑地反問：「他要那又大又重的箱子幹什麽？」

「他可能以爲裏面放着寶貝嘛。」馮漢裝成天眞地說。

「廢話！」教授答道：「他根本不知道什麽是寶貝，他不知道金錢財富的，也沒有價值的需求，我告訴你，打開那些門的，必定是個知道金錢價値的人，但爲什麽他們要把那些生物放進內院去呢？」

馮漢分析道：「我認爲除了十三號不會是誰了，我親眼看着他率領那羣怪物儼然像個統領似的，這傢伙比我們想像的要聰明的多，他從我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他有理智，他會講出很多他還未有經驗的事。」

「目的何在？」教授問。

「還不簡單嗎？你一直以來讓他心存希望能與你一起住，娶維珍爲妻，這把他的心都想瘋了啊！

「自他把維珍從一號手中搶過去時他就有了野心，而你一直到昨天爲止都在鼓勵他這種野心，等到你回復理智，把他擺回他該坐的合法位置，他就決心以武力來奪取維珍。他與海盜們勾結，他們帮他搶走維珍，就把大箱子的寶貝分給他們。這是完全很簡單又符合邏輯的，你還不明白嗎？」

教授點點頭：「你的猜想也許是對的，不過，明天我們才能去救維珍，所以今晚我們睡一會，我們需要有精力，才能把我那可憐的女兒從那沒有靈魂的怪物中搶救出來的。」

就在教授講這話時，十三號帶領他十一個伙伴已進入了婆羅洲的一個河口，那十一個怪人已稍微能自如地划槳了。他們的首領首先發現前邊小島有着火光，他們立即靜靜地改變了方向，向岸邊泊近去。

十三號終於認出在篝火邊的那些人，正是他在追逐的那帮獵頭族人，這時這些獵頭族人正準備吃東西。

正當他們的小船進入篝火的光圈時，十三號看見一個馬來人，粗野地拖着姑娘的手臂，硬把她拉過去。他立即低聲下了個命令，叫同伴加快划槳的速度，在此同時，一個獵頭族戰士已經發現了泊近來的小船。

一看到了他們，那些獵頭族人立即四散奔逃，向他們自己的船逃去，敵人那麽可怖，使他們全無鬥志，只顧逃命了。

在逃跑的人中，也有穆達王爺，他扯着馬維珍的頭髮，硬把她拖走，但他的動作不够快，馬維珍已認出站在船頭的正是她盼望的救星。她一路被拖走一路大聲喊叫求救：「救命！救命，我在這邊啊！快越過小島這邊來啊！」

穆達的手按住她的口，她像雌老虎般掙扎着，想掙脫開來或拖延時間，希望營救的人能及時趕上來，但她敵不過那馬來土王，終於被扛在背上，那馬來人背着她跑掉！

穆達根本不敢應戰，但他捨不得放棄剛到手的獵物，他不再去理會自己的部下的死活，只扛着馬維珍竄上了自己的船，跟隨他的只有一小部份人。就在這時，十三號已帶了他十一個怪人衝上小島的另一邊海岸了。

穆達召回大約五十個部下，一上船就下令開船逃走。馬維珍僅僅來得及回過頭來望了一眼，但所見的情景將永遠留在她記憶中。

她這時只見那高大健壯的年輕人帶領一羣畸型怪人，衝進了敵人的核心，他揮動着鞭子，向左右抽打，就像鋼刀一樣鋒利地把敵人砍倒，獵頭族人以爲穆達在後邊押陣，最初還想頂住進攻，但那羣兇猛的怪人，揮動拳頭，張開血口，用牙齒見人就咬，抓住人就撕，十三號還奪過了一柄砍刀，亂砍一通，其他怪人也學他那樣，搶奪武器，於是一場驚天動地的肉搏戰

在篝火旁展開，直打得天昏地暗。獵頭族人怎抵擋得住怪人的進攻，紛紛敗落。穆達見大勢已去，立即開船逃走，棄部下不顧了。

當最後一個獵頭族人設法逃離那揮動長鞭的巨人時，有四個怪人倒下來不動彈了，十三號追到海邊時，穆達的船已經離岸相當遠，抓不着了。那船在五十個人合力划槳之下，迅速向上游划去！

十三號站在海邊，他站在那兒，曾一度想從岸上跳到逃走的船去，但一想到自己不會游泳，只好打消念頭。如果馬維珍需要他去拯救，他怎麽可以輕拋生命，無謂地淹死呢？

他重新投入戰鬥，同他剩下的七個同伴，將留下的敵人打得落花落水，他抓起一個敵人，高擧過頭，就用這人作武器，像一根棍棒似地揮舞，把四周的獵頭族戰士揍倒。他拉斷了一個人的手或腿，氣憤的用力扔向河裏。

又有兩個怪人被砍倒了，但獵頭族的部隊損失慘重得無可比擬，怪人們現在打得性起，像瘋了一樣。

最後只剩下幾個獵頭族人，退到水邊，不敢再戰，十三號叫大家停手，吩咐不要把敵人殺光，把他們俘虜過來。他那羣怪人已慣於聽從他的命令，立即改變了戰術。

獵頭族戰士一個接一個被制服，解除了武裝，抓了起來。

十三號好費勁才跟那些獵頭族人交談了幾句，只有一個人曾與英國人打過交道，其他的人完全語言不通，最後加上手勢，才弄懂對方的意思。十三號講明，如果他們答應協助他追趕穆達和那姑娘，就免他們一死。獵頭族人對於穆達將他們棄之不顧，心懷不滿，再加上世世代代都受到殘酷的統治，因此要他們倒戈，並不是件難事，他們倒寧願回家去過平安的日子。

十三號注意到那羣俘虜稱他爲「蒲蘭」，於是問他們這是什麽意思。原來他們這是對他的一種尊稱，部份原因是他打起來那麽兇猛，另一方面是因爲他從黑暗中跑進篝火光中，篝火照亮了他白色的面孔，使他們想起熱帶地方的圓月，這正是他們崇拜月亮的一種意識，「蒲蘭」就是一輪明月的意思，也就是月神的稱號。

一場血戰以及締造和平，花了不少時間，結果讓穆達他們跑出了好遠，把他們和追他們的人之間的距離拉得相當遠了。

現在穆達只剩下一艘船了，他的船隊本來有十艘小船，在「伊沙卡」號一役失去了兩艘，這次又失去了其他幾艘，他不明白爲什麽另外幾艘沒有跟了上來，還估計不出損失的慘重！

當他溯河而上，希望在遠處一個堡壘等他的部屬趕來，他那裏知道他的部屬已倒戈，也帶引着追趕他的人來尋找他呢？他部下的頭人巴隆達一心想佔有那箱子的財寶，因而對新的主子比對舊的主子服務得熱情多了。

蒲蘭帶領着剩下的五個伙伴，由那些土著划槳，迅速地在黑暗的河上追趕前面的那艘船，在那艘船載有無價的財寶和那姑娘。在爲拯救馬松教授的女兒的戰鬥中，馬松製造的怪人，已有六個獻出了生命。蒲蘭帶着其他的人一直深入婆羅洲的心臟地帶，追趕那邪惡的土王，要把馬維珍搶回來。

在他們很遠的前頭，馬維珍蹲在獨木舟上，她深信那具有無比力量的男子一定會衝破每一個障碍，最後來救她出險的，不過他能及時趕到嗎？哦，問題就在這裏了。

她這時覺得這陌生的英俊男子充滿了神秘魅力，她已上千次思索，依然想不通很多疑點。他在島上出現時，曾在最危險的一刻，以他有力的血肉之軀，同她父親製造的一個怪物拚搏，從那怪物手中救了她的命。跟着有好幾個禮拜失去了他的蹤跡，到底他到哪兒去了呢？現在，當她落入野蠻人手中，需要人保護，這年輕人又突然奇跡般出現了，而且率領着「神秘院」中的那批怪人。

這謎對於她來說，實在太深奧，無法猜透。跟着，她的思路被穆達土王那隻瘦小的棕色的毛手打斷，他摟住她的腰，將她拉向他那色迷迷的醜臉。他那邪惡的嘴唇吐出一番灼熱的情話，實在使人嘔心！

馬維珍掙脫了那摟抱，恐怖地尖叫一聲跳了起來，當穆達王爺跳起來抓她時，她揮動細小的拳頭，一拳揍在他的臉上。

穆達料不到馬維珍會像野貓一樣掙扎反抗，出其不意被揍個正着，一時失去了平衡，向後倒去。

在穆達身後正好放着那個搶來的大箱子，他往後一倒兩腿被箱子絆了一跤，他有一陣兩手亂擺，想平衡住身子，但是却站立不穩，他口裏大聲詛咒着，滾過了箱面！卜咚一聲掉進河流黑暗的水中去了。

其他的獵頭族人也是對這大箱子虎視眈眈的，他們這時見穆達土王一落水，正好少了一個爭奪者，對於土王落水，却見死不救。

× × ×

帶隊的獵頭族人尼納卡爲穆達指揮划船，他看見了主子落水，但却沒有發出停船搶救的命令，相反，他大叫加快划槳前進。

當穆達土王從河水中冒出水面時，大喊救命，尼納卡回過頭來冷笑道：「算了，你還是去餵飽附近的鱷魚的肚子吧。」

穆達土王給氣壞了，把尼納卡祖宗三代也全罵透，但尼納卡依然不理他，竟命令加快划船。穆達沒有辦法，只好盡快向河岸游去。

……尼納卡現在佔有穆達土王的兩樣寶貝——大箱子和馬維珍。但沒有了穆達，他不知道這個白種姑娘該賣給誰？可以得多少錢？但帶着她却是一個負担，尼納卡多少有點同白種人打交道的經驗，他知道如果白種人知道他們的姑娘受到虐待，那是會懲罰他們的，那天晚上他一夜不出聲，盡在考慮這個問題。最後，他便走去問馬維珍：「爲什麽那個大個子白人帶領那羣怪物追趕我們？是想要這箱子嗎？還是想要你？」

馬維珍答道：「他們當然不是爲那箱子，他們是想把我帶回我父親那兒去，如果你把我還給他，這箱子可以給你。」

尼納卡難以理解地望了她一會，他心裏想，看來她長得那麽漂亮，準會値一筆

錢的，就不知道買主是誰罷了，可能向白種人勒索一筆贖金。他寧願等着看，要是她的存在會帶來危險，那把她除掉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將她一推，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這一帶河水又黑又深，他可把淹死她的責任推到穆達身上！

天才剛亮，尼納卡就把船泊在一個河邊那一簇長屋旁，他把大箱子藏在岸邊的樹叢中，帶了馬維珍上岸向那長屋走去。

長有三百碼長，沿着河邊的小丘搭建，住在長屋裏的族人對尼納卡和他的人相當禮待，並將馬維珍關進長屋一間黑暗的睡房裏去。

馬維珍在沒有窗子的房間裏，有一個土著的姑娘拿了食物進來給她吃，當馬維珍吃喝的時候，她就坐在旁邊，摸摸維珍的頭髮，對這陌生女性的膚色和金髮覺得奇怪。

就在尼納卡在長屋泊岸時，穆達從他躲藏在岸邊的樹叢中，看到一艘他熟悉的船，正逆流而上，他看出船上坐有幾個他的人，當他正打算向他們喊叫時，再看清楚一下，發現船上坐着幾個可怕的怪人，他趕快掩住自己的嘴，躲在樹叢裏去。他看見除了那五個怪人之外，他還看見他自己的人正在同那個發狂似的白人在親切地交談，這使他感到處於衆叛親離，孤立無援，絕望極了。

一等船拐了彎，再也看不見了，穆達就跳起來，對那些背叛了他的戰士大聲咒罵，等他罵得累了，才坐下來等候過路的船，看誰能救起他。

且說蒲蘭和巴隆達划的船到達了長岸旁邊，也把船泊在那兒，上岸到長屋去休息一下，要點食物充飢。那獵頭族隊長目光很利，一眼就認出了穆達的船也泊在岸邊，他一句也不說就瞞過了蒲蘭，巴隆達心裏也有自己的打算。

他在長屋上碰見尼納卡，尼納卡恐怖地睜大眼睛，望着走向長屋來的那羣使人喪胆的怪物，而且還看見那白色的巨漢巳跟着巴隆達的人在走來。尼納卡問：「這是什麽意思？」

巴隆達小聲地說：「他們現在都是我的朋友了，穆達王爺在哪兒？」

尼納卡用手指指着河流道：「有些鱷魚巳把他當作一頓大餐呢。」

巴隆達聽了笑笑。

「那姑娘呢？」他狡猾地問：「還有財寶呢？」

尼納卡把眼睛瞇成一道縫，回答道：「一切都還安全無恙。」

巴隆達指出：「那白色大漢要那姑娘，他還未懷疑你也是穆達的部下，如果他猜出你知道那姑娘的下落，他一定會對你施刑逼供，要你把實話講出來，然後把你殺掉。他並不關心那箱財寶，那箱子够兩個人分的，尼納卡，讓我們做個朋友吧，我們兩個分掉它，否則的話，我們誰也別想得到它，尼納卡，你認爲怎樣？」

尼納卡給氣得咆哮起來。他根本就不願分掉他佔有的財寶，不過，他也很鬼，他知道巴隆達有力量使他人財兩空，所以最後他只有妥協了。

蒲蘭站在旁邊，却聽不懂他們講的土話。他問道：「那人說什麽？他有見過載走那姑娘的船嗎？」

巴隆達道：「他說大約兩個鐘頭以前，有這麽一條船在岸邊經過，他看到有個白種姑娘在船上，他還說他們要在下一站停船横越森林，看來你可以在下一站追上他們。」

蒲蘭不疑有詐，立即就想動身去追趕。巴隆達提議留一部份人在長屋這兒，以防那些敵人會棄船沿河而下，就可以在這兒截擊他們。他志願留下來，還派出人作嚮導帶他們越過森林，準能追到穆達。

蒲蘭根本不知道他要找尋的姑娘就在離他不到五十步的暗室裏，他又動身了。巴納卡派出的兩個嚮導，帶領他們穿過森林，在森林裏左拐右拐，這八個人的隊伍很快就在森林的迷宮中迷失了方向。

走了幾個鐘頭後，兩個嚮導停住脚步，他們爭個不停，一個主張向左，另一個主張向右，他們打着手勢對蒲蘭解釋，他們要分開兩路，每個人走一段去探探路，然後回來帶領其他人前進，叫蒲蘭和五個怪人留下來在那兒別動，等他們回來！

蒲蘭信以爲眞，一點也不疑心，就坐在一株倒下的樹桿上，那兩個嚮導便溜進密林去。

那兩個獵頭族人一走出了蒲蘭的視野，就折回來會合，繞到他們拋棄在林中的那幾個人的後邊，飛也似的向長屋的方向跑去。

過了足足一個鐘頭，蒲蘭在懷疑起來。時間一拖長，他就明白自己和伙伴受騙，被困在森林裏了！

且說蒲蘭一行人才走進森林，巴隆達和尼納卡立即起出那個箱子，將馬維珍從暗室揪出來，推了上船，開始逆流而上。馬維珍眼看時間不斷過去，但總不見人來救她，不覺大爲失望，現在越來越深入婆羅洲的心臟地帶，兩岸不時出現長屋，她知道那些都是獵頭部族，得救的希望越來越微了。

對於那兩個押着她逃走的人，她越來越覺得他們不懷好意，於是她開始動起逃走的念頭。雖然他們曾停泊過兩次，但對她看管得很緊，根本無法逃走，尼納卡和巴隆達一直在催促着大家上路。船越往上游划行，長屋就越來越稀少了，最後根本再也看不見有人居住的地方。馬維珍絕望得快發狂了，她完全處於一種無助的狀態，每划一下槳，她就離她父親更遠一步，也離拯救她的人更遠了！

夜色來臨，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隨着黑夜到來，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越來越濃，馬維珍聽見巴隆達和尼納卡在低聲商量着什麽，雖然她不懂土話，但肯定他們在商量着對付她的陰謀。這時，船駛進一段相對比較平靜的水流，馬維珍看準那兩個人正在談話，沒有望向她這一邊，所有划船的人都背對着她。她偷偷地溜到船邊，停了停，然後幾乎不弄出一點聲響地溜進水裏，消失在黑暗的河中去了。她溜進河時，使小船搖幌了一下，這使巴隆達突然回過頭來，要看看爲什麽小船會搖幌的原因，但並沒有注意到船上少了一個人。

尼納卡首先發現馬維珍失蹤，他立即大聲呼喝，叫划槳的趕快停船。他們在這一帶來回搜索了半個鐘頭。

馬維珍一滑下河裏，河水一淹過了頭，她就在水底向滑下的方向相反的河岸潛泳，她認爲假若有人看到她逃走，自然會向她下水的方向搜索，所以她要逃過他們的兜截，雖然這樣她得在水中潛泳雙倍的距離。

游了一段距離後她從水底冒出頭來，只見幾碼遠的水面閃着划槳的波光，槳聲突然停住，顯然她也被發現了，尼納卡的命令聲響起來，她看見黑暗中一團黑色的東西向她迫近，船顯然巳調頭追她來了。

她再次潛入水裏，用力地游向河岸，當她再冒出水面時，吃驚地看見船巳迫近來了。槳一下一下地向着她划過來，現在幾乎就在她頭上，她聽見船上有人大叫一聲，顯然她巳被人看見。

她像閃電般再次潛進水裏，拐了個彎向駛來的船游過去。她再冒出頭來時，發現巳離岸相當遠，船現在巳沿着她剛才的方向一直搜索前進，巳經漸漸遠離她了。

她繼續向前游，心裏充滿了恐怖，四周一片漆黑，她想起這些熱帶河流有着吃人的鱷魚，一聽見水響，就出動來吃人的。她一再感到身下有某種活動的東西在溜過，她害怕得差不多游不動了。但回頭一看，發現那船巳經調了頭，又向上游划來，而這時她感到一股急激的水流衝擊着她，她巳聽見得急灘的水聲。她不知道還有多遠才到岸，但力氣巳經越來越弱，她必須盡快登岸。

她再振作起勇氣，使盡力氣向河岸游去，水流像巨手一般抓住了她，她的力氣巳經消失，水流將她沖得沒有辦法再游，眼看就要滅頂，這時她的手像碰到了什麽東西，連忙把它抓住。

那是一些從樹上伸延下來的樹藤，馬維珍記不起自己攀在那藤上有多長時間，她巳差不多耗盡力氣了，現在有了個東西依靠，她不再掙扎了，這樣力氣便慢慢恢復過來。

她一寸一寸地攀上岸邊去，最後她喘着氣，渾身無力地倒在水邊生長的草地上。一倒下來，她就累得再也支撐不住，陷入沉睡中去了。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巳經是大白天，她曾夢見那年輕的巨人把她救出險境，擊退了羣魔，抱起她，帶她回到她父親身邊去！

她透過半睜開的眼簾，看見陽光透過青葱的樹葉，在她頭上閃耀不停。她還在想着夢境的眞實性，突然她清醒過來，不錯，她是被一雙強而有力的臂膀摟住，她感到一個眞正的心臟在對方的胸脯跳動。

她突然驚醒，睜開雙眼，只見在眼前是一隻巨猿的醜陋的臉孔。

×　　×　　×

馬維珍被擄走的第二天一早，馬松教授、馮漢、李勝和那個伊沙卡號唯一剩下的印度水手，一起動身，越過海峽，向婆羅洲進發，他們乘坐馮漢秘密藏起來的舢舨，出發去找尋馬維珍。這一隊人，帶有很好的裝備和武器彈藥，小船船底還塞滿了糧食和炊具。馮漢還備好了帆，故此現在趁着微風，這隊人駛向那神秘的島國目的地。

他們才出了港灣，就留意到海上有一艘船，一時向東，一時向西，完全失去了控制。馮漢首先認出那船是「伊沙卡」號，顯然那些獵頭族人不懂駕駛它。

馮漢指出：「那是『伊沙卡』號，那些蠻子把它駛得像失去了舵一般。」

當他們的小船駛近「伊沙卡」號，船上的人巳經在揮手求救了，他們說他們是一些漁民，遇到風暴沉了船，登上了這船却不會駕駛。

馮漢答應帮忙他們，條件是他們答應帶領他和他的人到穆達王爺那兒去，那些獵頭族人十分願意地同意了，於是馮漢把小船靠向「伊沙卡」號的尾部，他發現船舵完整，不過獵頭族人不懂得駕駛罷了，誠然「伊沙卡」號在風暴中曾被拋上礁石，舵片還留着，只要小修即可使用。

半小時功夫就把舵片修好了，兩隻船就向婆羅洲的河口駛去。

他們很快就發現了昨晚發生過戰鬥的地方，在河口的小島上，在拋棄的爛船上，佈滿了屍體，其中有獵頭族，也有那幾個畸形怪人的屍首。

他們跳上岸去，他們知道曾發生過打鬥，但却想像不出是怎麽回事，馮漢提出，「顯然這打鬥是他們發生了內鬨，但望馬維珍別落進十三號的魔爪，任何命運都比那好些。」

馬松教授呻吟道：「如果是海盜扣押着她，也只不過是勒索贖金罷了，若是落進那沒有靈魂的生物手中，但望維珍有勇氣和辦法在他沒姦污她之前自殺掉。」

「阿門！」馮漢表示同意。

李勝一句話也沒說，但他心裏却暗暗希望維珍別落進穆達土王的手中，他同十三號相處的時間雖短，但在那塌屋內搏鬥中，使他那年老的心傾向那沒有朋友的年輕巨人，這中國老頭認爲馬維珍由十三號保護才較安全呢。

很快他們就作出決定，放棄大船，乘坐獵頭族留下的棄船深入內陸去。馮漢在「伊沙卡」號搜索過，他發現大箱子並不在船上，這令他相當失望。

穆達王爺仍蹲在河岸的樹叢，等候經過的船隻來搭救他，他終於看到有船來了，並且認出那是他的船隊中的一艘，他還認出船上還有他的部下，可是爲什麽船上坐有陌生人？還有一個中國人，這是怎麽回事？

直到船駛近，穆達才認出那幾個陌生人是小島上的白人，據布屠倫講過，馮漢想佔有那大箱子和那姑娘，所以他想在這麽個人手中大概會安全，只要答應分一樣給他，他就不會對自己不利。穆達巳經在河岸蹲得又餓又累，於是站起來，向那經過的船喊叫。

他的部下立即認出了他的聲音，他們還不知道自己的伙伴巳背離了穆達，也不等馮漢的命令就把船拐了個彎，划向河岸去。馮漢担心有詐，立即擧起來福槍，站了起來。一個划船向他解釋那是穆達王爺，只有一個人，馮漢就答應他們駛近河岸，但他仍站着準備應變，並叫馬松和李勝也做好防備。

船一靠岸，穆達就跳上船，他一邊感激一邊解釋說他是昨晚失足落水，他的同伴沒有回過頭來救他，準是認爲他淹死了。穆達才一坐下來，馮漢就開始用土話對

他進行審問，馬松和李勝都不懂婆羅洲土話，但馮漢在南洋混了這麽久，却是相當熟悉的。

他問：「姑娘和那箱財寶在哪兒？」

「姑娘？」狡猾的馬來土王裝出一副天眞的樣子問：「白人先生，什麽姑娘，什麽財寶？你說的謎語，我聽不懂。」

「喂喂，」馮漢不耐煩地叫起來，「別裝蒜啦！你十分明白我指的是什麽，我們還是合作的好，我要那姑娘，如果她是沒有受到傷害的話，我會分一半財寶給你，只要你幫我忙得同他們，否則，你就一點兒也沒份。你認爲怎樣？我們當朋友還是敵人？任君選擇。」

穆達也是個詭計多端的人，他看出同這白人漢子交朋友上算些，於是說：「我的部下尼納卡已將那姑娘和財寶從我手中偷走了。」

「那帶領怪物的白人怎樣了？」馮漢問。

「他殺了我很多人，我最後看到他時，他是逆河而上，去追那姑娘和財寶。」穆達回答。

「如果有人向你追問起，」馮漢向着馬松教授那邊使了個眼色，「你最好還是說那姑娘是被白人巨漢偷走的，你曾設法搶救，但被打敗了，這表示你是對我們友好的，聽明白嗎？」

穆達點頭，心裏想，這個傢伙也是個狡猾的奸徒，不過可以結成同盟向那白人巨漢進行報復，等達到目的後再幹掉他，反正一刀子就够了。

在尼納卡和巴隆達曾待過的長屋裏，穆達打聽出前一段的情況，知道那兩個嚮導已把蒲蘭和怪人引進密林，他把這情報報告了馮漢。這兩個傢伙十分高興已擺脫掉最可怕的敵人，毫無疑問，那羣沒有生活經驗的怪人會困死在森林裏，必死無疑，這只是個時間問題罷了。獵頭族人會一個個把他們的頭砍下來掛在長屋示衆的。

這隊人馬增加了那兩個當嚮導的獵頭族戰士，立即動身出發，一路上向沿岸的長屋打聽，都說巴隆達和尼納卡帶着一個白種姑娘曾經過那部落，向上游划去了。

馮漢一直在騙馬松教授，說馬維珍仍在十三號的掌握中，他們坐着一艘輕便的獨木舟划向上游去了。他還誇大了穆達如何英勇地搶救他女兒，馬松竟信以爲眞。只有李勝閉着眼睛，好像對眼前的一切毫不動容，無動於衷，但誰又知道這個中國老頭充滿了智慧的心裏在動什麽念頭呢？

× × ×

且在說在森林裏，蒲蘭和他五個怪人到處奔突，想回到大河去，他們有時與大河平行並進，有時大河一拐就離開了他們，但他們離大河也只不過幾里罷了。他們一路上吃野果充飢，使他們難受的是口渴難當，最後他們碰上一條小溪，他們在這兒喝了個飽。蒲蘭覺得沿着小溪順流而下，必定到達大河，而且至少不會再缺少水喝，小溪有的是水。當他們沿着小溪走下去，小溪變得寬多了，蒲蘭希望這小溪終將帶引他們到達大河，他就可以找到馬維珍了。

這六個合成怪人穿過荊棘，他們原來穿的粗紡睡衣，早已被刮破，最後他們身上已經衣不成衣，差不多赤裸了。他們身體也被樹枝和棘刺划得滿是傷痕，他們得撕開纏繞他們的藤蔓前行。

蒲蘭仍然拿着他們的長鞭，他那五個同伴手裏拿着在小島搏鬥時帶來的砍刀，他們所過之處，弄出嘈噪的聲響，一聽到他們走近，獵頭族的獵人趕緊逃開。

最初獵頭族人看見那五個怪人的形象可怖，都感到害怕，但後來他們人數不多，而且武器不精，尤其他們拿砍刀那種不熟練的方式，他們不再害怕，準備去攻擊他們。如果把這些嚇人怪物的頭砍下來，該是多高的獎賞啊！

二十個獵頭戰士埋伏在隱蔽處，準備攻擊。蒲蘭走在隊伍的最前頭，五個同伴一個跟一個，成單行跟在後邊。突然，一陣野蠻的喊殺聲從斜刺裏傳過來，蒲蘭在眨眼間已陷身於二十柄鋒利的砍刀圍攻之中。幾乎像是同時，長鞭像閃電一般活動起來，這一個巨人一躍而起，像十多個人般有威力地壓在那羣大吃一驚的獵頭戰士頭上，那五個怪人也跟着他們的領袖一致行動，跳到最近的獵頭戰士們頭上，雖然他們不大會使用砍刀，但他們具有超人的力量，就是用刀背來砍，也把那些敵人的身體砍得血肉模糊了。

獵頭族人趕快撤退，蒲蘭催促大家緊追不捨，迫得他們邊走邊戰，最後能逃出森林的只剩下五個人，其餘那十五個人已倒地不起，成了他們過份自信的犧牲品。

蒲蘭的隊伍也有損失，五個伙伴中有兩個倒了下來，這小小的隊伍，剩下四個人了。

蒲蘭和他三個伙伴——三號，十號和十二號，從獵頭族戰士的屍體上，剝下了一點兒衣服來裹住自己的身體，他們總算穿上了兜浪布的戰袍，還用盾牌等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他們現在的樣子更加可怕了。

那五個逃回去的獵頭戰士，把在林中遇上可怖生物的消息帶回部族去，他們說帶領這羣怪物是個巨大的白人，她只使用一根長鞭，就是族裏最好的戰士也不是他的對手。

這消息迅速地沿河傳播，從一間長屋傳到另一間長屋，用不了多久已傳遍大河上下。

所以，蒲蘭他們經過的長屋，都是沒有人居住的，人們聞風逃遁，把長屋也拋棄了。他們那晚就在河岸的一間長屋裏睡覺，第二天一早他們繼續沿河前進，這河正是巴隆達他們逃去的那河道。

接近中午時分，蒲蘭聽到右邊不遠林中有着某種動物活動的聲音，按照他與人打交道的經驗，沒有人是善待他的，他學會了担憂，故此立即提防，先要弄清那聲響是追踪而來企圖出其不意用砍刀進攻的敵人，還是森林裏兇惡的野獸。

他小心翼翼地撥開稠密的植物叢，向聲音的方向走去，他腰間掛了一柄從獵頭族戰士屍體剝下來的短劍，但右手仍握住長鞭，作好戰鬥準備，他走了十來步，但看不見他要尋找的對象，就在這時刻，他看到一個棕紅色毛茸茸的身體躲在一株大樹後，用一對長得很接近的惹人討厭的眼睛在偷看他。

與此同時，蒲蘭發現在樹叢下有第二個，第三個相似的長毛軀體，一共有五六個，蒲蘭驚奇地望着這些像人的東西，感到他們比獵頭族人更有威脅性和危險性。

那些紅毛猿人站立起來，有獵頭族人那麽高，身上沒穿任何東西，却長滿了毛，臉和手則是黑色的。最近的一頭猿人的嘴唇縮起，發出生氣的咆哮，同時露出鋒利的牙齒，儘管這樣也並不是什麽很大的敵意，只是不想別人干涉牠們的事罷了。

蒲蘭決定不進一步去惹怒牠們，當他退回來時，發現他三個伙伴正睜大怪眼，奇訝地望着碰到的陌生生物。

十號開心地笑了，三號小心地進近一隻猿人，發出一種低沉的喉音表示友善。

「你幹什麽？」蒲蘭叫起來：「別去管牠們啊。」

「他們像我們，」三號答道：「他們一定是我們的人，我要跟他們走。」

「我也去。」十號說。

十二號也說：「我也去，至少我們已找到了與我們自己一樣的同類，我們大家跟着他們，同他們一起過活吧，這樣我們就可以遠離那些用鞭子和砍刀傷害我們的人了。」

蒲蘭道：「可是牠們並不是人類啊，我們不能跟牠們一起生活的。」

「我們也不是人類，」十二號反駁道：「馮漢不是多次告訴我們了嗎？」

蒲蘭答道：「就算我不是屬於人類，但我準備要做一個人，所以我要像一個人那樣去行動，我絕不與這些野蠻的野獸一起生活，聽我的話，跟我一起走吧，難道你們還是想嚐鞭子的滋味嗎！」

「我們高興怎樣幹就怎樣幹，」十號吼叫起來，露出獠牙，「你又不是我們的主人，我們高興跟隨你多久由我們自己願意，我們已厭倦不停地往前走，你要做人你就做去吧，別來管我們，否則我們就殺掉你。」

十號先望望三號，再望望十二號，看他們同不同意他的最後通牒。

三號點了點那醜陋的頭，三號長滿了長長的黑頭髮，看去眞像猿人呢。

十二號顯出猶豫的樣子，他想了一下，說道：「我認爲十號是對的，我們不是人類，我們沒有靈魂，我們只是些怪物，就算你蒲蘭長得漂亮，但你也跟我們一樣，是沒有靈魂的東西罷了，馮漢一直來都教導我們這一點，要認清自己不是人，所以我相信最好還是永遠離開人類，我說實話，並不喜歡同這些奇怪的長毛的怪物一起生活，但我們可以在森林裏找一個地方，自己過安樂的日子。」

「我不要自己一個單獨生活。」三號叫道：「我要一個伴侶，我現在就看到那邊有個頂漂亮的，我要去追他。」

三號說着向一隻雌猿走去，但那雌猿在他還未走到跟前時，已張牙地退開了。

「甚至連野獸也不要我們呢！」十號怒叫起來：「那麽我們用武力去征服他們。」他也跟着三號追去。

「回來！」蒲蘭喊道，他跳起來追那兩個逃兵。

他這一聲大叫，引來一聲叫聲，那是從前頭不遠處傳來的一聲呼救，那是一個女性驚恐的尖叫聲。

「我來啦！」蒲蘭大叫，也不再理他那些叛變的部下，他一躍而起，穿過驚惶的猿羣。

× × ×

在蒲蘭和三個怪人離開了長屋的那一晚，馬松教授一行人正懷着希望溯河而上，沿途的部落都提供情報，說見到一艘小船駛往上游去了。馮漢自然歪曲了這些情報，他向馬松不斷地說馬維珍落在沒有人性的十三號手中，而且還聽出十三號被獵頭族人稱爲「蒲蘭」，說那些怪人侵入了他們的領土。

馬松教授一行人等，在河叉盡頭的長屋打聽出馬維珍已逃出了獵頭族人的魔掌，可是有一個老婆婆却講出另一種故事，她說在小溪染布時突然聽見頭上的樹葉沙沙作響，抬頭一看，只見一隻毛茸茸的「野人」抱着一個死掉或失去知覺的金頭髮姑娘，越過小溪而去，她這種描述，馮漢以爲必然是馬維珍被「野人」捉住，但毛茸茸的「野人」是什麽呢？他看來一定是醜陋的三號怪人，這與那兩個從林中逃回來的嚮導所說的，大致相符，因爲那個嚮導說過所有蒲蘭的怪人都在林中走散了。

當然很可能這羣怪人越過森林到達這個地點，但却難以置信怎麽會與馬維珍的那些獵頭族人會合在一起呢？

所有的傳言都說馬維珍是被獵頭族人抓走的，只有這老婦講的不同。他認爲土著可能說說謊騙他，於是反複追問那老婦，最後確定她講的大致不會是謊話。

追查的結果，使馮漢作出最後決定，就是沿着老婦看到「野人」逃走掉的足迹去追蹤，他強迫穆達王爺和長屋的族人安排一切，帶上一隊人，前去追蹤，他作出諸多許諾，說如戰勝蒲蘭和他那羣怪人，讓他們獵取更多更好的頭顱。

馬松教授病得無法成行，於是由馮漢率領着獵頭族人的隊伍前去探險，在他們走後，李勝在長屋的長廊上坐立不安，他完全不信任馮漢，因而自作主張決定悄悄跟蹤他。

那些胆小的獵頭戰士一邊走，一邊大叫大喊，所以李勝要跟蹤他們並不困難，用不了多久就跟上他們了，他經常保持着一定距離，不讓他們看見，整個早上在炎熱的熱帶叢林中，他跟着那一小隊人，直到午後一會兒，他突然聽見一個女人悲慘的叫聲和一個男人的呼聲，大吃了一驚。

這些聲音是來自他右邊和後邊的森林裏，他不等那隊人回轉頭，立即向那聲音的方向跑去。

李勝有一陣什麽也沒看見，但從樹枝折斷的聲音判斷，發出叫聲的人顯然已迅速穿過森林而去了。

突然，在他吃驚不已的目光中看見一個奇怪景象，那是醜陋的三號在瘋狂追着一隻母猿，跟着他又看見十二號和十號正在同兩隻雄猿大戰，在此之外，他還聽見一個男子的叫聲，正在鼓舞着什麽人，他一邊叫喊一邊衝過森林。李勝的興趣完全集中在最後的情況上，因爲，他肯定認出那叫聲是蒲蘭的叫喊，而最初聽到的求救聲，是一個女的，李勝認定那肯定是馬維珍。

他立即追下去，前邊追逐着的已敏捷地穿出森林，現在已走進一片樹林越來越稀疏的林中空地，這中國老頭跑起來並不慢，用不了多久，他已追近，看清了他追蹤的東西了。

他首先看到的是蒲蘭，只見蒲蘭在兩隻巨猿之間敏捷地奔跑，巨猿在拉他扯他，他時不時會揮動長鞭，猛抽敵人，在他們三個前邊，還有一隻巨猿，手中抱着失去知覺的馬維珍，馬維珍在聽見有人呼應她的求救後，就不省人事了。

李勝身邊帶有一柄笨大的手槍，但他不敢使用它，怕會傷害到蒲蘭或維珍，所以他只好一點辦法也沒有地留在一旁，靜觀其變。

這時蒲蘭根本不理邊打邊走的兩隻巨猿，很快就追上了前邊的那一隻，那巨猿因在牠巨大的毛茸茸的長臂上抱着馬維珍，漂亮的虜獲物反而成了牠的拖累，使牠抱着一定重量無法跑得快。

當他們走進了森林的空地後，那奔逃的巨猿回頭一看，看出追逐牠的人已近在眼前，於是怒吼一聲，轉身迎擊，緊跟着，蒲蘭和三隻巨猿在地上滾作一堆，只見血肉橫飛，打將起來了。

馬維珍被巨猿扔在地上，一動不動地躺着，在她身邊不遠，只見血肉與毛髮齊飛，怒吼與咆哮相應，蒲蘭和三隻巨猿打得難分難解。

李勝正想衝過去將馬維珍救起，但馮漢和那羣獵頭族人已走進林中空地，他們是被奔走聲和打鬥聲引來的。

馮漢一眼就看到了馬維珍暈倒在地上也同時看見了蒲蘭同三隻巨猿在血戰。他非但不加援手，竟立刻抱起馬維珍，向獵頭族人發出信號，那羣獵頭族人看到蒲蘭同三隻巨猿拚搏，正如傳說中一樣驚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見馮漢發出信號，立即從來處退走，轉身就跑，任由那白色巨人自己去同巨猿搏鬥，他們認爲蒲蘭很快就會被巨猿殺死的。

李勝對這種見死不救的行爲吃驚不已，他看出，即使是蒲蘭一個也不能救出馬維珍的，蒲蘭奮不顧身，完全以自我犧牲的精神來搶救馬維珍，而馮漢非但不幫一點忙還乘人之危，偷偷把馬維珍帶走。

這中國老人是另一種人，有着完全不同的道德品質，別看他老，他立即走上前去，爲蒲蘭助一臂之力，正當他跑上前去，一隻沉重的大手突然落在他的肩頭上。

他回過頭來一看，只見十號醜陋的臉正對着他，血紅的眼睛狠狠盯着他，眼中升起狂怒的火焰，十號在同巨猿搏鬥時被巨猿撕扯和咬嚙，雖然他終於戰勝巨猿，將那巨猿殺掉，但自己也滿身浴血了。他追逐的雌猿逃掉了，在狂熱和傷痕引起的嗜血狂中，失望不滿和嚐到了血的味道，唇邊還留着血腥，臉上佈滿鮮血，他正想去追那雌猿，恰巧却碰上了李勝。

十號狂叫一聲，抓着李勝，想將他撕成兩片，可是李勝却也不是好惹的，他不會不經搏鬥就放棄掙扎任由擺佈，十號立刻就明白在這黃種老人布滿皺紋的皮膚下，有着鐵一般的肌肉。

如果李勝沒有帶手槍，這場力量懸殊的搏鬥自然只有一個必然的結局，儘管在他把手槍拔出來之前的幾秒鐘，李勝拚命抵抗，但十號具有超人的力量，將他搖撼得就像老貓要耗子似的。可是突然一聲槍響，馬松教授又一個不幸的實驗品倒了下來，沉落進烏有中去了，再次變成了一堆沒有生命的死物。

李勝在十號倒下後，立即回過頭來看看蒲蘭的情況，但令他吃驚的是，除了地上留下一隻巨猿的屍體外，蒲蘭和另兩隻巨猿已經不見了，在剛才他們搏鬥的地點，只有片片血迹，根本看不見那場生死的搏鬥了。他傾聽了好一會，却什麼也聽不見，他的聽覺是訓練有素的，只聽見樹葉沙沙發響，羽毛華麗的鳥兒在吱喳亂叫，但聽不出蒲蘭他們向哪個方向離去了。他向四面八方搜索了半個鐘頭，最後担心會在這不熟悉熱帶森林迷宮中迷失方向，只好返回長屋去。

在長屋中，李勝發現馬松教授已好多了，維珍安全歸來，對他不異是一劑良藥，使他霍然而癒了。

馬維珍和父親坐在一起，馮漢陪伴在他們身邊，他們正坐在長屋的走廊上休息，李勝從梯級上走上去時，馬維珍一看見他，立即跳起來，跑去向他問好，因爲在她被關在小島的內院那段時間，時時得到他的關照，對他是很有好感的。

她大聲叫道：「啊，李勝伯，你到哪兒去了？我們都在担心，正在想着怎麼我們一個得救另一個又不見了呢？」

那中國老頭微笑着回答：「阿勝只是去走走罷了，很高興你能安全無恙。」

李勝也只能說那麼一句，對於剛才經歷過的一切，所見所聞，他又能說什麼呢？他難道能把剛才見到的奇怪事件全講出來嗎？

馬維珍一再地複述了自己的遭遇，馮漢只說在最危急時聽見了她的呼救聲，趕到現場，看見幾個怪人在爲爭奪她而打鬥，趕緊將她救出險境，李勝聽了心中暗想，聽他講得倒頂謙虛，其實是佔了別人的功勞。

馮漢道：「你明白嗎，當我到達那地點時，三號那怪人將你交給十三號，當時你還以爲他們是巨猿呢，十三號這怪物，土著現在都叫他作蒲蘭，當時你已暈了過去，我向蒲蘭攻擊，他將你放下進行自衛，我本以爲會有一場兇猛的打鬥，因爲土著傳說他十分兇惡，誰知他實際是個地地道道的懦夫，我甚至不必開槍，只用槍托揍了幾下他那沒有腦袋的腦殼，他就帶着他那羣怪物，嗥叫着逃進森林裏去。」

馬松教授道：「我親愛的女兒，你多麼幸運啊，你能聰明地逃進森林，誰知却落進那些東西的魔掌，不過現在他們再也沒有辦法捉你了，親愛的馮漢，我們眞不知道怎樣報答你才好呢？」

馮漢道：「在起程來搜索你的女兒時，你已很慷慨地許諾過我的。」

「是的，是的。」馬松教授道。他臉上的表情浮起了一點煩惱的陰影，過了一會，他站起來，說他身體衰弱、疲倦，要到臥室去休息，事實上他後悔許諾把女兒嫁給馮漢了。

他曾計劃過他的婚姻，事後又反悔，他希望這次不要再錯了，但他明白，事先不徵得馬維珍的同意，就輕諾將她許給馮漢，這樣是不公平合理的，但許諾就是許諾，再說，要是沒有馮漢相救，她還不是早落進沒有靈魂的蒲蘭手中嗎。他明知自作主張不對，但却希望女兒能自願地嫁給他救出來的恩人。

馮漢單獨留下來陪伴那姑娘，或者他以爲只有他一個人在那兒，沒有留意到李勝和那些獵頭族人在他身後不遠的黃昏幽暗中。

他想趁這難得的機會，再次向馬維珍求愛，他並不顧忌那些獵頭族人，因爲他們聽不懂他的語言，但他却不知道李勝也在附近，李勝是懂得他講的一切的。

在沉默了好一陣後，他開始進攻了：

「維珍，我經常心裏都在想着那事，但你一直沒有給我一點兒鼓舞，難道你感覺不到，有個男子甘心爲你獻出生命嗎？我不敢開頭就要求你全部的愛情，那以後會得到的，你就把保護你的權限給我吧，說一聲你願作我的妻子吧，維珍，我們不必再担心你父親頭腦中的奇怪想法了，過去他的奇怪思想差點把你的生命和幸福全毀掉呢。」

馬維珍用一種平靜的聲調回答道：「我覺得欠了你一份情，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知道我父親至今仍未完全清醒，也沒有認識到他爲我安排了多麽可怕的命運，至於我，我是對你感恩不盡，欠下了人情的。同時，我也不想造成你的不幸……」

「如果我沒有愛硬嫁給你，我們怎有幸福，讓我們再等一等，等我更了解自己的意向再說吧，雖然你過去也曾向我提過這事，我現在承認，過去我一直沒有加以認眞考慮過，我一直也不了解自己到底愛不愛你。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眞的愛你。如果我們眞有幸運回到文明世界去，那有的是時間，你的慷慨大度能否也像你的勇敢那樣，給我一點考慮時間，讓我在作出最後答覆之前，等上幾天呢？」

馮漢心中有數，自恃馬松教授已許諾了他，馬維珍始終會嫁給他的，因而十分有禮而莊重地答應了馬維珍的要求。

馬維珍內心深處，因把她救出來的人竟是馮漢，深以爲憾，爲什麼不是那麼英俊的年輕巨人呢？她一直看到那青年在追趕擄走她的人的，她直到現在還不知那青年是誰，根本不知道別人所說的十三號怪物就是他。

當人們提到十三號，她一直以爲是那一個她父親製造的兇惡醜陋的怪物，就跟她最初在小島上森林中碰到的那個一模一樣，儘管一再說明有一個年輕英俊的男子在處處搭救他，馮漢和馬松教授都嗤之以鼻，不以爲然。

在她心目中，那青年的面容已深深地烙記着，無法忘懷，她不明白爲什麼那印象竟會如此深刻。那男子的容顏十分漂亮，不同尋常，這是無可否認的，但她也見過不少英俊的男子，但爲什麼這一個却如此深刻地印在心中？在他們最初碰見時，他們之間連話也沒講上一句，故此，並不是他說過什麼話使她難以忘懷。

那麼是爲了什麼？是在她躺在她粗壯的手臂上那一刻的回憶，是他望着她時那種使她心醉神迷的眼神嗎？是他面上表現出的溫柔，流露出的甜蜜嗎？

一想到自己的思念竟全是想着一個陌生人，這令她頓時臉紅耳赤，但她却甘心情願地希望在心的深處祈求能再見到他。

她對自己感到生氣，她越是想忘掉那闖進她生命只有短暫片刻的年輕男子，但却越是思念他。她不明白爲什麼他會突然出現在那小島，後來却又突然地消失掉，她越懷念他，就越無法接納馮漢的求婚。

馮漢這時已離開了她，到河邊散步去了。馬維珍站起來，向臥室走去，當她經過長屋裏的一羣土著時，有一個人站起來，向她走過來，她嚇了一跳，那人輕輕地對她說：「小心，馮漢不是好人，是個非常壞的人！」

「哦，阿勝伯！」馬維珍叫起來，「爲什麼你這樣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不要緊，你對我阿勝一貫很好，我阿勝不想看到你悲傷，馮漢是非常壞的人，就這麼一句了。」他說完，轉過身去，也不再說什麼，悄悄地走開了！

× × ×

且說馬維珍跳水逃脫之後，巴隆達和尼納卡發生了爭執，特別是在如何分財富這問題上，結果尼納卡一刀插進巴隆達的脅部，將他一腳踢落水中。

巴隆達的隨從對於這行爲憤怒萬分，他們立即爲謀殺的主子報仇，尼納卡和他的水手追得只好逃上岸去，竄進森林。

他們幾經辛苦才搶救出那大箱子，一直拖着它穿過密林，最後他們終算擺脫巴隆達的部下，向另一條河走去，希望沿着這條河走到海邊，將箱子裏的東西賣給專收買海盜藏物的商人。

但是，巴隆達的部下也不是善罷甘休的，在頭一天傍晚，尼納卡隊伍的尾部受到巴隆達部下的襲擊，這些巴隆達的人是越河灘追蹤來的，結果尼納卡的一些手下人頭落地，成了長屋的裝飾品。

尼納卡嚇壞了，他知道拖着這大箱子，無論是戰或逃都無法取得優勢，於是，在一個黑夜，他悄悄把大箱子埋在一株大樹脚下，用砍刀在樹桿砍下些記號，以便將來安全再溜回來取出財寶。跟着他帶領他的人，偷了附近村落長屋的一條船，匆匆划船逃出海口去。

大家一定想知道蒲蘭的下落吧？李勝擊斃怪人回過頭來已不見了他，他是被巨猿抓走了？還是已被殺了？

蒲蘭當時面對三隻巨猿，心裏一點也不害怕，也不顧搏鬥會有什麼結果，按他的經歷看，還從沒有血肉之軀能敵得過他的，但在戰鬥中他明白一人同三隻巨猿廝打，不是那麼容易取勝，他雙手只能握住兩個敵人的咽喉，但第三個却可以攻擊他，他得兩手敵住六個拳頭，還得甩脫三口利牙。當他意識到單純靠力不能取勝時，決定用智來取勝了。

蒲蘭認識到自身有被殺的危險，反而產生出一種自衛的主意來，前一陣他只是發狂地廝拚，現在却用一種新的辦法來攻擊那三隻巨猿。他首先像一隻雄獅一樣把身子一抖，從猿臂中掙脫開來，一手伸出捏住最近一隻巨猿的脖子，只一擰就將那猿人的頭擰得完全轉了個圈，脖子卡的一聲，頸骨折斷掉。

（未完・三）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奇俠運神功　擊毀神魔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巨無霸請武當、峨嵋、崆峒三個掌門人先走，然後對夏振華說明上元之會並非他和墨竹君私怨問題，而是武林正義和江湖羣魔的拚鬥，屆時再會，說完和他一起在一小鎮投宿。夏振華因連日勞慮，正睡夢方酣時，聞到脂粉香氣，聽到女子聲音，睜眼一看，原來是黑衣少女——俞小萍，還有兩個少女，都是被神魔谷女魔「飛花聖手」擄來此間，武林三傑和巨無霸也被困在神魔谷內，由俞小萍帶他到穴道內，她去請師傅亡魂谷主來助戰，夏振華按她的指引引來到穴底，將三傑和巨無霸救出，因不明內裏的機關眞相，只搗毀了一部份機關，再找尋出路……

倏地傳來一陣朗朗笑聲，震得廻音四起。「老妖怪，妳居然能易形改相！如今竟弄成了如此年青，如果不斬掉妳，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要白白死去。」

「你別打腫臉龐充胖子，我要不看在你們扛着武林三傑之名，早就叫你們去閻王殿報到去了。」這朗聲脆笑，實在使人廻腸氣斷，甚或有窒息之感。

「逍遙兄！亡魂谷主，請稍歇，待我來打發這騷狐狸，」這正是知足翁之聲，且聲音微微震顫，顯然這位武林隱傑，實在怒氣中燒。

夏振華心頭一緊，暗道：「這老狐狸狡猾絕倫，豈肯上當，如果讓她脫逃，眞不知何日再有如此機會，況武林混亂，神魔谷的勢力崛起，顯然不可忽視。」

此念電閃而逝，夏振華正欲趕去，一聲冷哼，跟着是連聲朗朗之笑。

逍遙客的逍遙扇頻頻揮出，震出虎虎之風。「老妖怪！騷狐狸，妳想跑，沒有那麼容易，先將命留下來。」

幾聲脆響，是銅片相觸之聲：「老賊，我要你死得瞑目些。」那幾聲脆笑，也變成十分冷酷之聲。

夏振華心頭微懍，他担心逍遙客受傷，又担心女魔另出花樣。故「流雲掌」、「浮雲指」兩種絕技同時揮出，那些脆响順着指掌之風震散，人也同時奔去。

「小賊！我今日暫不要你狗命，我這神魔谷的賬，必找你身上償還。」

夏振華趕出來，祇聽得朗朗餘音，還震蕩在空際。他担心這幾位武林前輩遭人暗算，他也想明瞭俞小萍的行止，他更想將這神魔谷毀去，免得貽害社會。

第一個出來的，是逍遙客，接着是知足翁。

「華兒，老狐狸走了嗎？」逍遙客朗聲地問着。

「這是天意，還有人的刦數未完。」知足翁也感慨萬千地說着。

夏振華打量着四週，見這層山叠起，翠柏蒼松，嶙峋怪石，點綴得這山谷形勢，十分險惡。

而這山谷中，更從四面升起縷縷白氣，使這神魔谷全陷在一片霧底雲天中，更增加了其中的神秘。

夏振華十分感喟地說道：「神魔谷主選擇了這一美好環境、又費盡心力、構築了一座神魔谷，不僅爲武林中惹下無窮災害，也替他自己惹下殺身之禍。」

他微微一頓，又向知足翁說道：「叔叔，只待追風叔叔，巨無霸老前輩，亡魂谷主師徒出來，我要當着他們毀去這座神魔谷，雖然那女魔將從另一處魔穴，再幹起殺人的勾當，我總要使江湖中人，將這神魔谷從心中抹去……」

他說得面色沉凝，大義凜然，一副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氣。

巨無霸和追風叟也相繼而出，但亡魂谷主雖早已出來，却已離去，祇有俞小萍的踪跡渺然。

夏振華心頭有如小鹿亂撞，人也彷徨不安起來，四位老人也不便動問，顯然這孩子有了心事。倏地一聲脆嚮，一段三數寸長竹枝，帶着一片竹葉，成了一枝袖箭，直向夏振華打到。

逍遙客相距最近，惟恐是賊人下九流毒弩，更担心夏振華用手去接，故忙用逍遙扇去擋格。

但入手甚輕，竹端上還繫着一條素絹，一股淸香，令人神爲之蕩，逍遙客的老臉上，也不由一熱。

「華兒，這是小娘們送你的東西。」他握着那枝竹箭，朗聲地笑着。

夏振華脹得雙頰緋紅，極力申辯，並向逍遙客反擊道：「這是給叔叔的東西，怎賴到我頭上來？」

追風叟和知足翁，都爆起一陣笑，連巨無霸也笑了。

還是知足翁先止住笑聲，道：「竹箭傳書，豈非無因，先瞧瞧再說。」

一句話，將笑聲止住，夏振華也不再尷尬，迅速接過那枝竹箭，那方長寬約尺許的白絹，入手輕如無物，但一股幽香，顯然這是女人特有的香味。

夏振華的雙頰又紅了，心也在跳，但他還是斂住心神，將那方白絹看完。

因爲白絹中間，是用眉筆寫的，故色素濃淡不一，偶爾看去，還以爲是一幅丹青。

夏振華看完，不禁微微變色，忙遞給知足翁等人去看。

原來白絹上面，正是俞小萍所寫，雖匆促間疾書，但却十分秀麗，寥寥數十字，也看出了一個少女的心。

「我們總算有緣，又相晤於神魔谷中，由於你的驚世神功，才不致使幾位武林前輩蒙羞。但這神魔谷，將爲你而出色，盼能毀去外表，而保持裏面的完整。女魔的另一處巢穴，是在南海之濱，所謂島上神山，又稱之爲黎母嶺者。又說西湖之上，亦有 賊巢，但不知何在。我先去了，你是天下第一劍，自當不會落於人後。」

底下沒有具名。夏振華不問可知，這當然是俞小萍所書。

從這些字裏行間，裏面充滿了愛和鼓勵。武林三傑一再追問，留書之人爲誰。巨無霸祇淡淡笑道：「少年人的事，不是我們可想見的……」

夏振華爲撇開他的追問，朗朗地一笑道：「既然亡魂谷主等人皆已離開，神魔谷主亦自絕身死，如果我們還留得這魔窟在，不僅將爲女魔所利用，更將貽無窮的災禍。」

巨無霸和武林三傑都未開口，夏振華身形霍地拔起，指掌齊揮硬向那嶙峋怪石中劈去。一陣陣山崩地裂之響，立時亂石飛奔，砂飛塵起，數以百計的巨石，皆向谷中滾落。

夏振華彈指間，巨石如碎土，揮掌時怪石斂形，不一盞茶工夫，那一座嶙峋石山，立即夷成平地。

巨無霸因頭上蒙着黑布，看不清他臉上表情，但他的情緒，却十分激動。武林三傑，則時而微笑，時而朗笑連天。

夏振華見谷口多已封閉，雖然裏面，未曾加以破壞，但許多機關設置，却都已毀損，他雖然不明白俞小萍的用意，但却遵照俞小萍的要求去做。

按說這神魔谷的外表看來，無人可以佔爲己用，因爲那些巨石都重逾千斤，要一塊一塊移開，就是武林高手也不是一件易爲之事。

他雖然想到當初神魔谷的構築煞費苦心，但神魔谷主能葬身于谷底，亦未嘗不是其所想望之事。

夏振華望着那些分而復聚的白雲，幽幽地說道：「白雲依然在，人事已滄桑。形勢變易，再不有人殤，名山勝跡，還其舊日雲裳。……」說完，身形微起，半空中，一個旋身，人又高昇數丈，旋即施展出意會神功，馭空飛去。

半空中，又傳來縷縷淸音：「叔叔！我要去吳越一帶，請轉稟師傅，不必担心……」微微一停之後，又復揚聲傳出。「三月之後，我在岳王墳上相候，老前輩不可失約。」

聲音愈去愈遠，已漸不可聞。巨無霸終於一聲笑出：「這孩子的功力，已屆神乎其技之境，眞是前將無古人，後亦無來者了。」

武林三傑也微微地一笑：「要作一個天下第一劍，自然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否則……」不待武林三傑說完，却被一聲冷笑所打斷。

巨無霸身形微抖，高大身軀一閃，瞬即失去了踪影。武林三傑望着巨無霸失去的身影，口中也不由喃喃地說道：「怪不得此人目無餘子在，他的武功確有獨到之處……」

又是一聲冷笑，旋即傳來一陣陣歌聲，聲音雖小，却傳播得甚遠，聞之也耳爲之一鳴，心爲之悸。

「誇甚麼武功，天下第一劍。呵呵！說甚麼神招絕技，舉世無雙。哈哈！在我看來，那祇不過花拳綉腿，獲得那村夫俗子的頌揚。更有那自甘菲薄，以人云爲是，以耳聞爲眞的，滑天下之大稽。看吾寶劍，長逾三尺。鋒銳無雙，取人首級，劍氣震四方。問天下之頭顱啊！經得我寶劍鋒芒？……」

後面的聲音甚高，調門也甚速，武林三傑臉色都爲之一變，一種被辱之感也油然而生。逍遙客一抖逍遙扇，恨聲地喝道：「老畜牲，看我饒你。」

語落，逍遙扇一晃之間，人已在數十丈之外，追風叟和知足翁，祇是對望了一眼，也飛身而起，他們都施展出意會神功，瞬息之間，已都失去踪跡渺然。

這大庾嶺下，又呈現出一片寂靜，雖然拚鬥的跡象猶存，但拚鬥的人，却都一個個離去。祇有從那後山，又出現一個綠色影子，她拔着薄如蟬翼的綠紗，微風吹來，全身肌肉，都眩露在外。

手中依然握着一柄泛着淡淡晶光的寶劍，她望着那升起的白雲，又掃了那被夷爲平地的嶙峋怪石，她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這是顯然的事實，不能不令人相信。

終於，眼角擠出兩顆淚珠，恨恨地一頓足道：「小賊！看我下次再饒你……」

這聲音帶出了萬種柔情，誰知道這就是當代殺人不見血，以色盗技的女魔呢。因爲她這一走，又替江湖中製造了無邊的

殺孽。

這裏，再聽不見拚鬥之聲音，再也看不見那綠色影子，雖然仍不乏訪古懷幽之士，都是悵悵而返。

且說夏振華離去之後，他有着數種不同的心情，訪魔踪，爲滴血傳書之人做一點事。爲他自己的身世，爲天痴老人的血海深仇，尤其要奪回五絕奇書，更成了他的首要目標。

然而那黑色衣裙，長長的秀髮，大眼睛深深的梨渦，都使他無法忘記。尤其她在急難中，曾爲自己投藥，想到那投藥的一幕，臉上雖然一熱，心也在跳，但他微微一懍，因爲自己在服用兪小萍所贈藥丸之後，不久就有兩個艷婢的滋止。如果兩個艷婢，果眞按其言而爲，那自己眞不堪設想了，當他想到兩個艷婢，也不由微露愧疚。因爲兩個艷婢的話，她們也是與女魔有血海深仇。

雖然目前成爲女魔殺人的帮兇，但她們的良知尚未泯滅。而今她們也成爲這神魔谷中的寃魂了。這些，都一幕一幕地，晃過腦際。在夏振華個人，却成爲一種負累。

天色又漸漸黑下來，他腹中也是一陣陣雷鳴，才想到自己，已有好幾日不曾飲食，愈想到飲食，飢火也愈升得快，甚至他的全身，也都無法忍受似的。

他又緊奔一程之後，陣陣炊烟，劃破了片片晚霞，一座城樓，已然在望，最多不過十里。

這十數里，要在平時，何消半盞茶工夫，就已奔到，但這人烟稠密之地，又值行人特多，如果他施展出意會神功，或馭空之術，豈不成驚世駭俗。

人餓了，精力也爲之驟減，當下暗自提醒道：「天下第一劍，豈不能吃天下未有之苦，區區飢餓，又算得甚麼！如果此時有人暴襲，難道就將束手待斃不成？」

故立時精神振奮，自己也似長大了許多，微微提醒氣，十數里不一刻工夫就已抵達。

他先飽餐一頓後，才去尋找客寓，但忘也作怪，這一座寬逾七八里的城邑，居然無客寓可以容身。雖然他塡飽了肚子，但疲勞也跟着而來，如果他能獲得片刻小憩，以運氣而調息，自可恢復。

倏地，一聲朗笑震耳之極。「天下第一劍，你好自在，現在居住何處？」

夏振華見是一個和尙，原來正是峨嵋派掌門人——峨嵋上人。

當下淡淡地笑道：「掌門人，別來可好，我正找不着住處。」

峨嵋上人又朗朗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我們正在講你，我更是有預感似的，出來走走，果然就遇上了你。」

夏振華見他說得如此認眞，必然有重大事故，也就迅步趨前問道：「掌門人，是否有事……」

峨嵋上人先一合十，又復淡笑道：「這或是武林之福，天下第一劍，請先到關帝廟中，貧僧自當詳細奉告。」

夏振華微微頷首，緊隨在峨嵋上人身後而走。他們走過七八條大街，又復出東門，在一座古木森森的林中，有一座大廟在，遠處就望見那鰲魚高挑，殿宇輝煌。

峨嵋上人淡淡笑道：「這裏有三座大廟，香火都極旺盛，却惟有這關帝廟，爲清靜之地，否則，我們連落脚之處，都無法找到。」

就在這說話之間，他們已走入廟中。一道人影，迅如飄風一般逝去，夏振華故作未見，但峨嵋上人却似並未發覺，或者另有文章。

一陣朗笑之聲傳來，一羣武林高士肅然而立。

「天下第一劍！你來得正好，這裏正有一個難題。」

這說話之人，正是武當掌門人。夏振華望着這三四十餘人中，年紀不同，出身各異，有武當、崆峒、峨嵋各派人士在。

夏振華年紀雖輕，但近來閱歷大進，他已從這些人面目表情，看出了幾分端倪，不過，那些年青力壯之士，似對夏振華呈現懷疑之色。

夏振華目光如電，迅即從各人臉上幌過，也未說明，而崆峒觀主也朗聲說道：「小英雄，我們三派弟子大部份在此，祇要你一聲吩咐，無不遵命是從。」

崆峒上人說得十分緩慢，臉上露出凝霜。那些子弟們見自己掌門人如此，也都俯首肅立而待。

峨嵋和武當兩位掌門，也都同聲說出。這夕陽晚照的林間，一座巍峨的寺前，似乎完成了一支誓師曲。

夏振華雙目閃露着精光，面含微笑，不僅顯出一種高超而聖潔的光輝，也宛似君臨萬民的王者。四野都靜寂，連投林歸鳥，也好似對這一幕森嚴的誓禮，不敢有絲毫雜亂之聲。

「三位掌門人究竟有甚麼事，我們進大殿再談如何？」他的話有如一道聖旨，無人反駁。

峨嵋上人、崆峒觀主，武當掌門人都微一閃身，讓夏振華先行。

夏振華十分感動地說道：「三位老前輩，我夏振華不過身負血海深仇，決無爭强鬥勝之心，如果武林中有用得着我，或者羣魔焰熾時，這都是義不容辭之事。……」他微微一頓，又掃過羣雄一眼，繼續說道：「以老前輩三人而言，都是威震武林，望重江湖，夏振華以末學後進，自當克盡己責，緊隨在諸前輩之後……」

他的話朗朗如金石之聲，實贏得了那羣年輕力壯高士的衷心贊賞。

三位掌門並未開口，祇是躬身讓路。這是一幅動人的畫面，也使得夏振華十分不安，但這尶尬場面又必解除，故微微一笑後，始舉步而入。

大廳中，靜寂無聲，金蘭之像，都栩栩如生，可惜香火太盛，那些金碧輝煌之建築，都薰得微微變色。

夏振華目掃羣雄，那些本來尚有幾分懷疑的年青人，一接觸到他的目光，都不覺低下頭來。一陣雷鳴之聲，弄得夏振華頓時雙頰緋紅，忙微微納氣。武當掌門，特別對夏振華有偏愛，故也就特別關心其小節。

當下朗聲吩咐道：「快爲小英雄預備飲食來。」

眞是一呼百諾，不出半盞茶工夫，一席豐盛的筵席設在大廳中，雖然都是素齋

，却也百味皆呈。

夏振華也不再客套，一陣狼吞虎嚥，吃了個風捲殘雲。

這時峨嵋上人才將這一連串的事慢慢說出。皓月已漸漸升起，地下洒着一片銀色的影子。

夏振華左臂微抬，中指食指按住拇指輕輕彈出，別人都未看出有異。但一縷勁風飄出，一聲悶哼，殿頂掉下一個人來。

任是武當掌門人、崆峒觀主、峨嵋上人，皆爲一時武林俊彥，還有派中數十高手，都無不面紅耳赤。

那黑衣人跌落之頃，夏振華因欲從此人口中問出些對方的行止。又是一縷罡風，將那人下落之勢，微微向上托住。倏地那個黑衣人竟又升高丈許。一個武當子弟，飛躍而前，將那人抱住。

夏振華淡淡地笑道：「那廝幾處要穴皆被制住，讓他歇息一下自會醒來。」

那個武當子弟，依言放在地上，站在一旁，顯然這氣氛十分肅穆起來。

夏振華望着三位掌門淡淡地笑道：「三位老前輩，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此人輕功之高，顯然是江湖中第一流高手，但不知……」

武當掌門人面色沉凝，望了那人一眼，道：「按此人服飾，顯然是嵩山五雄中人物，難道我們九大門派之爭，竟被江湖五惡所利用。」

夏振華十分感觸地，朗聲說道：「目下强梁四起，滴血傳書將成爲近五百年來第一件大事，但不知有多少人，要在這一場拚鬥中失去性命……」

他微微一頓後，又長長嘆出一口氣來：「我夏振華雖爲武林末學後進，但將爲武林中，消弭這一場災禍，但獨木難支大厦，如果武林中各大門派，仍然意見分歧，或竟被江湖宵小乘機滲透……」

他說得十分激動，雙目精光四射，復朗聲說道：「就目下雙方實力而言，江湖五惡已足爲武林之禍，還有墨竹君一柄魔劍，顯然無人可敵，况還有以神魔谷爲掩護，以色盜技的飛花聖手，亦出現爲害江湖……」

他雙目精光微露，掃過羣雄一眼，又緩緩地說道：「就目下大局而言，顯然是魔勢囂張，武林正道力弱，若能和衷共濟，當可將這正消魔漲之勢扳平，否則，這一片血雨腥風，武林中的空前浩刧，將無法避免……」

夏振華的話，說得三位掌門人都垂下頭來，沒有一個人開口，空氣簡直像凝固了一般。倏地，長空中振起一片呼嘯，一聲佛號震得人耳鳴心裂。

「小施主義胆仁心，好教老僧慚愧，百慧謹此候教。」

聲落人到，一個高大的和尙，滿面紅光，胸前飄着尺許長鬚，霍地一聲，跪在夏振華脚前。這一驟然的變化，使得整個情况都發生變化。

夏振華微一抬頭硬將那胖大和尙拉了起來，說道：「老前輩，何故如此，豈不折殺在下。」

武當門人和峨嵋上人，崆峒大師，都趨身而前，朗聲說道：「天下第一劍，這位就是少林寺掌門人，百慧大師。」

夏振華望着這位少林寺中的傑出人物，一身挾少林寺數十種絕技，却因爲人偏激，又以自己武功過高，故與其他各大門派，成見甚多。

夏振華雖然聽見百慧大師許多事跡，但却未曾與之謀面。

剛才夏振華因感生嘆，故暢論着武林大局，不意適爲百慧大師聽見，天下第一劍之名，也早爲這位得道高僧所想慕。

這一件事實在難以令人測度，因爲武林中向人屈膝，何况百慧大師還是少林寺近百年來的傑出人物，一代掌門更顯出了事情的不平凡。

百慧大師又向三位掌門合十爲禮。「三位道兄！天下第一劍所言誠爲至理，九大門派，若不協力同心，武林命運，實在不堪設想。」

他微微一沉凝後，又朗聲說道：「崑崙子也即將到達，我們也正好藉此籌劃一下滴血之會，如何來應付這一場空前浩刧。」

夏振華這才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道：「九大門派，能和衷共濟實爲武林之福，至於『滴血之會』，决不是那一派那一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武林的成敗榮辱，夏某不才，願隨諸老前輩先進之後，共爲這場艱鉅重任而努力。」

他說得慷慨激昂，英風飛洒，豪氣如虹，使得在座諸雄無不動容。

另一朗朗聲落，一個瘦長人影，也同時飄落。「羣雄畢集，尤其有天下第一劍在，更屬盛會了。」他說時掃了地上躺着那個黑衣人一眼。

心頭不由微懍，這一副神色，那裏能瞞得過在座諸高手。尤其都是一代掌門之尊，故對崑崙子這特殊反應都十分注意。

崆峒觀主素以爽直聞名，面色一整輕輕問道：「莫非此人，崑崙道友認識？」

崑崙子鼻中哼了一聲。「嗯！不僅認識，此人正是崑崙派被逐弟子……」他望了夏振華一眼，又繼續說道：「不過這小子自從被逐之後，倒也能潔身自愛，且聞他還有過一度奇遇，故此武功大進，前年，敝派派出十名高手將他圍住，依然被他突圍而走，今日竟……」

武當掌門人先自朗聲說道：「此人輕功造詣，誠然在一般武林高手之上，今日若不是天下第一劍，施展出浮雲指功力，我們都未發覺……」

夏振華聽崑崙子說出那黑衣人來歷，也就十分感慨，淡淡笑道：「我夏某爲武林末學後進，也不大識得武林各門各派的規矩，但我却知一個治亂之源的道理。」

他掃過五位掌門人一眼後，又淡笑道：「就此人而論，些微之失則遺千古之恨，如果崑崙派不逐出門牆，當然他也不會走入歧途，即以其武功而論，亦將爲崑崙派大壯顏色……」

夏振華低低地一聲短喟後，又道：「各大門派固有其精神力之泉源，但也有其過苛之處，所謂因勢利而導的工夫，不僅爲靖亂之本，也爲武學中的基本功夫。」

這一席話，誰能聽得出是個弱冠之年的少年所說，實在稱得上武林的聖者，而五個都在花甲以上的掌門人，莫不誠惶誠恐，諄諄拜受。尤以崑崙子，更是滿面通

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夏振華先是朗朗地一笑道：「我暫且將其穴道解開，先問明其來意，如能引惡從善，亦爲武林社會之福。」說完，右手微張，幾縷微風飄飛而出，那黑衣人霍地坐了起來。

夏振華柔聲地吩咐道：「壯士！你先拜見過崑崙派掌門之後，我有話問你。」

那黑衣人先不理他所言，朗聲問道：「誰是天下第一劍，我必須找他鬥鬥。」

他的話，引得環立羣雄一陣哄堂大笑，因爲黑衣人連如何被人制伏，如何的命運，都操在別人手中全然不覺，故無不大笑。

夏振華雙目精光陡現，面上陡罩凝霜。「你且先拜過崑崙派掌門之後，自有人來對付你……」他的話，誠如君臨萬民的王者，令人不敢抗拒。

但那黑衣人却如不覺，反冷冷喝道：「憑你這乳臭未乾的孩子，也敢向我撒野，眞是……」

夏振華聞言冷喝：「忘恩負義，欺師滅祖，我還以爲你的良知未滅。本當勸崑崙子准你重返師門……」他說時怒髮直豎，又冷冷地喝道：「你以爲我不知你的來歷和面目，哼！現在就給你瞧瞧！」

「瞧」字一落，左手陡漲，幾縷勁風，飛洒而出，那黑衣人冷哼一聲，跌倒在地，夏振華上步趨身。「我看在崑崙子掌門份上，暫且饒你性命，不過你得帶點記號回去……」說完，左手中食二指，併指如戟，硬向那黑衣人右脅間戮出。

黑衣人一聲慘叫，人也昏了過去，夏振華復在他背上一拍，右肩陡然矮去二寸，人的上體也跟着斜去。本來一個尙屬清秀的中年人，刹那間，變成了肢殘臂折，體態變易之人。

羣雄都不覺一陣駭然，夏振華朗朗之聲，震得這大殿中屋瓦皆爲之搖動。「哼！你以爲寄身在江湖五惡中，就可安枕無憂？姑念你尙無大惡，暫時留你命在，也未毀去你的武功，你不妨去同五惡說明，天下第一劍總有一日將當着天下英豪之面，鬥鬥他們寶塔圖案的聯手羣搏。」

夏振華的朗朗之聲一出，沒有人敢再開口，那黑衣人露出一副可憐之相，但却咬着牙，恨恨地說道：「小賊！我總有一日要報這口惡氣……」說完，兩顆淚珠，奪眶而出。

夏振華淡淡地笑道：「很好！你們要報仇，祇管找我來，但如果你們稍一越軌，危害社會，那就小心你的腦袋。」

黑衣人雖恨聲不絕，但却不敢妄動，因爲這裏高手環立，如果出手，自已即將沒命，故一直低頭不語。

夏振華又復朗聲說道：「諸位掌門，如果此間事了，盼速返本山，千毒上人、翠蓮觀主、墨竹君等，都與江湖五惡連結，務宜多加注意，而那個以色盜技的老怪物——飛花聖手，亦再度出現江湖，更盼能嚴加約束門下，免爲魔頭們所乘……」

說完，雙手一擺即作勢欲起，峨嵋上人却朗聲笑道：「天下第一劍，過此就是梅嶺關，那裏已有許多魔爪聚集……」

不待峨嵋上人說完，夏振華的朗朗之聲，也震蕩在空際：「掌門人，衆志可以成城，幸願好自爲之。我在梅嶺關頭等候諸位大駕……」

廻音朗朗，人跡杳然，任是這些一向自命爲武功高絕的各派掌門，也不禁一陣愕然。

這時月華如水，大地一片銀色，夏振華縱橫其間，這宇宙也似乎縮小了許多，因爲靜的緣故，人也就更顯得渺小。

夏振華施展出「意會神功」，也時而馭空飛起，但覺得羣山樹影皆如向後倒退一般。

沒有任何聲息，連自己的心跳聲也聽得十分清晰。

他雖然還是如此，但却好似長大了許多，因爲曾經有人對他有着莊嚴而肅穆的誓言，也有曾作一派之尊的掌門，向他跪拜。

更有那長長的秀髮、黑色衣裙、深深的梨渦兒，這一個麗影不時在腦際幌動，不止如此，另一個紅色衣裙的影子，也時常在他幻覺中出現。

不論他們的相逢是如何的複雜。他們的感情却在無形中滋長，不過沒有任何人知道。

他不敢細想，因爲他的一切，不容許他存有其他雜念，雖然他的武功絕代，但以一身繫武林榮辱大任，那還敢稍微大意，所謂一失足成爲千古恨事。

尤其神魔谷中的一幕，神魔谷主就武功而論，何嘗不是一代人傑，但他的結果，是雙目瞎，雙腿斷，最後還落個自絕身死的悲劇。

夏振華心頭微懍，暗忖道：「我今天爲什麼有如此多的複雜思想，難道這些，都將成爲我的縮影嗎？」

此念有如閃電而逝，全身也不禁爲之一懍。因爲這個陰影使得他在以後的年月中，又成就許多特殊功業，也造成了情天難補之恨事。當然，這朶武林奇葩，不僅有奇佳遭際，資質稟賦，更超逾常人，任何事在他看來，都是平凡，毫不足輕重，而他的心中，却祇是先以奪回五絕奇書爲念。就在他身形前奔之間，連聲冷笑，破長空而逝。

夏振華目露精光，細心靜聽之後，身形陡然而起。本來他前奔迅速，已是難以形容，此際則更快逾飛鳥，疾似飄風。他愈奔愈快，但見白影幌動，而那破空傳來之冷笑，再也無法聽見。

當然他不信別人的武功竟能高過自己，不過目下江湖混亂，自己眞也覺得心遲力拙，孤掌難鳴之感。但這位仁心義胆的少年俠士，憑着他那堅忍不拔的毅力，必向着所有惡勢力挑戰，他也要憑他那絕世神功，來挽救這武林中的浩刦。

這意念有如幻影一般，逐一在夏振華的腦際出現，也激起其欲與天下武林一較長短，更使得其以天下第一劍之譽來領袖武林，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一陣陣冷笑，一陣陣金鐵交鳴之聲，又已破空傳來，估量距離不會超出二三十里之外。

夏振華凝神諦聽，且料定這裏必有一場不可避免的生死搏鬥，祇是不知道是何許人物。因爲這三不管的界境，不僅爲龍蛇雜處，許多罪犯、死囚，都藉着這些三

不管的地方，求生存來發展。

官府雖然也曾以一紙文書來虛應故事，但多一事不如一少事，落得清閑的狀況，更助長這些惡勢力的壯大，到後來，終于成了社會的病害，或者成了無法救治的毒瘡。

當一連串的崇山峻嶺，漸次降低時，而森林却較前更爲濃密，那金鐵交鳴之聲已變成一種銳嘯，那冷笑也變作怒喝。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這一場拚搏，已經不少時候。」

倏地，連聲嘻笑傳來：「小妮兒！別放刁，祇要你乖乖聽話，我們決不難爲你。」說完，又暴起一陣大笑。「哼！別不要臉，憑你們人多就能奈何我？不信嚐嚐我手中寶劍滋味。」跟着就是連聲脆響傳出，顯然有幾件兵器在他手中毀去。

夏振華陡聞「憑你們人多」幾個字，立時百脈賁漲，那一幅連手羣鬥的圖畫又展現眼前。

鋼牙一咬輕輕地罵道：「哼！我却不管你們是正是邪，如欲以多爲勝我天下第一劍決難饒你。」

一聲冷喝，也同時震蕩在空際，四野皆爲之震動。「讓開！看我來收拾這小妮兒，免得她眼高于頂，目中無人，渺視天下士。」

夏振華陡聞這怪聲，似在那裏聽過，但那種發自純內的罡力，也自驚人。

這朶武林奇葩，心頭微懍，暗道：「不好！如果我再去遲一步，恐怕武林中又將添上幾樁恨事。」此念有如電逝，人即霍地拔起，起落之間已在數十丈之外。

何消半盞茶工夫，十數里之地均如瞬息之間，一座黑森林，放眼望去何止百十里連接。

夏振華仔細打量着，判斷拚鬥之聲，必起自林間。這朶武林奇葩也不怕驚動敵人，飛身縱上樹梢頭。這一片林海有若大海，碧波千里。

夏振華微一提氣，即踏着林梢而走。漸漸地拚鬥之聲，刀劍之聲，已可分辨。夏振華鋼牙一咬，恨恨地罵道：「賊子！原來又是你們。」

因爲他已聽出那桀桀怪笑聲好似翠蓮觀主，故他斷定其中必爲江湖五惡中人物，否則，不會以連手羣鬥爲顯明功力的表徵。

這一觀念的成立，也就立即決定了下一步行動。因爲江湖五惡鬧得天下武林大亂，如果這些敗類不予除滅，不僅武林中這一場浩刦無法避免，武林社會也將永無寧日。當下疾步而前，先欲看清這拚鬥的形勢後，再予出手。

就在他斜立樹梢頭，一個黑色身影竟被翠蓮觀主手中金光閃閃的拂塵點中，人被拋出七八尺開外，四週竟暴起一陣狂笑，另一個沙啞之聲也跟着響起。「觀主寶刀未老，可喜可賀，但願洞房之樂，仍如此樂極無邊。」

夏振華已聽出這說話的人正是那惡名四播，江湖武林談而色變的墨竹君。

眼看那黑衣身影即將倒地，一股吸力硬將他提起數尺。環立諸人，都正自一楞，夏振華一聲清嘯，人也穿林而入。

「哼！好不識廉恥，倚仗人多勢衆，對一個弱女子施出了威風。」他說得緩慢、之極，但環立諸人，無不耳鳴心裂。

夏振華早一手將那黑衣少女托住，當他掠過她的雙頰時，一顆心也幾乎跳出來，臉上更是熱烘烘地。

原來這黑衣少女，正是亡魂谷主的愛徒——兪小萍姑娘。

夏振華心中雖覺不安，但一種拯人于極的豪傑情懷，又祛除了那種人爲的藩籬。一手托在她氣海穴上，暗中施展出本身罡力，代她逼出傷毒，衝開了被點穴道。

兪小萍在他懷中微微一顫，還以爲自已落在魔頭們手中。正欲運氣而起，而夏振華却施展了寓風傳音之法，低低地說道：「兪姑娘！快運氣調息一下，試試有無不適之處。」這聲音，宛如天樂，好聽之極，但她並不信這是事實。

當她微睜星目，正接觸到俏寃家，那烈燄一般的目光。哎呀！眞羞死人，自己正就在別人的懷中。此時更有一縷激流，自氣海穴直入全身各大經脈中，並化作了無形潛力。

她那裏還敢大意，忙微微納氣，而夏振華手中罡勁更如長江激流一般，洶湧不竭地湧入。

連聲怪笑，也同時響起：「小賊！你又來破壞我們好事，我就與你拚了。」翠蓮觀主拂塵抖得筆直，凌厲無儔地點到。

那面也是冷冷喝道：「這小子不知吃了什麼虎心豹胆，居然敢找起我們來。」

說完，寒光一閃，連聲厲嘯，墨竹君那矮小的身體，一閃一閃地竄到，那柄奪魂魔劍，更發出絲絲脆響。

夏振華一面將全身各大要穴閉住，並施展出無形罡氣，將兪小萍一併護住，又將她交在左手中。

「哼！天下第一劍若以兵刃贏過你們，也顯不出我的本事。」他微微一頓後，又冷冷地喝道：「賊魔！你們講究的是連手羣鬥，那不妨一塊兒上，瞧瞧天下第一劍，來獨戰羣魔。」

翠蓮觀主連聲怪笑道：「老大！這小子既如此狂妄，我們就成全他罷，也免得將來許多痲煩。」

這老魔頭的弦外之音，顯然欲與墨竹君連手，以便除去這朶武林奇葩。

墨竹君雖然極爲自負，也深知這少年人是一個極爲棘手的人物，不過要他與翠蓮觀主連手，他還不大願意。

當下淡淡地一笑道：「觀主不妨稍歇，待我來會會這個目空一切，且敢以天下第一劍自譽的人物。」說完奪魂魔劍一閃一抖，竟從夏振華前後左右，同時攻到。

顯然老魔也早有預謀，出手就將魔劍八招施出，尤其他這魔劍浸有奇毒，施展時無形中藉着劍勢，將那絕毒之物傳出，使對方立即失去功力，落一個終年不治之病的慘局。

夏振華早聽巨無霸談過，尤其巨無霸曾施展出「陰爪神功」，硬與墨竹君拚過，逼得老魔頭一面施展出閃字訣，一面將魔劍八招拚出。

雖然兩人拚了個平手，但夏振華却從旁獲益不淺，他更從巨無霸的陰爪神功中，領悟出如何來制服這個老怪物的招式。

就是以玄武聖篇的追魂劍法，亦可尋

得破解魔劍八招之法。

故夏振華此際顯然智珠在握，雖然他尚不知以他的內體的地極之氣與罡氣相互爲用，足可抗拒外界任何毒物。尤其他那金剛不壞身法的絕世神功練成之後，更非其他武功可以匹敵。但他依然閉住了各大要穴，又施展罡氣將俞小萍一併護住。

當墨竹君方位數易，魔劍舞得風雨不透，但夏振華身上宛似罩下一層罡網似的，每每相距寸許，又倏地滑落。

夏振華也祇是因看來勢，微微一閃又倏脫出老魔頭搶攻之勢，連聲怪嘯，十分怕人，墨竹君不僅無功，一連十數劍竟連衣服也未沾上，這還是對方手中抱着一個大人，也並未還手，否則，自己也就將敗相畢露了。

翠蓮觀主也從旁緩緩而上，桀桀一笑，道：「老大！我們連手來收拾這小子，免貽後患。」

顯然翠蓮觀主對夏振華，決非私人仇怨問題，而是夏振華的存在，使江湖中人物即將無法再混下去。

墨竹君雖未反對，但他那獨攻獨擋之勢仍未稍減。

一陣幽幽清音，響在夏振華耳際。「天下第一劍，我身上傷勢已癒，待我去對付那個獨臂賊。」

「俞姑娘，不宜說話，這老魔劍上染有奇毒，感染之後，將失去功力。」

夏振華是寓風傳音之法，連嘴角也未張開。俞小萍雖聽到一陣蚊語之聲，但心頭也爲之一慄。她料想天下第一劍決不會危言聳聽。故忙微微運氣，又深深吐氣。

夏振華見她似已康復，而翠蓮觀主，又已逼近，這才反手五指微彈，但見彩雲飛洒，落花片片。十數道勁風，逼得翠蓮觀主，前撲之勢一緩，但手中拂塵不期然運勁相隔。

「咚」地一聲，翠蓮觀主手中，那根純鋼所製拂塵，竟被折成數段，他也在驟不及防之下，前胸被一縷指風彈到，悶哼一聲，張口吐出血來。

夏振華這才左手貫勁，硬將俞小萍的嬌軀直向三丈之外推去。

俞小萍頓覺全身一輕，旋即一提丹田之氣，斜身飄落，堪堪落在翠蓮觀主身後數尺之處。

環立羣魔惟恐翠蓮觀主受傷，又一擁而上。

俞小萍淡淡地笑道：「人稱江湖五惡，各有所長，我今日倒願意見識一下西嶽四毒的掌上功夫。不過，我的手却不願打你們這些髒鬼，祇好要你們嚐嚐我劍上滋味。……」她說完，又故意一笑道：「我不會打落水狗，這老鬼既被天下第一劍打傷，我雖欲報仇，也不會乘人之危。」她說得英風挺挺，豪氣如虹，也氣得環立諸魔，無不切齒。

俞小萍的笑聲又起：「天下第一劍，你就歇一會罷，這些魔頭都已駭得不敢動手了。」她的話既諷且刺，那裏將這些江湖成名人物放在眼中，不過天下第一劍却成爲她心目中的偶像。

墨竹君也似爲翠蓮觀主的拂塵被折，人也當場吐血所怔懾住，他實在還不知道前面這個少年人，竟挾武林中久已失傳的絕技。

雖然北嶽三奇士，曾竊取了玄武聖篇中的浮雲指，這卷奇書，他們既未公諸江湖，也因限於資質，雖練就了些皮毛，對於浮雲指的至精至微之處，確還未窺堂奧，更談不上登峯造極了。

故墨竹君一見，當然會驚惶失措，也就深自後悔，一開始，未聽翠蓮觀主所言，以兩人聯手之力，將這少年人除去。就在這一楞之間，夏振華則吐氣開聲，一招「力劈華山」而「追奔逐北」。

「賊魔！你也接我一掌試試。」聲落掌出，立時狂飆陡捲，寒濤掠地。

墨竹君橫劍一格，連聲銳嘯，老魔頭的矮小身體，硬被掌力劈起丈餘。

「賊魔！再嚐嚐天下第一劍的劍上滋味，免得你夜郎自大目中無人。」夏振華朗朗之聲震得四野皆驚，林木搖幌不已。

一陣嘯天龍吟之聲，夏振華手中已多出一柄華光閃閃，冷氣森森，斷金截玉的上古奇珍——追雲劍。

旋即將「追雲八手」施展開來。立時風雷之聲大作，有若驟雨傾盆，狂風乍起，閃閃寒光，似奔雷，似迅電。

大有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這一套劍法，堪堪是老魔頭奪魂魔劍的剋星。雖然勉強應付過去，顯然夏振華並不欲置其死命，否則，這老魔頭早巳橫屍當地，血染黃沙了。

連聲銳嘯，奪魂魔劍仍然如萬點寒星一般施出，夏振華淡淡地一笑，道：「賊魔，我就要你再見識一下天下第一劍的武功！」

說完劍交左手，右手中指運勁，彈劍作琴聲，咚、咚、咚連響，錚錚鏗鏗，一支「行雲流水之曲」，令人神爲之迷，氣爲之奪，耳目亦爲之昏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陡地，銳嘯聲起，那「流水行雲」之聲，疾變驚濤駭浪之曲，似狂風，似驟雨，似海濤滾滾，似飛瀑怒潮。那些環立高手一個個面無人色，翠蓮觀主，也因傷勢未癒，無法調氣而禦，口中不斷地湧出鮮血來。西嶽四毒，雖與俞小萍相搏，偶聞這彈劍之聲，頓覺天旋地轉，耳鳴心裂。

墨竹君勉強運過一口氣來，但已舉劍無力，搖搖欲墜！

夏振華目露晶光，掠過那柄魔劍一眼，暗忖道：「這老鬼雖暫可留其活口，這柄魔劍必須毀去，否則，不知還有多少人要遭此魔刦。」

此念電閃而逝，錚鏗之聲驟止，夏振華手中精光陡現，一聲清脆之聲，硬將那柄魔劍截斷。劍鋒陡捲，從二分爲四，墨竹君剛吐過一口氣來，夏振華已施出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法，將墨竹君一生心血所煉成的毒劍毀去。

老眼中，擠出兩顆淚珠，嘴角抽動了一下，並未說出話來。

夏振華彈劍之聲驟停，那些人也似從死亡邊緣拉回性命。但那聲脆響，却使得他們亡魂皆冒。

「賊魔，奪魄魔劍，足可爲你警戒，我暫且饒你性命，如果……」

「天下第一劍，這老魔頭，千萬饒他不得！」一陣朗笑之聲，打斷了夏振華要

說的話。

「天下第一劍，當斷不斷，必貽其患，我們武林中，已有十數人深受其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這說話之人正是武當派掌門，身後是崆峒觀主和峨嵋上人、少林寺掌門人。

「四位掌門，爲何尚未回山？」夏振華朗聲問出。

「天下第一劍，我們就是在此等候你到來，梅關嶺上正將造成一片血雨腥風。」峨嵋上人一口氣說完，又嘆一口氣來。

「這是什麼所在，相距梅嶺關還有多遠。」夏振華又朗朗地問。

「這裏不過是梅嶺關的一部份，魔頭們全以梅嶺關爲中心，那裏已經有不少人作了無謂的犧牲。」崆峒觀主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不過西華山、梅嶺關、黑森林，顯然成爲一體，從魔頭的行踪就可判知大概。」

夏振華目露晶光，似爲這批魔頭們的舉動陷入沉思中。沒有人說話，祇有各人的心跳，倒是俞小萍還一直被四毒圍住。翠蓮觀主雖然勉強坐了起來，却形同槁木死灰，根本看不出一絲血色。

黑竹君[illegible]着自己那柄毀去的魔劍，雙目露出惡毒的厲芒，甚至幾番欲出手，與夏振華拚命。

此際見各派掌門却對他如此尊敬，心頭也不由一動，暗忖道：「這小子誠然身負絕世武學，不出三年，武林天下非他莫屬，但自己與他的樑子，是結下了……」當下冷冷地喝道：「我們青山常在，綠水長流。你們既然是有心而來，那末就在梅嶺關再見。」說完，當先縱走，翠蓮觀主也緩步走去，西嶽四毒也緊隨在後。那些投在江湖五毒手下的高手也都疾步而去。

沒有人去攔阻，祇有俞小萍十分不服，冷冷地道：「你們究竟是什麼婦人之仁，難道不知道放虎容易這句話嗎？而縱虎還山的後果……」

夏振華不待其言盡，也淡淡地笑道：「俞姑娘，多行不義必自斃，惡人自有惡人的報應。這些魔頭，以殺人爲樂事，爲害社會，總有一日他們要在公理和正義之前倒下去。」

他朗朗一笑，又繼續說道：「我輩既以蕩羣魔，靖寰宇爲職志，就不會再長此容許他們猖獗了。」

夏振華的話，尚未說完，幾聲天崩地裂之響，震蕩在空際，合抱古松也應聲而倒。

剎那間，枝葉橫飛，亂成一片。一條條火蛇有似萬道銀蛇，這偌大的黑森林立時陷入一個毀滅的境界中。

夏振華、俞小萍、以及崆峒、峨嵋、武當三派掌門，心頭都微微一慄，但都未曾說出。而一陣陣冷笑，更自林外傳入，和着那震天巨響，嗤嗤火花交織成一支慘酷的合奏交响曲。

夏振華目露晶光，冷哼一聲道：「原來這裏也是魔窟之一。」

他祇簡短地說出幾個字後，就從地上抓着一把泥土，運勁打出，一片罡風過去，那些閃閃火苗，也立即熄去。但跟着所發生的，却又是一聲巨響，那些泥土，也成爲引火之物。

這當然是一件極爲不可想像之事，這森林中竟滿佈了殺機，他們簡直是自投羅網。

峨嵋上人心思最爲精細，注視頁久，他一直似在尋求什麼綫索：「天下第一劍，以你的絕代智慧，是否已經看出了這中間的陰謀？」

他的話尚未說完，林外却傳來一陣桀桀怪笑道：「一尊子，眞有你的，要不是你這三年來……」

另一陣粗嗓子女人的聲音也怪笑道：「一尊子經營這黑森林，遠在四毒佈署梅嶺關之前……」她故意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江湖中人都盛稱梅嶺關爲鐵壁銅牆，也稱之爲龍潭虎穴，其實能將天下武林中高人，一網打盡的却只有這黑森林。」

此人說話顯然十分恭維一尊子，但骨子裏却有深意存在。她對西嶽四毒似乎有挑起一場拚鬥的念頭。另一聲朗笑，也震蕩在空際，此人一聽就知爲一尊子這個老魔頭。

「哼！諸位有所不知，老夫在十年前，就已經暗中在這裏佈置，不信三千斤黑色火藥，五千桶桐油，都埋在這黑森林之中……」

他說得十分得意，竟又朗笑連天：「諸位，不出半盞茶工夫，這十數里之森林中，連虫蟻也將一隻不剩，就是武功再高之人，也不能一口氣飛出十數里。哼！從此以後，宇宙中將任由我們縱橫，雖然我們未能一網打盡武林高手，但那個自稱爲天下第一劍的小子，總算落在我的彀中。何況還有少林、武當、峨嵋、崆峒各派掌門在內。」

夏振華聽得心頭一慄，因爲這森林中熊熊烈火，燃燒極爲迅速。震天巨响確也觸目驚心。但這朶武林奇葩不愧爲武林俊彥，星目掃過四位掌門人，見他們都面色鐵青，俞小萍也是花容失色。

當下朗朗地笑道：「有我天下第一劍，豈容得魔頭們橫行無忌至此，哼！我倒想利用他們這一錯覺，在梅嶺關上去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武當掌門見夏振華說得如此認眞，諒不會有假，但俞小萍却已被這烈火圍困，逼得十分難耐。故淡淡地笑道：「天下第一劍，祇要你助我飛出這一片火網，梅嶺關上，我一定教魔頭們血肉橫飛，一個個身首異處。」

夏振華面色沉凝，但嘴角却噙着笑意。兩手同時抓起兩把泥土才笑對四位掌門和俞小萍道：「我爲你們開路，請隨我來，保證你們損失不了一根汗毛。」

說完，兩手運勁打去，一片罡風過去，立時現出一條寬大約丈餘，長達百丈之火巷來，更一抖外施，包起一包碎土。

身若長天飛燕，震地拔高四丈有餘，竟從這火巷中飛過去。

四位掌門和俞小萍，早也一提丹田之氣緊緊相隨，雖然他們不若夏振華的意會神功，馭空飛起。但他們都屬一派掌門，輕功造詣自是極深，他們施展移步換形，踏波飛渡和八步趕蟬功，却也快愈飛鳥。

夏振華身若游龍，待五人接近又復凌空下擊，一連串火花疾向兩邊分開，堪堪爲五人掃開一條火道。

雖然熱氣灼人，俞小萍倒也認爲十分有趣，只有四位掌門心中難受之極，因爲他們的武功，都是當他第一流高手。不過像今日，被困在這十數里火場中，倒還是有生第一遭，如果沒有天下第一劍在，恐怕沒有人能保得性命在。故他們除慚愧之外又很感激，因爲這不全是武功的競爭，也是智慧和胆識的比賽。

夏振華總算是技高一籌了。當然他的胆識和智慧，也更非一般武林高手所可企及的。

就在他倏起乍落之間，大概打過了十數把土沙，終於將俞小萍和四位掌門，領出火圈之外。

遠處，還隱隱傳來魔頭得意之聲。

夏振華目露晶光，冷冷笑道：「賊魔，我倒要瞧瞧你們橫行到幾時。」

四位掌門一抹額上汗珠，因爲他們施展了絕頂輕功，且提氣而行，若不是火勢相逼，他們誰也再無餘力而奔，故此時聽夏振華之言，只是露出了一個苦笑。

火勢更漲，震天巨響，更宛似天地都要毀滅一般，樹倒、土崩，更挾着那些桀桀之笑，形成了魔頭一支毀滅的樂章。

夏振華及四位掌門，不停地揮着冷汗，俞小萍雖較爲安靜，但也嬌不自勝，這才知道，他們內力所損失甚重。因爲他前奔之速度太快，却未料到四位掌門，相距自己功力太過懸殊。當下歉意地一笑道：「諸位趕快調息一回。」說完，竟在懷中摸出幾個淡黃色小丸，道：「此乃恩師天痴老人以百禽之髓，和着九節菖蒲而煉製，不僅活血療傷，更可袪除百毒，恢復功力，諸位快服用一顆。」

不用服藥，光是「天痴老人」四字，就使得幾個掌門，驚異不止。

各人都不禁同聲問道：「難道天痴老人這位武林聖者尙健在人間。」

夏振華也朗笑道：「他老人家不僅健在，對江湖五惡之仇，亦必親自報復。」

說完才將五顆黃色小丸，分給五人服下。果然，神丹奇效卓著。俞小萍的俏臉上，首先恢復了嬌容，一躍而起道：「天下第一劍，我先趕到梅嶺關，去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說完，不待夏振華答覆，黑影一幌，人已在數十丈之外。

夏振華嘴角抽動了一下，四位掌門，並未聽出他說什麼，但俞小萍却乖乖地縱回原地。

四位掌門，也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同時向夏振華深致謝意。

夏振華淡笑道：「諸位不妨向東折轉，待天黑之後，疾奔梅嶺關，我先去西華山瞧瞧。」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就是我不在此，有四位掌門和俞姑娘，也足可對付這些魔頭子了，何況墨竹君老魔頭的奪魄魔劍被毀更可無慮。」說完，白影陡閃，又復從黑烟漫天中縱走。

峨嵋上人十分感嘆地說道：「我是白活了一個甲子的年紀，而且還擁有一派掌門之譽，比起天下第一劍來，何如小巫見大巫。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英雄出少年。」

崆峒觀主不待峨嵋上人說完，朗朗笑道：「這不只是武林之福，實乃天下蒼生之幸。以江湖五惡藝絕羣倫，連一代武林聖哲的天痴老人，尙且爲彼等所乘。固然他們詭詐百出，但武功却誠然不可忽視。更何況有千毒上人，翠蓮觀主，墨竹君這一批魔頭。」

他聲音略提高，又道：「如果天不生此人，其奈蒼生何？那未來武林中，恐亦無噍類了。」

崆峒觀主的話，似爲各人的心聲，一陣沉默之後，不知是誰在徵求意見，道：「現在距天黑時候還早，我們先去找一個處所休息一會，待二更後再趕到梅嶺關去，這一場火刦，沒有燒死我們，總得討回這筆血債。」

再沒有人開口，幾條人影，迅速地向東奔去。

當然梅嶺關上自有一番龍爭虎鬥，但俞小萍却被賊魔們所乘，後文自有敍及。

且說夏振華離去之後，即施展出神行移步來，更藉着漫天黑烟掩護，何如疾弩離弦一般。

刹那間，這十數里之森林早已越過，魔頭們的桀桀怪笑，仍然還依稀可辨，因爲在魔頭們的想法中，這黑森林，所費成本固然太高，但毀去一個天下第一劍，却較任何代價都要合算。從此眼中之釘被拔，魔頭們自可高枕而無憂，任所欲爲了。故他們的笑聲，都是發自深心的喜悅。當然他們彼此之間，不免還有矛盾和仇恨存在。在弱肉強食的原則下。這種矛盾是免不了的，何況在羣魔的本身上，根本就無道義可言。

夏振華沒有理會他們，身形一幌，就向梅嶺關奔去！他是有心之人，且有意要迴避羣魔，而他的速度，又更非別人肉眼可以辨識。梅嶺關，又丟在身後，不到二更時候，他已趕到了西華山。

好一派山明水秀，西華寺矗立西華山上，氣勢宏偉，建築得美侖美奐。

夏振華也爲這名山秀色所吸引，幾乎忘記了自己此來目的。陣陣花香，令人陶醉。

當他從那竹林中穿入時，驀聞一陣吱吱亂響。

夏振華心中不覺一動，暗忖道：「難道他們處處都在設防不成，我如果再不爭得主動，也就唯有疲於奔命了。」

就在此念陡轉之間，兩個道童緩緩走出，前面一個約有十五六歲，面目清秀，身後一個雖着道裝，却是滿面殺氣。

但聽那小道童說道：「師兄！我師父近來結交這些高手連我們也不得清靜。」

「師弟！少囉嗦！師父不僅武功高絕，是上知天文下識地理，自爲一代經文緯武之才，江湖中，焉能不敬重他，尤其要借用師父大才。」

那道裝童子說得眉飛色舞。「小師弟！我師父就是利用這些江湖高手，先將西華山構成虎穴龍潭，再略施小計，使他們全力，將武林高手一個個擊殺。更利用許多矛盾，使他們互相大拚一場。哼！末了嘛，二虎相鬥，必有一傷，我師父袖手可執天下武林牛耳，那時候便是我們橫行天下的時刻。」

不待他的話說完，一縷勁風，打在那道裝童子藏血穴上，悶哼一聲跌在地上。

夏振華更如巧燕穿雲，一手將那小道童提起，冷冷地喝道：「這裏除你們師徒三人外，還有何人在此，此間還有什麼特殊佈置？」

他面露凝霜，目含殺氣，小道童早駭得亡魂皆冒。

小道童本來尙欲掙扎，但那隻被夏振華拉住的胳臂，痛得筋骨寸斷。

「快說，你們師父是誰？現在何處？」夏振華低低地喝出。

小道童一咬牙，閉目而待，對夏振華所問，根本視作不聞。

夏振華正欲略施小懲，陡覺一縷勁風，從腦後擊到，一縷金石之聲，也同時響在耳際。

高手相遇，擧手投足都可辨識。夏振華何等樣人，那裏會不識得此人的來勢。故微一側身，又將那小道童穴道一扣，堪堪摔開三數尺遠。他也將罡氣施展開來。

待他回過身來，見是一個黃色道袍，手持古劍的老道，雖然年紀不過六十，但一副古銅色皮膚，雙目烱烱發光，樣子十分威武。

夏振華不問可知，此人必是這西華寺的主人，當然就是兩個道童口中所說胸羅玄機，武功高絕的人物。

尤其他剛才出手一擊，挾凌厲勁風，此人武功，顯然在一般江湖高手之上。

那老道見一擊不中，面上也閃過一片驚容，手中古劍，一陣嘯天震響，一招萬點寒星飛洒出朶朶劍花。

夏振華這個劍術名家，豈有看不出他這劍勢中虛實的道理。當下淡淡地笑道：「這名山勝地，怎麼會容許你這種壞蛋來充塞其中，豈不使名山失色……」他微微一頓後，接又朗聲說道：「正所謂人心不足蛇吞象，像你這種東西，有此名山之勝，却不知安享清福，竟欲結交江湖敗類，造成武林中的混亂，或者演成社會人類的悲劇……」

不待夏振華說完，那老道沉聲喝道：「小輩，敢信口胡言，尤其敢在我西華山上撒野。哼……」他故意哼得很長，又復縱聲狂笑，笑聲震得樹枝搖幌，四野迴聲歷歷。

夏振華初聞那狂笑之聲，心頭也微微一懍，但笑聲愈笑愈高，愈笑愈覺得天色昏沉，似山雨欲來之狀。

老道的笑聲，經久不竭，夏振華當理會得出這笑聲，一定有其陰謀詭詐在。

但他以本挾武林奇技，那裏會將這些事放在眼中，尤其夏振華金剛不壞身法，經已練成，更不會担心着魔頭們的乘虛暴襲。

但忘也作怪，那個被夏振華制服的道裝男子，經老道一陣狂笑之後，霍地坐起身來。他似大夢初覺一般。及見老道狂笑不止，這才拉脚就跑。

夏振華本可用浮雲指法，將其制住，但他想瞧瞧這西華寺，究竟有什麼鬼門道，竟能使得江湖五惡均折服。

故道裝男子的奔走，他却故作不見。但那小道童也翻身坐起，這才對老道留意，因爲自己的點穴手法，敢稱天下獨步，此人僅祇用精湛氣功，將其穴道衝開。

好在自己精練氣功，在意會神功中就是以馭氣爲主。否則，怕不被老道的無形潛勁，震傷內腑。此念陡轉，雙目也現出兩道厲芒，這個老鬼，顯然非正派人物。故此須予以除去不可。當下微一納氣，嗆啷啷，嘯天龍吟之聲起，那柄追雲神劍，已在握中。故左手中指運勁，彈劍作琴之聲，錚錚鏘鏘裂金開石。刹那間，風雲變色，星月無光，古瑟琴音，原爲太古神音，耳鳴心裂，石斷金開。

夏振華爲欲毀去這個魔頭，更欲阻止其笑聲繼續，故一上來，就彈出其駭浪驚濤第二曲。

老道萬未料到，面前這個少年，武功竟有如此之高，彈劍作琴聲，更非武林高手所可企及。

又因他正在縱聲狂笑中，夏振華琴音有砭腸裂膚之痛。故狂笑之聲，倏變成一聲厲嘯，白鬚掀起，張口吐出血來，殷紅點點，在淡淡月光下更顯出其陰森怕人。

夏振華彈劍之聲，從驚濤駭浪中，變成淙淙流水之聲。情緒雖爲之一緩，但一口氣，却停留在喉嚨中，上下不得。他深知其內腑受傷，當下投劍於地，道：「罷了，我西華道人還是第一次遇上勁敵，小英雄，能否見示尊名。」

「我就是天下第一劍，你如果想報仇，祇管找我來，但欲爲害社會，我決不容你。」他目露晶光，又掃過那片翠林一眼道：「姑念你修爲不易，尙無惡跡，但願你體貼天心，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今日也不殺你，也不毀去你的武功，幸願你去找一座幽靜之地，作永居之所，否則……」

西華道人不待言盡，十分費力地說道：「小英雄金石良言，貧道當銘感肺腑，這西華山本有許多佈置，今日就當着小英雄之面，全部毀去。」

夏振華想不到這個老道，憑他幾句話，就已悔改，當下朗聲贊道：「識時務者爲俊傑，道長胸羅玄機，奪天地造化，如能棄惡從善，豈止武林之福，實天下蒼生之幸。」

老人身形搖幌間，又吐出一口血來。

「我本來以自己修習，滿以爲可以憑自己學問，運用這些江湖高手，先作幾次拚搏之後，自己當可坐收漁利，執天下武林之牛耳……」他說時，老眼中擠出兩顆淚珠，又顫聲說道：「誰知道畫虎不成反類其犬，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個人不過滄海一粟，井底之蛙，坐井而觀天……」

他又連連吐出兩大口血來。

夏振華好生不忍，伸手從懷中摸出一顆黃色藥丸，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道長明智，在下好生欽佩，快請服下這顆神丹，對道長傷勢定有補益。」

老道尙欲推辭，但他從夏振華臉上，看出了一片眞誠敦厚之態，諒知這少年決非有詐，當他接過神丹，塞入口中，頓覺一股異香，直入心脾，且滲透全身四肢百骸之中，微一運氣，頓覺全身舒服之極。

老道臉上閃過一片獰笑，望了夏振華一眼道：「小英雄，請至極明堂用茶。」

說完，竟擧步先行，夏振華因欲探聽一下此間虛實，又因聽老道曾說過，當着自己毀去此間設置，也就未曾注意其他，緊跟在後，往林中走去。（未完·十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姑娘送一個綉荷包給關雪羽，表白她對雪羽愛慕的心意，關雪羽見狀，心中感慨萬千，因為在他心底深處早有麥小喬的影子深深印着，為了害怕辜負鳳姑娘一片心意，他決定不告而別，行前關雪羽先到乾娘盧幽之居處向她告別，盧幽却認為此行路途艱險，這七指雪山之中必有厲害陣勢佈署，所以她要與雪羽一齊去破這厲害陣法……雪羽背着盧幽一路行進，來至一處松林，忽見兩隻雪鷹來到，其中一隻先鼓翅而前，如箭矢般向關雪羽當頭襲來，關雪羽發出銀丸擊向雙鷹，却為盧幽所阻，而此刻一條人影已迅速地現在眼前……。

母子同闖山　金陣遇强敵

祇由來人那一襲飄飄長衣，頎長的身材，關雪羽已可斷定是誰了，由不住大大的吃了一驚。

落地之後的鳳七先生，顯然生氣得很，他却一言不發，只瞪着一雙銳氣十足的眸子，向着亭子裏的關雪羽逼視着，自然，他也注意到了一旁的盧幽。

關雪羽十分尷尬的站起來，抱拳道了聲：「陸前輩！」

鳳七先生微微頷首道：「你們這是上那去？」

關雪羽正不知何以作答，一旁的盧幽冷笑一聲，說道：「他要走了，我送他一程。」

鳳七先生面色一沉，發出了一聲朗笑。他不向盧幽發話，却看向關雪羽道：「是麼？」

「錯不了！」

仍然是那個瞎女人代他說：「怎麼？這裏是閻羅寶殿，來了就不能走麼？」

鳳七先生目光烱烱逼視向關雪羽，臉上怒容不息，他却仍然先不與盧幽答話。

在他目光逼迫之下，關雪羽實在不便再保持沉默。

「陸前輩請見諒，夜深了，我不便面謁告辭，鳳姑娘那邊，也請前輩代為轉辭了！」

說時一面站起來，深深打了一躬。

鳳七先生陰沉沉地發出了一聲冷笑。

「你我曾有言在先，莫非自悔食言不成？」

當日關雪羽來山，確係出於自願，為的是交換秦照等一行以及災銀平安送達，鳳七先生這幾句話，顯然是責備他有違諾言。

關雪羽聆聽之下，嘆息着道：「前輩見諒，弟子來山日久，實在不願再多為打擾……」

「哼！」鳳七先生冷笑道：「你的胆子不小，金鳳堂是什麼地方，豈能由你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你馬上回去，有事明天再說！」

關雪羽打了一揖：「前輩海涵，請恕我禮貌不週，尚請高抬貴手，燕雪感激不

盡。」

鳳七先生冷森森的笑了笑，點頭道：「好！你這是存心跟我作對……」

說到這裏，他那一雙長長的眸子微微合攏來，拉成了兩道細縫，輕輕一嘆，說道：「燕雪，這一個多月來，你我相處甚是和諧，我原已開始對你改變了態度，你却……未免令我失望……你且回去，我可以既往不究，再要執迷不悟，可是悔之晚矣——」

關雪羽冷冷的道：「弟子去意已決，前輩萬請不罪，士各有志，豈能相強？」

鳳七先生陰森森地笑了笑：「這麼說，你是決計跟我作對到底了？」

關雪羽道：「前輩恕罪！」

一旁的盧幽聽到這裏，實在是忍不住插口道：「士各有志，豈能相強？這話對極了，陸青桐，你還打算留人家在這裏住一輩子麼？」

鳳七先生面色一沉道：「妳少插口——」却又不得不緩下臉來道：「七姨娘，這裏面沒有妳什麼事，妳最好不要插手管這件閑事！」

盧幽搖搖頭道：「太晚了，可惜我已經管了——在我還沒收他作義子之前，也許算得上是閑事，現在可是正事了……今天我管定了這件事，你要是眼睛裏還有我這個七姨，就放得漂亮些，要不然可怪不了我反臉無情。」

鳳七先生驀地後退了一步，甚久，他才發出了陰森森的一陣冷笑，一雙眸子裏，精光四射。

「原來你們已結了親？這裏面加上了妳，怪不得他胆敢與我公然為敵……盧幽，這些年來我可是對妳不薄，妳知恩不報，竟然胆敢勾結外人，存心跟我作對，哼哼……莫非妳真的就以為我不是妳的敵手？怕了妳不成？」

盧幽道：「你什麼時候眼睛裏有我這個七姨？」

微微停了一停，她那張瘦削的臉上，霍地罩下了一片戚容，輕輕嘆道：「青桐……我們之間的恩恩怨怨，一時半刻豈能說得清楚？今夜既然我已出面，你總得留些情面，要不然豈非叫我兩面為難？」

鳳七先生道：「是妳先跟我作對，反倒怨起我來，哼哼，盧幽，妳自認參透了『神寶無相』功力，無所不能，今夜我倒要瞻仰瞻仰，看你怎麼遁出七指雪山？」

盧幽緊緊咬了一下牙，氣得發抖地說道：「這是你對我說的話？好好……我倒要試試，看看你怎麼能困得住我？燕雪，我們走！」

關雪羽眼見他們鬧得如此，心裏大是過意不去，無奈這裏面關係着他們幾十年的恩恩怨怨，外人實在無能置喙，遺憾的是眼前自己所身處的立場，却使得自己只能眼睜睜的看着他們內鬨，此時此刻，即使有息事寧人，抽身事外的打算，也是太遲了。

鳳七先生一陣狂笑道：「且慢！」

盧幽原已站起，聆聽之下停住身子道：「怎麼？」

鳳七先生道：「我們不妨把話說在前頭，今夜你們如果能活着出去，往事一筆勾銷，否則可怪不得我手狠心辣，你們母子就認了命吧！」

盧幽想不到他竟然會說出如此狠心的話，不禁有些事出意外。聆聽之下，一時發起呆來。

關雪羽想不到對方竟會無情若此，一時忍不住心裏氣忿，冷笑一聲，站起身來，向着盧幽道：「乾娘，我們走吧！」

盧幽白瘦的臉上，半天才現出了一絲苦笑：「好吧，陸青桐，我們就這麼說定了，你就儘量施展吧，眞要死在你的手下，我也認了命，只是，無論如何，這七指雪山金鳳堂，我是不會回來的了！」

畢竟，她在這裏居住了數十年之久，猝然間說一聲走，未免心裏有些不能適應，當然，她之所以如此傷感，總還有其它另外的原因……

話可是長了，往事不堪回首……

那可是一段淒慘、痛心、如稠似膠的，似夢又幻的往事了。……不能思，不忍思……每一回想起，就像是如一根長長的針，深深的扎進了她的心裏，雖然事隔漫長歲月，却仍然能看見那鮮血淋漓的傷痕！猶自在滴着鮮紅的血！

自從雙眼失明之後，她已再不能看見對方的臉，但是那聲音，却仍能依稀入夢，過去了的事，儘管是醜陋不堪，但「愛情」的本身永遠是聖潔和美麗的，偶然思及又怎能不令人為之响往迴溯？然而這一切，畢竟是太遙遠了，尤其是這一霎，在情緒啣接上，更顯得格格不入。

「乾娘！我們走吧！」

耳邊上响起了關雪羽的話聲，緊跟着他隨即把身子蹲了下來。

盧幽才像是由夢境裏忽然回到了現實，點點頭道：「好，我們走！」

關雪羽抖擻精神的揹起了盧幽，待向現場的鳳七先生交待幾句場面話時，才發覺到對方竟然已失去了踪影，微微一愕，向背後的盧幽道：「他走了……」

盧幽冷笑道：「倒也不能小瞧了他，這一手輕功，竟然瞞過了我的耳朵……」

關雪羽舉步待出，一脚還未跨出。

「且慢！」背後盧幽道：「陸青桐已是有言在先，為了他面子關係，勢將要制你我於死命，他行事心狠手辣，是說得到作得到的，且莫要着了他的道兒。」

微嘆一聲，她吶吶的接下去道：「早知離山，我還有許多應用物什沒有帶出來……這又如何是好？」

關雪羽咬了一下牙，恨聲道：「乾娘不必掛念，我們這就回去拿取，我還記得路怎麼走。」

「不必了！」盧幽輕輕在他耳邊嘆息道：「那麼一來便更加有時間讓他從容佈署一切，好在也沒有什麼要緊的東西，捨就捨了吧！」

關雪羽慨然道：「乾娘請放寬心，只要能平安離開，我先把妳老人家送到青城山，有我父母奉陪，妳老人家也不會顯得寂寞，日後也可容我少盡孝道。」

盧幽微笑道：「難得你有這番心意，敢情是好，這是後話了，眼前且讓我們打起精神來，看看如何逃過這步危難吧！」

關雪羽應了一聲，道：「我們先出去再說！」

盧幽忽生一念道：「你把我放下！」

關雪羽怔了一怔，放下了盧幽，心裏不免狐疑。

盧幽道：「你揹着我勢將碍於出手，倒不如放下的好，記住，你我之間，永遠保持着六尺距離，便不愁會彼此迷失，我倒要看看他怎麼下手？」

話聲出口，肩頭輕搖，鬼影一般地已飄出亭外。

關雪羽忙即跟上。

兩條人影幾乎是同時落向地面，彼此間相隔不足六尺。

緊跟着關雪羽耳邊傳過來盧幽細若蚊鳴的聲音道：「你先我後，現在向東作逆五行行走，一切你自作主張，必要時我會出言指點。」

關雪羽明白對方是施展「傳音入秘」功力，直接把聲音送到自己耳邊，怕的是爲鳳七先生所竊聽。

他連番遇險，後經異人指點，尤其是這月餘以來苦心孤詣的研習盧幽所傳異功，就「神寶無相」神功論，他確實已得盧幽心傳，眼前情況，似乎正是攷驗這門功力的時候了。

當下應了聲：「是——」足尖輕點，「哧——」躍出了七尺開外，身後風聲輕響，盧幽已緊躡着他背後跟了上來。

原來盧幽一雙眼睛雖然瞎了，不能視物，祇是所習之「神寶無相」功力，却可以補其不足，借助着關雪羽身上動態，取其感應，其微妙前文已曾敘述，確是匪夷所思，堪稱絕妙。

關雪羽身子方一站定，猛可裏當前一股尖銳聲響，但只見兩點亮星，直向正面襲來。

耳邊上却同時聽見了鳳七先生的一聲冷笑，這聲冷笑無非表明了他的出手——「明人不做暗事」而已。

暗器旣出自鳳七先生之手，當然手法絕非等閑。

在極爲細小的破空聲裏，一雙小小弩箭已臨面前，雙弩併排而飛，直取關雪羽一雙瞳子。

關雪羽右手突出，用「鴛鴦指」霍地抄起，由上而下直向這一雙小小箭弩上點去。

他功力精湛，無需眞的點中，兩者之間距離還有數寸，透出的指力，已把這雙小小弩箭壓迫得向下沉落。

却是萬萬沒有想到。

敢情鳳七先生這雙小小暗器，看似無足輕重，其實却厲害得緊，在其出手之時，灌注了驚人的「九轉」力道，所謂「潛而後昇」，在暗器手法一道上來說，確是已入極流之境。

眼前這雙小小弩箭，分明已在關雪羽指力之下向下沉落，無奈乍沉即起，眼看着已觸及地面的一霎，忽然雙飛蝴蝶般向兩下裏跳起——這一霎當眞是快到了極點，哧！反向關雪羽兩側抄襲過來。

關雪羽猝然一驚之下，身子驀地向後面一個疾翻，快到了極點，饒是這樣，仍吃由髮際擦了過去，留下了兩道小小血槽，雖談不上什麼傷，却也痛得令人打顫。

身邊上傳過了身後盧幽的聲音：「怎麼樣，可傷着了？」

關雪羽「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盧幽吃驚道：「你怎麼啦？」

關雪羽咬着牙道：「還好，沒事。」

盧幽冷笑着道：「你現在應該知道了，他是說得出做得到的，小心點兒，別讓他把你一條小命給拿走了，我們立即往前闖！」

關雪羽一時疏忽，幾乎喪命在對方暗器之下，心裏又驚又忿，不禁暗中發了個狠，決計要闖過對方這個陣勢，看看他有什麼能耐把自己困在裏面？

思念之間，只聽見「哧哧——」連聲響中，迎面直飛過兩條火龍般地物什，交岔着，直向頭頂上過來。

緊接着右側方又是「呼呼！」聲息，揚過來大片火光，隔着老遠，已可感覺出燎人的火勢，烤得人肌膚生疼，一條火舌，幾乎已將沾着了他的衣服。

「啊！」關雪羽大吃一驚。

猛可裏，他向後面蹌了一步，却只覺得背上爲人加了一掌道：「進！」

這一聲，正是出自盧幽之口，緊跟着巨大的掌力，已逼使得他直向前衝過去。

迎着大片火勢，關雪羽幾乎叫起來。

怪道的是那火光原是直撲怒捲而來，關雪羽二人不退反迎，照理說勢將葬身火海不可，那裏曉得這一迎過去，反倒是對了，身邊上只聽見「轟！」然一聲作響，眼前一亮復黯，再看時，滿天星月依舊，眼前冷風颼颼，依然前此模樣，那裏有半點火光影子？簡直連火星兒也不見一個，一切形象，分明幻像而已。

關雪羽一驚復定，這才想到了不過是陣勢中的五行幻術罷了，話雖如此，當其時任何人猝臨之下，也難免吃驚上當，由於盧幽事先曾經對他說過，仍不免有些張惶，足見臨場經驗不足，心裏不禁大爲汗顏。

火光旣現，這一陣的主力已算是被破了。

方才情形，倘若關雪羽守不住陣勢，被那陣揚起的火光逼得後退，情勢便將難以預料，倘若不愼被逼進了另一陣內，即使有盧幽在旁協助，亦只怕險象環生，難以週全。

這一切關雪羽在完全冷靜的情況之下，未始不瞭若指掌，只是事到臨頭，竟然現出了張惶，不够鎭定，主要是大敵當前，過於緊張之故。

眼前重復是月白風淸，却已不見那環身的大片樹海，只看見一道彎曲的甬道，迤邐在側面高峯正前，半天星月構成了這一面的「明」，也形成了另一面的「暗」，一明一暗，乍然入目，却是醒目得很。

盧幽睜着一雙什麼也看不見的眼睛道：「前面是什麼？山麼？」

關雪羽點頭道：「不錯，一面是山，還有個亭子，按照逆五行來說，這裏該是『金』陣了！」

盧幽點點頭道：「那亭子你可看見了嗎？」

「看見了。」

盧幽道：「快！」

關雪羽一時想不通，她何以要如此慌張，旣是如此催促，必然有因，不假思索的快速向前亭奔馳過去，身後的盧幽自是亦步亦趨。

他二人身法確是够快，幾個起落，已來到亭前。

驀地，空中傳過來一聲冷笑。

一條人影長河掛懸坡也似的，直由空中墜落下來，不偏不倚，恰恰搶身於關雪羽之先，落在亭前。

關雪羽一驚之下，方自認出了來人正是此間主人鳳七先生，對方却已老實不客氣向自己出手遞招。

「小子——看掌！」

隨着微微前探的身子，一掌直向關雪羽迎面封來。

以鳳七先生那般功力，這一掌自然極爲可觀，隨着他遞出的手掌，一股極爲充沛的巨大力道，排山倒海般地向他正面擊來。

這一掌如以其說是存心加害，倒不如說迫使他退後要來得更爲恰當。

關雪羽一驚之下，猝然自丹田裏提起了一股內力，同時間雙掌齊出，用「推窗望月」的掌勢，發出了巨大的掌力，兩股掌力乃自迎在了一塊兒。

一霎間，關雪羽身體在無比強烈的衝體罡風裏，衣飛髮揚，其勢駭人之極。

然而，他却實實在在的接下了對方的一掌，腳下並不曾後退一步。

祇是掌力之後，却帶給了他遍體的奇熱，內裏血液疾滾怒漲，簡直像是要破體而出，這只是一刹那之間的感應，很快的就爲之消失無形。

鳳七先生端的大大出乎意外，一雙長眉，倏地向兩邊分了一分，冷冷的道：「好！再接我一掌！」

他說這話時，表情極爲從容，俟到話聲一頓，一隻右手已由臍下提起。

猛可裏，只見他原本瘦削的身子，忽然像是吹了氣也似地漲大了許多。

關雪羽忽然想到了那夜偷窺鳳七先生練功時，正是如此模樣，敢情他一心求勝之下，竟不惜施展出苦練經年的「氣炁」之功。

四週圍立刻有了極大的反應，林木蕭蕭，飛砂走石，關雪羽甫行落下的衣襟，又復狂飃了起來。

這情景宛若當日在臨淮關麥家花園力拒強敵「金鷄太歲」過龍江時一般模樣，祇是鳳七先生的功力，却又要較諸過氏猶勝一籌，反之，關雪羽因爲基本上認定不是對方敵手，一時却連應有的防範與對抗也疏忽了，如此一來，在出手之前，便先已注定了失敗的頹勢。

鳳七先生這隻手掌起來極爲緩慢，只是待到推出時却快若閃電。

一掌推出，力道萬鈞，表面上看來較之前一掌似乎尚有不及之勢，其實也只有當事者心裏明白，事實上，鳳七先生的這一掌，妙在以陰陽之內炁五行，已牽動了敵人體內五臟，或許是他認定了關雪羽功力精湛，足堪承受此一掌，要不然居心就大堪玩味了。

關雪羽在對方手掌方自遞出一半的當兒，猝然間覺出心裏一熱，這才知道厲害，待要全力防守，其勢已是不及，快速反應之下，也只能臨時抽出七成力道，迎合着對方極具功力的「氣炁」掌力擊出。

兩股力道交接之下，強弱立判。

關雪羽只覺得身子一陣發冷，由不住打了個冷戰，却在這要命的一刹那間，盧幽的一隻白皙瘦手，恰如其時的按在了他的背上。這一掌用以灌輸內力，實在是十分恰當。

關雪羽原已不支的勢子，猝然間注入了無比的新生力道，雙方乍一接觸之下，似乎半斤八兩，妙在勢均力敵，彼此扯了個平。像是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般，一番凌厲的殺招，頃刻之間消弭於無形之間。

鳳七先生先是微微一怔，立刻他就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長眉一挑道：「原來是妳？」

「不錯，我們也玩玩眞的吧！」

話聲出口，盧幽身子已猝然間自關雪羽身後拔起，翩若飛鷹般，直向鳳七先生當頭飛掠過來。

鳳七先生冷笑道：「好！」

倏地，他騰身而起，不等着盧幽的身子落下來，竟反身以迎。

「叭！叭！」

兩聲脆響，傳自兩個不同的角落，一掌在上，一掌在下，却是一觸即分，快到了極點。

然而，這祇是一上來的初初接觸之勢，緊跟着更快，更凌厲的出手之勢，旋即展了開來，在一個極輕巧的翻身勢子裏，盧幽的身子有如剪空飛燕，在她甫一落地的當兒，第二次翩然掠起。

那一隻翻起的衣袖，有如飛捲的銀刄，直向鳳七先生腰上怒捲了過去。

看來，她決計要給鳳七先生一個厲害，爲護她「乾」兒子的平安出山，不惜向親「內」姪出手，由於彼此門戶相近，瞭解極深，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可就是要緊分寸所在，厲害的緊。

鳳七先生迎着對方衣袖一個快閃，霍地遁出。

偏偏盧幽就是放不過他，緊跟着一個閃身，如影附形的偎了過去。

鳳七先生猝然擰過身來，盧幽疾迎而上，有如浪打礁岩，二十根手指匆匆一經交接，驀地傳過來唬唬一陣子骨節聲響。

這般情景看在關雪羽眼睛裏，由不住大爲驚心，其實他如有心向鳳七先生出手，這一霎正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只是，他那裏能這麼做！就此作壁上觀，眼見他們親人之間互相厮殺，已有說不出的痛心遺憾。

耳邊上傳過來緊密的一陣子對掌之聲，現場兩個人霍地分了開來。

緊接着鳳七先生勢若狂風般地飄了起來，瘦削的身子「呼！」地她又漲大。

盧幽雖然雙目不見，但她感應力極爲靈敏，微微一呆，霍地往後面退了一步。一絲冷笑，出現在她蒼白的臉上。

「也好！我知道這些年你恨極了我……要不然你不會施展這種毒手……」

鳳七先生臉上陰沉沉地不見一絲笑容：「沒有什麼好說的了，盧幽，把妳壓箱子底兒的功力都抖出來吧，我知道這些年妳沒有把功夫給拉下，今天妳公然與我爲敵……嘿嘿，我們就手底下見高低吧！」

盧幽聆聽之下，一霎間，那張臉顯得更爲蒼白，瘦削的身子，甚至於還在微微顫抖。

「好吧……你就來試試吧！」

說話之間，但見她一隻脚尖微微企來，整個身子就憑着脚尖上那一點點支力，左舞右幌，一如風擺殘荷，一頭散髮在風勢裏四下紛飛，顯示着幾許猙獰。

「燕雪——這裏沒你什麼事，退到一邊去——」

她生恐鳳七先生在雙方動手過程裏之間，猝然出手向雪羽加害，才有此一說。

鳳七先生看出了她的心意，冷笑一聲道：「妳以為我會伺機向他出手麼？大可放心，現在還不是他死的時候……」

關雪羽聽從盧幽之言，退開一旁，心裏未免不忍，雖說盧幽完全站在自己一面，但是他却衷心不希望他們之間的親情成仇，尤其是為了自己更令他惴惴不安。

鳳七先生這兩句話，一時激發起他無比忿怒，自從他出道以來，還沒有人胆敢對他輕視，尤其像鳳七先生這般口氣，不啻是奇恥大辱，似乎自己的生死去留，完全操縱在他的手上一般，誠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乾娘，妳且慢出手！」

忽然，他挺前一步，大聲出言制止。

場子裏雙方，幾乎是已到了「一觸即發」地步，猝然為關雪羽這麼大聲一喝，不由得雙雙止住了待將出手的勢子。

原來這一霎，鳳七先生的「氣炁」功力，已達到了十足巔峯，一經出手，必將是制命的一擊。

盧幽當然知道對方的厲害，才會施展出那麼輕飄搖擺不定的「風擺殘荷」身法，她之用心，純是「以柔剋剛」「以虛剋實」，只消將鳳七先生上來三招極厲害的實力殺手躲過，便為不懼，却沒有想到關雪羽義忿之下，竟然橫身而出，確是她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聆聽之下，她冷冷一笑道：「你要幹什麼？」

關雪羽忍不住忿然作色道：「陸老前輩既然放不過我，燕雪也不是怕死貪生之輩，這裏面更無乾娘之事，還是容燕雪自己解決的好！」

盧幽面色一沉，正要說話。

鳳七先生搶先狂笑道：「好——這才像是燕家的子孫，要不然我還眞小看了你——小子，你待如何？可要跟我老人家玩上幾招？」

關雪羽抱拳道：「任憑前輩吩咐，這就請教！」

「好！」鳳七先生又一聲狂笑，接着把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看向盧幽道：「妳可是聽見了？這可不是我以大壓小，完全是他自己決定的，妳就先退開一旁，我們的事情，且慢一步，今夜倒要先見識見識這位燕家少主有什麼驚天動地的能耐？」

驀地，身子一擰，「唰！」地已落身於關雪羽正面前方。

由於他早已凝集了氣炁功力，整個身子像是一個漲滿了氣的圓球，起落之間有如雲飄霧起，更像是球也似地微微彈動不已，看過去眞正是輕到了極點，前所未見的怪樣。

關雪羽功力早已達到了一定的水準，近月來屢逢奇遇，苦心精鑽，實在已大為可觀。

面對着鳳七這位絕世高人，不能不有此畏懼，然而一旦決定與對方出手對搏，心情反倒沉實下來。

「前輩指教！」

說了這句話，他身子霍地向下一矮，兩膈平張，施出了燕家九轉眞功，一霎那間，身側四週像是起了一陣旋風般地打起了轉來，引得地面上唰唰作响。

關雪羽亮若晨星的一雙眸子，更是瞬也不瞬的釘在了對方身上。

「久仰前輩劍法精湛，燕雪斗胆要向前輩請教幾手金鳳堂劍術，不知前輩可肯賜教！」

盧幽在關雪羽方自現身之初，確是有些詫異，不以為然，只是轉念一整，却為之釋然。

此刻她反倒頗有讚許之意，倒要乘此機會，分別一下自己這位衣砵傳人到底實力如何？她其實對關雪羽是極具信心，認為不可多得的奇才，在某一方面來說，能够與陸青桐這般罕世高手對招，正是求之不得的絕佳機會，自然，陸青桐又是抱着如何心意，却就耐人尋味了。

好在盧幽存心在一旁接應，即使有凶險之處，也可大為減低。

心裏這麼盤算着，盧幽便不再橫加阻攔，身子輕閃，翩翩落向一邊。

鳳七先生倒是沒有想到關雪羽竟然直言自己要求對劍，聆聽之下，冷冷一笑道：「你要與我比劍麼？——只可惜，我長劍沒有帶在身上，這樣吧，就以這雙肉掌來接你幾招，看看你可能傷得了我？」

關雪羽臉色一陣發熱，他的一隻手原已緊緊握向劍把，聆聽之下，隨又緩緩鬆開，空手抱拳道：「既然這樣，我也徒手奉陪就是。」

鳳七先生哼了一聲，冷笑不語。

這一霎，他眼睛裏彷彿看見的不是這個少年，倒像是闊別久年不見的燕追雲——此子顯然秉承了父親燕追雲的倔強不屈性情，自己若想不戰而屈，讓他伏首聽憑自己左右，這個願望只怕難以達到，這一點只憑對方那雙眸子裏所傳出的強烈目神，即可認定。

其實這種性情也正是鳳七先生所深為賞識，祇是一旦用以對付自己，可就有些不是滋味。

「好吧……」他冷冷的笑着：「既然你要與我徒手對招，可就怨不得我手下無情，把你們燕家的不傳之秘，儘管施展出來就是，我先讓你三招！」

關雪羽搖搖頭道：「我雖技不如你，却不食嗟來之食，前輩不必客氣，這就請吧！」

話聲出口，一雙手臂已向外拱出。

這一手功夫，是他燕家最具威力的「亢龍」出手之式，由於力道十足，融滙有「燕」門的內家眞功，出手傷人，被視為大忌，非到了事態嚴重，他是決計不會出手，眼前情勢逼人，他也就不得不如此施展。

就在他這個拉開的出手姿態裏，兩股力道左右齊出，滙成一團，抱元守一，集於正前。

鳳七先生呵呵有聲的笑了，一雙眼睛拉成了細細的兩道長縫。（未完）